武俠世界

孤島人魔 太平洋一個孤島之上出現了一個非人非鬼的人魔，有人懷疑他是一名日本皇軍，國際特警隊奉命追查眞相，結果却大出意料之外！



$2.50

945

◀編 後 話▶

菲律賓有七千多個小島，其中大部份都是荒林遍野，人跡罕至，東方三俠呂偉艮夫婦及阿生等人，今番由於思念故友，舊地重遊，無意間竟給他們在該地發現了一宗驚人事件……本刊今期獨家專刊之鐵拐故事——「孤島人魔」對上述事件有很詳盡的報導，其中過程驚心奪魄，曲折離奇，有令你不會相信的事實，但也有使你深信確有其事的存在，到底是怎麼回事？請看今期之鐵拐故事吧。

***　　***　　***

在上期起，本刊已增篇幅十六大頁，我們除了每期將固定之最佳長、中篇按期推出外，並特別選載一流巨著及溫故作品，如「眞人眞事」「湖海奇聞」……等珍貴故事，希望讀者們在閱讀之餘，得知更多的武林軼事和趣聞。

***　　***　　***

新進作家龍乘風君自加盟本刊助陣後，其作品先後已有數部與讀者見面，如「龍舟閣風雲」「最後七擊」「雙天至尊」……等，均獲好評如潮，極受歡迎，下期裡，龍君又爲本刊特撰一部全部以奇謀詭計、鬥智逞能爲題材的超穎巨型小說：「黑吃黑龍虎鬥」，以饗讀者，該故事內容曲折迂廻，新穎脫俗，保証令你滿意。

***　　***　　***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60.00
	一年港幣 $	1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4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男子漢 大丈夫

體力充沛，精神飽滿，英姿瀟洒，男性雄風。紫金丹純用多種王道中葯提煉而成，寧神固腎，增强體力，有意想不到之功效。

HONDA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峨嵋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 新昌蔘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永安公司 總批發
☎5-22328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碧玉珠
令你艷光四射
碧玉珠
令你青春長駐

每樽售價35元

化粧品只可遮蓋憔悴，
和歲月的痕蹟，
碧玉珠却可以令你的
美麗發乎皮膚之內。

精神奕奕，容光煥發，
是青春的象徵，
無論你是什麼年紀，
碧玉珠都能令你：
暗病消失，身體健康，光彩照人。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

總批發 永安公司 5-223283 總代理：香港新昌蔘茸行 5-445643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均有代售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孤島人魔

馬雲·文
盧令·圖



飛禽走獸 困擾人類

儘管香港有一千樣，一萬樣不好，仍然吸引着不知多少愛好自由的人；尤其是中國人。

儘管香港地少人多，住得不好，但却可以吃到最好的；全世界最好的食物，你都可以在香港吃到，只要你肯付錢。

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等東方三俠，這次來到香港，見過不少舊日的親友：阿生的公事早已完結，本來他們又可以繼續遊世界去了。但是，親友們的熱誠，却令三俠留戀。

香港是個得經起考驗的城市，暴動，擠提，風災，雨災以及股票市場的狂瀉等等，有如一個又一個的大風浪，但到頭來說總是雨過天靑。不管是什麼災難，很快又回復正常。

香港之所以經得起考驗，相信主要還是中國人的優秀本質所造成；香港住了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他們懂得如何適應環境，同舟共濟，故此一切困難對他們來說，只是暫時性的。

這次三俠回來，眼見香港人幹勁冲天，內心也實在欣賞，但是現在，他們又要走了。

三俠的目的地是菲律賓。

他們過去也到過菲律賓，但是仍有許多地方未曾到過。

這一次是阿生要去的。

阿生是國際特警隊隊員，他的行動有時並無自由可言。例如這一次，他就是被一項密令派到菲律賓去的。

命令來自巴黎國際特警總部，由副總監范梅力簽署。

命令只有寥寥數字：「即到馬尼拉晤我！」

呂林二人同行一則為了旅遊，二則就是為了從中協助阿生。

呂偉良是個十分講道義的人，他這條性命可以說是由國際特警代為延續的，在一次嚴重傷害之後，若非國際特警的特殊安排，呂偉良早已死掉了。

那一次呂偉良被一個半機械人炸至重傷，國際特警特別安排了一架專機，將他送往西德；一方面在機上展開急救，另一方面安排了一項十分特殊的外科手術。

經過該次手術之後，呂偉良本身也變成了另一個半機械人。

現在他的身體之內，有許多零件都是用電子感應發動的。

這是最先進的手術，也是最科學化的電子儀器，若干部份運接在肌肉神經系統之內，所以實際上它直接受到神經中樞的指揮。

因此，在外人眼中看來，呂偉良仍舊是常人一個，除了一條腿微跛，手拿鐵拐杖之外，與一個普通人完全一樣。

電視片集中有一部「價值六百萬美元的人」，中譯是「無敵金剛」。當初呂偉良看了也覺得無稽，以為美國編劇家無中生有。

但是，經過這一次成功的改造手術之後，呂偉良自然不會再懷疑，就是常常與他一起的林愛莉和阿生，也深信科學確是萬能的。

唯一不同的，就是呂偉良的手術在西德法蘭克福一間國防部秘密研究中心進行；部份儀器出自西德，一批美國電子家參予其事，人造皮膚則來自日本。主持是項手術的雖然是西德一位將軍，但策劃和監督其事的，還是國際特警隊總部辦事處派來的高層人仕。

正由於以上種種因果，呂偉良在公在私，都應該盡他的一點力量去帮阿生。

何況國際特警的工作一向被呂偉良認為最有意義，也因為這樣，呂偉良才准許他唯一的徒弟阿生參加該組織。所以呂偉良從此以後，只要知道國際特警有什麼須要他的地方，他一定義不容辭。

三俠離開了機場，乘街車往馬尼拉市區。

呂偉良低聲問阿生：「你可知道發生了什麼重要事情？」

「不，我不知道。」阿生說。

「范梅力呢？」

「他可能到了，也可能未到。」

「那麼，我們如何找他？」

「我們不必找他，只要按照指示，到預訂好房間的酒店去住下來，像普通遊客一樣就行。」

「他已用我們的名字訂了房？」

「是的。」

「奇怪，為什麼要這麼神秘？」

「不是故作神秘，祇因為我們的對手越來越聰明；他們的消息也越來越靈通的緣故。」

話猶未完，突然槍聲一响，司機急忙煞掣。

當時車子正在急馳中，一經緊急煞掣，前前後後的車子都碰在一起。

槍聲接二連三地响起來，各人彷彿置身於戰場上。

三俠也跟隨着司機的動作，紛紛伏在車廂之內，暫時不敢抬頭。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呂偉良和阿生同是不甘雌伏的人，於是師徒二人準備推開車門衝出去。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有人及時叫住他們：「請不要下車！」

車子裏只有四個人，除了三俠之外，就只有那位司機。

司機又說：「車子外面的事必然與你們無關，你們離開這兒可能有危險。」

三俠只好暫時伏下來。

由車窗外望，似乎見不到什麼。

槍聲停止了。

公路上的交通正在逐漸恢復。

遠處路旁有軍警出現。三俠發覺隣近車輛中的人，神志自若。彷彿沒有任何事情發生過一樣。

街車司機在等前面的車子開動，被撞毀了的車輛正被推向路旁。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三俠內心充滿了疑問。

司機好像知道他們心裏想些什麼似的，笑道：「你們不必好奇，我們這裏人人可以購槍自衛，動輒開槍是見慣了的。」

就在這刹那間，槍聲又再次响了起來了。

呂偉良等三俠回頭張望，路上的車輛大部份仍舊停滯不前。

人們忽然引起了一陣騷動。

三俠望向車羣之上，只見一團黑影飛躍而來，掠過各車車頂，疾如閃電。

當三俠可以分辨得出那是什麼時，也不由自主地大吃一驚。

其實他們並未眞正分辨得出那是什麼，唯一知道的，就是那是一頭動物。

那動物身高不足三呎，四肢靈活非常，在車頂上飛躍而過，顯然被軍警追逐。

司機脫口驚呼：「我的天啊！又是他！亞華隆！」

「亞華隆？」阿生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

亞華隆是「伊達博士與野孩子亞華隆」一書中的主人翁。該書作者是蘭尼博士，現代心理學家。

該書描述一七九九年在法國森林中發現一個十二歲男童的故事。書中那個與人類世界長時期隔絕的野孩子就叫亞華隆。

阿生看過該書，所以自然知道司機所指的是什麼。

當然，司機並非指眼前這怪物就是蘭

尼書中的野孩子亞華隆。他大概是指這怪物也是一名野孩子。

阿生看見「亞華隆」神色極端恐慌，後面軍警却緊追不捨。他不想有人傷害這可憐的怪物，立即不顧一切，推開車門，跳了下去。

他的動作並未被司機阻止，因爲阿生反應太快，連司機也來不及阻止！

阿生是看準來勢，希望來得及兜截。

那野孩子四肢有如猿猴一般靈活，攀高躍低，如履平地，轉眼已經竄了過來。

突然又傳來一聲槍聲。

阿生揚聲大叫：「不要再開槍！」

另一方面阿生已洒開大步，如箭衝前，將那野孩子抓住。

野孩子氣力相當，不甘就範，與阿生展開糾纏；呂林二人這時也衝出車外，從旁協助。

野孩子有如一頭蠻牛，野性大發，手抓口咬，阿生手臂也被他噬了一口。

呂偉良看見一名軍官急急趕來，擧槍欲射，急忙喝止：「不准開槍！」

這種命令式的叱喝，登時令到那武裝軍官呆了一呆。

他瞪住呂偉良問：「你是什麼人？」

這時候，阿生已將野孩子制服；野孩子與阿生經過一番糾纏之後，氣喘如牛，自動停止了掙扎。

阿生因此可以及時向那位軍官表示他的國際特警身份。

軍官道：「把這小傢伙交給我吧，他是在押運途中走脫的。」

軍官儘管對呂偉良有些不滿，但當他知道了阿生的身份之後，也無可奈何地變得平靜下來。

阿生問道：「你們準備將他押往何處去？」

「我不知道最後目的地。」軍官說，「總之，他令我們麻煩透了，我眞恨不得一槍殺了他！」

這時候，有一輛吉甫車風馳電掣地開了過來。

車上有三名穿制服的人，二名穿便服的好像是美國人。

二名美國人由二名穿制服的人陪同落了車，走過來。

那名剛才還在生氣的菲律賓軍官，急忙將手槍插回槍袋，向其中一名穿制服的人行軍禮；表示對方的官階顯然比他還要高。

美國人十分關心阿生手臂的傷勢，他向身邊的軍官說：「快將他送往醫院，亞華隆可能是個帶有病毒的野孩子。」

阿生不肯走，他說：「我的傷勢並不嚴重。」

美國人道：「爲安全計，還是檢驗一下吧。這些事情可大可小。」

呂偉良說：「是的，阿生，你就跟他們檢驗一下又何妨？」

阿生道：「我以爲我的傷並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亞華隆。」

阿生又問那美國人：「你們打算如何處置他？」

美國人道：「我們須要小心觀察和檢驗這野孩子，他並非一般人類。」

阿生問：「你們如何得到他？」

美國人道：「這件事說來話長，但只要你合作，讓我們送你到醫院去一次，保證在適當時間，我們會將詳情告訴你。」

呂林夫婦二人也在勸阿生接受檢驗。

阿生於是將那野孩子交給美國人，但那野孩子竟然死纏住阿生不放。

在場的人都感到奇怪，甚至阿生本人也覺得奇怪，不久之前他們還經過一番糾纏，想不到現在他對阿生却如此親切。

他嘰嘰咕咕的不知說些什麼，在場的人根本無法聽得到。

美國人出奇地睜大了雙眼：「他終於開聲了！」

阿生道：「他究竟是什麼人？」

美國人道：「他可能是一個在森林中但被野猴養大的野孩子，但我們一直無法令他開口說話。你與他似乎很有緣。」

阿生試把那野孩子交給其他人，包括軍官和呂林等人，但他總是纏住阿生不放手。

呂偉良知道有許多動物都有一種慣性，就是只向制服他的人低頭，絕不向其他人屈服。剛才阿生征服了這野孩子，所以他也只服阿生一個。

美國人有見及此，於是請阿生一同上車，讓阿生一直帶着那個野孩子，以免他再逃脫。

呂林夫婦二人經過商議之後，由呂偉良陪同阿生一齊去。林愛莉則回到車上，先將行李帶到酒店去。

其實林愛莉並非爲了那些簡單的行李，而是因爲國際特警事先在那兒訂了房間，假如他們不依時報到，對方可能誤會，或者失去連絡。

公路上的交通早已暢通無阻，街車司機一直在路旁等待。一直等到林愛莉返回車上，他才開車直奔市區。

×　　×　　×

林愛莉來到預定的酒店，侍者將她帶到一間房間裏去。

關上了房門，林愛莉習慣性地，在房內各處檢查了一遍。

房內一切正常，並沒有任何竊聽或者偷窺的秘密裝置。

門外又有人敲門。

林愛莉將房門打開，進來的是一名侍者。

侍者除了帶來茶水之外，還請林愛莉在住客註册簿上簽署。

註册簿之內夾有一張字條，上書：「請阿生即到四一六報到。」

字條下欵是范梅力的簽名。

林愛莉這時才開始留意面前那侍者的面部表情，只見那侍者輕輕一笑：「相信這裏的一切規矩，你都明白了吧？」

「是的，我都明白了。」林愛莉又說：「但我同來的朋友阿生，有些事要遲些才到。」

侍者把註册簿上的字條收入口袋中，說道：「請你親自向范梅力先生作個交代吧。」

林愛莉道：「我可以用電話麼？」

侍者道：「我只負責傳口訊。」

侍者說完就走。

林愛莉心裏想：到底這侍者是什麼人？是范梅力派來的，當然不成問題；萬一是潛伏着的敵人，那就麻煩了。

呂偉良和阿生都不在這裏，在情理上林愛莉的確須要向范梅力交代。

但范梅力爲什麼不親自來，而要用字條傳訊？

林愛莉明白到國際特警有着許多潛伏着的敵人；她不是國際特警，但却與該組織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

林愛莉終於搭了一個電話到「四一六」號房去。

接電話的正是范梅力。

「阿生呢？」范梅力在電話中問。

「他中途有些意外。」林愛莉道。

「意外？」范梅力有些吃驚起來，「你不要再說下去了，我立即到你的房間裏來。」

林愛莉還未答話，電話已經掛斷了。

儘管如此，林愛莉仍然作好一切心理上的準備。因爲范梅力的聲音，她並非經常聽到，尤其是在電話中，更難分辨。

萬一對方是冒充者，那後果就難以想像。

不久，有人叩門。

林愛莉揚聲道：「進來吧！」

門開處，進來的並非范梅力。

林愛莉早有了準備，立即就要有所行動。

但是，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范梅力却出現在那名大漢的背後。

原來剛才最先推門入來的，只是他的助手。

范梅力進來與林愛莉寒暄一番之後就說：「阿生到底出了什麼意外？」

林愛莉於是把遇上了野孩子的事，說了出來。

范梅力聽到了阿生受了傷，深感不安。他示意助手搭了一個電話，然後讓他親自接聽。

電話是接到馬尼拉特警辦事處去的，范梅力要知道阿生到底被送往何處；以及野孩子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

林愛莉知道范梅力一向座鎮巴黎總部，若非有特別重要的事情，他不會輕易出馬。

因此林愛莉就忍不住問：「是否發生了什麼重要的事情？」

范梅力不安地說：「是的，美國人的糊塗帶給這世界一次大危機，也帶給我們太多的麻煩。」

「到底是什麼事？」

「你也算是我們自己人才不怕告訴你，美國軍機最近在一次軍事演習中，失落了一枚核子炸彈，至今仍未找回。」

林愛莉吃驚地睜大了雙眼：「是帶有核子彈頭的炸彈？」

「是的。這已經不是第一次，過去在南韓的美軍軍火庫也試過有核彈頭下落不明的事情發生，但這一類事件，美國軍方照例不敢公開。直到最近才被國會議員質詢。不過在南韓發生的事件，與這件性質不同。

范梅力所說的不同，是南韓美軍軍火庫中失去的核彈頭，可能被南韓軍方窃去，因爲南韓担心美軍一旦撤走（他們的防守力即大爲削弱，因此「先下手爲强」，勾結美國指揮官，用非法手段，窃去若干核彈頭。因爲美政府從不批准核武器落入非美軍的手中。

此事曾被美國國會秘密調查了六個月之久。五角大厦國防部的檔案中，也有紀錄。

美國軍方的核子彈頭，一向受到國防部高級文職官員韋士基博士的統一控制、調配、儲存及供應。所以每隔若干時日，韋士基博士即偕同助手到美軍各地所屬的軍火庫巡視。

每次巡視亦例必點存清單，以免讓這種危險彈頭落入非美軍人員手中。

當韋士基博士到南韓巡視軍火庫時，發覺各軍火庫的守軍之中，南韓軍比美軍多出八倍之多。但一切「庫存」軍火並未散失。

也就是說，每個軍火庫中的「存貨」也照足了清單所列的一樣。

但是，上面所述只是表面情形而已，實際上，不少軍火庫的核子彈頭已失踪。

原來當地美軍與南韓軍的指揮官串謀，存心欺騙韋士基博士。

他們的辦法十分簡單，例如：韋士基今日到甲基地巡視軍火庫，點存過清單上所列的各式軍火時，的確有五枚核彈頭。番號亦與登記的一樣。

明天韋士基又將到乙基地的軍火庫巡視，但甲、乙兩地相距一定不會太近。他們就利用韋士基休息的當晚，將已被點核過的核子彈頭，改過番號，用卡車先運往乙地。因此，翌日韋士基助手到達乙地時，巡視的結果，必然也是「完整無缺，十分滿意」的。

但是此事內幕不知如何被美國威斯康辛州的國會議員雅士平知道了，立即要求國會進行一次全面性的調查。

雅士平如何知得這麼澈底？

據說，這是由中央情報局（CIA）秘密向他提供的。

至於調查結果又如何？

經過六個月秘密調查，結果不敢公開公佈，理由就是生怕引起國際間緊張，以及國內人仕的苛責云。

毫無疑問，美軍軍火庫中的核子彈頭，已有不少落入南韓軍方的手中。這是「美式糊塗」事實中最可怕的事件之一。

林愛莉過去也從特警隊口中知道了，想不到現在又從范梅力口中聽到另一項事實。

范梅力指出：美軍至今在菲島各地保存若干秘密軍事基地。

此等基地也像其他地區的一樣，有軍火庫的設立。

軍火庫中自然也有最厲害的武器——核子彈頭，只是數目從不公佈。

最近，美軍在南太平洋區擧行了一次秘密軍事演習，目的是考驗美軍一旦遇到蘇聯海軍的挑釁時，如何應變。

但是，在一次「假想攻擊」進行中，一架美軍軍機竟然不知怎的，弄假成眞，讓一枚彈頭掉了下來，不過並未爆炸。

唯一僥倖的就是，那枚核子彈頭的保險掣並未開啓，否則後果就難以想像。

儘管如此，彈頭還是失落了。

現在范梅力親自跑到菲島來，就是爲了展開一次全面的調查。

因爲非律賓這國家的內部也有不少矛盾存在，例如南部回教徒要求獨立的糾紛，各地犯罪組織的增加等等。

國際特警最担心的，當然就是失去了核子彈頭會不會落入不法份子的手中？因而作出對世界安全的重大威脅？

林愛莉聽了范柯力的解釋之後，也覺忐忑不安。這時候，電話响了起來。

林愛莉過去接聽，是馬尼拉市特警辦事處打來找范梅力的。

范梅力親自接聽，原來特警辦事處已從軍警方面查出了阿生之所在。

馬尼拉市特警辦事處的新首長是一名美籍菲律賓人。他叫紀力治。

紀力治很了解非島各地情況，也知道范梅力這次親自來到這兒，並不簡單。所以爲了表現出他個人的工作能力，范梅力要知道的事，很快便有了結果。這正是他經常與當地軍警保持連絡的後果。

范梅力從紀力治口中知道阿生正在一間軍方醫院內接受隔離檢驗。

范梅力有些兒生氣地，在電話中問：「爲什麼要把他隔離檢驗？難道他患了瘋犬症麼？」

紀力治道：「聽說主要因爲那野孩子。那野孩子來歷不明，軍方担心他帶菌，所以才會將我們的同事隔離。」

范梅力較早時已從林愛莉口中知道阿生曾被野孩子咬傷了手臂。

范梅力在電話中說：「請你立即開車到酒店來，我要親自到軍方醫院去一次。我們有重要任務等着要進行，不能等下去了！」

紀力治在電話中答應了一聲，隨即掛了綫。

林愛莉問：「目前參加這項調查的人，除了我們之外，還有美國軍方和菲律賓軍方。此外就是美國CIA人員。」

范梅力看看腕表，又說：「今晚我們有一次秘密聯席會議。」

「你的意思可是要阿生也參加這一次的聯席會議？」林愛莉問。

范梅力點點頭：「是的，他是我們組織中最有頭腦與胆色的隊員，否則，我也不會將他召來！」

林愛莉雖然不是一名特警，也不是阿生本人，但她却因此而感到驕傲。

因爲阿生是呂偉良唯一的門生，而林愛莉則是呂偉良的妻子，也是阿生的師母，更是「東方三俠」其中之一員。

阿生獲得上司的讚賞，林愛莉也有一份光榮。不久，紀力治親自開車到酒店來，將范梅力和林愛莉等人載往郊區。

× × ×

在一間軍方醫院中，不但阿生被隔離檢驗，就是一切與阿生和野孩子接觸過的人，也被暫時隔離消毒。

那野孩子「亞華隆」儘管呱呱大叫，最後也被人從阿生的懷抱中帶走。

阿生一再警告軍方的人，切勿虐待亞華隆。

阿生覺得這野孩子並非像一般人想像中那麼野蠻可怕！反而感到這孩子到底還有些人性，否則也不會纏住阿生這麼久。

阿生曾極力容忍亞華隆，只因爲他還是個孩子，所以阿生不忍對他施用暴力。

正因爲這樣，阿生於是被他有機可乘，咬了一口。

儘管如此，阿生並未含恨在心，用盡一切手勢和動作，勸他冷靜下來，直至那野孩子發覺阿生對他的容忍與仁慈，他才停止糾纏。

事實上，阿生的武功和氣力都相當，許多成年人也難與匹敵，野孩子即使更好氣力，也無法敵得過阿生這位特警。

呂偉良的行動較爲自由，所以他可以向身旁的人查問這件事的經過情形。

根據與他一齊被安排到這間消毒室來的人說，孩子並非叫「亞華隆」，但一般人却由於過去的事實，一直都叫他「亞華隆」。

這孩子也的確野性難馴，而且非常好氣力，曾三番四次逃脫。

正因爲他太厲害，軍警對他也有戒心，往往爲了阻止他逃走，而開槍警告他。

至於他是如何被發現的？却有多種不同的傳說：一說他最先在一處碼頭出現，又有人說最先發覺他在路邊偷吃人家的生菓而引起追逐。

總之，最後就驚動了警方。

但是，警方仍無法應付這野孩子所帶來的種種痲煩。於是又驚動了軍方。

軍方接獲消息之後，竟然引起了一場大恐慌。

原來較早時，一處軍營曾發現一個非人非獸的怪物，哨兵開槍後，怪物逃去無踪，軍方因此懷疑那怪物就這野孩子。

但是，經過一番辨認之後，軍營的哨兵認爲「怪物」體積比這野孩子更高大。

正在此時，美國一位專家巴列特博士，聞訊立即乘專機飛來，他認爲這野孩子可能是另一個森林孩子亞華隆。

爲了万便巴列特和有關方面找出一個正確的答案，軍警用專車將野孩子由市區押往郊區一間軍方的醫院去。

就在押運途中，野孩子突然逃脫了，於是引起軍警合力追捕，當時的交通一度混亂，也是因此而起。直至到阿生將他再次抓回爲止，至今仍然沒有人知道野孩子的背景。

根據專家的初步意見，認爲這是一名野孩子——在森林中長大，由野獸哺育的孩子。

從表面上看，他大約有八九歲左右，四肢動作十分靈活。

可能由於日久與獸羣相處的緣故，因此亦可能不懂人語。

直至到與阿生經過一番糾纏之後，他才呱呱大叫，在此之前，他一直不作聲，至於他呱呱大叫時究竟說些什麼？沒有人知道。

他沒有穿衣服，渾身上下的膚色黝黑，那是由於太陽長期暴晒的結果，他本身顯然是個黃種人。

正因爲他不可能是個野獸——例如野猴，猩猩之類，所以才會引起專家們的興趣。

假如他是個城市長大的孩子，即使窮無立錐之地，也有一些舊衣服穿在身上。

即使他來自窮鄉僻壤，也不可能渾身赤裸，膚色黝黑到這般田地。

再從他的動作分析，攀高躍低，如履

平地，處處顯得異常靈活，就憑這點看，專家們更深信他是受到猿猴的影响。

現在醫院裏的專家們，正逐一爲這男童進行各種測驗。

另一方面，一批專家則爲他驗血，照肺，量血壓以及智商、視力測驗等等。

這孩子處處表現得神色張惶，即使經消毒等各項手續之後，他仍不合作，直至注射了一枚鎭靜針之後才稍爲安定下來。

各項測驗的結果，顯示出這孩子一切有如常人，甚至比起一般非律賓男童更强壯。

這孩子對生菓份外喜愛，對熟食反而不感興趣。

專家們的繁忙，帶給這孩子無限疲累，終於他呼呼睡去。

× × ×

阿生經過檢驗後，證明無碍。

他終於見到了范梅力。

由於范梅力這位特警首長的出現，令到這裏軍警首腦們對阿生他們另眼相看。

阿生對曾開槍的軍警表示討厭，他知道非律賓可以人人帶備自衞槍械，動輒開槍是等閒事，但對這野孩子則似乎過份。

阿生臨行時還要求去看看那個由他一手捕回的野孩子，但他睡了。

他問一名高級警官：「你們要將這野孩子如何處置？」

警官回答道：「由專家決定。」

於是阿生又轉向那位來自美國的巴列特博士，問道：「他的命運如何？」

巴列特道：「照一切資料所顯示，他確是一個野孩子，但我們不會將他送回森林中去。他最後可能被安置在孤兒院。不過，我們會照顧他一切，沒有人可以虐待他的，你放心吧！」

范梅力也明白阿生是個心地善良的年青人，他要管的事有時未必是職務範圍以內的，而往往只是基於人道與正義。

但眼前有事情等待着阿生去辦，因此范梅力只有勸告阿生早些離開這間軍方醫院。

范梅力在汽車裏簡要地將他們的任務告訴了阿生。

阿生覺得美國人有時的確令人難明，既是演習，爲什麼一定要携帶眞正的核子彈頭？

回到市區之後，范梅力先將呂林夫婦二人送返酒店去。然後才帶着阿生趕到一個地方去開會。

據說，那是美軍一個機構的辦事處，等閒人不准入內。

這一次的聯席會議自然是由美國軍方主催的。參加者却包括了美軍司令部，非律賓軍警首長，美國CIA人員以及國際特警等等。

美軍司令報告失去核子彈頭的經過情形大致上與范梅力所說的差不多。

那架超音速戰機的駕駛員已被軍方扣留查詢，同時美國海軍的蛙人搜索隊，亦已依照軍機飛行員的指示，到出事現場一帶的海底搜索過，自然是一無所獲。因此才會召開這一次的聯席會議。

其實，速度極快的新式戰機，剎那間掠過空間的範圍極廣，要詳細一一搜索清楚，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尤其是非律賓乃有名的「千島之國」，大小島嶼數以千計，有些根本沒有人居住。

超音速軍機凌空掠過數十里範圍，其間已包括了不少荒島與海面，試問如何能細加搜索？

美國人所指的搜索，也只不過依據飛行員口述的「可能地點」，派出蛙人入海底搜索而已。

這次會議的目的，還是爲了作出必須的交代——美國軍方向有關方面交代。

這是迫不得已的事。

美國軍方當然希望能悄悄將核彈找回來，但既然無法找到，只有向有關方面交代清楚，一方面希望多些人協助，另一方面則是希望各方面能了解此事的後果。

非律賓軍方與警方最担心這彈頭讓回教份子獲得，那時他們可能利用作爲政治敲搾的武器。

美國軍方則担心被蘇聯海軍奪得，那時美軍的秘密武器又少了一樣，核彈的內部構造亦必然被對方偵悉。

因爲附近一帶經常有蘇聯船隻與潛艇出沒。尤其是有美軍演習時，他們更加活躍。

至於美國中央情報局方面，「CIA」特務們最担心的，還是一般非人貪財忘義，許多非律賓人眼中只有錢。

他們担心一旦有人發現了該核彈之後，極可能不動聲息，將它賣給國際恐怖份子，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國際特警組織所担心的，大致上亦與「CIA」相似。

所以這一次的聯席會議，正是希望各方面想出一個完善的方法來。

阿生也明知一切埋怨都太遲了，美國人的糊塗，也不是由今日開始，軍方的「道歉」，也只不過是循例而已。

范梅力把阿生召來，自然是希望他想出一些好辦法來。

同時范梅力早已預料得到，這一次國際特警勢必担任一個較重要角色，有阿生在場，最少也多一名得力助手參加行動。

但阿生聽過了各方面的報告之後，覺得這件事殊不簡單。

這件事似乎另有內幕。——這就是阿生直接感覺到的。

因此阿生認爲，核彈頭既然失落，而失落地點又不明朗，最好辦法就是將事實眞相向世人公開。

阿生所持的理由就是：該處既有荒島，又是出海，捕魚的漁船一定不少，萬一他們不知道那是核彈，而偏偏又湊巧被他們的魚網撈獲，後果就十分之可怕。以其如此危險，倒不如趁早公開。

然而美軍和非律賓軍方却不這樣想，他們担心一旦公開，不但引起世人的埋怨與恐懼，亦會引起亡命之徒的明爭暗鬥，四出搜索，希望據爲己有然後加以利用。

這一次會議似無結果。

各方面意見固然並不一致，也沒有好好地想出一個完善的辦法來。

反而當會議陷於僵局時，非律賓軍警首長均要提前退席。

他們提前退席並非爲了杯葛會議，也不是由於對美國人不滿，而是外面又發生了事情，須要他們去指揮。

范梅力有見及此，也只好偕同阿生匆匆離去。一切留待以後再談。

換句話說，這項會議幾乎全無結果，唯一的好處就是讓各方面更了解這件事而已。

不過一個頭腦機靈而冷靜的阿生却認爲，美國人似乎仍有若干事實隱瞞着，這是憑他的經驗感覺得到的。

美國人本來很聰明，也許正是因爲這樣，所以才往往被聰明所誤。

由於他們的好奇，許多新奇的事物都是由他們發明的。

但是，另一方面也由於他們的過份現實，常常出賣了朋友。

「越南問題」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其他方面的多至難以勝數。

范梅力也明白到阿生的個性，更了解三俠的爲人，他早已聲明這是爲了世界的整體安全，並不是單只爲了美國的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國之一才去帮助他們解決此事。

事實上假如有一枚威力驚人的核子彈頭落入恐怖份子或狂人集團的手中，後果是不堪想像的事。

× × ×

范梅力和阿生等人乘車子返回市區，交通又出現擠塞現象。

他們的汽車雖則有空氣調節系統，但長時期停滯不前，很容易出毛病。

香港就試過發生過一件這樣的事情，一輛載住新郎新娘往教堂行婚禮的冷氣汽車，由於交通阻塞，寸步難行，車內的冷氣系統就出毛病，噴出廢氣，令到車內的人紛紛昏倒過去。

范梅力和阿生等人所乘的車子儘管性能良好，但獃在車子裏也覺得納悶。

范梅力和阿生正待溜下車去散散悶，司機却順手扭開了車內的收音機。

這時候，警方正向市民發出一項緊急呼籲。——

警方要求市民盡可能留在家中，非迫不得已不要外出。

「到底又發生了什麼事？」阿生一手扳住車門，一隻脚已踏出了車外。

「這個國家，幾乎任何事情也有可能發生。」范梅力順口答道：「地震啦，搶刼啦，示威暴動啦，風災，雨災等等，更是經常發生的不幸事情。所以我們不必大驚小怪！」

阿生走出車外，街上天氣十分悶熱。

他四下裏打量了一番，覺得事情的確有點兒不大對勁。

街上塞車，道旁的行人却神色張惶地溜過。

車中人十分焦灼，偏偏他們又寸步難行。

阿生敏感地說：「警察首長匆匆離開會場，一定有事發生。」

范梅力截住一名路人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路人說：「可能發生地震！」

「地震？」阿生莫名其妙地說：「爲什麼警方還勸人留在家中？」

那路人道：「這件事其實十分明顯，地震之前，我們地面上的若干動物均有預感，牠們焦燥不安，正表示地震即將發生。聽說不少動物呈現不安。」

范梅力又問：「那麼，爲什麼前面的車子都停了下來？」

路人道：「人心惶惶，撞車是勢所難免的事。」

阿生對范梅力說：「我以爲我們最好跟警方連絡一下。」

「算了吧！這種事情，我們又何必插手？」范梅力道。

前面突然傳來一陣槍聲。

阿生和范梅力互望了一眼，一句話也沒有說，雙方動作一致地一齊衝了過去。

前面十字路口出現一批軍警，有些俯伏地上，手持電筒，照射車底，有些手持刀槍棍棒在旁戒備。路上的汽車大部份停滯不前。

范梅力過去查問發生了什麼事，被一名武裝警員驅逐，要他立即返回車上。

范梅力知道向他表露身份也沒有用，因爲一般警員也不會知道「國際特警」的存在。

但憑現場所見，一些已被擊斃的蛇類，正由車底拖出。

毫無疑問，剛才的塞車現象正是由於一些車輛被蛇纏住，以致無法前進。

剛才那路人所說的什麼「動物呈現不安現象」，可能也就是指這種現象而言。

這也難怪警方勸諭市民留在家中了。

但是，就憑這些蛇類的困擾，而必須軍警首長急急返回工作崗位麼？

尤其是這時已經天色入黑，除非有特別事故，否則，沒有人願意返回他的辦公室去。

阿生百思不得其解。

道路上的交通已經恢復，范梅力與阿生等人回到車上，返回酒店去。

呂林夫婦二人正在酒店的房間裏觀看電視節目。當時電視台正播映新聞。

阿生這時候才知道，原來機場也有事故發生。

機場跑道至今仍被封閉，據說由黃昏時份開始，最少已有十多班機被迫改飛別處降落，同時原定由馬尼拉機場飛出的若干班機則無法起飛。

到底什麼令到航機無法利用機場的跑道？

電視螢幕之上，出現了一大羣的雀鳥，烏漆漆的一片，密密麻麻的站立跑道之上。令人見了爲之毛骨悚然。

新聞報告員指出，這件事發生於下午，最初雀鳥只有零星幾隻，但後來竟然越來越多。

當局曾命消防員以水噴射，但當雀鳥飛走後不久，又再回來。而且比起以前更多。

爲什麼雀鳥會停留在跑道之上？連專家們也無法解釋。

呂林二人的房間內，那電話响了。

阿生過去接聽，是范梅力找阿生的電話。

范梅力回到他酒店的房間裏，也從電視台的新聞報告中知道了這件事。

他和阿生在酒店的電梯中分手，後來阿生便來到呂林二人的房間中。

范梅力在電話中問：「見到了嗎？相信你一定也有看電視。」

「是的。」阿生道：「我早已料到有事發生。」

范梅力道：「但我想不到是這種事。剛才我與警方連絡過。」

「他們怎麼說？」

「正在束手無策！」

「爲什麼不開槍？」

「開槍與噴射水喉的情形相似，雀鳥暫時飛走，但很快又有更多飛回來。牠們彷彿跟機場人員作對。」

「嗯——」阿生忽然又說：「我知道有一種東西可以將牠們驅走！」

「是什麼東西？」

「蒼鷹。」

「但是，那裏有這許多蒼鷹？」

「美國空軍就有。」阿生說，「只怕他們不肯借用而已。」

「美國佬正有事求我們，這兒是非國首都，他們如果有辦法，最少也該盡點道義。」范梅力道，「讓我跟他們談談。」

「他們未必肯承認訓練蒼鷹。」

「嗯——」范梅力道：「你怎麼知道？是的，他們爲什麼要訓練蒼鷹？」

阿生說：「據我所知，他們的軍事專家不但訓練蒼鷹，還訓練白鴿、海豚以及各種動物。機場的剋星——雀鳥，經常令航空界頭痛，美國空軍利用蒼鷹去對付牠們。」

「如果眞有其事，讓我想想辦法說服他們。」范梅力又說：「你還記得那路人的說話麼？」

「你是指地震即將來臨？」

「是的。從蛇類紛紛出洞，到雀鳥盤據跑道，可以見到那路人的說話並非絕無根據。」

「看情形，眼前這些事更值得我們去理。」阿生又說，「找核彈的事，反而可以押後。」

「讓我們一齊找美國人去！」

阿生放下電話之後，對呂林二人說，他又要跟范梅力出去。

呂偉良也知道阿生的工作，作爲一個國際特警，有時實在身不由主。

× × ×

又是一項跡近聯席會議的集會。

地點已改在警局的局長辦公室之內。參加者有美軍司令，馬尼拉警局局長，非律賓軍方代表以及國際特警等。

阿生首先與美軍司令接觸，但他們否認有飼養受過訓練的蒼鷹。

阿生也明白到那是人家的軍事秘密，無奈事態危急，美國人似乎太不够道義。

因此在經過一番爭辯之後，阿生回頭就對范梅力說：「我以爲我們大可以退出調查核彈頭失踪的事，一切讓美國人自己處理好了。」

范梅力明白阿生的脾氣，他對美軍司令說：「無論站在道義和利害關係之上，你們都不該猶疑。」

阿生乘機又說：「除了你們之外，英國皇家海軍的空軍基地，也有這種蒼鷹。但事態危急，要英國人將蒼鷹運到這兒來，未免費時失事。」

美軍司令這才無可奈何地說：「好吧！算你們消息靈通。不錯，我承認我們養有一批雀鳥的煞星——蒼鷹。但是，要我們出動這種秘密武器，我以爲我們必須跟非律賓人談談。」

就是這樣，美軍司令被范梅力和阿生邀請到這兒來，跟當地的治安首長交換意見。

表面上美國人十分大方，但幕後的交換條件也只有阿生等少數人知道。

原來美國人要非律賓人保證，當核子彈頭尋回後，必須交還給美軍，同時更要保密。

因爲這是非律賓國土，萬一核彈先被美國人獲得，問題當然容易解決，但是如果落入非人手中又如何？這是人家的地方，非國可以一聲不响，據爲己有。

阿生和范梅力直到了現在才聽出了美國人的心聲。他們不禁也有些感慨。

這個世界的確太現實，國與國之間尚且如此，人與人之間更不必說了。

協議終於達成了。

美軍於是調來一批蒼鷹。

每一頭蒼鷹均有專人照料。就像警員携帶警犬一樣。

蒼鷹在天空上飛行的時速快至一百五十英哩，許多雀鳥對牠們產生畏懼之心。

在英國，德國等地，不少歐洲人都喜歡飼養蒼鷹，作爲心愛的寵物，正如一般人飼養狼狗一樣，更可以自衛。

在英國大約有二三百人飼養蒼鷹，他們有一個「養鷹者俱樂部。」

蒼鷹的價錢頗貴，一頭良好的蒼鷹，動輒要千多二千英鎊，普普通通的也值數百。

巴基斯坦，印度和阿拉伯等國，都可以獵得到這些蒼鷹。

就像養狼狗一樣，主人購得一頭兇猛的蒼鷹之後，第一件事就是讓牠接受訓練，有時一頭蒼鷹要接受幾個月時間訓練。

假如訓練不得其法的話，養鷹的人就等於在他們的身邊放了一枚「計時炸彈」。因爲鷹爪銳利無比，咀部更是厲害。

儘管如此，愛好刺激的人還是喜歡牠的高速飛行時那美妙的姿態。

毫無疑問，假如你身邊有一頭服從性極佳的蒼鷹，必然比一切良種的狼狗更具威力，盜賊亦必然望而生畏。

美國國防部有見及此，所以秘密訓練了一批殺傷力極大的蒼鷹。

因爲一直以來，機場上的雀鳥困擾，就成爲航空界最頭痛的事。

美國軍事專家的靈感可能就是來自英國養鷹者俱樂部。所以時至今日，許多空軍基地實際上都有這種被美國人稱作「秘密武器」的蒼鷹駐守。

阿生這個人好奇心很大，許多時候一些小小事情都可能引起他的興趣。這次他要美國人承認這種事實——每個美空軍基地均有蒼鷹的事實，自然也有根據。

美國人既然有求於國際特警，也只好出動他們的「秘密武器」了。

機場之內，消防車林立，軍警正感束手無策之際，十一頭兇猛無比的蒼鷹，在牠們主人的指示下，迅速升空！

蒼鷹以時速百五哩的高速飛行，先在天空上來回掠過！

儘管天色仍覺昏黑，跑道上的雀鳥却感覺得到，牠們的剋星來了。

一大羣雀鳥反應敏銳，紛紛飛走！

但蒼鷹有如獵者，在嘶叫聲中發揮牠的威力。令到雀鳥聞聲而胆喪！

呂偉艮等人在控制室俯視機場中的「戰況」如此慘烈，也幾乎難以置信。

在機場一旁戒備的軍警和消防員們，見狀更爲之氣結。

若非親眼目睹，他們也難以置信人類做不到的事情，竟讓十一頭蒼鷹做到；牠們不但做得到，而且做得十分之好。

天色漸亮，機場跑道之上只留下無數的羽毛和雀鳥的殘骸。

十一頭蒼鷹的威力竟然大過一隊軍隊，這是許多人都想不到的事。

一場人與雀鳥的鬥爭，勝利者又是誰？表面看來似乎是人，其實眞正的勝利者還是鳥類——鷹，當然不會是人類啊！

不過人類却懂得如何利用牠們互相尅制。於是一次危機暫時又變成過去！

但是，爲什麼會有這許多雀鳥？又爲什麼牠們有許多地方不去，偏偏要跑到機場來？

那市區裏出現的蛇類，也令到軍警們忙了一大陣。這又是爲什麼？是否一如人們的傳說，這是地震發生前的預兆？

過去非律賓也不時發生地震，但從未出現過這種現象，爲什麼？

人們傳說紛紜，也弄得人心惶惶。

市區裏，市民們忙於對付各種蛇類。但却沒有人知道刹那之間從何處竄出這許多蛇。

那些蛇，最初在街道之上亂竄，後來却無孔不入，攢進了民居去。

市政局、消防局以及警方各部門的求救電話响個不停！他們都是受到蛇類困擾的。

爲尋核彈　不惜冒險

馬尼拉並沒有發生地震。菲律賓其他羣島也沒有發生地震。

因此所謂「地震預兆」之說，似乎不能成立。

那麼，一連串的怪事又怎麼會不約而同地發生？

迷信的人紛紛求神、祈禱，認爲這是天災人禍即將來臨的凶兆。

到底是偶然的現象還是另有原因？一時之間也不易找到答案。

×　×　×

市警局的門口，突然來了一個婦人，她要見見她的兒子。

最初警方也給她弄得莫名其妙，後來才知道她所指的兒子，竟是那個野孩子。

婦人年紀只有三十餘歲。守衞着警局門口的警員驅逐她，她死也不肯離去。糾纏間，有兩個人剛剛經過，他們是阿生和范梅力二人。

「又發生了什麼事？」范梅力問那警員。

范梅力和阿生剛要到警局來，看見那婦人哭哭啼啼的，好奇地留步。

警員也知道這兩位貴賓是最近數天以來經常到警局作客的人。所以他很有禮貌地答：「她是個瘋婦……」

豈料話猶未完，那婦人已是呱呱大叫：「你才是瘋的，誰說我瘋？我只是要見了我的兒子！」

阿生插咀道：「你的兒子被警方拘捕麼？」

婦人道：「是的，他們當他是個野孩子，其實他是我兒子加利。」

范梅力怔了一怔：「你是指那個鬧事的亞華隆？」

「他不是亞華隆。」婦人說：「他的確是我兒子加利。」

阿生問：「你說他是你兒子，有什麼可以證明麼？」

「嗯——」婦人也怔了一怔！「我只知他出世之後被人奪去，我從未想到他會再出現。」

「別聽她的。」那警員示意着說：「她的確是個瘋婦。」

婦人突然狂性大發，向警員襲擊。警員拔槍，但被阿生喝止。

擾攘間，警局裏面也走出數名警官和警員，於是合力將那失去了常性的婦人制服。

阿生和范梅力是應邀到警局裏來的。一名高級警官陪着二人進入局長辦公室去的時候，那警員告訴二人：剛才鬧事的婦人，的確是由瘋人院跑出來的。

在此之前，他已不止一次到警局裏來吵吵鬧鬧，要回她的兒子。

警官說：「有許多女人都受不起刺激，所以兒女不幸夭折，就會瘋癲，這婦人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而已。」

二人進入局長辦公室，局長已經等候着他們。

局長曾參加過美國軍方主催的聯席會議，他們連日以來亦見過不知多少次了，所以跟阿生和范梅力二人十分熟絡。

局長讓那位警官出去之後，十分愼重地，親自去將辦公室的門關上。

局長對阿生和范梅力二人說：「我們獲得一名漁民的提供，這綫索對你們尋核子彈頭可能會有多少帮助。」

范梅力問：「他知道核彈之所在？」

「不！」局長道：「他只是當日曾在現場附近捕魚，曾目擊那架出事的美國軍機低飛掠過一個荒島，當時他曾看見一些東西由機上掉了下來。」

「那漁民現在何處？」范梅力問。

「他在巴蘭加港。」局長說，「軍方可以用直升機將你們送到那兒去。」

「但是，他如何知道那是核彈頭呢？」范梅力問。

局長道：「當然，我們不會讓一般人知道得太多，這會引來不良後果，例如有人希望暗中佔有它作爲勒索工具，又例如引起恐慌等等。他只是把見到的現象告訴警方，我們認爲這資料十分有用，因此才通知你們。」

「謝謝你。」阿生回頭又對范梅力說：「這件事確有可疑之處。」

「你們通知了美國人麼？」范梅力問局長。

局長道：「不怕坦白告訴你，我們相信你多過信美國人。你們是一個國際安全機構，我們菲律賓也是該組織的成員國之一，相信你們站在第三者立場，處事必然公平。」

阿生與范梅力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故意說道：「但是這是美國人的東西。」

「那是另一回事。」局長說，「其實他們如此大意，我們十分不高興。我們希望你們國際特警最先找到，看看是否另有文章。例如核彈頭的安全裝置不足等等，我們政府可能考慮要美國人賠償。」

范梅力笑了笑，道：「好吧！就讓我們先見見那位漁民。」

阿生也說：「我們必須確實這件事的可靠性，否則只有浪費氣力和時間。」

「那當然。」局長說，「根據我們初步的判斷，覺得這情報十分可靠，因此我們才會把你們請來這裏。這件事美國人還未知道。」

「那麼，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見到那個漁民？」阿生問。

「只要通知軍部，他們的直升機隨時可以將你們儎去巴蘭加港。」局長說。

「當然越快越好。」范梅力道。

於是局長撥電話通知了軍部。

巴蘭加港位於馬尼拉灣，與馬尼拉市遙遙相對。

范梅力和阿生在警察局長的陪同下，駕車抵達一處軍營。

在軍營前面的空地之上，一架軍用直升機早已等在那裏。

軍部的維殊少校是屬於情報組的。他奉命陪同范梅力等人一齊前往巴蘭加港。

直升機之內的確沒有美國人。非國軍警似乎只信賴國際特警。

直升機在巴蘭加港降落之後，各人仍要乘坐汽車到碼頭去。儘管如此，也總比較乘船到這兒來快得多了。

碼頭的港口之內，還有不少漁船停留在這裏。

一般來說，若非有颱風，這裏的漁船大都出海去了。

非律賓處於南太平洋，颱風經常由這兒開始發難。

最近氣象局又發出了風訊的報告，所以不少漁船已紛紛開回港口避風。

一名便衣警官找到一艘機動漁船去，找到提供消息的漁民奇里基。

奇里基年約五十，滿面風塵，一看就知道是個經歷過不少風浪的人。

漁船上的其他人等，都是奇里基的家庭成員。他們對刹那間來了這麼多貴賓，均表驚訝。幸好各人爲了避人耳目，一律穿上了便服，否則這些漁民一定更加吃驚不小。

范梅力等人將一幅地圖打開，要求奇里基將正確地點指出。但是奇里基看了半晌，也找不到那個荒島。

最後還是他的長子較爲冷靜。他說：「這裏的大小島嶼數以千計，有些根本連名也沒有，地圖上可能也沒有。」

但是，奇里基的其他家族成員却力證奇里基的情報正確。

他們都說：當日正在「盧邦羣島」一帶作業，突然一架軍機由頭頂掠過，聲音非常之刺耳。他們一家人亦因此十分注意那架美國軍機。

軍機掠過一個荒島時，有些東西掉進樹林中去！當時他們一家人還以爲是炸彈，但却見不到爆炸聲音傳來也沒有火燄！

但是他們肯定沒有看錯，的確是一團物件由機上墮下。

就憑他們的所知，那荒島根本沒有人住。

他們常常在那兒一帶海面上作業，所以對許多無名小島都十分熟悉。

由於小島上有密密麻麻的樹林，岸邊又多嶙峋的岩石，所以許多漁船都懷疑島上有野獸，也從來沒有人敢將泊船岸，以免觸礁。

范梅力邀請奇里基與他們乘直升機先去巡視一次。但是奇里基担心在空中俯視，會令他不慣，因而可能認錯了目標。

阿生也同意奇里基的見解，習慣在船上和海面上生活的人，一旦要他高空張望下去，未必可以找到他見過的目標。

但是，現在奇里基又不肯駕駛他的漁船出海，因爲颱風快要到了。

他並非相信氣象局的報告，而是憑他自己積下的經驗；就像許多漁家一樣，只要仰視天象，就知道天氣的變幻。

范梅力無可奈何，終於和軍方的維殊少校商量，由他們派出一艘快速艦，儎各人一齊出海。

快速艦自然比起一艘漁船挨得起風浪，最少危險性大大減少。

范梅力等人費盡了唇舌，才可以說服奇里基，由他陪同出海。

×　×　」

颱風還未到，但漁船已紛紛回航，找地方避過了這場風再說。

只有非律賓海軍的一艘快速艦，駛出了馬尼拉灣，南航盧邦羣島。

南中國海烏雲密佈，即使不懂觀看天氣的人，也知道必有風雨來臨。

有關方面所以如此焦急，是担心事情有變化；他們希望能在第一時間找到奇里基口中的荒島，然後派人登陸。

非律賓的大小島嶼多至難以勝數，大的有大至首都所在的呂宋島，小的有小至連地圖上面也找不到的無人荒島。

例如奇里基這個漁夫口中的那個小荒島，在非國的軍事地圖上竟然也找不到。

一般而言，軍事地圖一定比一般通用地圖爲詳細。所以在軍事地圖也找不到，表示漁夫口中的地方必然十分荒僻。

表面上看來，海上沒有荒僻之處，除非冷到有如南北極一樣長年結冰。此外每一個地方，只要有海水的地方就有船到。

但事實是否如此？並不。

在地圖上看，海雖然比陸地更大更闊，但船隻幾乎可以無遠弗屆。

其實只有航海的人才明白，他們的船大都老早就預定了目的地，然後才出發；出發之後，便依照航海圖上的航綫行走，絕不偏差；偏差了就可能出事，例如觸礁或迷失方向等等。

正如天空中的飛機一樣，一架飛機必須依足航綫來往，也要依足控制塔的雷達指示，否則就可能出意外。

因此，凡是航綫以外的礁石區，往往就是海上最荒僻的地方。

因爲船隻最怕就是觸礁，沒有人肯冒上這種危險。除非另有目的。

非律賓海軍的快速艦也只到了經緯綫的一百二十度與十四度交界處附近，便停

留下來。

漁夫奇里基遙遙指向東南方一個無名小島。

快速艦儘管噸位不大，也不敢迫得太近，因爲那一帶海面之上，有些礁石甚至露出了海面的海水之上。

阿生提議用小艇——軍用的小艇，可以在極淺的水面行走。

但是，奇里基勸各人耐心一些等待，因爲颱風將至。

海面上的風浪的確漸漸加大，天色也越來越加昏黑了。

開始有些雨，但雨並不太大。

軍方的天氣報告也與漁夫所講的差不多，風快到了。

維殊少校也表示艦長要回航，但范梅力却制止他。

范梅力正在船橋上用望遠鏡朝那無名小島不斷張望。

海面上風浪很大，又有雨，在這種距離下，即使更好的望遠鏡，也有困難。

范梅力最初彷彿見到一些人影在荒島的岸邊出現，但不敢肯定。

現在他終於看得更清楚了，的確有人，而且還有一艘黃色的橡皮艇出現在岩石之間。

范梅力於是將他的發現告知其他人，維殊少校等人也朝那方向觀看。

果然，一些黃色的物體，在岸邊浮沉；那是一艘橡皮艇。

由於岩石嶙峋，風浪洶湧，所以由遠處望過去，視綫十分不穩定；再加上中間有雨水隔阻，自然若隱若現。

「事情的確有些奇怪。」奇里基說：「據我所知，那島上的確沒有人居住。」

阿生問他：「你有沒有將你們見的，告訴過其他人？」

「嗯——」奇里基眨眨眼，道：「有，我有跟一些親友談過，但沒有人相信我的話。」

范梅力担心被人捷足先登。他立即與維殊少校等人商量。

維殊少校也同意范梅力的見解，奇里基將消息傳開之後，可能引起一些國際特務的注意，於是派人前來找尋那枚核彈頭，這可能性甚大。

於是，他們決定派武裝人員乘快艇登岸。

因爲這兒一帶海面經常有蘇聯漁船與潛艇出沒，萬一奇里基的話讓「KGB」人員知道，他們的行動節節搶先，亦不足爲奇。

維殊少校，阿生和范梅力等人，親自率領一批武裝人員，乘海軍輕型快艇出動了。

風浪越來越急，海面上十分洶湧，各人雖熟水性，也都穿上了救生衣。

海軍的機動快艇吃水甚淺，可以在淺水處行駛；但也正由於吃水太淺，而在風湧浪急的惡劣環境底下，險象環生。

快艇越是接近岸邊，危險性越大。因此，各人在低速行駛中，仍要小心翼翼，用木槳支撐，以免艇身撞向有如八陣圖似的岩石陣中。

雨越下越大，各人早已變得有如落湯鷄一樣，但仍冒險前進。

艇上的人不但要顧及本身的安全，還要小心島上突如其來的襲擊。

當快艇接近小島岸邊時，那艘黃色的橡皮艇仍在風浪中飄浮不已。

各人搶登岸上。

島上陷於風雨之中，但見樹木，却見不到半個人影。

但是，假如沒有人，那橡皮艇又怎會在那兒？范梅力等人絕對相信他們的眼睛和望遠鏡的效能，深信這兒一定有人。

不過這時候，人也許躲進了樹林深處亦未可料。

然則對方究竟是何方神聖？

島上風大雨密，樹葉沙沙作响，風吹草動，彷彿危機四伏。

突然間有人吆喝一聲。

一些矮叢林中有人持槍指嚇各人，喝令他們放下武器。

對方是以靜制動，等着范梅力等人陷入他們的包圍網中。

「你們是什麼人？」維殊少校一邊放下武器，一邊揚聲說道：「請你們不要忘記，這兒是菲律賓的領土。」

「你們知道就最好不過。」對方說着反問：「你們究竟是何方神聖？」

「我是菲律賓的維殊少校，我們的軍艦就在不遠處，假如你們開槍，我們的海軍就會派人到這兒來。維殊少校說。

對方果然軟了下來。

他們好像互相耳語，但由於風聲虎虎，很難聽到他們說些什麼。

不久，有人由矮林後面出來，又有人仍在提醒維殊少校等人：他們已陷入包圍網中，只要有人輕舉妄動的話，他們立即開槍掃射。

范梅力等人老於經驗的，自然不會冒險。

由矮林中走出來的人動手搜索各人，一邊又問：「你說你是菲律賓軍官，有何證明？」

維殊少校道：「我雖然不穿軍服，但我口袋中有證件。」

阿生看得出維殊少校的眼色，他的口袋中未必眞的有什麼證件。

阿生並未接受維殊少校的眼色暗示，但范梅力與其他人等，則顯然知道了他的用心了；各人都在暗中展開戒備。

阿生覺得這樣做未免太過危險了，對方分明是有備而來的，同時人家的槍咀也分明對準了他們，稍不留神就難免會有死傷。

因此，阿生不但沒有接受維殊少校的暗示，還示意他切勿亂動。

可是維殊少校顯然下了決心；就當那人用一隻手持槍，另一隻手探向他的口袋時，維殊少校突然發難，其他人則迅速行動起來。

維殊少校一手將對方的槍管托高，另一隻手却箍向對方的頸項，這位職業軍人不但有胆有色，身手也快得驚人。這是阿生事前想不到的。

其他人因爲事先接受了維殊少校的眼色暗示，各人均有了心理準備，紛紛俯首拾回自己的武器。

就在這亂紛紛之際，槍聲接連地响起來。

阿生迫於形勢，也只好行動起來。

突然有人揚聲高叫：「不要開槍！我們都是自己人啊。」

此語一出，在場的人莫不震驚。

各人呆立一旁。

樹林中有人走出來，是一位美國軍官；他這時雖然穿上了便服，但這兒最少有幾個人認得他是美國太平洋駐軍司令部的域陀准將。

認識他的人都曾應邀到過美國基地辦事處去開過聯席會議，他們包括阿生、范梅力和警察局長等人在內。

維殊少校生氣地說：「怎麼會是你們？你們爲什麼不早些開聲？」

域陀准將抱歉地說：「對不起，是我的手下魯莽，要不是我走開片刻，我一定認得各位。」

矮林後面傳出一陣陣呻吟之聲，有人受了傷。

剛才混亂中有人開槍，如果不是雙方均有躲避，後果更難想像。

一場誤會雖告冰釋，但雙方均有人受了槍傷。各人於是紛紛將傷者掺扶到一旁救治。

樹林之內有個臨時搭起的營帳，那是域陀准將剛才指揮他手下蓋搭的。他們顯然爲了要避過這場風雨，可以說是有備而來。

剛才域陀正是在那邊指揮部份手下蓋搭營帳，突然聽到槍聲才趕過來查看。要是他來遲半步，後果就更難想像。

現在各人將傷者抬入營帳之內，一切似乎已成過去；其實眞正危機仍然存在。

風越來越大，雨也越落越大！

維殊少校用無綫電通知艦上人員。艦上的無綫電通訊系統，一直與海岸上的海事指揮部保持連絡。

菲律賓軍部直至到現在，才知道美國人也獲得了同樣的情報。

菲律賓在二次大戰之後，受到美軍託管，彼此關係相當密切，但想不到這種場合中竟然爾虞我詐，到底所因何事？

也許自從一場越戰之後，美國人的作風已逐漸令到盟國失去了信心；也許美國人的自私咀臉開始被更多盟友認識。

二三十人擠在一個軍用帳幕之內，在風雨之下仍有數名哨兵留在帳外戒備。

美、菲兩方面的人都避免談及他們的情報來源。但無論如何，經此一役之後，最少也證明這個無名荒島是他們的共同目標。

假如雙方的情報都沒有錯誤的話，核子彈頭一定墮落這兒樹林之中。

現在他們就只等風雨停下來，然後就開始大規模的搜索。

美國人帶來了精密的儀器，如果核子彈頭的確墮入此島，他們一定有辦法查個水落石出。

但是，既然美、菲雙方面都不約而同得到相同的情報，會不會有第三者也比他們更早獲得這情報，然則，人家的行動也許比他們開始得更早。

那麼，說不定人家已有所獲，而他們則來遲了一步。

一想到這種可能性的存在，帳幕裏的人都爲之焦灼不安。

無奈外面風大雨大，他們即使有此勇氣，也難以展開搜索工作。

美國人是較早時由直升機送到這兒來的，他們先由巨型軍用直升機載到隣近上空，將一艘沒有任何標誌的自動充氣橡皮艇投入了海上，再利用繩梯將各人放入艇內。

美國人承認他們海軍的潛水艇正在附近海域巡邏。

美國人又承認他們一直保持連絡，只要有須要的話，他們可以立即獲得支援。

阿生則默默地想，這小島之上會不會有第三帮人潛伏着？

然則，他們隨時都可能有危險。

此外，在這荒島之上，很可能還有野獸……

阿生想也還沒有想得完，帳幕外面突然傳來「砰」然一聲槍响！

帳幕內各人立即戒備。

阿生和維殊少校首先衝出去，只見一名哨兵面青唇白地，氣喘喘地奔跑過來。

域陀准將也由裏面跑出來，見狀急急問那個哨兵：「發生了什麼事？」

哨兵氣急敗壞地指指後面說：「有大批毒蛇出現，正游向這邊來！」

各人朝樹林的草地另一邊望過去，也嚇了一跳，數以百計的毒蛇，有大有小，彷彿操兵一樣爬行過來，令人見了爲之毛骨悚然。

只有域蛇准將不慌不忙地，吩咐他身旁的助手：「快些取出黃色噴霧器來。」

數名美軍返回營帳之內，匆匆取出一批像滅火筒似的噴霧器。

這些東西渾身噴上了黃色，另附有番

號，每罐都繪有一條圖案蛇。

數名背上這些圓筒式噴霧器的美軍，立即扭開了機掣，域陀准將指揮若定地，叫各人稍爲退後了幾步。

一陣頗爲刺鼻的硫磺氣味，由噴霧器中散發出來的，正是蛇類的「尅星」——硫磺！

數以百計的蛇，來勢極之洶湧，牠們似乎不怕風也不怕雨，但嗅到了硫磺氣味之後，却急急後撤。

營帳前面的一大羣人，也爲之悄悄舒了一口氣。

域陀准將解釋說：「我們是有備而來，明知森林之內，必有這些東西威脅着我們。」

他又對范梅力等人說：「要不是你們突如其來，我們紮好營之後，一定會在營帳四周，散發這些硫磺以防毒蛇進侵。」

又一次危機似乎過去了，天色漸黑。

風雨較前平靜了一些，但各人的行動依舊受到制肘，爲安全計，他們不想在晚上展開搜索行動。

趁住天色還未黑齊，域陀准將指揮他的下屬們做好各項防禦工事。

但非律賓軍方的維殊少校則主張各人爲安全計最好撤回艦上，先渡過一宵，明天再登陸，無奈美國人不同意。

他們所持的理由就是：在這種天氣底下，陸上比海上安全。

營帳畢竟太小，美國人出發來這兒之前，原來也只準備供他們這十餘人渡宿之用。

這十餘人之中，必須經常派出四名哨口，輪流在帳外放哨。

因此，范梅力和維殊少校等人，也只好乘原來的機動快艇，返回那艘非律賓海軍的快速艦上，希望過了今晚，等這場風過後再來。

非律賓因爲八十多年以來一直受到美國的保護，所以軍力一向很弱。

八十七年前，非律賓由西班牙人手中掙脫，以後便一直受到美國人的統治，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正式獨立。

但獨立以後，仍是美國保護國，所以非國統治者並不急於發展國防。

他們的正規陸軍僅有四萬人，海空軍人數合共也不會超過四萬之數。

空軍方面除了舊式的「F——5A」自由鬥士型戰機之外，較「新式」的軍刀式戰機，也僅得十餘架。

在今日這噴射時代的國防力量來說，實在十分微弱。

由於非律賓大小島嶼多達七千餘個，所以政府方面已着意加强海軍，目前只可供緝私之用的艦艇，幾乎盡是二次大戰時期之遺物。

此外，各地不領政府薪俸的地方自衞隊，也可以負起保安之責，但一旦有戰事發生，就唯有依靠美國了。

這些日子以來，非島南部的回教徒叛亂份子，也令非國政府頭痛不已，再加上非共的新人民解放軍與摩洛民族解放陣綫，也難怪政府領導人一直爲之寢食不安。

維殊少校坦然對范梅力說：「那彈頭千萬不可落入叛黨手中，否則後果就不堪想像。」

范梅力安慰他說：「美國人如此佈局，相信叛黨不易沾手。」

范梅力所指的「佈局」，顯然是指美軍方竟出動一位准將官階的人，前來指揮這一次的大搜索行動。

阿生甚至還大胆忖測，美國人可能在晚上行動起來！

阿生所持的理由是：域陀等人不肯落船，要留在岸上，分明是另有目的，否則，即使在惡劣天氣底下，仍然沒有人願意留在荒島之上而不落船過夜的。

這艘起碼也是一艘快速艦，風浪不會對它造成太大的威脅。

但荒島之上，幾乎任何事情都會有可能發生。

快速艦上官兵，依照軍方的指示，一直留在該處海域監視。

非國軍方並非不相信美國人，只見担心來自第三者的威脅，所以當晚仍留在該處。

突然之間，海面上又出現了另一批軍艦，即使在風風雨雨的黑夜之中，從雷達探測器上看，他們的目標仍然十分明顯。

這些軍艦的目標正是這個荒島。

經過一番無綫電通訊連絡之後，才知道那是一批美國海軍艦艇。

美國海軍艦艇何故會在這時候出現於隣近海域？

范梅力和阿生巳猜想到島上可能有事情發生，他們對維殊少校說：「快些設法與島上的美國人連絡，可能有事發生。」

維殊少校通知無綫電生，設法與美國人連絡。

× × ×

荒島之上，雨勢雖然稍細，但風仍很大。

營帳之內，域陀准將正向他的下屬訓示：「我們要以第一時間將核彈頭找到，絕對不能讓它落入外人的手中……」

最初，他們紮下了營帳，的確有心等到明天才開始搜索。

但是，那些情報的可靠性既然如此眞實——最少非律賓軍方和國際特警的人出現於島上，表示他們也獲得了情報。所以域陀准將認爲事不宜遲，立即就要動手。

同時難得非律賓人巳回到海上去，現在他們可以爲所欲爲。

美國軍方並非不相信非律賓人，只是軍方有了「南韓軍火庫失竊」的經驗，對一切「盟友」都存有戒心。

南韓美軍軍火庫曾一度失去核子彈頭，美方懷疑南韓軍方監守自盜，將那種危險武器據爲己有。因此，他們奉命小心處理此事。

域陀准將命令他的下屬預備好照明的工具，携備儀器出發。

明知在黑暗中展開行動十分危險，但任務重要，域陀爲了爭取時間絕不猶疑。

營帳沒有拆去，他們以此作爲基地和連絡中心，只留下兩個人看守。

域陀准將帶領各人到距營帳約數百碼外一處叢林後面去。

那兒有二輛軍用吉甫車，用樹葉掩蓋起來，外人不易察覺。

這兩輛吉甫車是美軍直升機較早時，由美艦上運來的，但美國人一直未有向維殊少校和范梅力他們提及。

域陀准將命人將樹枝拉開，讓各人登上吉甫車之上。但是，在照明工具的投射下，各人開始感到不對勁。

汽車的輪胎洩了氣！這是在塲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見到的。

再作進一步檢查，發覺車上不少零件均告失了踪。

最奇怪的就是：那些汽油竟然連油箱也一併被拆去。

域陀准將彷彿預感得到可能有事發生，立即叫隨行的無綫電生，通知營帳的臨時基地，再由營帳內的美軍用無綫電通知美軍司令部。

毫無疑問，美軍司令部獲悉此事之後，一定知道事態嚴重，因爲眼前這情形表示他們在這荒島之上巳遇上了對手。

因此，美國軍方的支援行動，立即宣告展開，隣近水域美國艦艇，紛紛出動！

域陀准將下令士兵小心戒備，因爲目前這種情形，他們隨時可能受到襲擊，至於對方究竟是何方神聖則難預料。

突然之間，頭頂的樹枝上傳來一些聲音。

美軍立即戒備，照明燈往樹上投射。

樹葉一陣沙沙作响！

一些貓頭鷹由樹林中飛出。

各人悄悄鬆了一口氣！但這並不表示危機巳成爲過去。

相反，這才是開始而已。

假如他們就此撤離此島，情況也許會好些，但美國人決不會這樣做。

域陀准將經過跟連絡中心通訊之後，美軍司令部傳來密令，要他們暫緩前進。

司令部是鑑於汽車受到破壞，担心島上危機四伏，再加上天氣惡劣，環境陌生，同時又缺乏交通工具。

因此，在此種種惡劣情況底下，只有等待明天再說。

域陀准將是個受過嚴格訓練的職業軍人，對司令的命令，自然十分遵從。

於是各人只好折返營帳之內等待。

× × ×

鑑於事態來得太過突然，域陀准將除了保持與司令部之間的無綫電通訊連絡之外，還加强營帳四周的崗哨。

美國人一直在等，等待黎明的來臨。

美軍氣象局的報告，認爲天亮後，風勢將會轉弱。

這口風的風眼將向西北移動，經南中國海，直吹香港。

守候在附近海域的美軍艦艇，只能在荒島較遠處的海面停留，等候進一步的命令，因爲在這種天氣底下，風湧浪急，荒島四周的海底又多礁石，稍一不愼，就會擱淺。

儘管如此，美軍一些艦艇之上的官兵，巳紛紛展開戒備。

他們準備在萬一須要登陸時的各項步驟；因爲域陀准將等人，顯然正在極端惡劣的環境威脅底下，隨時有危險。

只要島上發出求救訊號，美軍立即就要展開搶救行動。

營帳之內的人，都心情緊張，儘管他們是職業軍人，仍無法鬆弛下來。因爲他們從未試過面對這種境況。

軍事任務他們執行過了不少，從未試過置身於這種環境底下——既神秘，又可怖。

營帳四周照明燈一直未熄過，域陀准將是爲了減少下屬們的心理而有此一着。

突然之間傳來一聲怪叫，那聲音有如猿嘶，又似狠叫。

營帳內的美軍，紛紛荷槍實彈，衝出帳外。

帳外的哨兵正抬頭四望，探射燈也朝樹上各處投射。

但是，什麼也見不到。

樹林中只見風吹草動，一直以來就是這樣——只聽到樹葉沙沙作响，什麼也見不到。

究竟剛才那一聲怪叫隱藏了何種殺機，域陀准將頓感迷惑。

美軍都盼望着黎明早些來臨，但越是焦急等待的，似乎來得越慢。

突然有一團黑影出現在營帳後面的樹頂之上，那可能是一隻猿猴。

首先發現牠的是一名哨兵，他聽到了樹葉在頭頂上沙沙作响的聲音，仰頭一望，但覺黑影一團匆匆掠過。

哨兵立即示意他的同事亮起了强力的探射燈，照向樹上。

由發現吉甫車被毁開始，域陀准將巳吩咐下屬採「雙崗制」——即兩名哨兵一齊當值站崗。以便於照應。

在高度戒備中，二名哨兵合作無間，所以探射燈很快巳找到了目標——一隻猴子正在樹上走動。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突然又有一包東西飛擲下來。

哨兵情急之下，立刻開了一槍。

豈料這一槍不開猶自可，一開之後，登時「轟隆」一聲巨响。

隨即又見火光四冒，彷彿凌空發生了一次大爆炸。

營帳內的人剛剛趕到，連剛才發生了什麼事也還未知道，只見火光冲天，樹枝折斷，樹葉紛紛落下。

美軍紛紛伏俯地上，以避過這突如其來的「奇襲」。

但是，他們很快就發覺事情不致有如想像中那麼壞。

那一聲隆然巨响，只是聲震邇遐，似乎沒有碎片足以威脅他們，剛才散發下來的，實際上只是一些枝葉而已。

儘管如此，正在附近海面上保持高度戒備的美軍艦艇，以及那艘非律賓海軍快速艦上的人員也都見到了。

美軍艦艇上的無綫電生雖然於稍後時間接獲報告，但他們仍然無法知道發生爆炸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海上風浪仍大，但總比較早時顯得平靜了許多。

美軍指揮官下令發射照明彈，一批輕型機動快艇紛紛由船舷卸下海中。

快艇上載着全副武裝的美軍士兵，在照明彈之下前進。

荒島上的域陀准將，正指揮下屬檢驗現塲上的爆炸物。

那是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東西——除了濃烈的汽油味之外，幾乎全無痕跡。

究竟發生爆炸的是什麼？

可能是一個汽油彈，但沒有碎片。

范梅力和阿生也在維殊少校的陪同下，乘快艇登上了荒島。

大批美軍在現場之上，展開戒備，照明彈一個接着另一個，將附近的天空照得如同白晝！

范梅力和阿生加入調查爆炸原因的行列。他們也同樣感到莫明其妙。

沒有碎片的炸彈，到底是如何發生爆炸的？

所有在場的人對此均感興趣。

最後，還是由曾經開槍的哨兵憑回憶將謎底揭破了。

哨兵說出當時開槍的經過，各人忖測那是一枚用透明膠袋載住汽油的「汽油彈」。各人分頭在現場搜索，見不到任何炸彈碎片，只有膠袋的「殘骸」——那是碎得難以分辨的小片片；這些小片片之上，都沾滿了汽油味。

哨兵又力證投彈的不是人，而是一個猴子——大約像個三歲孩提般高大的猿猴。可惜牠逃得太快，哨兵沒有將牠擊中！

但是，猴子又如何會製造汽油彈？

還有，牠如何知道哨兵一定會開槍？假如哨兵一擊不中，汽油大概只有墮在營帳附近的草地之上，決不會發生爆炸。

范梅力和阿生都從域陀口中知道了當時的事發過程。因此阿生忖測着說：「那未必是猴子，可能是人。」

但哨兵强調不是人，是猴子，開槍的哨兵以及負責把持探射燈的美兵，都作了同樣的口供。

阿生道：「最低限度，那猴子也是受過訓練的，被人指使。」

「我明白了。」域陀准將說道，「那可能是最早偷入這荒島來的人，他們要令我們知難而退，所以事先破壞我們的吉甫車——」

域陀說到這裏，突然頓住，面上紅了一陣，說不下去，他是感到不好意思，因爲他第一次見到范梅力他們時，並未說出那二輛吉甫車已運到島上，也沒有提及晚上立即展開行動。

范梅力道：「偷汽油是他們一項計劃，派猴子襲擊你們也是有備而來。但是，單用膠袋載住汽油扔下來是不會引致爆炸的。」

阿生瞪住那些强力的探射燈，靈機一觸，道：「不錯，單單是膠袋載住汽油未必爆炸，但是，如果汽油扔在這裏——」阿生指指那些用乾電池發電的强力探射燈，又說：「汽油遇上了熱力，就會發生爆炸，因爲這探射燈一直亮着，熱力也十分之高！」

各人都同意阿生的見解。

他們亦由此忖測，對方可能還有其他步驟對付他們。

天色漸亮。

雨早就停了，風也逐漸微弱。

美軍將一批軍用吉甫，用直升機由戰艦的甲板上吊運至島上，讓各人代步。此外還有一輛裝甲開路車，這是專供樹林中開路用的，可以披荊斬棘。

美國人爲了那核子彈頭不致落入外手手中，決定要在這荒島之上，展開大規模的搜索。

維殊少校和范梅力是分別代表非律賓軍方和國際特警的，站在他們的立場，也不希望核彈頭落入不良份子手中。

所以，儘管美國人自私，狡猾，他們還是樂意跟美國人合作，希望能及時找到核子彈頭。

問題只是：他們會不會讓別人捷足先得。

美軍分成三路，彼此同時向三個不同方向前進，他們以無綫電對講機互相連系之外，還跟頭頂上飛翔的直升機保持密切的連絡。

美國海軍艦儀機凌空監視着這個無名小島，艦艇則在四周巡邏。

剎那間，這兒彷彿開闢了一個戰場，如臨大敵似的，情勢顯得異常緊張。

美國在非律賓目前仍維持有兩個重要基地——蘇比克海軍基地，以及克拉克空軍基地。大約共有駐軍一萬三千人左右。

蘇比克海軍基地是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維修和補給站。

克拉克空軍基地駐有美國空軍皇牌「B52」型重轟炸機，越戰期間，這基地常常有長程轟炸機升降，曾帶給北越十分重大的創傷。

但是時至今日，曾幾何時？美國昔日的「盟友」如今已變作「逃亡客」，舊日的「敵人」——越共與北越，却可以大搖大擺地跟美國和他的西方盟友們談「關係正常化」。

非律賓政府也許正是有見及此，一切已不敢太過份依賴美國人，以免自誤自己前途。

此外就是對美軍基地的處理也變得現實起來，以前可以「老友記，不談條件」，但現在一切仍以現實的利益爲大前提。

最近消息傳來，爲了這兩個基地的使用權得以繼續，美非雙方正在展開「秘密外交」，非政府實行討價還價，向美政府「開刀」。

以美非兩國過去的關係如此密切尚且如此，其他的更不必說了。

回頭再說那個荒島之上，美軍故意分成三路推進，以免非律賓軍方和國際特警方面藉故要獨自行動。

現在范梅力和阿生，還有非律賓軍方的維殊少校等人，則與域陀准將在一起，——這是美軍搜索隊主力之所在。

由於彼此有無綫電通訊連絡，所以任何一方面有所發現，其他兩方面的人都會在最短時間內獲悉，然後迅速趕到現場。

因爲美海軍派有直升機凌空沿途監視，所以荒島雖然很大，必要時直升機仍可找塊空地降落，將其他兩路人馬迅速送到現場——發現核彈頭的地方。

裝甲車主要還是要來開路的，吉甫車則要來盛儀器。

爲了展開更廣泛的搜索，各人並沒有自始至終的坐在汽車之內！

他們大部份的時間還是步行，向一些可疑的草叢與矮林之間搜索，利用電子儀器探測核子彈頭之所在。

樹林中所見，絕不似是個絕無人跡的荒島，雖然有些地万荊棘滿途，但有些地方則明顯地有人來過。

一些樹木的樹身之上，有用利刀刻下

的記號——就像童軍追蹤的記號差不多，但決不會是猴子或其他野獸的「傑作」。

既然是人的，那麼，這兒一定有人。

從那些記號的遺跡看，這些記號已刻下了好一些時日，決不是新刻上去的。

那就是說，這兒早已有人到過，決不是想像中一直沒有人居住的荒島。

阿生等人正在檢閱一棵大樹樹身上留下的刀刻標記之際，前面突然傳來一陣騷動聲，彷彿發生了一些可怕的事。

各人立即趕過去。

只見一輛軍用吉甫車墮入了一個坑穴之內，美軍正圍繞住坑穴的四周俯視。

那個坑穴只有丈多深，阿生他們想不到這吉甫車如何會墮入去。

後來他們從美軍口中才知道，這坑穴原來是一個陷阱。

吉甫車司機身受重傷，整輛車子已經翻側，不發生爆炸已經是奇蹟了。

美軍用繩索把人吊下去，將司機救了上來。

救傷人員正在坑邊做好了救急準備；無綫電生則以第一時間通知直升機的人員，讓海上的艦隊轉知司令部——基地上的美軍最高指揮司令部。

從坑穴四周可以往下俯視，那是由一些人發掘的，坑邊還留有劃子的挖掘痕跡，但大部份已被野草掩沒。

坑穴底下有削得針利無比的竹簽，一支一支的插在坑底，吉甫車司機由車上墮下，就是被這些尖如利刀的竹簽刺傷。

蓋在穴口之上的竹棚加上乾草，顯然是個很好的僞裝，吉甫車在上面駛過，竹棚立即下陷，於是連人帶車，一齊下墮。

還好車上只載了一批儀器，人都落了車，只留一個司機，否則一定有更多的人受傷。

那些削尖的竹簽，粗如二指，鋒利似刀。再仔細看淸楚，那削尖了的尖端部份，都用火燻過了——這是足以令到竹枝變硬的一種土法。這方法亦不致讓竹枝變腐或被虫蛀。

司機四肢受創之外，胸部也被竹簽插傷，傷得相當嚴重。

救傷人員替司機初步止血之後，便通知直升機將傷者送往艦上救治。

經此一役之後，各人已進一步提高警惕，同時也開始肯定下來，這不是一個無人荒島，而是有人類居住。

於是美軍隨行的軍事專家們，開始研究那些樹上的記號，看看是含有什麼特殊意義的。

但根據各人的初步估計，那可能是原始人；記號和竹簽的製法，都顯示出這是人類的所爲。而且可能是原始人。

美軍的「左翼」部隊，這時也從無綫電對講機中知道了「中央」主力部隊出了事！於是一名美軍指揮官叫他的下屬們提高警惕。

豈料就在這剎那間，樹上突如其來地，有不少野菓飛擲而下。

野菓大小不一，有些大至椰子，也有些小至拳頭一樣。

一些美軍盡管戴上了鋼盔，仍然難免受傷，只是不致重傷而已。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就是一些不知名的野菓，有如柿子，蕃茄一樣，擊中了美軍士兵之後，菓漿四濺，色鮮如血，污了一大片，彷彿中槍受傷冒出血來一樣。

美軍在戒備中紛紛仰首上望，但是頭頂之上的樹林密密厤厤的，令人有深不可測的感覺。彷彿什麼都見不到。

這已是日間的上午，但陽光還無法大量透過這濃密的樹林來。

一陣「吱吱」的叫聲，隨即又有一些野菓扔下。

美軍士兵們紛紛走避。

一名士兵忍不住就要開槍，但被指揮官及時制止。

那是一羣野猴。

猴子在「吱吱喳喳」的叫個不停！由這邊樹枝跳到另一邊的樹枝。有些還站在樹枝上，俯視下面各人，露齒拍手。

牠們十分有默契，彷彿一羣受過了訓練的軍隊；出現時一齊出現，往高處躲起來時，動作又快又齊。

美軍爲之啼笑皆非。

指揮官循例向域陀准將報告。

其實，在這種樹林中，這些事情是見怪不怪。但跟域陀准將一齊來的專家們，就認爲事情並不如此簡單。

他們認爲猴子雖然有人性，但對菓子十分重視，就像我們珍惜我們日常的米糧和食物一樣，決不會隨便扔去！除非是牠們受到了襲擊，被迫要自衞才會例外。

但剛才美軍士兵們並未襲擊猴羣。

至此，阿生又想起了一些可能屬於巧合的事情來。

市區中曾出現了蛇羣，這島上顯然也有大量的蛇類；最少這些蛇曾企圖集體進襲域陀准將他們。

然則，兩者之間，是否互相有關連？

阿生想也未想得完，美軍的「中央」部隊無綫電生又接到「右翼」第三縱隊的報告：他們遇上了「毒蛇陣」。

從無綫電獲悉：有一名美軍士兵的足踝被毒蛇咬傷，立即腫起來，無法走動。

直升機聞訊，趕到現場。救傷人員初步爲他消毒，然後讓直升機把他送返艦上救治！但那兒一帶的樹林和草叢間，顯然還有大批的毒蛇盤據。

域陀准將聞訊立即派出噴霧隊，携備蛇類的「剋星」——硫磺，趕到現場。

幸好美軍直升機一直沿途監視，他們負起了運輸任務。

蛇的確是十分怕害硫磺的，所以噴霧器一經噴出了濃烈的硫磺之後，蛇類紛紛撤退；有些退回洞內，有些奪路而逃，有些則被硫磺焗暈在野草叢中。

即使如此，美軍士兵們的心理仍然大受影响；他們仍須步步爲營，小心翼翼地前進。

由於這小島上先後出現過竹簽陣，毒蛇陣和野猴陣等等，令到美國人更加提心吊胆，甚至把探測地雷的儀器帶到現場應用，以免上當，因而造成更大的傷亡。

正因爲島上越來越多怪事發生，所以美軍司令部聞訊後，加緊再派來另一批密碼專家，目的是爲了研究淸楚那些大樹樹身上留下的記號。

究竟那些記號有些什麼特殊的意義？

這一直被人認爲是無人居住的小島，會不

會是給人秘密佔據了之後，利用作爲地下基地？

專家們有專家們的研究，三路搜索隊的工作却一直沒有停止！只不過由於先後發生過的意外太多——看似意外，其實很多「意外」都有可能是有人在幕後操縱。

因此，各路人馬的發展比較遲緩了一些。

但是却因爲有了發現的緣故，美國海軍已加派人手到這島上來。

他們帶來更多的武器和兵員，也帶來了更多的儀器。

直升機的數目也加倍——一艘空母就在隣近海面之上，直升機和偵察機都是由該航空母艦起飛的。

阿生對這件事越來越感到有趣。

他和范梅力等人代表國際特警，一直在場負責監視。

更多裝甲車，開路車開到島上來，目的是要開闢更多可供行車的地方。島上許多樹木和野草已被美軍剷除。

范梅力和域陀准將等人這時已到了一座小山的山脚下。

山上樹林頗密，但却有一條小路——這可能是通往山上的小路。

從那些經過發掘的情形看，更可以進一步肯定這是有人居住。

那些斜斜的山坡一旁，有人用剷子將斜坡剷成一級一級的。

此外，在一些階級之上，又舖了石塊——那是由於有些泥土崩陷了，所以有人搬來石塊塡補那些空缺。總之，這些必然是人類才可以做得到的。

美軍開始默然。

他們除了耳語之外，就是手勢示意，以免讓山上的人聽到他們的談話。

核子彈頭一直未見，但這山路的發現却被認爲十分之重要。

假如這小島至今仍然住了人類的話，現在這小山坡的盡頭處，可能就是他們居住之所在了。

美軍在域陀准將的親自指揮下，對山坡作了包圍之勢。

另一方面，域陀又透過無綫電對講機，與天空中飛翔的直升機連絡，問他們看見了一些什麼；但直升機機師回答却是俯視之下，似乎什麼也見不到。

美國人決定一聲不響就攻上山去。

但范梅力另有他個人的見解，他主張「先禮而後兵」，以免造成傷亡。

因爲從一切痕跡可以確定下來，這兒肯定不是一個無人荒島。只是住的人到底還留在這小島之上呢，還是已遷出？

域陀未有聽范梅力的忠告，派出數名美軍作爲「先頭部隊」率先上山。

他們携有無綫電對講機，也有隨身帶備的電子儀器，以免誤觸地雷。

最先登山的美軍透過無綫電對講機向域陀准將報告：山腰之間，有所發現。那是一條圍繞住山腰的長青藤。

這些長長的靑藤原是不足爲怪，因爲許多荒山野嶺都可以發現；奇怪的只是靑藤之上，懸掛了數不清楚的大小銅片和鐵罐。只要任何人冒冒失失地碰上一碰，這些懸在藤上的鐵罐立即就會發出一連串的聲音，與警鐘的作用一樣。

域陀准將下令美軍大舉上山。

同時又命令「先頭部隊」不要觸及那些「土製警鐘」，以免打草驚蛇。

各人根據先頭部隊的情報，知道正面的梯階以及斜坡均無地雷之類的陷阱，因此可以依照他們留下的記號上去。

但是，正當各人由山坡各處分頭登上斜坡之際，突如其來地，山上傳來一陣「隆隆」然的聲響，嚇得各人仰首上望。

豈料不望猶自可，登時又嚇呆了。一望之下，大量的石塊、滾木，正自山坡之上，沿住斜坡直滾下來。

來勢有如萬馬奔騰似的，各人勢成騎虎，前進固然不得，後退也怕來不及了。

儘管如此，仍有不少美軍回頭向山下急奔而下。

阿生和范梅力等一班國際特警人員也正在山坡的山腰之上。他們見狀也心感不妙，不過這班人畢竟是頭腦冷靜，即使置身於極度危險的情況底下，仍保持一貫的沉着。首先是阿生採取行動！洒開大步，奔向山坡的另一邊——那是斜坡有樹木的地方。

原來山坡之上，有些地万有樹木，有些就沒有。美軍先頭部隊走過的地方，都是沒有樹木的山坡斜路，因爲他們担心又被樹上隱伏着的野猴毒蛇襲擊，而且在沒有樹木掩飾的地方，更易讓天空上的直升機見到他們。

後來阿生等人就是依照先頭部隊留下的記號，沿路前進。直至到現在看到了這大堆的石塊和滾木，他們才知道這路綫也不安全。

阿生所以要奔向有樹木的地方，是由於他估計得到假如回頭撤返山脚下，時間上固然來不及，即使來得及，也怕仍然難免被滾木、石塊擊傷。

所以他沒有跟隨一些愴惶的美軍奔落山脚下面去，却反而向另一邊山坡急竄。

阿生是個有頭腦的特警，他也知道眼前形勢十勢險惡，所以他一邊奔去，一邊高聲叫大家跟他一齊走。

原來阿生想到滾木來勢洶湧，如果讓它壓住、撞傷，後果難以想像。因此，他希望有樹木的地方，可以阻止一下滾木的來勢。

同時有樹木的地方，還可以讓各人爬上樹去，暫避一下眼前的險境。

各人聽了阿生的緊急呼籲，果然有不少人步其後塵。

滾木，碎石紛紛湧到，已有人來不及走避，被擊至重傷。

更有些美軍當堂被巨型滾木壓死。

一時之間，秩序大亂！美軍彷佛吃了一場大敗仗。

山坡之上，屍橫遍野，慘叫之聲四起。凌空監視的直升飛機儘管見狀，亦覺無可奈何。

阿生等人奔至樹下，仍有大量石塊，有如排山倒海似的，飛滾而下！幸好大部份的人都能及時爬上樹上去；即使被石塊擊中，也不致重傷。

儘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在昏迷中變成了肉醬——首先是石塊把他們擊昏，然後大量石塊沿住山坡急滾而下，有如山洪暴發似的。大石一塊又一塊的由昏倒在斜坡

上的人的身上壓過，於是昏倒傷重的人，連被人搶救的機會也失去，在昏迷中變成肉醬，死狀極慘。

阿生和好一些人也受傷，但他們身手敏捷，挨得了痛，總算爬登了樹枝之上。

驚魂未定之際，目睹慘劇一宗一宗地在眼前出現，偏偏却無力搶救。

域陀准將和他的通訊兵已爬到一棵樹上，隨即通知直升機。

直升機機師這時才知道「下面戰況慘烈」。

日軍殘卒　終告落網

樹林中，一批美軍專家在研究大樹樹身上的記號時，初步有了答案。

那些以利刀刻下的記號，有不少原來就是一種文字——日文。

文意十分之簡單，主要還是爲了幫助辨別方向；也許有人担心在樹林中迷途。

美軍中這班密碼專家自然感到啼笑皆非。

但是，經過這一次揭露之後他們已忖測得到這荒島之上，可能住的是日本人。

日本人爲什麼會跑到這兒來定居？

一個正常的日本平民當然不會來此定居，最有可能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散兵游勇。因爲有不少「日本皇軍」是寧死不降，說不定他們已隱居在這荒島之上。

非律賓有不少這些無名小島，由於沒有開發價值，附近礁石又多，所以一直沒有人到這兒來。但這種環境正好符合日軍殘卒的要求。

別以爲擁有七千多個大小島嶼便稱得上「世界之最」。其實除了菲律賓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東南亞國家擁有過萬個大小島嶼，那就是印尼。

印尼大小島嶼過萬，但迄今爲止，已經訂了名的也只有數千個；也就是說，仍有數以千計的小島未有名。「多」的程度也就不難想像得到。

因此，在政府無法兼顧的情況底下較偏僻島嶼被人利用，是絕對有可能的事。

美國人初步有了答案之後，立即通知域陀准將，再由直升機轉知艦上運絡中心，由他們向美軍司令部報告。

阿生和范梅力等國際特警人員獲悉了此事後，也覺得一切頗合邏輯。

因爲在這荒島之上，資源缺乏，交通不便，除了有特殊原因之外，沒有人願意在這種地方過活。事實上這幾年以來，已先後不少叢林地帶發現日本殘卒的踪跡。

日本皇軍大部份十分忠心，他們不但謹守軍紀，還發誓效忠於天皇。所以戰事結束後，仍不肯投降，寧願靜悄悄地躲起來。

但是，這只是憑已知的證據去忖測而已，實情是否如此，還沒辦法可能證實。

現在，山坡上的石塊與滾木已告停止滾下，但美軍已死傷纍纍。

美軍直升機奉命開至現場上空，找個適當的地方降落，以便將傷者送返艦上急救之外，同時也要把死者的屍體運走。

但是，不知由那兒飛出數以百計的雀鳥，急急衝向直升機。

一些有經驗的直升機機師見狀，急急將直升機升高！

但有些直升機却來不及廻避，被雀鳥羣包圍；雀鳥被捲入引擎之內，機件立即引致失靈，迅速墮毀。

雀鳥羣有如敢死隊，表面上看來有如「撲火燈蛾」，盲目地前進；其實細心觀察一下就明白了，牠們顯然受過訓練，正在進行「整體作戰」，絕非盲目。

阿生睹狀，亦覺愛莫能助。他記得機場跑道上的情形，想不到這種「飛機尅星」又在這裏出現。

阿生對域陀說：「我看你還是通知你們的基地，我知道他們有一隊訓練有素的蒼鷹！也許現在這情形正需要牠們。」

域陀准將於是叫通訊員轉知艦上連絡站。

域陀是個職業軍人，他不會就此罷手；眼看這一場「伏」未打先輸，自是心存不甘，於是一聲號令，立即又指揮大隊美軍，攻上山頭去。

這一次，未見有飛石，滾木出現；也許石塊和圓木都用完了。

美軍分幾路沿住斜坡攻上山，但只到了中途一些毒蛇又紛紛自洞中鑽了出來。

蛇洞分佈於山腰之間的石洞之內，牠們幾乎是不約而同。幸好美軍早已有了準備，由噴霧隊打前鋒，先噴了硫磺，將毒蛇陣破了，然後再繼續前進。

美軍只可以互相用對講機連絡，因爲直升機無法飛臨此間的天空之上，雀鳥彷彿存心作對，凌空飛翔，散佈於這小山的天空中。

四架美軍直升機墮毀，給其他機師很大的警惕，沒有人敢再冒險。

阿生雖然提議美軍電召「蒼鷹隊」前來助陣，但看見漫天雀鳥飛翔，却有些担心起來；他担心十一隻蒼鷹未必有力量嚇退這許多雀鳥。

小山之上，石洞處處，彷佛一座天然的堡壘，那些洞口有如一個一個的砲位似的，美軍吃過了虧，他們担心那兒有人，更担心突如其來地，會有槍彈射出。

假如這兒山洞有人，一定不止一個——這是美國人的想法。因爲看見山上的一些建設，例如石階的舖設等等……最少也有幾個人才可以堆砌而成，決非個人的力量。

美國人此來本是爲了找尋核子彈頭而來，但現在却差點兒忘記了原來的任務，彷佛正在進行了一次「攻防戰」。

各路美軍已紛紛到達小山之頂。

小山之頂，岩石嶙峋，洞穴處處，有些深不可測，有些則彷佛有人在裏面窺伺，令到美軍在心理上大受威脅。

這是島的盡頭，只有東面斜坡可供上落，較西一面是懸崖峭壁形勢十分險惡。

美軍三番四次企圖看看那西面的形勢，也沒有成功。因爲那邊的峭壁直似刀切，石塊堆砌得並不穩固，偶一不愼，就會粉身碎骨。

本來美軍可以召來直升機凌空俯視，無奈蒼鷹隊未到之前，天空上的雀鳥仍然盤桓未散，直升機固然不敢升空，就是其他海軍飛機也不敢闖進該區上空。

山下既然有石階通上來，山上又見不

到有屋，那麼，那些可疑的山洞之內，必然別有洞天；他們要找的人一定就住在其中。

因此，美軍搜索的目標，也集中在那些山洞之內。但是，他們却找不到那兒才是入口。

一名美軍試用强光手電筒照向一處山洞之內，一些毛茸茸的東西，盤據洞內，令人爲之毛骨悚然。

突然之間「拍拍」之聲不絕於耳，一團團黑色的飛行物體自洞內衝出。

美兵立即後撤。但已經來不及了。

一陣粉狀物體，自那些黑色飛行物體的身上散播下來，那名美兵眼睛被粉末狀的東西刺激得不由自主地，慘叫一聲！瞬即隨滾帶跌地，往斜坡滾下去。

其他美軍不知內裏，紛紛舉槍俯伏地上，瞄準那些飛行物體發射。

刹那間大戰好像已揭開了序幕。

但是，一陣槍聲响過了之後，一切又告靜止下來，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似的。

有人過去及時截止那名受傷的美兵往下滾。

有人過去檢視被擊中的那些黑色飛行物體。

美兵掩目呻吟，有如殺豬似的，令人聽了亦覺心寒。

阿生自另一名美兵的腰間，奪來一個水壺，將裏面的水倒出，澆在受傷的美兵雙目，那些白色的粉末見水即引起一陣輕烟。

「石灰。」阿生脫口驚呼：「這是石灰，快召軍醫來。」

域陀准將也聞聲趕來，見狀也大吃一驚。

那受創的美兵呱呱大叫，呼天搶地的說：「我的媽啊！我看不見東西，我失明了！」

那變態的叫聲充滿了恐懼。

阿生和其他人合力將他捉住，以免他往山下直滾下去！

范梅力對域陀准將道：「快命令所有的手下，切勿再向那些山洞進攻。」

域陀准將儘管不大明白范梅力的意思，却也知道勸告他的人是一番好意。同時他也知道對方的身份是一名特警首腦。

因此，透過無綫電對講機，通訊兵發佈了准將的命令：停止進攻。

范梅力正以手帕掩鼻，小心檢視坡上一些小動物的遺骸。

那些小小飛行物體是一隻蝙蝠。

蝙蝠的身上沾染了不少的白色粉末狀物體，那就是足以令人失明的石灰。

范梅力所以要域陀准將下令暫停進攻，就是担心更多人因此而失明。

蝙蝠日間多數躲在山洞之內，若非受驚，牠們不會飛出來。

石灰可能是山洞的物體，未必就是人爲的安排，但帶有傷害性則是絕對的。

隨行的軍醫只可以爲那美兵作初步治療：止痛，以及用清水冲洗他雙目。

直升機無法飛臨這小島執行救傷任務，因爲雀鳥仍然盤據了上空。

美軍只可以利用無綫電通訊設備保持連絡；阿生則要求美軍設法運來一批防毒面罩，否則難以再作進一步的行動。

× × ×

美軍的蒼鷹隊終於到了荒島之上。

阿生和范梅力均感意外，因爲在此之前，他們以爲美軍基地只飼養了十一隻蒼鷹，這也是美軍公認的數目。

但是現在，美軍趕運到島上來的蒼鷹，數目竟多一倍以上——多至三十隻。

由此亦可見美軍司令部對這場「戰爭」的重視程度。但在另一方面，亦足以反映出他們的自私程度：最少這已表示他們在馬尼拉機場上的「清理雀鳥」行動中，未盡全力。

這也算得上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戰爭。

不但美軍未曾經歷過，阿生和其他特警隊員也未曾經歷過；因爲他們從未見過「敵人」的樣子，更加不要說到其他方面了。

蒼鷹大隊一經升空，遍佈天空的雀鳥羣立即四散。

這種驚人的威力，相信連一向稱王稱霸的美國空軍也自嘆不如。

蒼鷹大隊的總指揮官是一名雀鳥專家，當他知道岩洞中的危機之後，立即又開始策劃了另一次「攻擊！」

岩洞中爲無數的蝙蝠盤據，同時那些洞穴之內有石灰質的粉末，如果驚動了洞中的蝙蝠，牠們會將石灰粉帶了出來，凌空四撒，對各人的視綫可能造成大傷害。

因此，美軍的「前綫指揮官」域陀將軍，決定容忍，直至大批雀鳥散去了之後，美海軍直升機將大量防毒面罩帶來，讓各人戴上，大規模的進攻行動才告開始。

蒼鷹在牠們指揮官的慫恿下，紛紛飛撲到那些可疑的岩洞之內。

刹那間彷彿發生了一次無聲的爆炸，蝙蝠紛紛由洞內飛出。

蝙蝠是黑色的，灰是白色的，洞內有無數的蝙蝠衝出，灰塵滾滾，看上去有如發生了一次大爆炸似的，就是未聽到有爆炸之聲。

蒼鷹確是其他鳥類的尅星，有牠們出現的地方，就像有老虎出現的街道一樣，人類勢必奪路飛遁。

專家召回蒼鷹，方法特殊。一個銀笛似的東西，放在口邊一吹，一種低沉而尖銳的怪叫聲，韻律奇特，蒼鷹羣即有如一隊受過嚴格訓練的軍隊一樣，紛紛飛回他身邊。

這位專家指揮官有許多助手，這班助手就協助他照料這支「秘密皇牌空軍」。

域陀准將開始下令「總攻」。

大批美軍分頭將一些岩石移去，搜查所有可疑的洞口。

那無數的洞口，大部份有路可通：看情形可以一直通到山下去。

不過那些通路並非人工鑿成，只是一些天然的岩洞，有些曲曲折折，有些十分畢直，偶一不愼，就會直墮向洞底。

洞底在山下，似乎一望無際。

美軍以强光手電筒往下照射，黑漆漆的，什麼也見不到。

洞內顯然是個天然的避難所，若非美軍調來蒼鷹隊將洞口的蝙蝠先行驅散，很難知道這裏面別有洞天。

美軍都戴了防毒面罩，以防止那些可能有毒的灰塵。

他們小心翼翼地，用繩子攔腰綁穩，由同僚在上面拉穩繩子另一端，先將數名武裝士兵，緩緩吊落洞底。

武裝士兵隨身帶有無綫電對講機，一直與上面保持連絡。

七十多丈長的繩子差不多放完了，對講機內傳出了聲音：「我看到了一些光綫，下面可能有出路。嗯，停止。」

上面的人問：「你發現了什麼？」

吊住繩子的士兵道：「我們似乎到達目的地了。讓我再看看清楚吧。」

那士兵爲安全計，沒有立即將綁住自己的繩子解開。因爲必要時他可以及時被他的同事吊回上面，免陷於困境。

但是，當他亮了電筒，往四下裏照射一遍之後，發覺他着足之處是一度梯階——用石塊堆砌而成的梯階、一直將下面和中間另一個洞口連接起來；也就是說，由那兒梯階可以往洞口走向上面的另一處出口，也可以沿此步落洞底。

士兵將情況報告了上面，於是更多的人用繩子吊下。

同時另一些洞口也有人走進去。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戒備。

范梅力帶着阿生和國際特警人員，也由一處洞口進去。

各人明知十分危險，但却無法抑止好奇之心。

進口處雖然有好幾個，而且個個有眞亦有假；眞的可以找到梯階通往洞底，假的就只走數步便見到盡頭處，被迫折回原來地方。

各人有如走進了八陣圖一樣。幸好大家都配備有無綫電對講機，可以沿途互相連絡。

最後各人才發覺異途回歸——各路人馬只到了大半途便聚集在一起。

於是大家一齊向住洞底進發。

一切似乎出乎意外地順利。沿途未遇上任何抵抗，甚至找不到「敵人」影子。

這是究竟是什麼地方？

是個天然的岩洞，但明顯地經過人工的改建，例如梯階就是人工堆砌上面的。

又例如有些岩洞的闊度太窄，無法容納一個人通過時，也被人鐵剷剷闊。至今仍然留下刀斧、剷子的痕跡。

各人沿住梯階到了洞底。

洞底果然另有出口，那是懸崖峭壁最接近海面的地方。

海水滲入洞內，但潮退時，大部份岩石則露出了水面。

從海上望過去，那兒只是峭壁最低的一個岩洞，沒有人會想到裏面別有洞天——竟然可以由洞底一直沿住梯階，登上山頂——懸崖最高處。

各人發覺那兒有魚網，也有竹排，只是見不到有人。

阿生對范梅力道：「這兒不似是居所。如果單單爲了捕魚捉蝦，決不會化費那麼大的氣力，挖掘這條石道直通到這下面來。」

范梅力却說：「這是天然岩洞改建的。不是人工建造的。」

「但仍化費了不少功夫。」阿生道，「總之我相信還有些隱蔽起來的地方。讓我們再分頭去找找看。」

域陀准將也由上面落來，他同意阿生的見解。

他說：「撇開這石洞的工程不說，只看那些蝙蝠洞、蛇穴等等，就知道這人並不簡單。但看這兒的確不似一個居所。」

於是各人又分頭去找。

這岩洞足有十方呎以上，但可以通往海面的出口只有數呎，水漲時甚至僅可見到二呎高的洞口而已。

也就是說：這岩洞是個天然的藏身之所。

但這十方呎的地方，見不到有床舖，也沒有供睡覺用的地方，更加沒有枱椅。

阿生叫各人小心視察，一方面要找尋他們的目的物，也要小心突如其來的襲擊！包括了毒蛇、蠍子等等的突襲。

各人在洞穴之內搜索，他們的目的物就是一個居住的環境。

只要找到居住的環境，就可以找到他們需要找的人——最少這是各人的想法。

但是，岩壁四面穩固異常，不似有暗門之類的設備。

美軍一邊敲敲打打，一邊小心戒備；經過一連串的教訓之後，他們不得不時刻戒備。

儘管各人一無所獲，阿生仍然心有不甘。

他覺得這麼秘密的洞穴，一定有人居住，這差不多是肯定的。

但現在爲什麼又不見到半個人影？

可能性有兩個！一是逃走了，二是另有居留處。

萬一眞的是逃走了，那麼，他可能席捲一切，乘預備好的船逃走；同時把一切綫索——包括所有雜物，投入海中。

這個可能性照理應該很大，因爲直升機一度被迫撤離現場，無法凌空展開監視，這就是足以讓對方有可乘之機。

因此，阿生把他的想法告訴了域陀准將，叫直升機和海軍偵察機展開追踪。

至於第二個可能性，阿生仍然覺得必然存在。

他提議美軍使用金屬探測器，希望找到密室的所在。

金屬探測器是阿生知道美軍一定有的。其實美軍還有更新式的電子儀器，就是未帶到這兒洞底來；他們只帶來防毒面罩，對付蛇鼠毒虫的噴霧器等等。

一經阿生提議，域陀准將立即下令調來正在上面候命的一批操縱儀器的士兵。

阿生認爲這兒顯示出許多地方均用鐵剷挖掘過，那麼，對方居留之所，亦必可找到一些金屬用品和工具。

因而金屬探測器應該有「用武之地」了。

於是另一操縱科學儀器的美兵，由各處洞口蜿蜒而下。

阿生示意他們分頭展開探測工作，不要只集中於洞底部份，應該廣泛地，在各通道兩旁也展開仔細的探測。

阿生認爲：這洞穴既是一個天然岩洞，又可以四通八達。那麼，難保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分支。

同時對方既是爲了隱藏起來，一定將那居所好好地僞裝。因此，它不易被人發覺，那是輕易想像得到的事。

一名美兵在一條通道上叫了下來，他似乎有所發現。

各人立即奔跑上去。

最興奮的當然是阿生，他進一步證明自己的見解是對的。

那名美兵果然從儀器的反應中，找到一個秘密入口。

那是一塊看似無關重要的岩石後面，位於一條通到洞底來的通道拐彎處。

在照明燈投射下，域陀准將指揮二名美兵，合力將那大石移開。

但是，看似很大的一塊岩石，只經其中一名美兵用力一推，石已滑過了一旁。

原來岩石底下，放了一些圓木，根本就不費吹灰之力。

從這小小事情看，設計這掩飾物的人也很有頭腦，這也加强了阿生較早時的信念。

岩石後面，果然另有密室。

各人須要彎腰俯首，然後才可以通過一條短短的通道。

走了三尺通道，裏面就是一間丁方十多呎的臥室，高度不足七呎。

這兒所見，有如原始人的巢穴，稻草，獸皮以及陳舊的鐵剷等等，此外就是一些簡單的工具和盛載食物的器皿。

人却不見了。

穴洞一旁，有個小窗——那是一處天然的洞孔，由那兒竟然可以望見大海外面的情形。

但由海上仰望上來，只見絕崖之上盡是峭壁而已。相信經過這兒的航海者，發夢也想不到這裏有人居住。

那小窗用石塊可以堵塞，但這時石塊一直移開了。也許居住於此的人，爲了呼吸空氣，不得不如此；但當有大風浪時，石塊就會搬上洞口去，以防巨風侵襲。

岩洞之頂有許多石縫，那是天然岩穴的特徵；一般而言，這些石罅縫會有山水滲出，但這兒却未有。

也許正是如此，才會被人利用作爲居住的地方。

洞內一切陳設顯示，這兒好像供兩個人住的。但現在一個人也見不到。

毫無疑問，那些人已聞風先遁。

他們由何處逃去？

最有可能的地方，就是下面的洞口。

然則，那兒一定早已預備了一艘船隻。

洞壁之間有空罅，各人正是「見過鬼就怕黑」，他們担心裏面有毒蛇，毒虫之類。所以沒有人敢伸手探入去，甚至遠遠避開了。

只有阿生覺得這些洞穴有可疑之處，而且，假如裏面仍有毒蛇，那些人又怎會住在這裏？

於是阿生向一名美軍借來一支强光手電筒，投射入內。

洞內有些物件，用樹皮包裹起來，放在那小小的洞孔之內。

阿生小心地探手入內，但立即被范梅力阻止。

范梅力担心有危險。

他說：「除了毒蛇外，還有其他可能。例如他們在此留下炸彈之類的東西。」

域陀准將也認爲太危險。於是召來操縱探測儀器的人。

他們用儀器證明那包裹並非金屬，這才讓阿生動手。

阿生將那小包裹取出。那是用一小方塊的乾樹皮捲住的。

裏面是一本日記，只有三乘二吋的小册子，寫滿了字。

那是日本文。

一支短短的鉛筆，夾在小册子中央。

阿生不懂日文，但美國軍方已召來一批專家——就是研究樹上那些「記號」的密碼專家。事後他們才發覺那並非什麼密碼，而是日文。

專家之中有人懂日文，所以小册子的內容很快便有了答案。

日記中顯示出：此人叫牧吉，是一名日本皇軍，官階是上尉。

牧吉是山下奉文一名部下。

山下奉文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日本皇軍派到菲島的最高指揮官。

從日記中可以看得出：牧吉是個十分忠貞的日本軍人，具有武士道胆色，寧死不屈。

日記中又記載了這位日本軍曹三十多年前，當知道了日本投降之後，如何率領殘部，駕駛一艘小炮艇逃亡荒島的經過。

據說：當時除了牧吉本人之外，還有三名志同道合的士兵。其中一人是軍曹。

他們一行四人，逃入這荒島時，曾帶來不少罐頭食物。

他們又曾替自己的安全而担心過。所以選擇藏身之所時，經過十分小心而謹慎的觀察和考慮，最後才找到這兒來。

他們所以看中這兒，主要是因爲這裏有個天然山洞。

山洞中迂迴曲折，他們認爲「敵軍」勢難找出他們之所在。

主要還是這荒島形勢十分特殊；可供登陸的海岸綫，岩石嶙峋。不可以登陸的懸崖峭壁這一邊，則有天然岩洞，甚至可以容納他們的炮艇在洞中藏起來。

日記中又記載：他們有過一段日子十分徬徨！主要還是糧食問題。

他們帶來的罐頭食物，早巳吃光了。以後一段日子，他們只能以菓子，野獸的肉和自捕的魚充饑。

四個人之中，曾爲一些問題發生爭吵，那是刦掠問題。

他們有人主張爲了生存，不惜出作海盜。

但是，牧吉認爲這樣不是好辦法。第一，有辱皇軍聲譽。第二，等於自殺。

因爲被刦掠的人，一定報警。軍警一旦追查到這兒來，豈不等於趕絕了他們？尤其是那艘日本小炮艇，一定更惹人注目了。

日記中只記下了牧吉本人的心聲，未提及事此爭論的最後結果。

另一些篇幅則記載了他們幾個人如何改建這奇妙岩洞的經過。

但是，日記中最惹人觸目的，却是另一段：——

爲了消磨日子，也是爲了「化敵爲友」，他們試行操縱毒蛇和野獸。

他們由觀察開始，然後逐漸深入研究，終於總算有了成就。

他們化了好幾年時間，將本來就是「

敵人」的毒蛇、野獸、飛鳥、蝙蝠等等，加以操縱。

最後，這輩「敵人」不但不攻擊他們，還受他們的指揮。

這的確是不可思議的事。可惜，文中未有提及他們用的是何種方法。

不過，即使如此，已經令人大爲驚奇！同時在場的人也恍然大悟，原來雀鳥之困擾直升機，以及毒蛇、野猴和蝙蝠對美軍之進襲也是這些日本殘卒的「傑作」。

域陀准將聽了專家的翻譯之後又說：「看情形，他們可能也是困擾機場跑道，和造成市區交通擠塞的罪魁禍首。」

阿生等人也同意了這忖測。

其實許多人一直也在懷疑，爲什麼市區會出現大批蛇類？

機場跑道的雀鳥一直苦纏不休，也是跟飛禽的個性不符的。

但現在牧吉終於寫出了其中秘密，原來一切皆由他們而起。

然而，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困擾菲人？

專家又譯出其他幾頁日記：——

其中一頁說及一個叫小川太郎的日本士兵，突然生病。

其他三人曾多方設法，包括用他們行軍時帶備的日本成藥，讓病者服食。

但是，病人毫無起色。

於是他們又引起另一次爭辯：有人主張把小川太郎送入最接近市區去求治。有人則極力反對。最後他們試用山草藥。

豈料這一次，反而害死了小川太郎。

小川太郎死了，他們將他的遺體埋葬在這荒島之上。

經此一役之後，有人信心動搖，認爲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在一個風風雨雨的晚上，一個叫小野田的日兵，半夜裏悄悄偷離山洞，企圖開動他們的炮艇逃走。

但是，驚醒了牧吉，立即連同另一名日本二等兵小營追落山洞底下去。

小野田來不及開動炮艇的馬達，竟然就此跳落海中。

由於時在黑夜，風浪又大，牧吉和小營無法搶救小野田。

他們相信小野田已葬身於怒海之中。雖然日記中又說：小野田的泳術和潛水技能十分好，他曾徒手潛入過海底捉魚。但他被溺斃的可能性仍然十分大。

牧吉在他的日記中表示：他爲此而感到無限的悲痛與難過。

日記並不太厚，紙張有限，裏面寫得密密麻麻的。後面有許多根本沒有日期。

這也難怪，這是一個荒島，任何人在這種環境中，也不會記得時間的存在。

最後一頁的最後一行，曾寫上：「我們終於被迫，要去做海盜……」

這是未完的日記。因爲後面巳經沒有篇幅，想寫也沒有得寫了。

專家們將情形告知各人，各人自感失望。

× × ×

荒島附近的海面之上。

空軍偵察機發現一艘可疑船隻，立即知會海軍快艇兜截。

直升機也奉命開往現場監視。

正在荒島山洞中調查的域陀准將、維殊少校和阿生等人，也接到了報告。

海軍派來幾架直升機，準備載他們出海！

那艘可疑船隻是一艘十分陳舊的快艇，但速度不快。

海軍快艇很容易就截停它，派人過來調查，發覺艇上只有一名白髮老人。

老人神色張惶，他不會講英語。只會跟調查人員用手勢示意。

他似乎表示他只是捕魚的。

但海軍人員是很快就看出這是一艘十分陳舊的日本炮艇。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之後，這些日軍炮艇已不多睹。

由於海軍人員早巳知道荒島上的發現和事態發展，認爲這老人就是他們要追踪的一名日軍殘卒。於是，老人被人押上美海軍快艇，那舊船則被一艘軍艦拖走。

× × ×

域陀准將等人乘直升機在美國海軍一艘戰艦的甲板上降落。

阿生等人由直升機下來，被帶到一處艙房，那日本老人已安坐在那裏。他正在喝咖啡，神態比較初時平靜得多了。

毫無疑問，他是一名日本殘卒，就是不知他是小營，還是牧吉。

根據日記所示：他可能是牧吉。

至於那艘被拖來的陳舊小炮艇，巳經銹蝕斑斑，速度奇慢。

阿生難免有些奇怪，經過三十多年來，他怎麼還會有汽油發動砲艇的馬達？

會講日語的一名美海軍中尉開始問話：「你叫什麼名字？」

那老人不言不語，自顧自的喝他的咖啡。

那名中尉又問：「爲什麼你不說話？難道你聾的麼？」

老人喝了幾口咖啡之後，似乎鎮定了許多。他反問道：「你是什麼人？」

中尉一怔：「美國人。」

「我不是瞎子，當然知道你是美國人。」老人問：「我是問你是什麼官階？」

「中尉。美國海軍中尉。」

「好極了，然則，你可知道我是甚麼的官階？」

「你是——」

「牧吉上尉，」老人不屑地瞥了美國人一眼，「你們是堂堂一個大國，怎麼連這點點規矩也不知道？我的官階比你高，你怎麼可以這樣跟我說話？」

此語一出，在場的人包括阿生他們在內，莫不爲之一怔。

那位美國中尉道：「你的官階雖則比我高，但你是敗軍之將啊。」

「混賬！」牧吉生氣地說：「我幾時戰敗過？你又幾時贏過我？」

「嗯！」那美國中尉呆住了。

域陀准將向他打了一個眼色，中尉會意地跑開了。

牧吉又喝他的咖啡。

域陀准將走到他面前，瞪住他笑：「牧吉上尉，你好？」

牧吉瞥了他一眼：「你是什麼人？」

「美國海軍陸戰隊域陀准將。」

牧吉聞言，果然站立起來，放下了手中的咖啡杯子，直了腰，向域陀准將行了

一個軍禮。

域陀准將也還了一個軍禮，然後與牧吉握手，請他坐回原位，道：「戰爭已成過去了，照計我們之間，也應該化敵爲友了。」

牧吉只是黯然一笑，什麼都沒有說。

域陀道：「你的其他同僚呢？」

「死的死，走的走，不要再提他們！」牧吉竟然也會說英語。

在場的人都覺得牧吉這人深藏不露。

域陀准將又問：「我知道你可能知道一枚核子彈頭的下落，是不？」

「甚麼核子彈頭？」

「你是一名職業軍人，我希望你最好爽快一些吧！」

牧吉仍然有點莫名其妙。

范梅力插咀道：「你可曾見過一架美機在你居住的小島上空經過？」

「當然有，而且常常都會有！」牧吉說說。

范梅力道：「有一天，一架美機掉下一些東西，是炸彈，你可知道！」

「嗯！我想起了！」牧吉說，「前些時一架飛機在我小島上空低飛掠過時，的確有些東西遺下，但我想不到是炸彈。」

牧吉眨着眼睛想了想，回頭又問：「剛才你們說什麼炸彈？」

范梅力終於想起了，這位日本軍官一直躲在那荒島之上，可能還不知道什麼是「核子彈頭」。

因此范梅力只說：「那是十分危險的東西，萬一發生爆炸，後禍無窮。」

阿生心裏想，如果范梅力能更詳細介紹日本戰敗的過程——「原子彈炸廣島」，以及後來原子彈對日本子民造成的可怕災禍，相信牧吉一定會更加合作。

牧吉回憶着說：「你所講的東西，可能落入他們手中。」

「你說的是誰？」范梅力問。

「小營和小野田。」牧吉道：「他們都是我下屬，他們先後離開我！」

「小野田離開你，我們已從你的日記中知道了。」范梅力道：「但是小營這位軍曹，不是一直與你生活在一起麼？」

「是的，但是有一次……」牧吉感慨地，深深嘆了一口氣。

照計牧吉只有六十出頭的年紀，但是可能由於荒島上的生活對他的折磨，令到他比起常人來，更覺衰老。

牧吉黯然道：「他們都經不起考驗，小營最後也離開了我。」

「那麼，你可知道他現在何處？」范梅力問。

「本來，他們與我一直失去了連絡，尤其是小野田，他在午夜逃走後，跳水潛逃，我以爲他早已溺斃！」牧吉又說，「但是有一天，他又忽然回來了！」

「你說小野田回到那荒島？」范梅力追問。

「是的，還有小營。」

「他們如何會在一起？」

「他們在馬尼拉相遇，後來經常互有連絡，那次是專誠爲探望我而來。」牧吉感慨萬分地說，「他們告知我，戰爭結束了。」

「是的。」范梅力道：「戰事已結束了三十多年，一切已成過去。」

「是的，我其實早已知道了，但我永不言降。」

「你是個勇敢的人。」范梅力道：「你的同事找你，是爲了什麼？」

「勸我跟他們過正常生活。」

「你爲什麼不回到文明社會？」

「我老了，多年來在荒島上過活，樂得逍遙自在，我不想寄人籬下。」

范梅力眞想說：這兒也是人家的地方啊。

但他面對一位如此剛毅的日本軍人，心裏也有幾分肅然起敬。

他說：「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國——日本。」

「我從小營他們口中知道日本自動向美國投降，覺得可恥，」牧吉激憤地說：「所以我寧願在荒島過一輩子，也不想再回國！」

范梅力解釋道：「當時的天皇，是爲了避免日本子民受苦才投降。美國用原子彈投入廣島，死了許多日本人。」

牧吉道：「小營他們也對我講過這些，但我不相信有這麼威猛的炸彈。」

「我不妨告訴你，牧吉先生，目前有一種核子彈，比起炸廣島的原子彈，威力更不知要大上多少倍，」范梅力又說：「現在我們要找的，正是這些東西。有人見到它掉入你們居住的荒島森林中。」

牧吉道：「這麼說來，他們可能已悄悄將那東西運走了。」

「你怎麼會這樣說？」

「那天他們突然來找我，我已感到出奇。後來他們又說要懷念一下昔日的荒島生活，要四處走走，又不要我陪伴。當時我只以爲他們憐惜我老了，不想我太勞動，現在聽你們這麼說，我才覺得可疑。」

范梅力向域陀准將望了一眼，在場的人均覺不安。

范梅力又問：「你可知他們現在去了何處？」

「他們本來勸我跟他們到市區生活，但我不肯。」牧吉道，「他們似乎無可奈何，臨行時只留下一個電話號碼，吩咐我在必要時可以設法到馬尼拉市，然後撥這號碼找他們！」

「那號碼呢？」

「嗯——」

范梅力看見他猶疑不決，又說：「戰爭早已結束，相信小營等人早已清楚地對你說過了。我是一名國際特警，也等於世界性的警察組織，日本也是我們的成員國之一，如果你不想再有戰爭，不想更多人受苦，請徹底與我們合作。事後我會設法把你送回日本養老。」

范梅力這一番說話，果然有效。

牧吉終於交出一個電話號碼——那是馬尼拉市區的。

域陀准將接過了，立即令艦上的無綫電生，通知美軍司令部。

爲了對牧吉表示友善，美軍又準備了豐富的酒席，讓這日本軍官先飽餐一頓，一邊又在旁向他問了許多口供。

根據牧吉說：小野田果然未死。正如他在他的日記中所說的一樣，小野田十分熟悉水性。

小野田據說是讓一艘漁船救起，後來送回市區，在一個十分偶然的機會，再見到了小營。

小營本來一直很忠心，追隨住牧吉。但有一次，由於二人捱了一次接着另一次的風災，無法打獵，又捉不到魚獲。

因此，他們決定冒險做一次海盜。

但是，做海盜可能留下綫索，所以他們先把炮艇上的番號弄毀——用石塊磨擦艇身，將番號的漆油擦去。

然後二人就出海截刦了一艘經過的漁船。

那一次十分成功。事前他們很有耐性，計準那艘漁船是滿載而歸然後才動手。

結果他們刦得大批漁獲之外，還有衣服，財物等等一大批。

後來他們將魚類放在網中，重投海上養活，然後每當需要時，便將網拉上，足足食了幾個月。

同時，由於日子太耐，早時的軍服已霉爛不堪，現在刦來漁民的衣物，也正好用得着。

最沒有用的，似乎是那些錢。

因爲在這荒島之上，只有他們二人，沒有任何交易，要錢何用？

但是，事實却非如此。

根據牧吉說，他今日之被捕，以及日子過得如此孤零零的，完全因爲那些錢作怪，此外就是那些衣物了。

原來小營所以一直不肯走，未必就是爲了受到牧吉的感動。

他們一直只穿着日本皇軍制服，一旦被發現，自然十分碍眼。所以小營不走，是不想落入軍警之手，而非忠貞的表現。

經過那次「客串海盜」之後，小營可能又一次受到文明生活的誘惑。因此，他偷了全部鈔票，取了幾套衣服——刦回來的衣服，悄悄離開了牧吉。

范梅力不禁要問：「小營如何能離開荒島？他用什麼交通工具？」

牧吉道：「一艘小快艇，是我們做海盜時，從漁船上帶回來的，當時還有好幾桶電油。」

至此，各人才明白，原來時隔三十多年，牧吉的陳舊炮艇仍有電油可供使用，正是由於他們做海盜時刦來了汽油。

根據牧吉說，他的性格被小營摸得十分清楚。小營知道他對下屬十分愛護，所以事後才敢重返島上探望他。

至於小營與小野田二人如何重聚，牧吉只是聽他們提及，不大留神。

不過，那次二人來探訪他時，却帶來一批衣物，食物和藥物。

正如牧吉說：也許二名下屬早已猜到他不會重回文明社會，所以才會帶來這些日用品「孝敬」這位老上司。

其實深入研究就不難發覺，小營與小野田二人假如是另有目的而來，那些「禮物」也只不過是一種「心理攻勢」而已。

他們的目的，自然是爲了避免牧吉生氣，破壞了他們的好事。

由於美軍在那荒島之上找不到失落了的核彈頭，所以他們更相信牧吉的話，小營和小野田可能是「另有目的」。

因爲時間上的配合，核彈墮入該荒島的情報又早已散佈，所以，小營和小野田二人即使也知道此事亦不足爲奇。

但是，他們要這核彈頭幹嗎？」

域陀准將越想越驚。雖然美軍艦隊正將各人運往馬尼拉灣，但域陀已急不及待，改乘直升機先趕回基地。

他們要先查出小營等人的下落，以確定牧吉口供的眞實性。

當然，牧吉也被一併押了回去。

×　×　×

牧吉提供的一個電話號碼是眞的。

像牧吉這麼樣，長期居住在無人荒島之上的一個人，不可能「創造」出一個電話號碼。尤其是今日這社會，人口的增加，環境的變遷，幾年前和幾年後也大有分別。何況牧吉還在荒島獃上了卅多年呢。

所以，他能說出這號碼，已證明他的口供有大部份是眞的。

一經查核之下，警方找出了電話的登記地址——那是一名寡婦的居處。

那寡婦年僅三十許，警方派人陪同有關人等去找她，但那屋子是空的。

根據隣居所說：姬娜已經很久不見回來。

姬娜是什麼人？

一名警官回憶着說：「她可能是一名瘋婦。」

「瘋婦？」阿生記起了，他曾在警局門口遇上過一名瘋婦。

當時那瘋婦吵吵鬧鬧的，差點被警員開槍擊傷，幸而他及時喝止。後來才知道那是常常到警局鬧事的瘋婦。

現在又是一名瘋婦，會不會兩者同是一人？

阿生對那警官道：「可不可以入去看看？」

「當然可以。」警官示意撞門。

美國人講究民主和法律，認爲入屋應該先得屋主同意，但菲律賓軍警就認爲「辦事最重要還是講究效率」。

所以，警員立即把門撞開。

同來的人之中，包括了非國軍警，美國軍方與「CIA」人員以及國際特警等等。

他們進了屋內，發覺屋內一片凌亂，四處也見不到人影。

阿生留意到客廳中有一幅照片，那是一張結婚紀念照。

照片中的女郎，正是阿生在警局門口見過的「瘋婦」。

儘管她結婚時經過化粧，以「瘋婦」姿態出現時又老又醜，但面型，輪廓始終還是同一個人。因此阿生自信不會認錯了人。

經警官證實，到警局鬧事的，正是她——姬娜。

「她現在何處？」阿生急不及待地詢問。

「她應該關在瘋人院之內。」警官又說，「我們已不止一次送她到那兒去。但是，她又不止一次逃了出來！」

阿生覺得菲律賓這國家有許多事情都似乎來得太過兒戲。

一個瘋人，豈可隨便「逃」得出來？

但是這是人家的地方，阿生也不便開罪別人，除非迫不得已。

警方在姬娜家中搜索了一遍，沒有找

到可疑的東西。

美國「CIA」人員却悄悄偷拍了一些照片，這間諜手法以騙過菲警，却騙不過阿生這班國際特警。「CIA」用的是僞裝成手錶等物的間諜用的攝影機。

阿生不但看得出，也想得到，他們大概要詳細研究姬娜這瘋婦的身份。

這一次的「拜訪」雖無所獲，却證實了牧吉並未說謊。

但是，小營他們怎會在姬娜這裏？

根據姬娜隣居說，她常常與一些陌生男人來往，但無法確定那些是否日本人。

有關方面初步獲得一個結論，就是：姬娜是個濫交的婦人。

小營與小野田這二名日人可能勾搭上她，往來是有可能的，但爲什麼小營他們叫牧吉有必須時，可以打這個電話？

一般而言，這表示小營他們在此居住或出入才對。否則，如有「必要時」，牧吉打這電話試問又如何可以找到他們呢？

想到這裏，阿生又有提議。他要求各人勿將這兒亂搜，最好還是保持原狀！

然後迅速離開這裏。

原來阿生覺得小營他們可能利用姬娜這裏作爲連絡中心，或者根據地。

因此阿生叫各人離去，再派人在附近展開嚴密監視。

美個人首先同意阿生的見解。非國軍警也無意見。於是各人立即撤退。

瘋婦浪子　遺孽人間

姬娜並不在瘋人院內。

瘋人院的管理人員說，姬娜的「症狀」十分輕微，並未列入「嚴加看管」的範圍之內，所以她隨時可能逃了出來。

照醫生的意見，這「病人」並未危險性。她只是憶子成狂。

阿生記得她力稱那野孩子亞華隆就是她的兒子，但被警方指爲無稽。

以一個瘋婦——最少她有過入瘋人院的紀錄，她的說話自不可靠。

但是，假如她和日本兩個殘卒拉上了關係，看法又不同了。

因此，姬娜依些成爲各方面追踪的對象。不過，一切在秘密進行，美國人要求暫時要守秘。

非律賓軍警與美國人十分合作。美國人的意見，他們也十分尊重。

所以，這件事一直未公開。

他們甚至沒有通知日本領事館。

照正常手續，非國發現日本殘卒，他們第一件事應該先行知會日本領事館。

但他們沒有這樣做。

美國人要守秘，原因簡單，那不外乎爲了「核彈下落未明」。

美國人不想引起國際特務過份注意。其實更焦急的是國際特警。

范梅力一直和阿生商量，他們希望快些找到小營和小野田。

因爲荒島之上找不到核彈，牧吉的口供又認爲二人大有可疑，令到這件事越來越複雜了。

呂林二人一直沒有跟阿生一齊去執行任務，是因爲美國人不想太多人知道這件事。

但是現在，呂偉艮和林愛莉聽了阿生的口述之後，覺得事情有些奇怪。

爲什麼小營和小野田二人要與瘋婦姬娜扯上了關係？

爲甚麼瘋婦姬娜要說野孩子就是她本人的兒子？

呂偉艮覺得這件事疑點太多。也正因爲這樣，才引起了他們的興趣。

× × ×

姬娜沒有返回她的寓所。

小營和小野田這二名日本殘卒也沒有出現。

守候在附近的便衣警探和美國「CIA」人員十分失望。

美國人自信他們對這一類工作一向做得最好，雖然「CIA」一再受到國內人仕的抨擊，他們仍然信心十足。

但是這一次，他們似乎失敗了。

他們無法找到姬娜的下落。

「CIA」一向在非島活動，對每一個角度也非常之熟悉，但這一次，竟然一籌莫展。

× × ×

美國人的守秘似乎無濟於事，核彈失落的事，已在非島各地散播。

他們不知道爲什麼會如此，但許多人也知道非國軍警對保密功夫向來做得不好。消息極有可能是他們傳開的。

一切似乎無從挽救，因爲如果美國人公開「否認」，等於間接「不打自招」。

無論如何，在情報界中，人們已紛紛討論着這件令人「不安」的事。

甚至有西方外交人員直接向美國大使館查詢此事。

更加有人公開指責美國軍方。

無論各方面的壓力越來越大，外交界議論紛紛，美國人一直沉默。

正因爲消息已經傳開，各方面才焦急非常。尤其是國際特警隊，他們不想有太多恐怖組織知道此事。否則，只要有更多人加入這一場爭奪戰，危機也就越大。

呂偉艮等三俠也感到事態十分嚴重，他們本來不想插手，最少呂林夫婦二人就不想插手，他們也知道美國人很希望做到「越少人知道越好」。

但是，既然消息一經傳開，又有更多人加入追尋核子彈頭的下落，萬一他們不理，萬一那彈頭落入貪婪的非人手中，那怎辦？

他們以前也到過非島，知道這國家的貪污風氣十分嚴重。

尤其是擁有權勢的軍警，他們可以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他們甚至可以瞞住美國人，令他們一無所知。

呂偉艮一想到非島貪污情況的嚴重性，就覺得有些事情十分可疑。

他要知道瘋人院隨便放出一個「病人」，是否另有內幕。

他對阿生說：「會不會有人到瘋人院去，化錢把姬娜救出來？」

阿生反問道：「爲什麼姬娜會如此重要？」

「爲了她可能知道一些秘密。」呂偉艮說，「核彈的秘密。」

林愛莉插咀道：「還有，就是那二名日本人的行踪。」



「我明白了。」阿生恍然道：「你們担心蘇聯KGB特務插手此事，是不？」

「大有可能！」呂偉艮點點頭，「我們要深入調查。」

阿生一向信服他師父呂偉艮，主要還是他的經驗老到，頭腦比自己還更精密。

因此，他們決定當晚就到瘋人院去。

× × ×

瘋人院位於市郊。

那一帶相當偏僻，一條小路也要行車十多分鐘才可轉入主要公路。

阿生曾與軍警去過一次，所以這一次由阿生開車帶路。

他們只到了隣近小路一旁，便安步當車，主要還是不想惹人注目。

瘋人院四周有圍牆。

牆頭之上有鐵絲網。

大門門旁有警崗，裏面有人一日二十四小時輪值把守。

阿生因爲來過一次，一切十分熟悉。

他告知呂林二人，這兒的守衛並不嚴密，因爲這兒並非監房。

呂偉艮在圍牆以外巡視了半周，覺得圍牆並不高。

以三俠的身手，大可以一躍即可登上，甚至越過鐵絲網。

唯一不知道的，就是不清楚這兒有沒有警鐘系統。

呂偉艮示意阿生和林愛莉，先作好心理準備。他要「投石問路」。

假如裏面有警鐘系統，這塊石子投入裏面之後，一定有反應！

石子投入去了。

裏面鴉雀無聲。

三俠大喜過望，但呂偉艮爲人小心慣了，仍不敢輕舉妄動。

他知道他自己的身手，勢可一躍即能越過圍牆，但是，萬一林愛莉和阿生二人之中，任何一人觸及鐵絲網，又會不會有事？

呂偉艮是個老江湖，他知道有些警鐘系統十分巧妙——有些裝在圍牆之上，有些在草地上，有些則在鐵絲網上。

因此，呂偉艮拾起一支乾枝，探索牆頭上的鐵絲網。

結果還是全無反應。

也就是說：根據初步的簡單測驗，裏面的戒備正如阿生所說：十分鬆弛。

最少，警鐘系統不會四處密佈。這對三俠甚爲有利。

呂偉艮率先跳了入去。

阿生讓林愛莉先跳，林愛莉雙手僅可抓住牆頭。

還好牆上沒有栽上玻璃碎片，林愛莉也戴上了手套。

她畢竟是個女流，武功更高，身手更强，無論如何也比不上呂偉艮和阿生。她終於爬過鐵絲網，翻一個筋斗，才可以落入草坪上——那是瘋人院以內。

呂偉艮在那邊接應她。

阿生最後也翻身落入草地上，與呂林二人會合。

院內一片昏黑，只有少許燈光，那是通道上的長明燈，以及大門崗亭上的。此外只有一間房有燈光。

阿生打個手勢說：「根據他們對軍警調查人員說，姬娜囚在那邊。那是女瘋人部份，由女人看管。」

於是三俠透過通道，走向廣場花園的另外一邊——靠西邊那部份。

但是，就在他們蛇行鼠步之際，突然聽到了一聲吆喝。

這一聲有如驚天之雷，在各人的腦袋中有如「轟」然巨响。

假如換上了別人，在這種環境底下，一定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但是三俠都是久歷江湖的人，臨事鎮定是他們的特點。

他們迅速閃到一叢花間之後面，再回頭看看那邊的反應。

奇怪！怎麼又靜下來了？

他們四下裏張望，見不到有其他人的影子。

那麼，剛才那一聲吆喝，又是來自何

方？

憑他們的聽覺，聲音來自屋內。

但最接近他們的窗口，都是一片黑暗，裏面的人分明早已休息了。

唯一亮了燈的房間，距離他們還有好一段距離。

假如聲音由那邊傳來，這兒不可能聽得這麼清楚。

忽然之間，三俠好像同一時間想起了一些什麼似的。

他們一齊不約而同的，笑了起來。

這是沒有聲音的笑——會心微笑。

他們爲什麼笑？

原來三俠同時想起了：這是一間瘋人院啊！

既是瘋人院，他們又何必大驚小怪？瘋人們可能夢囈，也可能無端端的吆喝、大罵！完全不足爲奇。

因此，三俠都忍不住笑了。

他們繼續摸索過去。

阿生黑暗中帶路。憑他的記憶，他記得那邊是女性病人的所在。

雖說黑暗，但在室外的天幕還是一片灰色的。星光點點，足可供阿生在視覺方面有所帮助。

他們快要抵達目的地時，又聽到了一陣陣的吆喝聲。

這一次他們沒有找地方躲起來，但却停止了前進。

爲什麼他們會呆在那裏？因爲那一聲吆喝不但來得奇特，而且也不似是瘋人的夢囈。

他們呆在一旁，靜聽下去。

那聲音似乎來自那有燈光亮出的地方，所以三俠的視綫也望向那處窗口。

「不要再裝蒜了，我知道你很清醒！」一個男子的聲音說：「如果你再說清楚，我就不再客氣了。」

「我眞的不知道。」一個女子哀求聲音：「求求你們放了我！」

三俠在昏暗的環境中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迅速閃到那房間的窗外。

窗門半掩，窗框上有鐵枝。

燈光就是由這兒透出的，三俠很遠就發覺，但聲音却是現在才聽到。

阿生探首內望，見到一個女人被雙手反綁在一把椅子上。

他見不到她的面孔。

其他人則包括了三名穿制服的人。阿生來過這裏，所以知道穿這種制服的人，是瘋人院職員。

三個穿制服的職員之中，一男二女。

此外，有二名美國人，最少有一個是阿生見過的「CIA」頭目布治。

還有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

阿生開始明白了。

他沒有再看下去，只俯伏在窗下，用耳朵去細聽。

「你說謊。」一名美國人的聲音，阿生記得他就是布治。

布治是「CIA」派駐馬尼拉市的一名高級特務。

阿生從他同事紀力治口中得知，此人與非國軍警的交情很好。

紀力治是國際特警派駐馬尼拉市的主任級負責人。

阿生也明白「CIA」的手段，他們最厲害的「武器」就是：「銀彈」！所以，所謂「密切的關係」、「交情良好」等等，完全與錢有關。

這種事情以前很少人知道，雖然在「鐵枴俠盜故事集」裏面，常有提及，但到底沒有敢公開討論。

可是時至今日，連美國國內民衆也廣泛談論「CIA」的醜聞；國會議員則要求追查「CIA」用金錢收買外國元首的內幕等等。

剎那間，似乎一切事情都與「CIA」扯上了關係。

現在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布治這特務頭子能够三更半夜摸入這兒來，一定又是他們的「銀彈政策」的功力。

至於他們正在審問的人，也一定是被指爲「瘋婦」的姬娜。

阿生清楚記得，他日間還跟一些人來過，要找姬娜。

但當時院長竟說：姬娜已離去了。

其實阿生他們已覺得這間瘋人院未免太過兒戲。一個瘋人怎麼可以來去自如？

現在印證一下，就不難想像得到：這又是「CIA」的把戲。

「CIA」根本不想國際特警插手這事，也許他們根本不相信阿生、范梅力等人。所以在他們未到瘋人院來之前，布治可能已運用他的「影响力」，老早吩咐這兒的院長對范梅力他們說謊——說姬娜已離院。

布治又對姬娜道：「我知道兩個日本人跟你有來往。」

姬娜道：「我是個女人，要我生活自然要結交男友。至於他是什麼人，我一概不知。」

布治道：「你小心聽清楚，你如果能帮我們，我們會給你好處。我再說一次，我要找的二個人——日本殘卒小營與小野田。」

「我不知道！」姬娜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叫起來！然後極力掙扎。

二名女職員將她把持住。

那名「身份不明」的人說：「別迫得她太緊，讓我先爲她注射。」

他原來是個醫生——瘋人院中的醫生，半夜裏被人叫醒。

至於三名男女職員，二名女的是孔武有力的，專管女瘋人的職員。男的則是副院長。

布治與他的助手趁住醫生爲病人注射時，走到窗前細談。

阿生等人剛好伏在窗下。

換句話說，如果布治和他的助手這個時候探首窗外，立即可以發現三俠影子。

但是這時候，他們正在商量下一個步驟，那有心情顧及其他？

布治道：「還有什麼方法迫她說？」

「她神經可能不正常。」布治的助手說。

「不會的，醫生說她神智清醒。」布治道：「我們試用一個孩子騙騙她。她不是說過，亞華隆是她的骨肉麼？」

「是的，但事實不可能，那是個野孩子。」

「管它可能不可能，我們要的是口供

。她既然有此一說，我們就順水推舟。」

「萬一她眞的要我們把野孩子交給她，那麼辦呢？」

「我到時自有辦法。」

那一邊，姬娜安靜下來。

醫生已爲她注射了一支鎮靜劑。

布治過去問：「你很渴望見你兒子，是不？」

「是的，我爲他發狂！我對不起他，我要爲他贖罪！」姬娜說。

「你兒子叫什麼名？」

「他叫加利。」

「多少大的年紀？」

「八歲。」

「樣子呢？」

「我沒有他的照片，但我知道他在何處。」

「他在何處？」

「在你們美國人手中。」

「你指正由專家研究的野孩子亞華隆？」布治問。

「是的。正是他！他是我兒加利，不是什麼野孩子亞華隆。」

「好吧！那就易商量——」布治開始進行他的計劃，「我可以讓你見見他。」

「謝謝你！你眞是一等一的好人。」

姬娜歡喜得叫起來。

「但是——」布治又說：「你必須設法帮我們找到那二名日本人。」

「嗯——」姬娜這一次的態度，似乎沒有剛才那麼硬了。

「你有什麼懷疑麼？」布治道：「其實你對我們美國人的力量，不必太多懷疑，我答允你的事，一定可以做到。」

「不，我只是覺得奇怪，爲什麼你們要找他？」姬娜怔怔地問。

「他？你的意思是指：小營，還是小野田？」布治反問。

「不！他並非叫什麼小營，小野田，他只是我一個中國情郎。」

「中國情郎？」

「是的，他並非日本人。據我所知，他只是個中國人。」

「嗯！你不是說你有許多男友麼？」

「是的，我很苦，丈夫死後，我做過吧女，舞娘，甚至妓女。」

「那麼，你怎麼知道我們要找的，是你那位中國男友？」

「因爲我認識的，多數是非國本土人，以及美國大兵，只有一個黃種人，就是我的中國情人，也許因爲同是黃種人，你們便當他是日本人。」姬娜深深嘆了一口氣，「其實，他也不是什麼壞人，只是個走私客。」

「走私客？」

「是的，他已經知道有人在找他，所以他有如驚弓之鳥。」

「你幾時見過他？」

「最近一次入院之前。」

「他的樣子如何？」

「五十餘歲，個子不高相當强壯。」

「他幹什麼的？」

「行商，經常來往東南亞各地！其實走私不算犯法。」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我不知道。但我認識他，最少也有十年八年光景。」

「認識了這許多日子，你也不知道在何處找到他？」

「他常常來找我，每次由外地回來都找找我，帶些禮物給我。但我不知他有住所在本市。他只說住在酒店。而且，沒有指定那一間。」

「嗯——」布治沉吟片刻，又說：「這樣吧！我們先担保你出去，然後，明天再帶你去見見你的兒子——」

布治話猶未完，姬娜已喜極而泣，狂叫着說：「好極了！你眞好人！我眞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你才好。」

在布治的示意下，姬娜獲得了初步的自由。

她被人帶出房外。

阿生等人可以清楚聽到美國人告訴她：明天替她辦手續「出院」。

姬娜走後，布治親自把一個信封交到一些職員的手中，表示感謝他們的「鼎力帮忙」。

三俠不難猜測得到，那是一袋鈔票。

布治又再三吩咐那些職員，此事切勿對外間人提及。

那些職員自然滿口答應。

×　×　×

布治在翌日果然依時而來。

但是，今日他已不是大搖大擺的，開着美國大房車到瘋人院裏來；而是跟他的助手扮成送糧食的人。

他們開着的小卡車，也是漆上一間糧食公司的商號的。

但是，瘋人院上下人等，似乎都十分「有默契」，好像早已知道他們的「眞正任務」，於是打開大門，讓他開着一輛送貨的小卡車入來。

小卡車長驅直進，一直開到建築物前面的廣場才停止。

布治和助手還沒有走下車，已見到一名他們所熟悉的副院長匆匆走過來。

副院長氣急敗壞地說：「不好了，她失踪了。」

「什麼？」布治以爲自己聽錯了，他眞的希望自己耳朵有毛病。

但是，副院長又說：「我們已經非常小心照顧她，但想不到她竟會在這時候逃脫。」

布治生氣地問：「你們怎麼攪的？你們怎可以讓她逃走？」

「我也不知道——」

「那個信封裏的東西是什麼，你一定知道了，可不是嗎？」

副院長給他提醒了，由口袋中取出了一個信封來。

「對不起！」副院長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我們自問受之有愧。」

「嗯——」布治呆了一呆。

他事前想不到對方這麼公道。

他與助手交換了一個眼色，雙方都心裏明白，其中可能另有內幕。

於是布治故意說：「是不是嫌我們出價太低？然則，我還可以加。」

「不！」副院長道：「事實是她溜掉了，我們不敢收。」

布治担心他們有了對方；在他想像中

，有些人比他還闊綽。

那些人就是：「KGB」——蘇聯特務。

萬一蘇聯人插手此事，「KGB」當然有辦法化更多錢收買這裏的人。

布治功虧一簣，自是心有不甘。

他要見院長，助手則去找那二名負責看管姬娜的女職員。

他們後悔昨晚不立即將她先帶走，假如昨晚一併將她帶走，就不會發生此事。

但是，院長昨晚不在，副院長不敢作主，所以他只代收了錢。

布治既然心有不甘，當然要查清楚。

他和助手分頭去找人問，目的是要查出一些蛛絲馬跡，希望知道是否有「KGB」的人混了入來跟院長達成秘密交易。

然則，布治就會用他的影响力，令菲國軍警先逮捕各人才再作道理。

但是，深入調查的結果，凡是知道這宗「交易」的人，都異口同聲說：姬娜在神不知，鬼不覺中逃走了。

究竟姬娜如何逃脫？

瘋人院裏的人，竟然沒有一個知道。

唯一知道的，就是：二名女管理員昨晚將姬娜送入「女病房」之後，鎖好了門，二名女職員即分頭去休息。

天亮後，有人上班巡房，發覺其中一間房的房門半掩，裏面空無一人。

這間房是姬娜的。

於是立即通知院長和副院長。過程就是這樣簡單。

布治無可奈何。

他跑到院長辦公室，發了一輪牢騷之後，用辦公室的電話，與他的上司連絡。

美國人又担心又懷疑，到底此事是否與「KGB」有關？

× × ×

把姬娜悄悄救了出來的，並非什麼「KGB」，而是東方三俠。

三俠自從無意中聽到布治等人的說話之後，覺得「CIA」和這瘋人院的人未免太過可惡，因此順水推舟地，先讓他們急一急。

現在姬娜已被三俠帶往馬尼拉郊區一處民居之內。

這是由紀力治向朋友借來的別墅。

三俠已將此事通知了范梅力。

范梅力本來不大贊成阿生他們的做法，但美國人的咀臉，以及瘋人院中的人心，范梅力最少也見過了。

當日范梅力與阿生是代表「國際特警組織」跟美菲軍事首腦到瘋人院去的，想不到他們竟敢當面說謊。

范梅力回想起來，仍覺生氣，所以對三俠的做法，也不責怪。

姬娜一直很平靜，也很清醒。

她昨夜曾被人從夢中叫醒。

叫醒她的人是個穿上了女職員制服的女子，雖然她未見過她，但她可以由外面開門入來，姬娜以為一定是這裏的人。

何況較早時她已知道美國人買通了瘋人院裏的人，要「救」她出去，所以一切十分合作，絕不反抗。

其實，那女子只是林愛莉而已。

她偷了一套女職員的制服，用開鎖技術把房門弄開，然後叫醒了姬娜。

姬娜後來在她的慫恿下，會同二名「男職員」一齊由後門逃去。

毫無疑問，那二名男職員也就是呂偉良和阿生假扮的。

他們當晚很有耐性地等，等到瘋人院的人都睡了，然後才動手。

他們分頭行事，林愛莉去叫醒姬娜，呂偉良把風。

阿生則去找最安全的出路。他終於發覺有個後門，但鎖上了。

不過，鎖，對於三俠簡直不是一回事，他們三個同是對鎖最有研究的，只要一條鐵綫，任何鎖也難不倒他們。

於是三個人帶住姬娜，悄悄由後門逃去。

後來他們在黑暗中沿住小路走，一直走到他們停車的地方。

阿生較早時已將車子停向一處小路旁邊的矮林後面。

他們對姬娜說：他們三人同是瘋人院中的職員，這次「放人」計劃，由他們出力，美國人出錢，叫姬娜一定要好好的合作，否則就會功敗垂成。

姬娜並非瘋癲到不可救藥的地步，所以三俠的計劃十分順利。

一直將她帶回馬尼拉市區之後，阿生依三俠原定的計劃，去找紀力治。

紀力治雖然夢入睡鄉，但三更半夜被人吵醒，有如家常便飯。何況阿生等又是特警隊的同事，所以他立即起來，接待各人。

到了這時候，姬娜仍未知對方的眞正身份，還以為阿生他們是美國人派來的。

一直到了天亮之後，由於三俠的提議，紀力治才親自開車，將他們送到郊區一間豪華別墅來；這是紀力治一位富商朋友的。

這裏的主人常常到外地旅行，市區裏也有豪華住宅，這間屋一直丟空。紀力治許多時也會來此渡假。

由於他的朋友一直很信任他，所以他保有這裏大門鎖匙。這次聽三俠要找一個安全的地方安頓下來，紀力治才想起了這裏。

紀力治把各人用汽車送到了這裏之後，才通知范梅力。

范梅力當初也吃了一驚，後來經三俠解釋之後，也覺得美國人太過自私，尤其是「CIA」的手段。假如不是這樣。事態發展，國際特警勢必一無所知。

三俠對范梅力交代清楚之後，這才對姬娜說：「你可知道我們是誰？」

「美國人的爪牙」姬娜說。

阿生搖搖頭：「不！我們不是美國人，你應該看得出的。」

「我也知道，美國人不是這副樣兒，但你們已被他們收買了。」

「不！我們是中國人。」阿生故意地說。

「中國人？」

「是的。」

「那麼，你們——」

「我們救了你，否則，美國特務可能殺你。」阿生又說：「昨晚拷問你的人，是美國CIA特務。」

「嗯！他們到底想怎樣？」

「想找你的朋友。也就是我的同胞！」阿生道，「其實，你也已經見過一次面了。你還記得在何處麼？」

阿生故意要她回憶！

阿生知道一個患上了精神病的人，可以分許多種類。

有些帶有危險性的，隨時會傷害別人，有些則十分輕微。

有些是長期性的，但也有間歇性的。

看情形，姬娜可能屬於間歇性發作的病人。

果然，姬娜的記憶力仍好，她說：「我記起了，在警局門口！」

「對了！」阿生很高興，因為他最少不必担心姬娜的腦筋不清醒。「當時，一名警員對你很不禮貌……」

「是的，你救過我！」姬娜也喜形於色，「你也算是我的恩人。」

阿生苦笑道：「算不了什麼恩人，我只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林愛莉看見這情形，乘機插咀道：「他呢？我指我們的兄弟。」

「你們是小張的兄弟？」姬娜怔了一怔。

「是的。」呂偉良說道：「希望在美國人未殺死他之前，你能帮助我們先找到他！」

阿生也加强語調說：「是的，他十分危險，你快些通知他。」

「小張是個好人，他有什麼大罪要死呢？我眞不明白！」姬娜束眉說，「他只不過走私，瞞了政府一些稅而已。」

呂偉良道：「你可知他走私什麼？」

姬娜搖搖頭。

呂偉良故意說：「軍火！」

「什麼？你說——他走私軍火？」

「是的。」

「怪不得這麼嚴重，怪不得美國人不肯放過他了！」

「小張是我兄弟。」呂偉良說，「我知道他經常到一個女人家中作客。」

這時候，呂偉良又把一張字條掏了出來。字條上寫了一個電話號碼。

呂偉良讓姬娜看了那字條之後，又說：「他給了這電話號碼給我，叫我設法找這電話中的女人，自然就有辦法找到他！這電話號碼可是你府上的麼？」

當然是。呂偉良已知道了答案，但經他表演了這一幕之後，對方的疑心頓失！

姬娜點點頭：「是的。這是我家中的電話號碼。但是目前這情形，我沒有把握可以找到他！」

「盡你的辦法吧！」呂偉良又說：「我們是專誠而來！」

「你們打算怎麼樣？」姬娜問。

呂偉良說：「非國軍警和美國特務都正在找他，我們把他偷渡出境。」

「那麼，我呢？」

「你也想走？」

「是的，我不希望再被他們關進瘋人院去。希望你們把我也一併帶離這裏。」

「這可能有困難。」呂偉良像演戲一樣，抓抓後腦，「偷渡不似旅行，有人數規定，也要先搭通門路。」

「老實對你說：我是他情婦，我們的關係十分密切。」

「我也知道，否則小張又怎麼會把你府上的電話號碼抄下給我？不過——」

呂偉良故意為難地沉思。阿生在旁插咀道：「如果找到小張兄弟，他一定要帶你走的話，我們再說吧！」

林愛莉靈機一觸，又說：「我聽小張提過一件事，不知是眞是假，說了出來，希望你不要見怪才好！」

姬娜好奇地問：「是什麼事？」

「我的兄弟曾對我提及；他有一宗心事未了，就是他有個骨肉，至今下落不明。」林愛莉所進行的是心理戰。

她當然沒有什麼「兄弟」，也沒有人對她提及「骨肉」的事。

但是，那一連串的事情，加上姬娜對美國人和他們先後提及的，綜合起來之後，林愛莉就覺得這「謊言」可能會產生一點作用。

想不到姬娜果然淚眼盈盈地說：「他眞的對你這麼說過？」

「是的。」林愛莉點點頭。

「那麼看來，小張倒還有些良心。」姬娜竟然忍不住哭了。

林愛莉一邊安慰她，一邊說道：「我的兄弟一向為人不錯，他可能迫於環境才會冷落了你，如果讓我見到他，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訓他一頓。」

「算了！」姬娜道，「我也覺得他人品不錯，否則，我也不會對他這麼好。」

阿生問：「你們如何認識的？」

「說來就話長了。」姬娜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完全不似是個瘋人院出來的。

她含淚說出了她的可憐身世：原來她自小就沒有了父母。

她是人家的養女。

菲島有許多這一類養女，大部份因家境不好，由鄉間跑到城市來，由人收養的，絕大多數是女孩子。

她被一家打漁的收養，所以有過長時期生活在海上。

有一次，他們的漁船在歸途中遇上了風浪，當他們經過一個荒島附近的時候，見到海上有人求救。

他們於是合力把那人由海中救起來。

那人是個亞洲黃種人，穿了一件舊軍服，但很强壯。

那人自稱是個中國人，姓張，所以他們一家人就叫他「小張」。

小張解釋說：他是個行商，即俗稱「水客」。一向來往東南亞各地。最近一次不幸遇上了海盜。

當時他身上穿的舊軍服，據解釋說是偷走時從海盜處順手偷來的。

他們一家人救了小張之後，勸他報警，但小張說他所有證據已被海盜取去，如果報警，可能被解出境，會變人球。

姬娜的養父母因為沒有兒子，看見姬娜也很喜愛這男子，反正船上也須要多一個男人帮帮手，因此就收留了他。

小張當時雖然已有四十餘歲，但看上去還年青力壯，為人也十分勤奮。極討姬娜一家人的歡心。

姬娜的養父母年將六十，他們正恨不得有個可靠的人照顧養女姬娜，所以，不久之後，姬娜與小張便結為夫妻。

不久，姬娜的養父母死了；小張不再

出海捕魚。他把漁船賣掉，登岸營商。

多年以來，姬娜長年對住海，對得多也感到納悶，所以不加反對。

這時候，小張已取得非國國籍，也領了旅行證件。因此，他對姬娜說，要重操故業。他的「故業」亦即行商，俗稱「水客」。

根據小張說：不熟不做，做「水客」可以賺更多的錢云。但姬娜可能自小受了養父母的教導，對男人不敢過份信任。

她將出賣漁船的錢，購下了現在居處，只供應小部份資本給她丈夫——小張。

小張因此大為不滿，終於跟姬娜鬧翻了。

由於雙方只是同居，並非正式結婚，所以小張沒有法律上的責任，而姬娜也無可奈何。小張離開她之後不久，她才發覺自己有了孕，但她無法找到小張。

她一氣之下，走到無牌醫生處墮胎，但那自稱是巫醫的人，藥物失靈，她的肚皮還是一天天的大起來。她越想越驚，担心巫醫的墮胎藥可能造成怪胎，所以就在孩子生下之後不久，將他扔到郊外。

她以為神不知鬼不覺，豈料過得幾天，她良心上不好過，急急跑到棄嬰的郊區看看，那孩子已不知所踪。

她以為此去見到的，必然是一具屍——男嬰的屍。

又或者是一堆血漬和骨——那是郊野，可能有野獸將他吃了。

但是，那兒草堆中連半點血也沒有。這樣她心裏反而好過了一些；她以為孩子可能被某些郊遊人仕拾去了。

於是一連幾天，她天天看看報紙，聽收音機，看看有沒有棄嬰的消息，結果是一片失望；沒有任何消息。

她想找小張，偏偏又不知去那裏找他。她只好終日以淚洗面。

往後幾年，她為了生活，做過酒吧女郎，也做過舞女。

最淒涼的時候，還做過妓女。但無論如何淒慘，她却不肯出賣那唯一的居所。

她並非為了什麼，只希望小張有一天會回來，如果她還出那舊居，有朝一日小張找到那兒去，他們就永難再連絡上了。

「也許初戀的印象總是最難忘的。」姬娜抹了一把眼淚之後，又哽咽道：「我對他雖然有恨，但也有愛——我曾不止一次地默默許願，只要他再回到我身邊來，我不會再恨他，不會再怪他；我每日早早晚晚的祈禱，終於，小張眞的回來了……」

三俠聽了她的陳述，也覺得這女子的確十分可憐。

她從未提及自已神經出了毛病，這正如醉酒的人不肯認自己喝醉了一樣。

同時從姬娜的說話中，她顯然未知一直受到「小張」的欺騙。

三俠聽到這裏，似乎毫無疑問，小張也就是日本殘卒小野田——由荒島上，午夜逃亡，跳水逃走的日兵小野田。

小野田的逃亡，從他上司牧吉的日記和事後的口述中，已證實下來。可憐這個多情的非女，至今仍當他是個中國人。

林愛莉也許因為本身是個女人，知道女人的心理。她非常担心姬娜因懷舊而至受不起過度刺激，以至神經病又告發作。

因此，林愛莉極力從旁開解她，安慰她！但是，姬娜突然之間沉默下來，一聲不響。

三俠感到不妙；他們雖然從姬娜口中知道了許多，但是，這可憐的神經病婦人，舊病又告復發。

她一邊狂奔，一邊叫着她兒子的名字：「加利，加利……」

三俠大吃一驚，立即追出去。

姬娜衝向客廳，直出門外。

由於事起突然，在客廳裏的范梅力和紀力治也來不及阻止。

各人啣尾追出別墅外面，姬娜迅速躍登了一輛汽車之上。

她雖然瘋瘋癲癲，却懂得如何開車。

各人來不及阻止，汽車已風馳電掣地開出了別墅的範圍之外。

各人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即登上另外一輛汽車——這是范梅力和他助手開來的另一輛大房車，急急追去。

公路之上，姬娜開着紀力治的汽車，左穿右插，先後越過了正在行駛中的其他汽車，直奔向市區。

「怎麼辦？」紀力治說，「這車子沒有無綫電話，否則我們可以通知警方，希望能及時阻止她！」

紀力治自已的汽車裏有無綫電話，但這一輛就沒有。

但他的汽車已給姬娜開走了，這是他租回來供范梅力和他助手使用的。

現在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盡可能把車子開快一些。

無奈他開到最快也快不過姬娜控制的那一輛；兩輛車子就是這樣驚心動魄地，一追一逐，直奔市區。

× × ×

警局局長接到報告，市長被人勒索。打電話到市長辦公室去的，是個男子，他自稱擁有一枚核子彈頭。

這男子聲言，除非市長立即籌一百萬美元，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市長已知道美軍核彈失踪的事，所以一方面拖延，另一方面分別通知警方，以及知會美軍司令部。

警局局長聞訊也大吃一驚，他立即致電國際特警。但是，特警辦事處回報說：范梅力和紀力治都不在那兒。

局長情急之下，惟有先趕往市長辦公室，同時留言特警辦事處，如果范梅力和紀力治等人回來，也叫他們到市長辦公室來。

局長趕到那兒去的時候，美國人更比他們早到了一步。

美軍司令十分重視此事，所以聞訊後，立即乘直升機趕來。

那神秘男子的電話又來了。

市長讓美軍司令親自接聽。

那男子道：「核子彈頭在我們手中。我們化費了很大的功夫，才可以找到一個合用的計時炸彈，現在已經裝妥了。只要時間一到，它立即引爆。」

美軍司令道：「別那麼傻，你們沒有控制那彈頭的常識，非常危險！這樣會連你們自已也會炸死！」

「放心好了。我們雖則不是專家，但我們認得如何安裝一個計時炸彈，只要計

時彈一引爆，相信核彈頭也受到影响。我們現在將它們擺在一起！」

「朋友，聽我說，這件事不是開玩笑的……」

「你知道就好了。」

「你想怎樣？」

「一百萬美元。此外還有兩個條件：一是用直升機儀我們出海，到一個荒島去找一個人。二是用專機送我們三個人返回日本！以後還要保證不追究此事！」

「我知道你是誰。」美軍司令道，「閣下不是小營，即小野田先生，你要找的人，大概亦即你們之上司……」

「你怎麼知道？」

「因為，你的上司牧吉先生，不，我應該稱他牧吉上尉才對。他正在我們這裏，受到上賓之招待。」

「你說謊！」

「我沒有說謊，我們的人曾到那無名小島找失落的核彈頭，但找不到，却找到了你們的上司。」

「叫他聽電話。」

「他現在在我的司令部。」美軍司令一邊說話，一邊用手勢和眼色與市長等人連絡。

警局局長，美國「CIA」人員等等，早已在一旁恭候。

美軍司令一邊拖延，一邊示意，所以早已有人去追查電話來源。

美軍司令又說：「如果你仍然懷疑，我可以把司令部的電話號碼告訴你，我可以用最快時間叫牧吉上尉在司令部辦公室的電話旁邊等你。這證明我不會騙你。」

對方果然同意這提議。

於是司令部的電話號碼由美軍司令親口說了。

美軍司令要對方五分鐘後打去。因為他這邊掛了綫之後，還要通知牧吉到電話機一旁等候。

對方不虞有詐，也答應了。

另一方面，美國「CIA」特務連同警探們，已追查出電話來源。於是大批特務和警探，奉命趕往一個路邊電話亭。

那日本人似乎太笨，他應該想得到此事的後果。

但是，如果他是一名日本殘卒，自然比較思想落後，有如剛剛開化的原始人一樣，可能還不知電話的來源會被人追查出來。

無論如何，美軍司令也要通知牧吉。

牧吉正在司令部之內，受到監視。

牧吉在電話中，果然聽出對方那神秘男子是小野田。

小野田有如發夢一樣，他為當日逃走而抱歉。他要求牧吉原諒他！

他又承認當日曾與小營將遺落荒島上的彈頭偷運到市郊外一個地點，目的就是為了他們三個人「光榮返國」作好安排。

在小野田心目中，他認為美國人用原子彈炸廣島是不名譽的事，他要美國人道歉，也要美國人付出一大筆錢，讓他們光榮返國。

但是，牧吉認為過份，他以上司的身份命令小野田交出那危險的東西。

可是小野田似乎很固執。

電話沒有結果下掛斷了。

× × ×

這一邊，大批軍警悄悄包圍市區幾個街道；一批「CIA」和警探，紛紛閃到電話亭外面。

電話亭之內有個人影，外面也有一個日本男子。

外面一個日本人正急急逃走，警探立即拘捕他；但亭內一個却不知怎的，倒了下去！

刹那間，水渠邊出現許多蛇，有些帶有劇毒的，赫得路人爭相走避。

被捕的正是小營，在電話亭內的正是小野田，也是化名「小張」的人。

他被毒蛇咬死了。

沒有人知道何故突然來了這許多毒蛇，直至牧吉被通知趕來現場，才用他的笛子把蛇驅散。

驅蛇法是牧吉等人發明的，想不到竟反而害死了自己人。

但是，誰害死小野田？

直至到三俠和范梅力等人將姬娜帶到現場，大家才知道這瘋婦，原來也從小野田處學會了驅蛇的笛聲。

姬娜由郊區飛車返市區，趕回家中，又一次「弄笛」，因此引出了大批毒蛇。

在此之前，她也試過用小野田教她的方法，無緣無故的引來了大批毒蛇與雀鳥。

但是這一次她發夢也想不到害死了她最心愛的「小張」。

警方把小營送到牧吉面前，由牧吉說服他交出了彈頭。

核彈頭終於回到美軍之手。但全世界的報紙也不提此事，只說有些日本殘卒被人找到。

野孩子仍在醫院中，他正是姬娜之子加利。

不過這個可憐的孩子却是由猴子養大的。

（完）

眞人眞事

女中豪傑林少立

麥海雲・文
盧令・圖

近代女拳師當中，比較出色的人，首推林少立，她學過很多門派，玩得最起勁是羅漢門，孫玉峯師傅曾經稱讚她苦學不倦，事實上，她活到六十多歲，仍是天天教人打拳，這種豪氣也是值得一讚的。

她原籍是順德昌教鄉人，父親林大成，是個布商，而且是一個名醫，林少立自幼就對武術與醫術有很濃的興趣，林老先生為成全愛女志願，便送她到三聖社習技，當時三聖社是方玉書師傅開設，林少立在方玉書門下學習蔡李佛拳，學了幾年，對於蔡李佛的「十字拳」，「平拳」，「長拳」等拳術俱已學齊，對於尋，拿，掛，插的手法，都很熟練，那時她才十五歲，因為她經常練武，自然比較普通少女早熟，長得亭亭玉立，看來就像一個長成的少女，當時方玉書門下的徒弟，多數是男性，甚少女徒弟，故此，林少立的武功雖然熟練，亦難找到跟她對拆的女同學，剛巧那時廣州的精武體育會由槳欄街遷到西濠嘉南堂的頂樓，正當積極擴展館務，聘請羅漢門的宗師孫玉峯和他的兒子孫文勇到來主持少林拳班，孫玉峯一向精於刀法，滾堂刀，七十二路擒拿手等，對於羅漢拳更有獨到之處，故此，他任保鏢的時候，已經名震四海，自從南下在廣州精武體育會任教之後，很快就受到武術界人士的愛戴。

精武體育會的宗旨是發揚國粹，男女學員兼收，在孫宗師領導下的少林班中有一名學員叫做黃嘯俠，原是學蔡李佛的，他的師傅是李恩，李恩跟方玉書是同門師兄弟，因這種關係，林少立認識了黃嘯俠，再由黃嘯俠介紹林少立到精武體育會習技。

林少立既有武術根底，而且天性聰慧，自從投身精武會後，得到孫玉峯父子悉心教導，同時有黃嘯俠在旁指點，所以她的武功突飛猛進，由於她經常跟孫文勇練習對拆，手法更為純熟，學了三年，武功就凌駕於一般學員之上，每逢登台表演，俱是與孫文勇對拆，因此，無形中成為精武會少林班的台柱，後來，還協助孫玉峯指導女學員習藝。

她十八歲那一年，廣東舉辦全省運動大會，因為陳濟棠愛好武術的緣故，所以增加一項國術表演，該項節目分男子組和女子組，表演中分拳術和器械幾種，不過，大會規定，當教頭的師傅不准參加，而林少立當時只是精武會的學員，故此有資格參加，於是，便代表精武會參加女子組表演武藝。

當時運動大會是設在東較場，大會聘請許多武術界知名人士做評判員，以績分計算定名次，結果林少立得到女子組器械冠軍，就此一舉成名。

一個年輕女子，竟有此成就，自然招忌，那時有一名拳師姓湯，他的名字很特別，單名一個貓字，此人性格暴粗，非常囂張，但他天生神力，兩隻橋手練得異常堅硬，只在李恩門下學技兩三年，便有胆在芳村開設一間武館，以教授蔡李佛拳為號召，因為芳村屬於荒僻地方，一向沒有教頭在那種僻靜鄉間設館，故此，自從他開了一間武館之後，就變成海中無魚蝦仔為大的局勢，附近鄉民和花地口那蛋戶，

都投到他的門下學武，他洋洋自得，以大師傅自居。

湯貓為人，凡事都喜歡誇大，而且常常批評別人的短處，當廣東舉辦全省運動大會的時候，他也前往參觀，看見林少立奪得女子組器械冠軍，心裏很不舒服，大言不慚的對人誹謗，說林少立的北派功夫只是着重花巧，並不實際，要是相鬥，不堪一擊，最後他還很自負的說，倘若林少立跟他交手，一個回合便可使她一敗塗地。這番話輾轉之間傳到林少立耳裏，怒不可遏，決定親去芳村找他較量高下。

林少立年紀雖輕，却極有思想，她暗自盤算，要是把此行目的告訴孫玉峯，恐怕他老人家必然反對，故此，她暗中拉攏兩個武功較高的精武會女學員同行，還自稱必操勝券，叫她倆無須理會，袖手旁觀好了，林少立為着面子問題，想表現自己的眞功夫，竟然約好一位新聞記者前去，作見證人，準備事後把這段武林新聞刊登出來，洩一口氣。

芳村只是一隅之地，他們數人抵達該處，一問便知道湯貓的館址，林少立帶着數人，怒氣冲冲的直入湯館，看見幾個好像蛋家仔的少年正在館中練武，迎面走進來的幾個人當中有一個是林少立，大吃一驚，各人還沒有開口，林少立已經大聲問那個是湯貓，那幾個徒弟異口同聲的說湯師傅去了廣州，其中有一個還補充一句，平日師傅出廣州必然到深夜才回來，意思是希望她別瞎等一頓。林少立聽了，憤無可洩，向館中四周一望，看見旁邊設了一盤樁，盤中插着三枝樁手，全是光滑滑的，知道這就是他們埋樁的手澤，便走近盤樁之旁，捲高衫袖，運足內勁在橋臂之上，只消三幾下手勢，便把三條樁打折，然後對他們說：「我就是精武體育會的林少立，聞說你們的師傅湯貓看見我在省運會中獲得女子組器械冠軍，非常妒忌，四處宣傳，說我的功夫花巧，並無實用，為着證明他的狂言，我今天是來跟他較量高下的，那麼湊巧他却出了廣州，我沒空久候，所以把這盤樁的樁手打斷，表示我林少立來過，你們可把實情告訴他，要是他心裏有不服，隨時可以到精武體育會找我較量。」

說完，便揚長而去，館中各人默然，不敢作聲。

翌日，廣州各報都刊登此事，這時剛巧白鶴派吳肇鍾到黃沙將軍廟踢大力程華盤之後發生的，那時拳師比武的風氣盛極一時，踢盤事件頻頻發生，故此，一般人以林少立只是一個女子，居然有這種本領去踢盤，認為她非常够胆，不但武林中人注意她，普通市民，也對她另眼相看，同時因為林少立聲明隨時接受湯貓挑戰，此事宣揚出去，所有廣州市民都認為湯貓被一女子踢盤，是奇耻大辱，定不甘休，必然找林少立比武，預料這場武林搏鬥是無可避免。

說到湯貓方面，當晚由廣州返抵館中，知道林少立午間來踢盤事，異常憤激，後來看見盤樁的三枝樁手被打折，頓覺心驚，到那時他才知道林少立的功夫確是不弱，可是，回心一想，自己身為教頭，被人踢盤，是一件可耻的事，何况踢盤的人還是個黃毛丫頭呢？更加丢臉，此仇不報，實難下氣，這時他已想找林少立較量了，第二天早上看見各報都刊登此事，更難落台，非找她拚一拚不可。

湯貓平日已是個暴躁的人，何况受辱，他怎能忍受得住呢？看了報紙，他想立刻出廣州找林少立，可是，想深一層，林少立約鬥的地方是精武會，黃嘯俠是精武會的人，要是去精武會找林少立，必然跟他碰頭，實在有點不方便，因為他也跟李恩學武的，所以他跟黃嘯俠是同門師兄弟，只是學藝時間不同而已，有此關係，他就不能不考慮清楚，然後採取行動。

湯貓正在猶疑不決之際，黃嘯俠忽然到訪，原來黃嘯俠看報紙知道這件事，恐怕他兩人的事鬧大，便清早到芳村找湯貓，湯貓看見黃嘯俠匆匆而來，心裏有數，知道他必然是為此事到訪的了，故此，言談之下，非常憤激，堅決要找林少立比武，後經黃嘯俠善言勸告，說林少立也是蔡李佛同門，不要同門動干戈，並願向林少立解釋，彼此讓步，就此經黃嘯俠從中調停，才寧息了這一場武鬥。

不過，林少立自從幹出這宗踢盤事件之後，她的名氣更响，同時得到孫玉峯師傅的鼓勵，竟然自立門戶，開設一間體育社，招收男女學員，親自教授拳技，那時武術風氣甚盛，有許多女子也想學武功，她們知道林少立的武功高强，而且朝氣蓬勃，是個有胆量的女子，故此，紛紛投到她門下習技，在她悉心指導之下，門徒愈來愈衆。

在那一個時期廣州常常舉行運動大會的，包括廣東全省運動會，廣州市運動會，每年都舉行，林少立自己是由於省運會獲奬而出名的，故此，每逢舉行運動會，她都在自己的體育社中選出一班選手參加國術表演，成績甚佳，她的學員曾經多次獲得冠軍。

當時在廣州開設體育社的人以她年紀最輕，而門徒却是最衆，可以說是創新紀錄，訓練出來的學員又能够在運動會比賽

中有這樣高的成就，更是難能可貴。

不管在武功方面，抑或在工作方面，都顯出林少立是個非凡的人，所以當時的憲兵司令林時清，認爲林西河堂有這麼一個女子，不愧是林族之光，因此聘她爲國術教官，並兼給予稽查的職位，這時她才二十多歲，年紀這麼輕竟能充任教官，確是罕見。

廣州公安局偵緝課長李彥艮，也是個愛好武術的人，他知道林少立的年紀雖輕，但她不止是武藝超卓，而且機警勇敢，所以在局長李潔芝面前保荐，請給予她重要職位，可是，林少立却以自己年輕，恐難勝任，因此婉言拒絕，只答應充當一名探員，暗中協助李彥艮而已，這是林少立聰明之舉，竟然懂得樹大招風之言。

林少立正當事業發展得非常順利之際，中日之戰突然發生，戰火逐漸南移，廣州雖仍是後方，但是羣情洶湧，抗日之心如潮，年青人多數熱心救亡運動工作，不管是政府機構，抑或是民衆團體，都紛紛組織義勇軍，至於國術名師，也志願教授義勇軍學習大刀術，李彥艮在警察局出面組織了一隊大刀隊，要求林少立担任教授，她以身爲國術教官，也應盡匹夫之責，故此，毅然答應李彥艮的請求，替公安局訓練大刀勇士。

林師傅在廣州幹了幾年救亡工作之後，戰火巳經燃及廣東，她父親所經營的大布廠也遭火刼了，她便跟隨大隊退却，初時在沙坪鶴山一帶，隨着葛肇煌幹地下工作，幾次和日軍作戰，終於因爲父親年老，便先行送他老人家返故鄉，隨後再到韶關。

她到了韶關，本來仍是想執戈衛國的，後來抵達韶關之後，却另有一種任務需要她担當，那是協助徐惠儀女士到淪陷區搶救難童，後來還充任難童教養院的第七分院導師，這間教養院是設在沙圍的，僻處一方，她却朝夕對着那羣骨瘦如柴，滿身臭汗的小童，很耐心教導他們，循循善誘。

林師傅充任導師的工作過了一個時期，忽聞噩耗，孫文勇到達曲江之後，在第九戰區司令部充當國術總教官，因爲深入湘北的洞穴訓練人材，水土不服，染了痁疾，又受到敵人轟炸，壯烈犧牲，連屍體也不完整，早期她巳經聽聞孫玉峯師傅返抵河北後因病逝世，現復聞他的愛子也作壯烈犧牲，一代武人，先後繼亡，未免不令林少立愴痛，黯然神傷。

不久，抗戰勝利了，她便隨同李彥艮返廣州，那時復員人數甚多，回到廣州之後，李彥艮任廣州市警察局的警探總隊長，請她在警察局國術館當教官。

任職期間，她想起孫玉峯師傅北上的時候，曾經叮囑她發揚羅漢門武功，據她所知，孫玉峯師傅所傳給自己的七十二路擒拿手，甚少傳給別個，所以她決定秉承宗師囑咐，把這套功夫發揚光大，傳授給後輩，於是，她便把這套功夫傳教給警察局的探員，說到這套七十二路擒拿手，是以柔制剛，以快打慢，是孫玉峯宗師的獨到手法。

林少立師傅復員後在廣州警察局教授探員武功一個時期，她正想開館授徒發揚羅漢門武功的時候，廣州易政了，她來到香港，在深水埗碰見早期的師傅方玉書，她經常照顧這位老人家，只因方玉書年齡巳高，體弱多病，終於在九龍醫院逝世，這對她來說，又是一番哀痛。

在那一段時間，盛行拍武俠片，一般觀衆的心理，喜歡看打鬥片，而且想看眞功夫，拳拳到肉，故此，片商頻頻拍黃飛鴻傳，爲着吸引觀衆，爭取票房紀錄，有些片商高酬聘請白玉堂拍黃飛鴻義救海幢寺，由白玉堂飾演黃飛鴻，使觀衆的心目中換過一個新偶像，同時配角方面也極力搜羅武功超卓的人協助，故此，許多個名拳師受到聘請，林少立，鄧芳是其中之一，她和鄧芳雖然是初上銀幕，可是，在片中表演的純然是以打鬥場面爲主，而林師傅那時也不過四十歲左右，體型肥胖一點也不要緊，打鬥場面，她表演羅漢門眞功夫，非常出色，尤其是那一套「地堂雙刀」，表演得更加精彩，好評如潮，因此，許多投機片商想請她拍片，希望她留港居住，可是，她早巳決定到台灣發展，所以對片商的邀請，全部婉言推却。

那時她在香港是寄居深水埗，經常往還的朋友俱是武術界人士，有很多人知道她快要離開香港了，便想乘她未動身之前要求她把孫玉峯的秘傳「地堂雙刀」絕技相傳，但她只傳給三個同族子侄，林康，林拔，以及林金鳳，林金鳳乃是老拳師林飛鴻的大女兒。

她在香港逗留了七八個月左右，台灣批准了入境，她便即到寶島去，抵達台灣不久，即在警探界服務，所幹的是特殊工作，行動要秘密，因此，她到台灣後便以警探人員的身份出現，平時很少露面，有許多人知道她是羅漢門高手，要求她出來活動活動，可是，她總是推却，略爲敷衍幾句，便又苦幹她本身的工作，因此，她雖然在台灣居留了十多年，但很少跟台灣國術界人士聯絡，就算香港的武林人物前往台灣，不管新知或舊好，想找一面也不容易。

林少立雖然是個女子，可是，她的俠義性格是與生俱來似的，不管甚麼人有困難求助於她，她都非常樂意帮忙，因此，很多人曾經受過她的恩惠，對她有刻骨難忘之心。

林師傅在台灣警探界服務了十五六年，後因年齡關係，才告退休，一九六九年她再度到香港漫遊，此行只是探親性質，未有久居之意，可是，抵達香港後，有些人知道她巳經退休，可以說是無官一身輕，同時又知道她是孫玉峯宗師的嫡傳弟子，受過孫玉峯返故鄉時的囑咐，希望她發揚羅漢門武功，現時既然到了香港，本應要秉承宗師的遺言，把羅漢門功夫發揚光大，以此理由要求她在港設館授徒。

林師傅也覺得有此需要，當年孫宗師到廣州十年，所傳的弟子，能得到他的眞傳實在無幾，有些師兄弟在別處，她身在香港，應該由她負起這個責任。

因此，她毅然在九龍佐敦道聯德大厦找一座樓宇，開設了一間林少立健身院，專教羅漢門功夫的，還仗着她的祖傳醫學，替人醫治跌打，至今仍有許多人記得起她。

——完——

新派俠義傳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臘鼓

（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說山東哈達嶺東河邊有間殘敗小屋，主人舒文照正染癆病，突有少女冒風雪到來求宿，這少女名韋娃，精諳武功，少女贈予舒文照丹藥，並授以打座心法，不數日便復原，少女僞稱不識字要舒代講述一本秘笈，一年下來，文照無形中獲益不淺巳成高手，突有南山虎者來尋仇，數招間手腕便給舒文照二指劃斷，他不禁愕然，但仍不知自己武功巳有成就，一年後他們結爲夫婦，一日，舒文照去南山鎭購物，剛要回來，忽遇鎭長之子纏着飲酒，並示意酒中巳下毒，千均一髮間，、老兒上前剛好擋開了毒酒，在場的一名彪形大漢開口說話了——

巧計脫困境 一掌定輸贏

那彪形大漢是以一頂范陽大帽遮住他大半個面孔，沒人能瞧出他本來的面目。

小老頭向他打量一眼道：「閣下是在跟老夫說話？」

彪形大漢道：「想剝皮的只有你朋友一個，是麼？」

小老頭哼了一聲道：「你說咱們談談正事，請問什麼是正事？」

彪形大漢道：「朋友，不吃鍋裏飯，不向鍋邊站，咱們千里追踪才發現一點端倪，難道你想獨吞不成？」

彪形大漢語聲才落，一名身材矮胖，面團團像一個富家翁的中年漢子道：「獨吞？哼，只怕他沒有那麼粗的喉嚨！」

小老頭目光流轉，向四週瞥了一眼道：「想吃鍋裏飯的也好，想混水摸魚的也好，不過此地頗爲不便，咱們不妨到鎭外慢慢的聊。」

他不再理會別人，丟掉手中的酒杯，一把扣着舒文照的腕脈，身形一轉，逕向樓下走去。

舒文照未作絲毫掙扎，只是順手提着布袋，隨着小老頭走向鎭外。

鎭外一片廣場，是鎭民集會交易的所在，此時萬人空巷，爭着來看這場連台好戲。

祇不過始終默默無言的舒文照却忽然有了反應，他微微運勁一甩，就掙脫了小老頭的掌握。

由適才小六子的遭遇來說，這名貌不驚人的小老頭武功的確很高，被他扣住腕脈，決不亞於上了一副手銬。

現在舒文照竟輕易的掙脫了他的掌握，他那能不大吃一驚！

「啊，小子果然有兩把刷子，咱們再試試。」

身形一幌，出掌如風，左手直取舒文照的肩井大穴，右手仍然扣向他的脈門。

被一個後生晚輩由掌中逃脫，小老頭認爲丟人現眼，此時出手他是志在必得。

說眞格的，小老頭這次出手，不只是手法玄奧，速度之快也如同電光石火。

舒文照除了與韋娃過過招，從來沒有打鬥的經驗，小老頭這一招雙式，使他立

即陷入險境。

他一面閃身避讓，一面大聲叱喝道：「老人家：你這是做什麼?快住手。」

小老頭終於住手了，因爲他一連使出三招，竟未沾到舒文照的衣角。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憑小老頭一身功力，怎會連續三招殺手收拾不下一個後生小子!

由喜春樓跟來的矮胖漢子雙眼一翻，幸災樂禍的嘿嘿一笑道：「我說你的喉嚨不够粗，這回你該相信了吧?」

小老頭已經無法下台，怎當得別人的風言風語，矮胖漢子語音才落，他忽然身形一轉，一掌劈了過去。

這一掌是含怒而發，威力之强不亞於疾雷撼山。

矮胖漢子啊了一聲道：「怎麼，奈何不了別人，想拿在下出氣?好，咱們試試到底誰行誰不行?」

他避過這一記强悍的掌力，縱身撲向小老頭，兩人嘴裏在不乾不淨的罵着，同時四掌翻飛，惡狠狠的鬥了起來。

這兩人都有一身不俗的功力，而且是銖兩悉稱，難分軒輊，如非在百招以上，只怕難分出勝負。

舒文照原先肯跟小老頭走，因爲鎮外是他回家的必經之路，現在他自然不願再待下去了，遂提着他的布袋，轉身向回家的路上走去。

他祇不過剛剛跨出兩步，忽然人影一閃，已有三個人橫攔住去路，中間那人正是頭戴范陽帽的彪形大漢。

舒文照脚下一窒，冷冷道：「你要做什麼?朋友。」

彪形大漢道：「別生氣，咱們談件生意你看可好?」

舒文照道：「你找錯人了，朋友，做生意你找別人去吧。」

彪形大漢道：「舒少俠是聰明人，應該明白你目前的處境，除了與在下合作，只怕你別無選擇了。」

舒文照心知彪形大漢並未說謊，場中虎視眈眈，要對他不利的大有人在，無論他功力多高，在衆寡懸殊的形勢下，他的確需要合作之人。

於是，他向彪形大漢點點頭道：「好，你說，咱們怎樣合作?」

彪形大漢道：「很簡單，在下保證你的安全，你只要借一件東西給在下瞧瞧就成。」

舒文照道：「這個麼，在下家徒四壁，只怕會令閣下失望。」

彪形大漢道：「這你放心，在下決不强人所難，咱們要借的自然是你現有的東西。」

「慢來，慢來，意外之財，見者有份，貧道趕得巧，不得不湊湊這份熱鬧。」

未見其人，先聞其聲，彪形大漢並未扭頭瞧看，他的臉上巳經變了顏色。

「二弟三弟快帶舒少俠走，這兒有愚兄應付。」

他心知來人不易招惹，因而當機立斷，要他的兩位拜弟帶着舒文照離開。

他的算盤够精，那位要「見者有份」的道長也不愚笨，一陣勁風掠過，彪形大漢的兩位拜弟竟然誰也沒有走脫。

彪形大漢面色再變，嗆的一聲龍吟，拔出了一柄晶芒耀眼的七星寶刀。

他的形像原本威猛，此時寶刀入手，更增加了幾分逡人的霸氣，不過他知道來人並非等閑之輩，雖是兵刄在手，仍不願輕率的結下一個强敵。

來人是一位身材修長，面目冷峻的道長，他適才以急如飈風的身法將彪形大漢的拜弟堵了回去，同時伸手一撈，巳扣着舒文照的腕脈。

此人一身功力，實在高得驚人，舒文照對他原巳存有戒心，却偏偏躲他不過。

而且這位道長的心機，同樣高人一等，他決不因爲舒文照是名不見經傳的後生晚輩，仍一連點了他兩處穴道。

舒文照是這般多人爭奪的主角，主角既巳落入道長的手中，小老頭跟矮胖漢子自然不必再作無謂的爭鬥了。

只是這項變化，却使在場羣雄大感爲難，他們雖是虎視眈眈，但每一個都現出幾分怯意。

最後，小老頭終於咳了一聲道：「明明道長……這就是你的不是了，咱們費盡心力，你却來檢現成的便宜!」

這位道長的法號叫做明明，是嶗山上清宮的住持。

其實小老頭也不是等閑人物，黑水一怪那拉濟倫，在江湖道上，也是一個响噹噹的脚色。

矮胖漢子更不簡單，提起白山霸主南北，誰都會忌憚幾分。

講名頭，彪形大漢似乎稍遜一籌，不過天嶽堡主晉磊，也是名滿江湖的一方霸主。

對黑水一怪那拉濟倫的指責，明明道長只由鼻孔中哼了一聲道：「好一個費盡心力，請問你黑水一怪做了些什麼?」

黑水一怪那拉濟倫道：「那小子的命是在下救的，否則他早巳被富德隆毒死去了。」

明明道長道：「這個你放心，我既能叫富德隆下毒，就能讓他不死，閣下這麼橫插一脚，幾乎壞了我的大事!」

黑水一怪那拉濟倫一呆道：「什麼，富德隆是受你的指使?」

明明道長道：「你終於想通了，那我就一併告訴你吧，貧道的記名弟子南山虎冠鐵，曾爲此事失去了一隻手掌，你說貧道是檢便宜麼?」

白山霸主南北道：「不管你是不是檢便宜，但意外之財，見者有份，你想獨吞可不行!」

明明道長哈哈一笑道：「這麼說南兄是想比劃比劃了，你劃下道來就是。」

天嶽堡主晉磊道：「道長休要欺人太甚，咱們如若聯手，你不見得就能討得好去!」

白山霸主南北道：「不錯，單打獨鬥，咱們都差你一籌，如若以五對一，道長的一世英名，只怕就要付諸流水了!」

明明道長心頭一凜，但仍神色不變的道：「好主意，不過有兩點貧道必須說個明白。」

白山霸主南北道：「道長請說。」

明明道長道：「第一，貧道如果全力一擊，相信可以將你們任何一個立斃劍下

，這一點南兄是否相信?」

白山霸主面色一變道：「這個……」

明明道長冷哼一聲道：「再說，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你們自信有保全百敗秘笈之能?」

黑水一怪道：「這就難說了，人上有人，天外有天，道長功力雖高，不見得就能天下無敵!」

白山霸主道：「這話不錯，而且道長還忽略了善財難捨的道理，目下武林風雲際會，全是爲了百敗秘笈，道長想持强獨佔，恐怕又是一個如意算盤。」

明明道長面色一沉道：「這麼說咱們就勿須浪費唇舌了，你們一起上吧。」

當這般人劍拔弩張，準備拚命一搏之際，舒文照却在一旁動彈不得，他恨自己不會運功衝穴，否則此時逃走豈不是一個大好時機。

他剛剛想到運功衝穴，誰知身軀意外的一震，原本僵硬的手足，忽然能够活動起來。

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他無暇去細想穴道何以會解開的原因，身形一個急轉，竟悄悄的擠出人羣。

人們的注意全被場中緊張的氣氛的吸引，主角離開了竟無人發覺。

他擠出人羣之後，才發現有一個荆釵布裙的姑娘在向他招手，這一喜非同小可，他立即縱身急躍，向那位姑娘奔去。

他自然巳經瞧出那位姑娘是韋娃，否則他就不會如此的驚喜了。

追上了韋娃之後，他帶着歉意的道：「韋娃，我剛剛買完東西就遇到了麻煩，所以——」

韋娃牽着他在一塊山石之上坐下道：「咱們的行跡巳經暴露，這又怎麼能怪你呢。」

舒文照道：「適才我的穴道是給妳解開的?」

韋娃說道：「除了我會有那麼好的心腸?」

舒文照道：「可是我並未瞧到妳。」

韋娃道：「我是遠遠以指風替你解開的，你自然瞧不到我了。」

舒文照道：「韋娃，妳的武功眞高，我如果會點穴衝穴就好了!」

韋娃道：「這並不難，往後我會教你的。」

舒文照見她指着包裹，還有兩柄長劍，所走的方向也不是回家之路，不由詫異的道：「韋娃，咱們這就離開家麼?」

韋娃幽幽道：「家，咱們巳無法再待下去，此後只得天涯亡命了。」

舒文照道：「咱們到那裏去?」

韋娃說道：「先去清原縣城，再往瀋陽。」

舒文照一怔道：「咱們既是天涯亡命，爲什麼還敢去人多的地方?」

韋娃道：「這叫做置之死地而後生，你這麼想別人也會，所以最危險的地方就變作最安全了。」

舒文照由衷的稱讚道：「韋娃，妳眞聰明。」

韋娃道：「其實還有一項更重要的理由，咱們邊走邊聊吧。」

原來韋娃久待舒文照不歸，就知道必然發生了問題，她立即拾奪了一個包裹，換上了一套荆釵布裙的村姑娘裝扮，然後昇起一堆火，將那本轟傳江湖，人人想要爭奪的百敗秘笈投入大火中。

她所以如此做的原因，是因爲她與舒文照巳熟讀秘笈中的每一個字。

此後他們天涯亡命，過的將是驚濤駭浪般的生活，說不定何時何地會將秘笈失去，倒不如燒掉來得乾淨。

誰知那熊熊烈火，竟無法將秘笈燒毁，而且秘笈的封底還現出幾行從未見到過的字跡。

字跡的大意是說這本秘笈所載的武功，祇不過是百敗絕學的奠基功夫而巳，眞正的百敗絕學是藏在滇西野人山象鼻峯的絕頂之上。

這些字跡一現即隱，如非韋娃眼快，幾乎記它不全。

她爲恐尚有遺漏，經反覆在火中焚燒，結果字跡不再出現，她只得由火中將秘笈取出。

最後她經過一番思攷，就決定了一個移禍江東的計策，因爲秘笈既非眞正的百敗絕學，何妨交給他人，只待人們的目標轉移，就可以往野人山尋求絕藝，豈不是一擧兩得?

舒文照聽完她的敍述，道：「既是如此，咱們適才何不將秘笈交出?」

韋娃道：「不，它雖非眞正的百敗絕學，其威力仍非一般武學可比，咱們要交出也應該找一個適當的人選。」

舒文照道：「適才那般人都是一方霸主，武功也極爲不凡。」

韋娃道：「不錯，他們都是一方霸主，但，如果你跟他比劃，連那明明道長也可能不是你一招之敵!」

舒文照緩緩說道：「妳在說笑話吧?韋娃。」

韋娃道：「這是眞的，文照，你不要看輕自己，咱們習的百敗武功，雖然只是百敗絕學的奠基功夫，但威力之强，決不在當代各派的獨門絕藝之下。」

舒文照聽得將信將疑，他知道韋娃不會騙他，他都不敢相信那般名震武林的一方霸主，竟不是他一招之敵。

韋娃不再解釋，她明白除非用事實證明，是很難祛除他的疑慮的。

當晚他們趕到清原縣城，在一家客棧住了下來，舒文照有點不安的道：「韋娃!住店是要銀子的，可是咱們……」

韋娃笑說道：「不要緊，咱們住了再說。」

住店沒有銀子，而且住了再說，韋娃莫非要存心耍賴?

一般矇吃矇喝之人，事先决不會說他沒有銀子，否則他的矇騙必然不會如願。

韋娃存心耍賴，她的嗓門却大得驚人，除非是天聾地啞，整個食堂的客人幾乎每一個都聽得明明白白。

做小偷的人決不會在頭上貼一張「我是小偷」的字條，韋娃這麼大聲嚷嚷，她究竟是何居心?

不管她是何居心，她却是即說即做，嬌軀一擰，便在一張空桌上前坐了下來。

「坐下嘛，文照，走了一整天的山路，也應該歇息一下了。」

她招呼舒文照就座，他就在她的身旁坐了下來。

雖然他不明白韋娃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他却十分肯定她如此做法必有深意。

接着韋娃柳眉一揚，向呆立一旁的店小二道：「伙記！有什麼好吃的給咱們弄一點來。」

開店嘛，好吃的自然有，可是店小二明知這雙少年身無分文，他怎肯送酒菜給他們！

韋娃正待發怒，一聲哈哈忽然自一側傳來。

「伙記！出門之人誰都會有個不便，那位姑娘叫你送好吃的來，你還在發什麼呆？」

這話說來輕鬆，却有點慷他人之慨，因而食堂中無數目光一起向那人瞧去。

此人身材修長，面容俊秀，穿着一身藍色長衫，手中把玩着一管洞簫，神態之間，顯出一份超俗的飄逸。

他不管別人如何瞧他，仍向店小二道：「伙記！我說的話你沒有聽到？」

店小二可不敢開罪這位公子，只得哈着腰苦笑一聲道：「公子！小的只是一個伙記，如果送出酒菜收不回錢，小的這個飯碗可能就會砸掉，所以……」

藍衫少年由懷中掏出一錠約莫十兩重的紋銀，拍的一聲丟到店小二的腳下，道：「夠了麼？伙記。」

店小二大喜過望，急忙拾起紋銀道：「夠了，夠了，公子要些什麼請吩咐。」

藍衫少年道：「不是我要，你問那位姑娘吧。」

店小二道：「是，公子。」

他扭過頭來，堆起一臉的假笑道：「聽到了麼？姑娘，難得有一位好心的公子替妳付了賬，想吃什麼妳就說吧。」

韋娃撇撇嘴道：「想吃什麼你都有？好吧，你跟我來一盤龍肝炒靈芝，鳳胆拌雪蓮，再來一壺千年人參酒，行麼？」

店小二面色一沉道：「姑娘！原來你是找碴來的，本店可不招待妳這種客人，妳請吧。」

店小二居然敢撵客人，這倒是少見得很。

結果他語音未落，臉上便響起一聲詭響，他向後一個跟蹌，幾乎摔倒下去。

原來他挨了一記大耳瓜子，臉上印出五隻清晳指印，口角也流出鮮紅的血水。

這一掌自然是韋娃打的，打一個毫無武功的店小二，那還不是易如反掌？

不過，縱然店小二是一個會家子，這一掌他依然躲避不過，因爲食堂有不少武林中人，包括那位藍衫少年在內，就沒有一個瞧到她是怎樣出手，甚至何時出手的，如若這一掌是拍向他們，沒有人敢保證他必能躲過。

因此，藍衫少年喝退挨了耳光的店小二，冲着韋娃雙拳一抱道：「姑娘原來是遊戲風塵，在下幾乎走了眼了，姑娘如不嫌棄，就讓在下做一次東道可好？」

韋娃淡淡一笑道：「不必，好意心領了。」

藍衫少年哈哈一笑道：「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隣，咱們都是江湖兒女，姑娘何須如此見外，伙記，快替姑娘上酒菜，拿你們店裏最好的就是。」

他吩咐過店小二，跟着走到韋娃的桌前，拉開一側的長櫈，逕自坐了下去。

「在下莫寒梅，有幸得遇姑娘……」

這是他的自我介紹，寒梅傲霜，這個名字倒也不俗。

韋娃啊了一聲道：「原來是劍簫雙絕莫少湖主，失敬，失敬。」

莫寒梅哈哈一笑道：「不敢當，請問姑娘……」

韋娃道：「我的丈夫姓舒，我麼，自然也姓舒了。」

莫寒梅當然早已發現舒文照了，但他自始至終，就從未向舒文照打過招呼，此時他微微一怔，雙目如電，向舒文照投過來輕蔑的一瞥。

「在下實在想不到，這位必然就是舒兄了？」

舒文照淡淡道：「不錯，閣下有什麼指教？」

莫寒梅道：「指教不敢當，如果舒兄不棄，在下想跟舒兄交個朋友。」

舒文照道：「劍簫雙絕名滿江湖，在下實在高攀不上。」

莫寒梅傲然一笑道：「好說，在下這點虛名算不了什麼，比起舒兄……嘿嘿……當眞有點自愧不如。」

舒文照道：「此話怎講？」

莫寒梅道：「古人常說魚與熊掌不可得兼，舒兄却佳人異寶，兼收併蓄，在下自然不如舒兄了。」

舒文照面色一沉道：「閣下看似一表斯文，爲什麼如此言語可憎！」

舒文照語音甫落，忽然有人大吼一聲道：「小子！你敢對咱們少湖主如此無禮，是活得不耐煩了吧？」

舒文照向發聲之處一瞧，原來是一名虬髯繞腮，年約五旬的彪形大漢。

此人同桌尚有六人，每一個都是滿面橫肉，全不是什麼信男善女，自然，他們必然都是莫寒梅的部屬。

舒文照正要反唇相譏，莫寒梅却哈哈一笑道：「大人不記小人過，舒兄不必跟他們一般見識。」

韋娃微微笑道：「少湖主好風度，果然不愧是少年才俊，領袖一方的人物。」

莫寒梅道：「姑娘好說，在下的確是想跟舒兄交個朋友。」

韋娃道：「少湖主這番好意，愚夫婦十分感激，不過……」

莫寒梅說道：「不過什麼？姑娘請說吧。」

韋娃道：「愚夫婦麻煩很多，跟咱們交朋友，少湖主會後悔的。」

莫寒梅道：「在下不怕麻煩，也從不知道什麼叫後悔，只要姑娘賞臉，咱們這個朋友就交定了。」

韋娃道：「我是有夫之婦，少湖主如若當眞要交咱們這個朋友，最好不要再以姑娘相稱。」

莫寒梅道：「是，舒夫人。」

韋娃長長一吁道：「愚夫婦拋棄祖業，背井離鄉，爲的就是逃避麻煩，估不到唉……唉……」

莫寒梅道：「舒夫人不必担憂，今後賢夫婦的任何困難兄弟願意一肩担待。」

一肩担待，這話似乎狂了一點。

不過乃父太湖湖主神風劍莫標，是當代武林的黑道盟主，當今任一門派，全得對太湖湖主禮讓三分。

就以莫寒梅來說吧，劍簫雙絕，藝冠儕輩，他說担待舒文照夫婦的困難，的確不算過份。

只是江湖之中龍蛇混雜，太湖雖是威懾武林，偏偏就有些不信邪的。

那是一個身着銀色長衫，年約四旬大漢，他忽然仰天一陣大笑道：「大話人人會說，就只怕風大閃了舌頭可不好過。」

莫寒梅面色一變道：「你說誰？再說一遍試試。」

銀衫大漢哼了一聲道：「我說誰？他心裏一定明白，不要說再說一遍，說它個十遍八遍未嘗不可。」

莫寒梅怒叱道：「朋友！你可知道在下是誰？」

銀衫大漢道：「怎麼，想以字號唬人？我看還是免了吧，太湖湖水太淺，出產的都是些不成氣候的東西。」

銀衫大漢當眞是胆大包天，居然敢如此衝撞莫少湖主，他如果不是瘋子，必然是活得不耐煩了。

果然，不待莫寒梅吩咐，兩條人影已怒吼着向銀衫大漢撲去，鋼刀寒芒閃閃，分捌銀衫大漢的左右兩脅。

銀衫大漢身形微錯，雙掌左右一分，竟以電光石火的速度扣着來人的腕脈，接着雙臂猛的一振，那兩名雄糾糾的大漢就像稻草人一般被摔了出去。

莫寒梅一怔道：「好功夫，請朋友亮亮字號。」

銀衫大漢道：「張錫泉。」

莫寒梅啊了一聲道：「三官堡的少堡主？勿怪朋友的身手如此高明，請問，太湖與三官堡似乎毫無過節，張少堡主爲什麼要對咱們過不去？」

張錫泉嘿嘿一笑聲：「如若莫少湖主要對舒家的夫婦一肩担待，對你過不去的可能不只張某一人！」

莫寒梅冷哼一聲道：「咱們江湖之中，講的是一個義字，爲朋友可以兩脅插刀，莫某帮助友人有什麼不對？」

張錫泉哈哈一笑道：「好一個爲朋友兩脅插刀，可惜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閣下一手怎能掩盡天下人的耳目。」

莫寒梅目射殺機，冷冷道：「那麼說咱們只得在手底下見眞章了，此處不便施展，咱們到城外去。」

張錫泉道：「悉聽尊便，請。」

在城外一塊空地之上，圍上了一圈瞧熱鬧的人潮，圈中對峙的自然是莫張這兩夥人了。

莫寒梅除了自己還有七名屬下，張錫泉只有孤零零的一個，在氣勢上已然落了下風。

不過張錫泉不在乎對方人多，他解下一條銀色軟鞭，隨手向空中一抖，空中立刻爆出一連串的劈拍之聲。

接着濃眉一挑，這位三官堡的少堡主發出了一陣冷傲的狂笑。

「來吧，姓莫的，你們八個一起上，免得大爺多費手腳。」

此人够狂，面對黑道盟主的獨子，名噪江湖的劍簫雙絕，居然還有如此一般狂態。

這是豪氣，也是江湖男兒的本色，因此，一陣叫好之聲由瞧熱鬧的人潮中傳了出來。

莫寒梅不在乎張錫泉的狂態，他再狂也不過是孤家寡人一個，可是人潮中那轟然一聲的好字，莫寒梅就不得不加以考慮了。

這就應了衆怒難犯那句老話，不管他武功多高，他不能砸了黑道盟主的招牌。

所謂盜亦有道，太湖統御天下綠林，也是一個講理的地方。

因此，莫寒梅神色安詳的雙拳一抱道：「少堡主！在動手之前，你能不能聽我作一下解釋？」

張錫泉道：「武林之中，講的是強存弱死，眞在假亡，這有什麼好解釋的？」

莫寒梅一嘆道：「一言不和，立即白刄相向，江湖上不知因此而添了多少寃魂，不過三官堡是白道上的一方霸主，少堡主居然也又憑武力，不問是非，勿怪江湖之上殺伐不斷，而永無寧日了！」

世界上顛撲不破的只有一個理字，莫寒梅不只是說的是理，而且還表現出一副悲天憫人的胸襟。

無論張錫泉如何豪放，仍爲之張口結舌，一句話也答不上來。

所幸瞧熱鬧的有人答上了話，總算爲張錫泉解除了窘境。

「少湖主好說詞，祇不過老朽有點不解。」

說話的是黑水一怪，他的身旁還有白山霸主，天嶽堡主，以及明明道長等，敢情這般人寃魂不散，全都跟踪過來。

莫寒梅向黑水一怪瞥了一眼道：「那拉大俠有什麼不解？」

黑水一怪道：「老朽不解的是舒文照夫婦，不知他們幾時找到靠山，居然交上了少湖主這麼一位高人！」

莫寒梅微微一笑道：「交朋友多少要靠一個緣字，你說是麼？」

黑水一怪道：「話是一句好話，祇不過其中還有一點問題。」

莫寒梅道：「什麼問題？」

黑水一怪道：「太湖名滿天下，少湖主劍簫雙絕更是傲視羣倫，那舒文照麼，只是一個土包子罷了，少湖主何以會目貶身價，交如此一個寒酸的朋友？」

莫寒梅面色一沉道：「閣下管的太多了，難道莫某交朋友也需要先徵求閣下的同意？」

張錫泉道：「那倒不必，不過尊駕如是居心叵測，咱們就不能見死不救了。」

韋娃撇撇嘴道：「見死不救？少堡主是說莫少湖主要加害咱們夫婦？」

張錫泉道：「這個麼，舒夫人是聰明人，妳何不用點心思仔細的想想？」

韋娃道：「我知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是麼？不過少堡主弄錯了，咱們夫婦正要將百敗秘笈送給莫少湖主，實在沒有什麼好担心的。」

張錫泉愕然道：「妳說什麼？妳要將百敗秘笈送給姓莫的？」

韋娃道：「不錯，愚夫婦是這麼決定的。」

張錫泉道：「爲什麼？舒夫人，妳可知道百敗秘笈是武林瑰寶，豈能隨便送給別人！」

韋娃道：「百敗秘笈的確是武林瑰寶，只要獲得它一招半式，就可終身受用不盡，可惜咱們夫婦智慧有限，福薄命淺，留下它只會增加麻煩，所以……」

張錫泉呆了一呆，忽然幌身一躍，一把向韋娃的肩頭扣去。

此人的身手的確十分之高，這出手一招便是雙掌連施，十指帶着勁風，不斷襲擊韋娃的全身要穴。

韋娃似乎想不到張錫泉會突然出手，而武功又是如此了得，因而手忙脚亂，立陷險境。

莫寒梅自然不願讓韋娃落入別人的手中，寶簫一揮，向張錫泉點了出去。

按說舒文照也應該出手搶救的，但他沒有，因爲他不願落個以多勝少之名。

其實他是信得過韋娃，他相信張錫泉必然佔不了便宜，現在莫寒梅既已出手，他更沒有出手的必要了。

他的估計的確不錯，一幌十餘招，張錫泉與莫寒梅祇不過維持一個平分秋色的局面。

這兩人都是當今武林年青一輩中的出色人物，這一交上手，決不是一時半刻能夠分出勝負的。

韋娃趁機退到舒文照的身旁，然後由懷中取出百敗秘笈，俏臉一揚，向莫寒梅呼叫道：「少湖主，咱們要去找一個友人，這個接着。」

纖掌一揚，百敗秘笈臨空飄起，速度不快，緩緩向莫寒梅飛去。

武林中人人矚目的至高絕藝，韋娃竟毫不珍惜的隨手一擲，她如果不是傻姑娘，必然是一個瘋子。

她傻別人可不傻，當秘笈臨空飄蕩之際，場中已有五六條人影同時躍了起來，他們自然是爭奪秘笈了，誰不想習得無敵武功，然後叱咤江湖！

祇不過他們雖是同時躍起，起步仍有快慢之分，而且武功的造詣也有差異，躍升的速度當然會有分別了。

最快的是明明道長，他不愧是道教中的一位高人。

其次是莫寒梅，緊跟着飛身撲來的爲張錫泉，還有黑水一怪，白山霸主，及天嶽堡主等也在飛身搶奪。

明明道長捷足先登，右手急吐，一把向臨空飄翔的秘笈抓去。

只要被他抓着秘笈，以他那身高明的輕功，必能脫身遠颺，在場之人，只怕無人能將他攔住。

莫寒梅也想伸手抓那秘笈，可惜他飛昇的速度慢了一點，與明明道長相較，距離約莫差了半尺。

眼看秘笈無法到手，他豈能就此甘休！於是，口中一聲輕叱，一簫猛向明明道長的敝尾重穴點去。

這一簫他已使出全力，只要被他點中，明明道長必無倖理。

明明道長自然不能被他點中，當勁風攝衣之際，他突然臨空一個翻滾，總算避過了那致命的一擊。

祇不過這麼一個翻滾，他就無法再保持上昇之勢，而且還要向地面迅速瀉落。

好在翻身避讓之時，仍向秘笈抓了一把，嘶的一聲輕响，他終於抓到了幾頁秘笈。

百敗武功是武林絕响，只要獲得它一招半式，便可叱咤風雲。

現在明明道長雖然只得到幾頁，他滿足了，也算不虛此行。

再說，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幾頁百敗秘笈，就可能招來殺身之禍。

於是，他雙足剛剛落地，立即縱身而起，以極端快速的身法向荒野飛縱而去。

他走了，莫寒梅，張錫泉也不敢再留，因爲莫寒梅那一簫遲滯了明明道長的行動，使他們能够平分秋色，共同瓜分了百敗秘笈。

三位百敗秘笈的得主，分作三個方向逃走，場中羣雄也分三處急追。

適才殺機重重的場面，現在已是烟雲四散，原地就只剩下瞧熱鬧的及兩名主角了。

舒文照對韋娃一笑道：「眞有妳的，韋娃，但咱們怎麼辦？」

韋娃道：「去滇西呀，順便帶你闖闖江湖。」

舒文照道：「現在就走？」

韋娃道：「現在不行，天晚了咱們會找不到宿處的。」

舒文照道：「韋娃！此去滇西千里迢迢，咱們怎麼個走法？」

韋娃道：「這有什麼關係，我還不是由天山走到關東來了麼？咱們買兩匹馬代步，再遠一點也難不倒咱們。」

舒文照道：「買馬？咱們那裏來的銀子？」

韋娃噗哧一笑道：「你以爲咱們當眞沒有銀子？告訴你吧，適才我是故意寃他們的，今後你儘管吃，儘管用，不必担心沒有銀子。」

舒文照道：「妳眞會耍人，不過，妳帶着那麼多的銀子是那兒來的？」

韋娃道：「這你就不必管了，咱們走吧。」

不管就不管，舒文照實在無法瞭解他這位嬌小玲瓏，美麗若仙的妻子，跟着她反正吃不了虧，又何必定要追根究底呢？

因此，舒文照不再說甚麼，兩人一逕回到適才那家客棧。

不過這一下可難倒店小二了，因爲他知道了這對少年夫婦是武林中人，此等人物做生意的誰敢輕易招惹？

可是做生意的將本求利，總不能讓人白吃白喝，這對夫婦身無分文，說甚麼他也不能招待他們。

韋娃冰雪聰明，店小二的神色自然瞞她不過，於是她掏出一張銀票擲給店小二，問道：「別那麼一臉的苦相，這個够了麼？」

店小二向飛到手中的銀票一瞧，臉上的苦相立即一掃而光，同時哈着腰諾諾連聲道：「够了，够了，小的先替兩位存到櫃上，要甚麼客官儘管吩咐。」

韋娃道：「咱們要一間上房，再弄幾樣可口的菜送到房間裏來。」

店小二說道：「好，那客官請隨小的來。」

他將舒文照夫婦帶到一間整潔的上房，先送上茶水，再去關照厨房。

適才舒文照夫婦無心吃飯，現在他們才痛痛快快的飽餐了一頓。

飯後他們向店小二問明了出售牲口的去處，選了兩匹可走長途的健馬，交給店小二上料之後，才回到房間歇息。

翌晨他們由清源出發，直奔瀋陽，然後橫越熱河的南部，由喜峯口出關。

舒文照自小就居住關東，從來沒有行走過江湖，對中原文物自然陌生得很。

此時初臨中原，感到心胸皆暢，一路上東張西望，幾乎目不暇接。

韋娃抿嘴笑一笑說道：「好玩麼？文照。」

舒文照道：「以前曾聽爹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一路之上果然使我增加了不少見識。」

韋娃道：「中原地大物博，文物之盛，自然不是關東可以比擬的，往後我帶你去逛逛蘇杭，讓你開開眼界。」

舒文照道：「蘇杭是什麼地方？」

韋娃道：「蘇杭就是蘇州和杭州，俗語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由這兩句話你就可知道那地方如何的可愛了。」

舒文照道：「這麼說咱們必須逛逛蘇杭，才能算不虛此生。」

韋娃道：「可不是。」

這小兩口雖是迢迢千里，長途跋涉，但一路遊山玩水，倒也不以爲苦。

這天他們趕到薊縣，已是炊烟處處的傍晚時分，於是，他們就在城裏找了一家客棧歇了下來。

薊縣位於口外通往京師的官道，除了冰雪連天的隆冬季節，過往的旅客都十分之多。

自然，舒文照與韋娃落店之時，店裏已有許多先他們而到的客人了。

舒文照雖是儀表不俗，但長像却頗爲忠厚，任何人對他瞧看一眼都會生出一份好感的。

至於韋娃麼？那就更不必說了，她雖是荊釵布裙却掩不住她那國色天香，尤以那付嬌憨之態，只要瞧她一眼，就會忍不住怦然心動。

難道她會是一個放浪形骸的天生尤物嗎？

不，韋娃雖是笑臉常開，但決無半點輕佻之態，儘管人們對她萬般傾慕，却不會存有輕薄的念頭。

因此，當他倆踏進店門之時，立即招來無數的目光，那只是愛慕，只是讚美。

只有一對目光例外，他是一個留着山羊鬍鬚的灰衣老人。

此人約莫六十上下，尖嘴猴腮，雙目內凹，生就一副不太討人歡喜的長像。

他的性格也異於常人，別人都在爲韋娃的天生麗質而讚美，他却面含奸笑，目露邪光，好像與舒文照夫婦有什麼無法解開的過節似的。

舒文照夫婦沒有注意到食堂之內會有這麼一對不太友善的目光，他們向店伙訂了房間，就在食堂中進食。

飯後韋娃正待付錢，店伙却指着灰衣老者道：「不必了，兩位的賬那位客官已經代付。」

舒文照夫婦向灰衣老者瞥了一眼，回過頭來彼此互相一瞧，不必詢問，由雙方的神色推斷，他們對灰衣老者全不相識。

於是，舒文照雙拳一抱道：「多謝老人家，可是咱們素昧平生……」

灰衣老者哈哈一笑道：「這有什麼要緊，如果你們過意不去何妨投桃報李。」

舒文照道：「好，下一次由愚夫婦作東，請問老人家尊姓大名？」

灰衣老者道：「老夫賴名山，現任飛雲帮的護法。」

舒文照道了一聲「久仰」，提起手邊的包裹，逕與韋娃回到客房。

「嗨，韋娃，妳當眞不認識那位姓賴的？」

「自然是不認識的了，難道我還會騙你？」

「這就奇怪了，他爲什麼要給咱們會賬？」

「江湖人的行爲，往往就是這麼不可思議，也許他的銀子太多了，也許是黃鼠狼給雞拜年。」

「妳別瞎猜，人家總是一番好意。」

「但願我是瞎猜，咱們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話是不錯，不過百敗秘笈咱們已經送給別人了，他縱然想打咱們的主意，還不是白費心機。」

「這很難說，你知道飛雲帮是怎樣一個門派？」

「我從未走過江湖，妳這不是多此一問。」

「好，我告訴你，飛雲帮的總壇在鄱陽湖，分壇遍佈天下，聲譽之隆，雖不能與少林武當相比，但實力的強大，在當代武林已具有舉足輕重之勢，能够當上該帮的護法，就有一般掌門的身份，這位賴名山是何等人物你應該知道了吧。」

「這個我當然知道，他是飛雲帮的護法。」

「咳，你這人眞是木頭腦袋，他當然是飛雲帮的護法了。」

「那……我說的有什麼不對？」

「當然不對，我是說賴名山不只是身份崇高，而且還是一個名震黑白兩道的絕代魔頭。」

「啊，他爲什麼要找上咱們？」

「所以我說咱們要當心一點。」

韋娃語音甫落，門外忽然响起脚步之聲。

房外是走廊，聽到脚步之聲並沒有什麼稀罕，只是足音及門而止，那就有點不太尋常了。

舒文照與韋娃互相瞧了一眼，一陣剝啄之聲已經傳了進來。

「客官，有朋友拜訪。」

「哦。」

舒文照起身打開房門，一眼瞧出，神色不由爲之一呆。

叫門的是店小二，他身後赫然竟是那位尖嘴猴腮的灰衣老人。

提到曹操，曹操就到，這位飛雲帮的護法賴名山居然找上門來了。

不管怎樣，來者是客，在禮貌上總該向別人打個招呼，於是他雙拳一抱道：「原來是賴前輩，請進來坐坐。」

奇招絕技

抱馬上高台

小雲

由於人體最末的肢體就是手指和脚趾，脚趾藏在鞋裏，難以看得出來，手指却是露光的。

故此，一個武林高手如果手指太過脆弱，就會給對方欺負，即使他本人拳脚厲害，如果手指吃虧，就會打輸，因此北方的拳師十分重視鷹爪拳，就算不是鷹爪門內的師傅，也喜歡練習指力，故此，談到中國功夫方面，關於指力，應該以鷹爪練指的方式作爲研究的對象。

以前練武之人練習鷹爪，並非開始就插沙的，而是用綠豆代替沙粒，一來綠豆比較圓，滾動性比較大，並非像沙那麼貼在一起，二來綠豆不會插傷手指，三來用綠豆指插，仍是有效的，因爲一包綠豆堆積起來，變成一缸，一手插下去，亦不容易插到盡，故此，練習鷹爪功的人，應該插綠豆，不必插沙。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把塑膠粒代替沙或綠豆，這種方法是現代人士能够做得到的，古人沒有塑膠粒，因此插綠豆是最正宗的練習鷹爪方法。

當然不是永遠插綠豆的，插了兩個月的綠豆，就開始加進鐵沙，那種鐵沙比較綠豆細，一定要圓滑的，否則，尖角太多，便會傷指，初時把綠豆抽起一部份，加進少許的鐵沙，練習日子愈久，加進的鐵沙愈多，逐漸增加鐵沙的數量，久而久之，綠豆就會化爲烏有，原因是手指或手掌插下去的時候，一定把綠豆和鐵沙同時磨擦，豆那麼脆弱怎能鬥得過鐵沙呢？日子拖長了，那一缸沙豆的混合物逐漸變成了鐵沙，一粒豆也看不見。

插鐵沙的手也有研究，有些人五指分開插下，有些人却喜歡把五指併合插進鐵沙裏，倘以鷹爪門來說，最適當的方法就是分開五指，形如鷹爪，直綫插下去，跟着抓了一把鐵沙，抓出瓦缸之外，把手裏的鐵沙鬆開，讓它跌回瓦缸裏面，再插第二次，那就在練習指力之外，同時練習握的力量了，根本上兩人下場交手，握的成份比較用指傷人的機會更大。

近代精通鷹爪功的一個人，就是鷹爪門稱做拳王的陳子正，陳子正每次跟對方交手，一定是雙手齊出，把五隻手指分開，搭住甚麼就一拉一扭，對方的手除非沒有給他抓住，一經抓住，不是脫臼，就會筋骨發生劇痛，自動仆倒，當時在南京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武術表演大會，大會的負責人想安排一位武師跟他自由搏擊，沒有一個人敢落場跟他交手，就是畏懼他的鷹爪，後來大會迫於由陳子正單人表演鷹爪拳。

陳子正之外，還有周俊延和劉法孟，也是鷹爪門的高手，劉法孟是南來鷹爪門的掌門人，後來他逝世了，由女公主劉莉

賴名山哈哈一笑道：「好，好，老夫正要打擾。」舉步一跨，逕自走了進來。

舒文照道：「前輩請坐，客中無物招待，尙請海涵。」

賴名山在一張長櫈之上坐了下去，目光一掠舒文照夫婦道：「老夫只是想跟賢孟梁聊聊，少俠不必客套。」

語音一頓，接着一笑道：「賢夫婦是遊覽江湖？」

舒文照道：「是的，愚夫婦仰慕中原文物，想增加一點見識。」

賴名山道：「好，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年青人的確應該到外面闖闖。」

語音一頓，接道：「老夫聽到一種傳言，對少俠夫婦十分不利……」

舒文照道：「哦，是什麼傳言，前輩可否賜告？」

賴名山道：「當然可以，其實老夫不說兩位也應該明白。」

韋娃道：「前輩所聽到的傳言，必然與百敗秘笈有關了，不錯，愚夫婦的確擁有過該項秘笈，可惜咱們無力護持，已經被別人搶去了。」

賴名山道：「這個老夫自然知道，不過……」

韋娃道：「前輩似乎不信。」

賴名山道：「十目所視，老夫焉能不信。」

韋娃道：「既是如此，還有什麼對愚夫婦不利的？」

賴名山陰陰一笑道：「如此說來，舒夫人是小看天下之士了。」

韋娃一怔道：「此話怎講？」

賴名山道：「百敗秘笈被稱武林瑰寶，只要習得其中一招半式，便可稱雄武林，終身受用不盡，兩位擁有此等絕代奇書，怎肯輕易爲人奪去？何況那般搶奪秘笈之人，沒有一個是當代武林的絕頂高手，如非兩位別有用心，秘笈必然不會被奪，老夫耿直之言，希望兩位不要見怪。」

韋娃嘆息一聲道：「前輩不明內情，如此猜忖倒也合理，問題是夫婦太過愚蠢了，絕代武學秘笈，只爲咱們帶來無窮的煩惱而已。」

賴名山道：「怎麼說？」

韋娃道：「百敗秘笈文理玄奧，咱們讀書不多，智慧也極爲有限，愚夫婦曾經苦苦研鑽，雖是廢寢忘食，結果還是一無所獲，前輩試想，爲這幾張廢紙，咱們何苦惹來殺身之禍！」

賴名山道：「有道理，不過兩位既經苦苦的研鑽，縱然不明其義，秘笈中的字句必已瞭然於胸了？」

韋娃道：「這個前輩又猜錯了，咱們並沒有記下它的文字。」

賴名山冷哼一聲道：「舒夫人：說話要人相信，就不能太過離譜。」

韋娃道：「前輩又誤會了，咱們夫婦是因爲有緣獲得曠代武功秘笈，不甘心一無所獲，所以……」

賴名山精神又是一振道：「怎樣？舒夫人。」

韋娃道：「咱們只得揀能懂的學，而且投下全部心力，其餘的部份自然無暇顧及了。」

賴名山道：「對極了，請問……」

莉傳到他的衣砵，雖是玉指，仍是很有勁的。

清代已經有人練習鷹爪，那個人稱做江湖大俠，叫做王天伯，不過當時並未有鷹爪門，只是說他的指力厲害，無人鬥得過他，僅此而已。

王天伯晚年隱居在蘇州胥門之外，某天，有一名大頭和尙登門挑戰，王天伯認爲自己年老，堅決不肯應戰，惡僧大怒，他看見門外放有一個石鼓，立刻施展鐵拳，一拳向石鼓打落，受拳之處，登時裂開兩條紋，一條橫一條直，看來好像是一個十字形的記號，由此可以看到那一拳，的確有資格稱做鐵拳的。

惡僧擊裂石鼓之後，就對王天伯說：「你想不比武，立即跪在地上叩七八個響頭，否則，難以活命。」

怎料，王天伯不慌不忙的說：「大師來了大半天，還說了許多話，大概會口喝了，讓我叫徒弟烹一點茶，給大師解渴再談。」

說完這句話，他就叫徒子在客廳的天階之下生火烹茶，那時有一個門人拿了幾塊又粗又大的大柴頭，放到廳前，王天伯故意斥責他，說：「那麼大的木柴怎樣生火呢？」

他一邊說着，一邊走下天階，接過木柴，就用雙手十隻手指之力把木柴一條一條的撕開，很快就聽到僻僻拍拍之聲，木柴變成一條條木枝了，那種指力比較鐵拳更加厲害。惡僧看了，知道自己非他的對手，連忙站起來告辭。

關上述那一件故事究竟是否屬實呢？不得而知，不過，鐵指的威力勝過鐵拳，那是事實，因爲鐵拳易練，鐵指難練。

現時在羅馬摔角的高手，俱是苦練鐵指的，他們所練習的方式不同，任何一個摔角手，如果指頭沒有勁，就算他渾身解數，也無法施展出來，根本上摔角必須伸手抓住對方的肢體然後發力，抓也抓不牢，如何發力呢？由此可見摔角名手的指力確是相當雄偉的，有一個摔角大王叫做巴魯廸，他能够把右手五隻手指穿着一個鐵餅，每個鐵餅四十五磅，單手提起二百多磅，至今仍然沒有人能够打破這個紀錄。

巴魯廸是羅馬人，當時稱做大力士，儘管他的指力雄偉，他仍然沒法把一匹重五百磅的馬抱着走上平台，原因是馬兒的身體很滑，不易捉住牠走二三十級。

德國的摔角冠軍奧歷加，他就有此本領，抱馬上平台，他的體重二百五十磅，故此他有力量挾住牠，如果沒有挾馬之力，單靠指力，不一定能够達到目的，故此巴魯廸指力沉雄也辦不到，他却辦得到。

他曾經在摔角場的繩圈之內挾死了一個人，把此人挾到氣絕爲止，不算違法，此後，他的名氣更响了，看來他有資格獲得「抱馬上高台」的冠軍，但是，在此項錦標賽之中，他却輸給一個僅重一百九十磅的青年。

此人叫做「奇勒」，也是德國人，他能够雙手抱起一頭僅重三百磅的小馬走到高台之上，一共走了二百五十級，實在不容易，雖然它是石級，比較容易走，但因爲級數太多，小馬一旦滾動，不易控制，故此這種競技除了指力臂力以及挾力之外，還要很聰明的遷就牠，盡量的避免牠滾動，這種競賽煞是有趣，至今西德仍然保留它，認爲抱馬上高台是一項選拔英雄的競技運動。

韋娃搖搖頭道：「對不起，這是愚夫婦以痛苦甚至生命換來的一得之愚，咱們不能告訴你。」

賴名山略作沉吟道：「既是如此，老夫也不便勉强，不過據老夫所知，兩位雖已失去百敗秘笈，江湖上抱懷疑態度的還十分之多，兩位行走江湖，可能無法應付此等麻煩和困擾。」

韋娃道：「這個……」

舒文照道：「這沒有什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當眞有人不聽解說，他不妨劃下道來就是。」

賴名山道：「包括天下武林？」

舒文照道：「不講理的必然不會太多，像前輩這等身份之人，難道你也會不講理？」

賴名山哈哈一笑道：「少俠好口才，老夫自然會講理。」

舒文照道：「前輩還有什麼指教？」

賴名山道：「敝帮崛起草莽，祇不過數年之間，已成爲當今武林的一大主流，縱然是少林武當也要對敝帮禮讓三分。」

韋娃道：「飛雲帮名噪四海，這一點愚夫婦十分相信。」

賴名山道：「本帮之所以能有今日，全是帮主神明英武，網羅賢才所致，依老夫之見，兩位與其浪跡江湖，鎭日與麻煩困擾爲伍，倒不如投効本帮，必會獲得帮主的重用。」

韋娃淡淡一笑道：「愚夫婦名利之心極淡，更不願受到任何拘束，前輩的好意咱們心領了。」

賴名山道：「舒夫人慢做決定，何不先問問舒少俠？」

舒文照道：「拙荊的決定晚輩完全同意。」

賴名山道：「看來老夫的勸告是完全失敗了，這樣吧，咱們打一個賭，兩位是否願意？」

韋娃道：「賭？不，咱們不會，也不喜愛此道，前輩要賭還是去找別人吧。」

賴名山道：「妳錯了，舒夫人，一個人自從呱呱墮地之時就無時無刻不在賭，天時命運，一飲一啄，無一不是賭的對象，就拿兩位目前來說吧，你們闖蕩江湖難道不是在跟命運相賭？」

韋娃道：「這個……」

賴名山道：「怎麼，兩位不敢？」

舒文照哼了一聲道：「你說吧，賭什麼？如何賭法？」

賴名山道：「咱們先說賭注吧，老夫如果輸了，飛雲帮願以全力維護兩位的安全，老夫如若贏了，賢夫婦就要投効本帮，老夫担保會重用兩位。」

舒文照道：「條件够優厚，請問如何賭法？」

賴名山道：「本晚三更，咱們在城北十里黃丫角見面，老夫以一敵二，咱們在武功上分個强弱。」

韋娃道：「前輩以一敵二，不是太吃虧了麼？」

賴名山道：「不錯，老夫的確有點吃虧，不過言出如風吃點虧也只得認了。」

韋娃回頭對舒文照道：「文照！你說呢？」

舒文照道：「賴前輩是霸王請客，咱

兩期完俠情奇詭中篇

東方雄風・文
盧　令・圖

白狼（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盟主白滄波十年前在西康色隆拉山慘遭滅門禍事，幸好他的幼子白狼爲狼羣所救。十年後，白狼已長成爲一個英俊少年。一天，他遇到一個少女月冰冰，原來冰冰的父親月長風是白狼的父親白滄波八拜之交。今番她父女倆因到處尋找月長風遇害元兇而來到色隆拉山，誤中風娘子毒氣，風娘子把月長風關閉洞中，要冰冰往找尋大元菓才肯爲他父女倆解毒……白狼得悉眞相，挺身前往拯救出月長風，但已返魂無術，而風娘子亦爲白狼所創，迨白狼回返狼谷中時，突發現無數狼羣致死中毒，奄奄一息……

得嘗仙中果　終把歹願償

月冰冰將大元菓一一送到牠們的鼻前，那香味撲進體內，刹時精神抖擻的站起。

大元菓的功能眞是奇效異常，祇一聞間，已解了狼身上的奇毒。

忙了半夜，解救了百餘匹中毒不深的狼。

一輪金環，緩緩從東方昇起，旭日微微露了半個臉，陽光普照大地。

餓狼谷的毒氣，也被山風吹得一乾二淨，又恢復原來清靜的地方。

白狼和月冰冰懷着大元菓，走進谷內，一片狼屍，令人不忍卒睹，兩人的心中，也交熾着過多的悲傷和憤怒。

仔細察看，確實證明，谷中已無殘留的毒氣，白狼才低嘯一聲，呼喚谷外的狼羣同來。

一種家園遭害的心情，狼們帶着頹喪悲戚的神色。

壯壯是狼羣之首，忙着處理那些屍體。

突然，在衆多的狼屍中，他發現皓皓的嬌體，不由跑過去，抱屍痛嗥。

白狼，月冰冰見他情意深厚，爲之所動。

牠們祇不過是一對熱戀中的狼情侶，那份感情的眞摯，眞是世間至情。

白狼道：「壯壯，你要化悲憤爲力量，堅強的站起來，替皓皓報仇！」

壯壯似乎聽得懂他的話，抬起頭來，臉上淚痕一掃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堅毅憤怒神色。

白狼拍一拍壯壯高大的背脊，道：「你是一匹了不起的狼！」

壯壯感謝的投以一瞥，疾身縱去，處理慘變後的一些事情。

月冰冰道：「看壯壯的舉動，牠對皓皓眞是一往情深。」

白狼道：「牠們是天生的一對，已經熱戀三年，本來在今年冬天就要結成連理，突遭橫禍，難怪壯壯悲傷逾恆。」

月冰冰嘆息道：「人間至性至情，也不過如此。」

白狼道：「人們不了解狼的本性，祇看到牠們兇惡的一面，實在太遺憾了。」

兩人一陣唏噓，感歎很多人不如狼，喜新厭舊，玩弄感情。

白狼轉變話題，追察昨夜下毒的人，道：「冰冰，妳有沒有發現下毒的人？」

月冰冰道：「毒氣來得突然，待發覺時入毒已深，所以根本無法去追放毒的人。」她心靈慧黠，急道：「會不會是風娘子下的毒！」

們不答允行麼？」

賴名山微微一笑道：「可是老夫決無惡意？」

韋娃道：「既是如此，愚夫婦準時赴約就是。」

賴名山道：「那麼老夫就不再打擾了，咱們待會見。」

舒文照道：「前輩好走，愚夫婦不送了。」

待賴名山離去之後，韋娃哼了一聲道：「此人分明要以武功逼迫咱們投効飛雲帮，偏偏要跟咱們賭上一賭。」

舒文照道：「這倒沒有什麼，如若輸了只怪咱們學藝不精，投効飛雲帮只能認命。」

韋娃道：「如果只有這麼簡單就好了，依我猜想，其中只怕別有蹊蹺。」

舒文照道：「什麼蹊蹺？」

韋娃道：「今晚三更的賭約最少說明了一點，飛雲帮不相信咱們對百敗秘笈的內容毫無所知，賴名山迫咱們投効飛雲帮，目的仍在百敗秘笈。」

舒文照眉峯一皺道：「那就糟了，如果咱們加入了飛雲帮，他們再以帮規逼迫咱們……」

韋娃一嘆道：「這是必然的結果，所以咱們要研究一個應付之策。」

舒文照道：「妳已經有了腹案？」

韋娃道：「只能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並不是一個完美的策略。」

舒文照道：「是什麼權宜之計，妳快說。」

韋娃道：「百敗掌法三十六招之中，以最後十招爲該項掌法的精華，萬一咱們敗給賴名山，飛雲帮又強迫咱們說出秘笈的內容，咱們就用這套掌法來應付。」

舒文照道：「咱們說出二十六招？」

韋娃道：「不，二十四招，第九招及十八招也是驚神泣鬼的無雙絕學，咱們不能讓它流入江湖。」

舒文照道：「一套掌法由中間挖去兩招，後面又再去掉十招，不止是精華盡失，也不成爲一套掌法了，這樣能瞞得過他們？」

韋娃道：「咱們就說秘笈文理玄奧，無法瞭解，雖是耗盡心力，所得到的只是這個，信不信只好由他們了。」

舒文照道：「好吧。」

× × ×

薊縣的城北就是山區，以出產雲母爲著名。

自然，賴名山約鬥舒文照夫婦不會離城太遠，地點就在城外五里的一片山坡。

此時明月在天，清輝無限，倒是一個十分美好的夜色，只是那山坡之上，卻正籠罩着一片殺機。

其實氣氛雖是嚴肅，卻瞧不出劍拔弩張的殺伐景象，因爲比鬥雙方並未使用兵刄，而且先禮後兵，正在商談比鬥的方式與條件。

爲了尊敬長者，舒文照先請賴名山命題。

賴名山道：「這樣吧，咱們相距五尺，老夫接你們兩人一掌，誰要是移動了脚步就算輸，兩位認爲是否公平？」

舒文照道：「前輩以一敵二，不是太吃虧了麼？」

賴名山哈哈笑道：「咱們如若一對一，老夫才是吃虧，這樣倒是公平得很。」

舒文照一怔道：「此話怎講？」

韋娃道：「賴前輩名震江湖，與後生晚輩動手過招已經弱了他的名頭，如果再一對一，一旦傳之江湖，豈不砸了他的招牌？看來咱們恭敬倒不如從命了。」

舒文照恍然大悟道：「原來如此。」

韋娃道：「賴前輩……」

賴名山道：「舒夫人還有什麼事？」

韋娃道：「咱們如果敗了就必須加入飛雲帮麼？」

賴名山道：「不錯。」

韋娃道：「咱們加入之後，是否還能够脫離飛雲帮？」

賴名山道：「可以，但必須向老夫挑戰，如若勝過老夫你們就可脫離，否則飛雲帮將全力緝捕，並以叛帮之罪論處。」

韋娃道：「好吧，前輩請賜招。」

賴名山道：「兩位不必客套，咱們可以同時出掌。」

韋娃道：「那麼前輩注意了。」

她向舒文照打了一個手勢，然後猛吸一口眞氣，以全力推出一掌。

這是內力的拚鬥，一招分勝負，自然要傾盡全力。

舒文照也明白，只要掌力一吐，誰勝誰負將可立見分曉，因而他也用上了十二成的眞力。

他們年歲很輕，是一對名不見經傳的武林末學。

但他們這聯手一擊，卻具有風雷俱動，石破天驚之勢，縱然是名噪當代的一流高手，要接下這一招也十分不易。

賴名山果然面色一變，他似乎沒有想到這對年青夫婦的功力竟如此之深。

只是他們是打賭，除非賴名山認敗服輸，這一掌他必須硬接下來。

於是他嘿的一聲揮掌迎了上去。

盛名之下無虛士，賴名山能够當上飛雲帮的護法，必然不是一個等閒的人物。

他果然接下了舒文照夫婦聯手的掌力，雖然他推出的力道好像弱了幾分。

這等強弱的現象，立即爲舒文照夫婦發覺，他們認爲如非賴名山有意藏私，否則他們只要再加上一點力道，必然會獲得這場賭約的勝利。

於是，他們竭盡所能，將力道加至極限。

這一下果如立竿見影，只見勁力奔放，勢如江河潰堤，以疾雷撼山之勢，直撞賴名山的前胸。

這位飛雲帮的護法果然無力承受這强悍的一擊，他不只是完全放棄抵抗，就連原本推出的眞力也一併撤了回來。

這好像是一種意外，也可能是一種詐術，它使舒文照夫婦在眞力放盡之下收勢不住，一連向前跨出兩步才勉强穩下來。

他們輸了，因爲他們移動了脚步。

但他們那股剛猛至極的掌力也會擊中對方，賴名山非死即傷，勝負之數還得瞧結果再說。

於是，他們身形還未站穩，便一起向賴名山瞧去。

（未完）

風娘子是江湖上，第一把施毒的能手，舉世無四，沒有人能望其項背。

白狼搖搖頭，道：「不可能！」

月冰冰道：「她敗在你的手下，含憤而去，爲了報此奇恥大辱，是有可能下毒洩憤。」

白狼道：「她已爲我震斷血脈，三個月內，如不尋醫治療，連命都不保住了，那還有心情來餓狼谷施毒洩憤，縱然會來，也要在三個月以後。」

月冰冰道：「說不定，她遇到奇人，很快的治好她的傷勢。」

白狼道：「這種希望是太渺小了！」轉口道：「我們去察看一下，試着看看能不能發現一點綫索。」

月冰冰道：「好的！」

他們繞出餓狼谷，上了谷頂的山崖，搜索仇人所留的痕跡。

山壁上，十分難行，一路白狼護着月冰冰，道：「要小心啊！」伸手去拉住她的柔荑。

月冰冰心頭甜甜的，道：「沒關係，你不必爲我擔心。」投以甜蜜的一笑。

不多時，來到山峯，站在上面，餓狼谷的情形，盡收眼底。

白狼道：「如若施毒，一定是在高聳的地方。」

月冰冰點頭，道：「可能！」

兩人遂在山巔尋察良久，卻未發現可疑的地方。

白狼突然問道：「冰冰，昨晚吹的是什麼風？」

月冰冰想了一想道：「北風，你問這個幹什麼？」

白狼道：「施放毒氣，一定站在上風……」

月冰冰恍然大悟，道：「對呀！我怎麼沒有想到？」

白狼拉着月冰冰的手，逕向北面行去。到了餓狼谷的北端，山崖竦桀，峭壁極滑，偶不小心，掉到谷中，恐有粉身碎骨的危險。

但是，這些亂岩，在白狼的眼中，看來如履平地，因爲這些地方，十年來，他不知道去了多少遍，不過他卻很體貼月冰冰，關心的道：「冰冰，妳能走過去嗎？」

月冰冰笑道：「你不要把我看得太軟柔！」說時，施展輕功，燕子一般的掠過去，躍過十七，八丈遠。

白狼飄身隨後而去，道：「冰冰，妳的輕功很高呀！我眞是有眼不識泰山。」

兩人相視而笑，情意是甜蜜蜜的。

月冰冰突然道：「白狼，你看那邊！」

白狼循着她所指之處，發現有一處燒柴的餘燼，不由得行了過去。

月冰冰奇道：「荒山高峯，有人在此升火，着實令人可疑。」

白狼道：「一個人跑到餓狼谷山頂來，又在山谷的北邊，假如在此放毒，那是最佳的位置。」

在四周察看，又發現有不少樹木，新折的痕跡，更可判斷，這堆灰燼一定是昨晚所升。

除了放毒的人外，大概再也沒有會傻楞楞的跑到這個地方來升火了。

白狼大膽的推論，道：「這處灰燼必是放毒的人，所留下無疑。」

月冰冰道：「除了他，還有誰？」

白狼又發現蔓延的雜草中，有踐踏的情形，而且草倒向西邊，判斷的道：「從草的痕跡，可見那人一定往西邊離去。」

月冰冰點頭道：「我們追上去。」

白狼道：「由我一人追去看看，冰冰妳還是回餓狼谷去，我擔心空空和尚，還有殺狼取心的少年褚偉，恐怕會隨時來犯！」

月冰冰心中雖不情願，卻又不忍心置羣狼於不顧，道：「就依你吧！」

白狼把她送到谷口。

月冰冰道：「白狼，可要小心，速去速回，免得我掛念。」

白狼道：「妳放心好了！」揮手而別，又來到北邊山峯，順着草偃的方向，循着行去。

雜草高約及膝，一直蔓延到百尺以外，面臨着一處狹谷，白狼展身躍過，對岸依然是雜草叢生，踐踏的痕跡依舊，一直追了下去。

盡處忽逢一處峭壁，擋住去路。

白狼心念道：「奇怪，到此已無路可去，那人不知藏到那裏去。」

他又循着山壁而行，忽見眼前呈現一個山洞。

白狼探頭一望，山洞裏面有昏暗的火光，折射出來，很顯明的表示山洞裏面一定有人。

追到此處，已是絕壁，除了山洞以外，難有藏身處所，那麼山洞裏的火光，會不會就是施毒的人所升的呢？

白狼疑念重重，忖道：「我何不進去查個究竟。」

於是躡足而進，沒有一點聲息。

山洞很深，火光是從裝面折射過來，

白狼進入約十來丈，已到彎曲之處，忽覺有一股異香飄來，急忙閉住眞氣，轉過一個彎，已見一堆熊熊的火堆，不時爆出幾個藍藍的火焰，那縷異香，就是從那火焰傳出。

洞裏十分寬敞，四周卻另有三個小洞口，裏面黑黝黝的，白狼走過去探了一眼，突然他銳利的眼光，發覺在最右邊的小洞口裏，藏有一個黑影。

白狼卻不去打草驚蛇，心想：「這火堆裏，明明含有毒氣，那人藏在洞中，想必要等我倒下去，才現身出來，我何不誘他出洞。」

一念及此，身子幌了兩下，白狼倒在火堆旁邊。

驀地裏，小洞口閃出一人，疾快的奔來，探出右手，駢指如戟，遙空點了白狼的麻穴。

待白狼發覺時，已經遲了一步。

他耳際響起一陣清脆的笑聲，麻穴被制，雙眼依然自如，睜目望了一下，嚇了一驚，原來那人正是風娘子。

風娘子道：「小野人，你像狼那樣狡猾，我卻比狼更狡猾，這次你可栽在我手裏了！」

白狼全身僵硬動彈不得，嘴卻還能說話，怒道：「想不到上了妳的當！」

風娘子笑道：「我上次上了你的當，這次可不會那麼傻，再受你的騙了，我知道區區一點毒氣，是很難迷倒你的。」

白狼道：「算妳狡猾！」

風娘子道：「你也不傻呀！憑着灰燼，草偃，竟能找到這個山洞，那也不容易呀！」

白狼暗暗叫聲慚愧，原來一切都是風娘子安排好的，就等他送上門來上鈎。

風娘子媚眼轉動，送來一個秋波，道：「不過你放心，我不會像你那樣殘忍，震斷我的血脈……」

白狼叱喝道：「我早知妳用心如此狠毒，早就把妳殺了。」

風娘子輕移蓮步，那薄薄的輕紗裏，曲綫玲瓏，乳峯隱現，一種迷人的媚態，立在白狼身旁，道：「乖乖，不要兇巴巴的好嘛！我對你並沒有惡意呀！」

白狼道：「可是，我恨不得把妳殺掉。」

風娘子卻半點也不生氣，坐在白狼的身旁，玉體散發出一縷幽香，伸出手去摸摸白狼的胸脯，無限的陶醉，道：「小野人，我就喜歡你這樣狠辣的味道。」

白狼渾身不能動，看不慣她醜惡的騷動，

遂閉上雙目，不發一言。

風娘子整個軀體，伏臥在白狼的胸前，意亂情迷的道：「你好好聽話，我會讓你神魂顚倒，顚倒神魂，享盡人生樂趣。」

白狼厭惡地「哼」了一聲，道：「無恥，無恥的女人，禽獸不如！」

風娘子道：「不要說得那麼難聽嘛！能得我風娘子看上眼的人，倒還不多！」說完，伸長頸子，去親白狼的臉頰。

白狼打心底裏湧起一陣噁心，無奈麻穴受制，祇好閉眼不語，卻試着運氣去衝開被制的穴道。

風娘子痴迷於白狼健壯的體格和粗獷的個性，細細的撫摸他光滑的胸膛，感到無比的興奮，突然衣裳半解，露出潔白的肌膚。

肌膚與肌膚相貼的快感，已使風娘子心旌搖盪，緊緊的抱住白狼。

風娘子慾念陡起，已然把持不定，羅衣更除，半橫裸體，正待舉手去觸白狼腰間藤帶，驀地，她渾身一抖，身子僵硬不動。

原來，白狼以眞氣衝開了麻穴，也俟機點了風娘子的麻穴。

白狼翻身而起，冷笑道：「現在輪到妳要受我擺佈了罷！」

風娘子道：「何必點我麻穴呢？身子僵硬，行起那回事，眞是味同嚼蠟咧！」到這地步，她還忘不了口出穢語，挑逗一番。

白狼道：「但是，這樣宰起狐狸精來，倒是順手方便多了！」

風娘子嫵媚的轉動眸子，道：「你眞是連一點惜香憐玉的心都沒有嗎？」

白狼朗聲道：「可知我是個野人，一個終年與狼相處的野人。」

風娘子對自己的美色很有自信，美麗的胴體，不知道迷倒過多少江湖的奇人高手，她不相信對付不了眼前這個英俊的少年，嗲聲道：「我不相信，你忍心下毒手！」

白狼道：「不妨試試。」說時，他已緩緩的揮起右掌，蓄足內功，往外而吐，風娘子垂下眼簾，臉上卻現出一種楚楚可憐的艷容，祇要定力稍差的人，一定被她的容貌所惑，可是白狼視如無物，反而將吐出的掌力加快。

陡地，白狼的掌力一吐，這時一道寒芒，電射而至刺向白狼的左肩。

白狼猛地收掌，駭然驚退。

山洞裏，已多了一位身着白色長袍的老人，頷下鬍鬚雪白，揹着劍鞘，左手握着一柄亮晃晃的長劍。

剛才一劍，就是白袍老人所發，同時也解了風娘子的險境。

風娘子睜目道：「老頭子，你總算及時趕到，我才沒被這個沒心肺的小野人所害。」

白袍老人一瞥她赤裸裸的軀體，忿懣的道：「妳是越老越不知羞恥了。」嘴上雖然這樣說，長劍劍尖一點，解去風娘子的麻穴。

風娘子躍起身子，把衣裳穿妥，欵步行到白袍老人的身旁，嗲聲道：「還是老頭子比小野人好，情意深，我今後會死心塌地的跟着你了！」

白袍老人厭煩道：「妳少灌老頭迷湯！」

白狼見老人，面目清癯，略有好感，問道：「閣下爲什麼要救這個無恥的女人？」

白袍老人道：「那是老夫的事，你不必過問……」接着反問道：「你就是與狼爲伍的白狼嗎？」

白狼傲然道：「不錯，我就是白狼！」

白袍老人目光有神，顯然功力極爲深厚，注視着白狼的臉上，道：「聽說你的武功不錯，你到底師承何人？」

白狼道：「我沒有師承……」

他的武功底子，是他父親「刀神」白滄波所授的吐納運功法，還有就是一套自創的狼形掌，所以說沒有師承，倒也非騙人的話。

白袍老人當然不肯相信，怒道：「你不肯說，老夫也有辦法知道。」

白狼道：「閣下不把風娘子交出，我就跟你沒個了斷。」

白袍老人摸鬚而笑，道：「多年來，沒有一個人敢向老夫這樣無禮。」

白狼怒道：「閣下理屈，也怪不得我無禮了。」

風娘子挿口道：「小野人，你眞是有眼不識泰山。」

白狼道：「我不管是誰，今天非要將妳風娘子殺了不可。」

風娘子笑道：「殺我嗎？那容易，可要看看你能不能逃過神州一劍的劍下。」

白袍老人想要阻止風娘子，抖露他的來歷，已經來不及了，責備的道：「妳不該……」

風娘子卻笑道：「老頭子，不把你的聲名抖出來，這野小子死了還糊里糊塗呢？」又揚聲向白狼說道：「小野人，你日與狼羣爲伍，神州一劍左非凡的名號可能沒聽說過，可是武林盟主的崇高地位，你當可想而知，老頭子就是第九屆的武林盟主。」

其實，白狼對神州一劍左非凡，早從他父親白滄波的口中聽說過，據說左非凡以左手用劍，那劍術已達出神入化的地步，在武林中，是一位用劍的第一高手。

不過，聽說在第八屆的武林盟主爭奪戰中，左非凡的劍曾與白滄波的刀交鋒，大戰百餘回合，最後終於落敗。

白狼知道左非凡的劍術高明，卻不知道他已登上第九屆的武林盟主，心念道：「哼！要不是父親十年前遭遇不測，武林盟主也沒有你左非凡的份兒。」

所以他心中，反而起了一種不屑的感覺，道：「武林盟主，也不能霸道無理，庇護妳這個鮮廉寡恥的女人呀！」

左非凡道：「好小子，你一張利口，倒是十分逞能，老夫要替你師父教訓教訓！」

白狼不禁示弱的道：「我也想領教領教，武林盟主的神奇劍法。」

左非凡道：「老夫先讓你進招，小子快亮兵器！」

其實白狼一身幾乎全裸，一目了然，身上當然不會藏有兵器道：「我向來不用兵器！」

左非凡道：「老夫也收起長劍……」

白狼道：「那倒不必，閣下以劍術成名，我倒得趁此機會一開眼界。」

左非凡聽他這樣說，左手執劍，道：「既然如此，也不能說老夫以大壓小了，小子，老夫就先讓你三招！」

他是暗藏心計，希望能從白狼的武功，看出師承門派，以來證明他心中所想的猜疑。

白狼見他托大，也不客氣的道：「我要出手了！」右掌掄起，不徐不疾的攻出。

他這一招，完全是試探性質，另一方面他也不樂意在左非凡讓招未出手前得勝。

不過，雖然是試探的招式，也含有銳厲的勁道。

左非凡一見他出手，立刻看出招式詭異，卻看不出源出何門何派，當他一招遞至的時候，雙肩一幌，閃開了一招。

白狼心頭驚駭，因爲低估了左非凡的武功，以爲這一招出去，佔了對方不反手的便宜，至少也可傷及對方，沒想到卻連人家一根汗毛也沒動了。

他不覺微忿，右掌又是一揮，打向左非凡的左肩。

可是，左非凡不愧爲武林盟主，長袍飄起，半退兩步，又閃過一掌，豈料，白狼把兩招發在同時，左非凡一閃間，他左掌已然攻出。

這一掌快速絕倫，乃狼形掌的絕招。

左非凡冷不防他這一掌，要想閃避已來不及，自己又早已言明讓他三招，以他身份當然不好食言，不過，他到底不愧爲神州一劍，身子往後一仰。

白狼掌風攻到，左非凡掌刀從右肩堪堪擦過，雖未傷及肌膚，肩上衣衫，已擦破一塊。

左非凡面色鐵青，道：「三招已過，老夫要出手了！」左手長劍幻起一道寒芒。

白狼迎身而立，雙掌護胸，道：「祇管進招！」

左非凡領教過三招，已不敢心存輕視，甫一出劍，人如天馬行空飛來，手中長劍如虛如幻，令人覺得隨時都有刺向胸膛的威脅。

白狼突然身子一矮，閃出寒芒圈外，平臥地面，右掌吐出朝半空中的左非凡拍去。

左非凡被他奇異一招，微微駭住，心念：「這小子，出招完全沒有規則，與一般武技大異其趣，這到底是那一門派的武功？」薑到底是老的辣，他雖然被白狼的掌法所驚，却仍不慌不忙，祇見他在半空中，身子一擰，閃出白狼的掌風。

當下，左非凡趁落身之際，一柄長劍快無倫比的刺向白狼咽喉！

豈料，白狼臥地純如狡狼誘敵，待左非凡撲身刺劍，他早有防備的滾身翻開，左腿往上一揚，正向左非凡肋下踢去。

這時，左非凡才知道上當，但是刺出長劍已收不回來，身子急撲之勢也剎不住，祇好再運氣，加疾的往前俯衝，驚險萬分的躲開白狼往上一踢。

白狼已得先機，騰躍而起，又到了左非凡面前，一出手，左右開弓，一前一後向左非凡擊去。

左非凡的劍術堪稱當世一絕，怎麼會落個下風？這完全是他心存輕敵，另一方面，存着想看出白狼的掌法，所以才分心，失了先着，現在被白狼一陣疾攻之下，險象環生，忙凝神定氣，手腕一抖，劍光暴射，劍尖向前疾指了過來。

石洞內，十分寬敞，兩人纏鬥在一起，那是一場驚人巨搏。

風娘子退到一旁，已見左非凡的劍法，越攻越快，已經扳回先機。

白狼神色微變，狼形掌已爲左非凡控制機先，每當他出掌之時，左非凡比他更快出劍。

驀地，長劍晶光一閃，白狼退身不及，胸口已被劍尖劃開一道長長的劍痕。

慶幸傷痕不深，微微沁出少許血汁。

白狼却如野狼矯勇兇猛，雖然受傷，却毫不畏懼，暴喝一聲，雙臂振動斜斜攻出一掌。

這樣猛勇，出乎左非凡意料之外，一般常情，人一落敗有如山倒，往往敗得一塌塗地。

狼却不然，白狼也是如此，一掌疾出，就在左非凡一楞間，擊中他的左肩。

左非凡眞元深厚，但也不堪這一擊，心氣浮動，退了兩步，左手長劍差點兒脫手而出，但他到底不失爲神州一劍的盛名，劍鋒一揚，劃了一個圈兒，窺了一個空隙，向左攻去。

這一招看準白狼的右肩，疾刺而至。

白狼身形極其靈巧，一閃而開！

可是，白狼閃得快，左非凡的劍更快，利劍刺入手臂，又劃開一道傷口。

這一次傷痕雖然較短，却傷得極深，鮮紅的肌肉都翻開來，血汩汩流下，但也虧他閃得**快，否則一條右臂就要報廢了。**

白狼完全是敗在對敵經驗不豐，所以才爲左非凡刺了兩劍。

左非凡殺得性起，美妙奇快的又揮出一劍，同時喝道：「小子，你還不報出師承，可別怪老夫不留餘地了！」

劍快人快，直如一陣敗絮撲至。

白狼道：「老早就告訴你，我沒有拜師，何來師承。」目射怒火，偏斜地刺出三招。

左非凡一意要逼出他的師承，但見他推說沒有拜師，武功掌法却這樣高明，當然不肯相信，冷笑一聲，劍掌快疾無比的罩向他的頭上，却問道：「沒有師父，父親總該會有罷！」

白狼的頭上被他劍芒罩住，倏地暴退，道：「誰無父母，閣下不是多此一問嗎？」

左非凡問道：「那麼你父親是何人？」一片劍芒，把他迫得連連後退。

白狼退至山壁，道：「先父白滄波，人稱刀神……」

他話未講完，左非凡慈祥的臉上，倏現一片殺容，疾逾電光石火的出劍。

刷地一聲，白狼左脚被一劍刺中，冒出汩汩的鮮血，頹然的跌坐下來。

白狼已無退路，身中三劍，流血甚多，元氣當然大傷，祇剩左掌奮力一振，做掙扎的一搏。

可是，左非凡殺機更濃，雙目射出懾人的精光，挪身閃開白狼的左掌，長劍倏地上揚，照準咽喉刺到。

劍出驚人，眼看白狼就要死在他的劍下。

倏地，一聲懾人的狼嗥，奔雷飛電地衝進數十匹狼，當中一匹矯捷的黑狼，直往左非凡的長劍撞去。

這一撞，長劍已刺入狼身，却救了白狼一命。

白狼一見，不禁悲呼叫道：「小黑……小黑……」

原來那匹捨身救了白狼的狼，就是小黑，此時肝腸俱裂，死於當場。

左非凡被那形勢所震，驚駭的收劍倒退。

這時洞內已擠滿幾十匹兇猛的狼，排成一排，護住白狼，虎視眈眈的監視着左非凡和風娘子。

隨後又走進一名少女，直撲到白狼的身旁，道：「白狼，你受傷了？」

白狼道：「沒關係，我還撐得了，祇是小黑却爲了救我而喪生……」

一匹狼，那是一匹有義氣的狼，小黑將永遠銘記在他倆的心坎裏。

月冰冰扶起他，道：「我們且先退下去再說！」

左非凡喝道：「小子，你休想離去！」

白狼道：「你這狠毒的武林盟主，有一天，我會將你斃在掌下的！」

月冰冰不顧左非凡的阻止，扶着白狼走出洞外。

左非凡眼睜睜的看他們離去，却不敢輕易出劍，因爲眼前一排兇猛的狼，已將他鎮懾住了，雖然他絕不會不是狼的對手，但剛才小黑奮不顧身的以身撞劍，早已把他震住了。

假如這些狼，也跟小黑狼一樣，祇要他一出劍，就有一匹狼衝向他的劍尖，這時左非凡的劍雖快，也祇自信能殺死三匹狼，自己就會死在其他的狼吻下。

有了這層顧慮，左非凡只好放他們走開。

風娘子却趁機揶揄道：「老頭子，你怕這些狼嗎？」

左非凡氣得面孔鐵青，道：「妳若不怕，何不自己上去，跟狼試試。」

風娘子撩一撩長髮，道：「我對男人有興**趣，對狼却提不起半點興趣。」**

左非凡冷冷道：「那妳爲什麼半夜裏，跑

到餓狼谷去放毒殺狼！」

風娘子淫笑道：「我放毒殺狼，爲的是引來一條可愛的狼！」

她口中說的「可愛的狼」，當然就是指白狼。

此時羣狼看到白狼和月冰冰已安然離去，也相繼的退出山洞。

刹那間，狼走得精光。

洞中只剩下左非凡和風娘子兩人，前者長劍入鞘，揚起長袍，欲想離去。

風娘子却阻止，道：「老頭子，別走！」

左非凡看不慣她淫蕩之態，道：「老夫已救了妳兩次，妳也可以放我走罷！」

風娘子一怔，道：「兩次嗎？」

左非凡道：「上次妳被那小子震斷血脈，多虧老夫以深厚的眞力替妳療治，才得痊癒，難道妳如此健忘嗎？」

風娘子道：「好，這就算一次！還有一次呢？」

左非凡道：「剛剛妳被那小子制了痳穴，要不是老夫及時趕到，妳還有命嗎？」

風娘子笑道：「這兩次我都承認，可是，老頭子，你可別忘了，那小子白狼是白滄波的兒子，萬一十年前的事，被揭穿……」

左非凡厲喝道：「閉嘴！」

風娘子也識趣的道：「好好，我不說，但是白狼的武功那樣高強，大元菓若再被他服下，明年的武林大會爭奪第十屆武林盟主，還有你的份兒嗎？」

人往往掙不開名與利的圈圈，左非凡雖是修行極高，但他仍希望禪連下屆武林盟主。

左非凡心裏已被風娘子抓住，怔然的問道：「那麼該如何呢？」

風娘子嫣然一笑，偎在他的身旁，道：「我帮你奪得第十屆的武林盟主，我祇要你帮我得到大元菓，長駐美顏，還有白狼那小野人，嚐一嚐新鮮味兒。」

左非凡對淫蕩風騷，實在厭惡已極，可惜廿年前，不愼受她引誘而春風一度，自此以後風娘子卽以此要脅，索求無貪，眞使他心煩，道：「老夫對明年武林大會，極有自信，放眼武林，還有那一個人能逃過老夫的劍下，妳要帮忙老夫，豈不往自己臉上貼金。」

風娘子道：「老頭子，別自鳴得意，有幾個人，已經對你武林盟主的地位，構成嚴重的威脅！」

左非凡略略移開風娘子的身軀，道：「什麼人？妳倒說說看！」

風娘子道：「長白雙雄韓岑，韓崗兄弟，他們合練一套雷電雙環，在關外橫掃稱霸，假如他們又服了大元菓，老頭子你恐怕就難以應付了！」

左非凡笑道：「武林大會競技祇能以一敵一，長白雙雄何能聯袂出手呢？何況老夫還不把他們兄弟放在眼裏。」

風娘子道：「老頭子，你太自大了，好，就算長白雙雄不值掛慮，但是另一人，不僅覬覦武林盟主已久，武功亦是一絕……」

左非凡插口道：「妳說的莫非是少林叛孽空空和尚？」

風娘子微一點頭，道：「正是他，這個野和尚，偷了少林絕學達摩易筋經，據說已練到五，六成，萬一他搶走了大元菓，眞氣倍增，再潛心習練達摩易筋經，祇要練到八成以上，老頭子你恐怕就不是他的敵手了！」

左非凡冷笑，道：「空空和尚好色，又嗜杯中物，不知傷了多少元氣，他要如眞的像妳說得那麼好，九年前，他早已登上武林盟主寶座，老夫看他是狗吃屎，改不了習慣，功夫也差不多到此爲止，難有寸進。」

風娘子道：「空空和尚確實是好酒好色，練武的人最忌酒色，假如他能改一改這兩件劣習，恐怕就由不得你逍遙了。」

左非凡道：「放眼天下江湖，實在沒有一個人，配稱老夫敵手。」

風娘子又移步過來，道：「老頭子，你先別得意，這一個人要是復出江湖，你不但保不住武林盟主的寶座，恐怕連老命都保不住！」

左非凡撫一撫長髯，道：「老夫還想不出有這麼一個人！」

風娘子故做神秘道：「你仔細想一想！」

左非凡忽然呀了一聲，繼而道：「妳是說鬼影子席天雷，那個老匹夫嗎？」

風娘子道：「就是他。」

左非凡道：「不錯，在十幾年前，老夫曾敗在他的手中，可是席天雷已經失踪江湖九年了，武林人物盛傳他已被人殺死了！還怕他什麼？」

風娘子道：「席天雷死了沒有，你應該比我清楚的，老頭子！」

左非凡悚然心驚，臉上却平靜的道：「妳的話，老夫不明白！」

風娘子冷哼道：「老頭子，別裝蒜了，假如不是十年前，你偷偷的一掌，席天雷早當上了武林盟主……」

左非凡沉着臉，打斷她的話，道：「妳不要瞎說八道，沾辱老夫清譽！」

風娘子嬌笑一聲，道：「老頭子，你以爲此事幹得一乾二淨，無人知曉，可是就瞞不了我……」

左非凡心中戰悸，越發感到她的難纏，刁滑，狡詐，想起十年前的事，那是他心頭的污點，他一直想忘掉那件卑鄙的事，可是風娘子却不放過他。

風娘子見他沉思不語，又道：「老頭子，沒關係，我會替你保密的，絕不會影响你武林盟主崇高的地位。」

左非凡問道：「誰告訴妳的？」

這句話，等於承認了。

風娘子道：「不用急，你還沒答應我的條件呢？」

在這個節骨眼兒，風娘子就拿轎了，故意不說，先談談條件。

左非凡被迫急了，道：「老夫答應妳，快說吧！」

風娘子喜道：「那太好了，我如服了大元菓青春永駐，永遠是世上最美的女人，再能擁有白狼，那眞是天下間最快樂的了……」

左非凡厭煩的道：「妳趕快說好不好？」

風娘子歛起笑容，正色的道：「是鬼影子席天雷親口告訴我的！」

這句話不啻晴天霹靂，使左非凡嚇了一驚，問道：「那老匹夫沒有死？」

風娘子道：「沒有，你下手的部位，稍爲偏左了，祇有使他癱了半邊身子。」

左非凡稍稍放心，道：「一個癱瘓的人，怎能跟老夫一爭高下呢？」

風娘子道：「先不要得意，席天雷雖然癱了半身，行動不便，可是這幾年却沒把功夫擱下，反而潛心苦練，大有進步，而且，聽說最近他已將煉成一種丹丸，可以治癒他的癱瘓，明年端陽誓必在武林大會上與你拚個生死。」

左非凡愁苦着眉，憂心如焚，假如眞如風娘子所說，席天雷重現江湖，那眞是對他大大的威脅，風娘子輕笑道：「老頭子，不用擔心，我們既已談好條件，我當然要帮你護住武林盟主的位子。」

左非凡的心緒已亂，問道：「如何才能無慮？」

風娘子道：「祇要趁着席天雷的丹丸尚未

煉成之前，將他殺了，不就除去隱憂了嗎？」

這女人，心腸眞狠眞毒，左非凡倒吸一口冷氣，暗暗有一層戒意，嘴上却道：「此計果然是妙！」其實，他爲了禪連武林盟主，也祇好狠下心了。

風娘子喜孜孜的道：「我風娘子除了善於用毒外，出主意也是一絕！」

左非凡問道：「那老匹夫，現在何處？」

風娘子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左非凡一怔道：「什麼？那老匹夫就藏在這山洞裏頭嗎？」

風娘子道：「不是在這個山洞，而是在這座山的那邊山洞裏面。」

左非凡道：「好呀！我們就去找他！」

風娘子道：「我出賣了席天雷，你可不要忘了我的條件呀！」

左非凡道：「放心好了，老夫幾時對妳失信？」

風娘子將香噴噴的體軀，偎在左非凡的身側，現出無限嬌媚。

左非凡對這朶有刺的玫瑰，早已存有戒心，挪身走出兩步，道：「我們走罷！」當下先自走出山洞。

風娘子無奈地跟着他走出了山洞，直往一處小徑行去，速度極快。

左非凡輕功也是不凡，不徐不疾的跟在後頭。

繞過幾處叢林，已經到了另外一面山。

突然，一處山洞呈現眼前，風娘子指一指洞口，道：「就在這裏！」

左非凡當先就要搶着進去，却爲風娘子攔阻，低聲道：「別急，席天雷精靈如鬼，一個癱瘓的人，能沒有一點戒備防患嗎？」

左非凡壓低聲音，道：「他癱了半邊身子，誰來供他飲食？」

風娘子道：「他收了一個徒弟，資質不壞，跟了席天雷十年，也練得一身功夫，席天雷就靠他徒弟服侍，張羅食物。」

左非凡望一望洞口，裏面深不可測，從外面看不清楚裏頭的情形，道：「我們應該怎麼辦？」

風娘子道：「讓我先進去，試探情況，然後再見機行事。」

左非凡道：「好罷！」

風娘子飄身來到洞口，故意輕咳一聲，揚聲道：「死鬼呀！我來了！」

可是山洞裏，却無半點反應。

風娘子行了進去，又喊道：「死鬼，你眞的死了嗎？怎麼也不答應一聲。」

說話間，已走進十餘步，又拐過一個彎，風娘子不覺訝然地叫了一聲。

忽聞背後一陣步履之聲，疾快的閃開。

「是老夫呀！」左非凡電射一般的穿進洞中，也爲當場情景怔住了。

洞裏頭一片零亂，還留有鍋，碗，箸……等，飲食必備的東西，可是却未見半點人影。

左非凡動了疑念，道：「風娘子，妳可別對老夫耍什麼花招。」

風娘子道：「老頭子，別不相信人，喏，這裏是席天雷躺臥的地方！」指着一具石床，還有兩件破棉襖，摔在一旁。

左非凡仔細察看，果然有些像是席天雷住過的樣子，因爲在十年前，兩人過從甚密，相知極深，却爲了一點名，勾心鬥角，終於反臉成仇。

風娘子道：「看樣子，席天雷走了並不多久，我追下去察看。」

左非凡道：「好的！」

他已下決心，如不把席天雷殺了，十年前的秘密就要揭穿，他的武林盟主也保不住了。

深山茂林，偌大的色隆拉山，也够他們尋找的了。

× × ×

再說，白狼受了重傷，幸虧月冰冰和羣狼及時趕至，才從左非凡的劍下，救了出來。

月冰冰將他護送回到餓狼谷，細心的爲他在傷口上抹藥，又用大元菓的香味，替他培元調氣。

傷了三處，幸虧都沒有傷在要害，流了不少血，但還不至於有生命之虞。

過了半個月，白狼的傷口已漸漸收歛結疤，眞氣也恢復了八成。

月冰冰這些日子，衣不解帶的照顧，深深的感動了白狼，兩人的感情也直綫上昇。

這些日子，餓狼谷還算平靜，沒有外人來侵犯。

白狼走下石床，出了石室，壯壯一看見他，就騰身奔了過來，哦哦出聲，好像很關懷的在慰問白狼。

白狼笑了笑，道：「壯壯，我好多了。」

壯壯高興的偎在白狼的脚下，搖搖尾巴。

狼雖然不會說話，可是那種融洽的感情，却在無言中流露出來。

這當兒，谷外忽然傳來狼嘯人叱的聲音。

白狼和壯壯神色微微一怔，疾快的向谷口奔越過去，已見空空和尚和羣狼搏鬥在一起。

空空和尚寬濶的袈裟一揚，揮出巨大的狂飈，羣狼紛紛撤退。

眼下已有三匹狼被擊斃，十二匹狼受了重傷。

白狼創傷未癒，眞氣亦未復元，可是看到空空和尚如此殘惡，即挺身上來，喝道：「住手！」

空空和尚虛幌一招，暴退七尺，猙獰的道：「酒家，今天來此，可不比上次了！」

俗說：「善者不來，來者不善！」經過半個多月，空空和尚潛隱在一處山洞，悉心的將達摩易筋經又重新演練一遍，因此功力大增，此次前來，似是抱着最大決心，非奪得大元菓不可。

白狼也看出他雙目眼神較前大增，但爲了羣狼的安危，也不容他在此濫殺，乃道：「老秃驢，識相的早些離去，否則你是討不了便宜的。」

空空和尚狂笑道：「今天洒家如不得到大元菓，絕不會走的……」突然眼注白狼裸露的身上，問道：「你受傷了嗎？」

白狼揚眉道：「不錯！」

空空和尚看一眼劍痕，道：「放眼天下，能傷得了你的，確實也找不出幾個人，假如洒家沒有看走了眼，傷你的人一定是神州一劍左非凡！」

白狼嚇了一驚，不覺對空空和尚重新估計，以前他兩度敗在手下，不過是輕敵大意所致，白狼臉上淡然的道：「不錯，你果然是好眼力。」

空空和尚心念道：「這小子傻乎乎的，果然被洒家套了出來，左非凡既已來到色隆拉山，洒家今天如不先下手奪得大元菓的話，以後恐怕沒有機會了。」想後，大聲的道：「你如把大元菓給了洒家，就帮你報仇！」

白狼怒道：「你是妄想！」

空空和尚也勃然怒道：「那可莫怪洒家佛門中人，妄動殺機了！」右手袖子一揚，拍出一道勁風。

白狼閃身一退，突感身上劍傷隱隱作痛，強忍痛楚，左掌往外一吐。

空空和尚一招落空，陡覺對方掌風勁道壓來，本能地挫身滑開，拿準白狼下身部位，彈起右腿橫掃過去。

他這一招又狠又毒，簡直要將白狼置於死地。

白狼身法矯捷，仰身倒旋，人却已縱上半空。

可是空空和尚已現殺機，一腿掃空，人如巨鵬追了過來。

白狼見他緊緊相迫，身猶未落地，左掌重重的劈去。一道寒氣砭骨的勁風，照準空空和尚的門面，直撞而至。

空空和尚人在半空，冷不防白狼這樣厲害，欲退不能，却反而衝身上去，一記巨掌，拍向白狼胸前。

這完全是不顧生命，兩敗俱傷的打法，可謂危險已極。

剎時間，空空臉上捱了一掌，落地退了兩步，陡地又疾趨而上。

白狼胸前重重的受了一擊，心浮氣動，跌坐地面。

空空猛撲過來，雙掌齊地，又遞至白狼胸前。

白狼人坐在地面，本能的揮起右臂，往上一拍。

但是，當白狼舉臂的時候，才感到右肩上的創傷，一陣澈心巨痛，那拍出的掌力，也大爲減弱。

當下空空雙掌已至，挾着雷霆萬鈞的勁道兇猛的拍落白狼胸前。

白狼一聲慘叫，身子翻滾兩下，吐出一道鮮血，人已倒在地面不起。

空空雖然也再中一擊，但那力勁已微不足道，眼見白狼倒地不起，更加兇猛揚身撲來。

就像一隻巨鷹攫食小鷄，白狼危在千鈞一髮。

在空空身子縱起的剎那，壯壯率領十二匹巨狼同時撲起，迎向空空的身子衝去。

兩下衝擊的速度極快極猛，剎時驀地一聲，號叫聲起。

有六匹狼當場慘死，四匹狼受了重傷，除壯壯外，還剩兩匹狼安然無恙。

但是空空也不平安，身子被狼衝出六，七丈外，顯然受了很重的內傷。

月冰冰突然現身，嬌叱道：「和尚，你好狠的心！」飄身過去，玉腕倏揚，擊了過去。

空空不敢硬接，一閃身，避開來襲，身子微微一晃，斜斜的穿入林中。

月冰冰掛念白狼的傷勢，也不追去，反身奔來，白狼已經昏迷過去。

她抱起了白狼，走向餓狼谷內。

進入石室，輕輕的放在石床上，月冰冰悉心的察一察他的脈穴，極爲微弱，顯然受了極重的內傷，不覺憂心如焚，遂取了大元菓懸掛在他的胸前，吸取那股異香。

月冰冰撕下自己的衣裳，沾了水輕輕的拭去他身上的血漬以及汚垢。

白狼依然沉迷不醒，平臥石床上。

壯壯命狼們去尋找草藥，不多久狼啣來許多不知名的藥草。

月冰冰細心的煎藥，然後慢慢的一口一口的餵他。

這一次，白狼傷後未癒，又挨了空空一記深厚的掌力，可說傷上加傷，一直調養治療了三個多月，另一方面又吸收大元菓的香氣，傷勢才逐漸復原。

但是，他受的內傷極重，傷勢雖已轉好，體內一股眞氣，總是不能完全提聚運發。

所以每天清晨白狼總是在石室內，打坐運息一、二個時辰，雖是如此，眞元的恢復，還是極爲遲緩。

月冰冰看在眼裏，芳心憂愁如焚，勸他把大元菓服了，可以立癒內傷，但白狼不敢存此私心，因爲大元菓是餓狼谷治療百病的靈藥，他個人吃了，果然能立刻把內傷治好，但怎對得起羣狼。

雖然，壯壯也同樣力勸他服下，但白狼總是說：「一點內傷算不了什麼，何況我每天清晨起來調息，行一遍吐納法，慢慢就會恢復過來。」

月冰冰拗不過他，也就順着他，祇是每天清晨都起來陪着白狼打坐。

這一天，天色還沒有亮，白狼就坐在石室內，瞑目運功，調息眞氣。

月冰冰進來時，白狼已打坐一會兒，遂不去打擾，自個兒悄然坐在一旁，也運起功來。

不多時，旭光悄悄的走進石洞。

白狼已入無我之境，宛如老僧入定垂簾閉目，運轉體內眞氣，渾然入空。

驀地，遠處傳來悲鳴之聲，月冰冰悚然大驚，已見壯壯負傷奔進，她連忙立起，深恐驚動白狼，走上前數步，悄聲問道：「壯壯，你受傷了？」

壯壯點一點頭，十分痛楚地伏在地上。

月冰冰又問道：「又有敵人侵入了餓狼谷嗎？」

壯壯精目一閃，現出驚懼之色，顯然來敵是十分兇殘扎手。

月冰冰問道：「是什麼人呀？」

壯壯比一比頭，輕咳兩聲。

月冰冰道：「是空空那老秃驢嗎？」

壯壯點一下頭，臉現愁苦。

月冰冰瞭解他的意思，空空每一次來侵，武功總是激進不少，顯然他挫敗後，回去總是潛心研習達摩易筋經的絕學。

這一次，又別三月，武功必然大增，看情形羣狼一定遭到莫大浩刦。

月冰冰道：「我去對付他！」她不想讓白狼知道，雖明知不是空空的敵手，但爲了解救羣狼，祇好把生死置之度外。

展身躍起，白狼突然睜目問道：「冰冰，妳上那裏去呢？」

月冰冰倏然收身，回過頭來，却不知如何回答，她顧念白狼內傷未癒，此次絕非空空的對手，支吾了半晌，答不上一句話。

石室外，飄來幾聲狼嘷，尖銳刺耳，悲慘已極。

白狼一怔，霍然站起，道：「老秃驢又來侵犯？」嘴上雖是問着，身子已邁出五六步。

月冰冰攔住他道：「白狼，你不能去，空空暴戾成性，你又內傷未癒……」

石洞外，空空大喝道：「好小子，你躲在山洞裏，當縮頭烏龜，算什麼東西，洒家今天是非要奪得大元菓不可！」

緊接着是狼的慘叫聲，顯然空空性起，大殺羣狼，已攻到石室外。

白狼忿然地道：「我定要出去跟他一決生死！」

月冰冰阻止道：「可是你的內傷……」

白狼豪氣干雲道：「我就是死在他的手中，也絕不能讓他罵我烏龜……」

壯壯忽然啣來大元菓，立在白狼眼前，意思是要他服下。

月冰冰知道勸他無效，道：「那麼你服下大元菓，治好內傷，這次是餓狼谷的最大浩刦，祇許成功不許失敗。」話說得十分沉痛。

壯壯眼露乞求之色，定定的注視白狼。

七、八匹受傷的狼，湧進石室躲藏。

白狼見狀，心知面臨生死危機，已到最後關頭，不再顧慮，取下大元菓大口大口嚼下。

當下坐在地面，急速的運氣調息，祇覺一股炙熱的元氣滑入穴脈中，感到無比的通暢，全身骨骸都煥然舒適，先前受阻的眞氣，宛然

青龍騰空，飛躍長舞。

空空和尚已攻到洞口，狼羣奮勇抵抗，却不敵他勁猛的掌力，幾百匹狼死在他的手下，他像頭凶猛的老虎，大肆發威，喝道：「兔崽子，再不出來，洒家就要攻進去了！」

兩匹狼躍身撲起，空空揚起雙掌，分頭攻去。

又是兩聲慘叫，那兩匹狼已成一團血肉糢糊。

白狼坐地調順大元菓的效力，運轉十二周天，最後衝破任，督兩脈，微一睜目，暴射出兩道精湛的神光。

空空已成瘋狂，如一團烏雲般的飄了進來，乍見白狼坐在地面，大喝一聲，雙掌倏起，一股排山倒海的勁道，急掩向白狼的眼前。

白狼沉腕一振，輕輕地反揚過去。

看似他輕輕一擊，却暗含極猛絕勁，兩股掌力，狂飈一般在半空一撞。

倏地，空空陡覺一道無比的暗勁通身，大叫一聲，人已如落空敗絮，很快的飄出石室。

白狼手一按地，急矢般地穿出洞外。

空空從半空中落地，跌得雙目直冒星火，已受了不輕的內傷。

白狼一掃洞外，餓狼谷的狼屍遍地，不覺心痛如絞，勃然大怒，不待空空站起，右掌疾連拍出。

空空祇覺得他的掌力來得太快太猛，當發覺時勁道已奔至，將他推起丈高。

這些事說來遲緩，但却在一刹那間，空空已嚇得魂飛魄散，做夢也沒有想到白狼的功力，變得如此神奇深厚。

空空身子飄在空中，却仍能撐腰翻身，斜斜的縱向右邊。

但白狼憤他屢次來犯，殺死無辜的狼羣，已倏現殺機，不待身子落下，其快如電的穿過去，用了一記狼形掌的奇詭招式，快得無與倫比的攻去。

空空閃避不及，隆地一聲，緊接着「哎唷」慘叫，身子在半空顫抖了一下，直墜而下。

墮下之勢，又快又疾，跌落地面時，空空已僵硬的躺着，動也不能動一下。

月冰冰走過去看道：「已經氣絕而死。」

白狼道：「幾百匹狼的生命，死在他的手中，也是罪有應得。」

月冰冰道：「想不到大元菓竟有此奇效，你現在的身法，出掌，眞是快得驚人。」

白狼道：「祇是，我太自私了！」

月冰冰道：「不能這樣說，爲了餓狼谷，你服下大元菓，殲滅頑兇……」

她話未說完，忽聞谷口傳來一聲狼嗥，轉目望去，但見一縷人影閃起。

白狼怒道：「那傢伙又來殺狼剖心，眞是可惡！」

他指的是褚偉，話一落，人已疾奔過去。

白狼現在的輕功，又更上一層，實在快得驚人，一閃閃到了餓狼谷口。

但見一匹狼橫死於地，胸腹已被剖開，血淋淋的怪悽慘的樣子，胸中狼心已被取去。

褚偉一手抓着狼心，一手握把短刀，人已奔雷迅電的穿入茂林中。

白狼喝道：「姓褚的，那裏去！」話聲中，亦已投身入林。

褚偉曾經領教過白狼的武功，此時見他追來，狂命的奔逸逃去。展開絕頂輕功，穿過茂密的樹林，直往荒巒的山峯小徑而去。

白狼在後面，追趕甚急，可是褚偉的輕功亦極了得，加以他穿梭在小徑中，使白狼甚是難追。

片刻，已越過兩座山頭，褚偉閃閃躲躲，已把白狼擺脫掉。

褚偉見白狼未追過來，吁了一口氣，道：「好險啊！這小子厲害得很。」看一看手中狼心，不由笑道：「這是第一百顆狼心，師父應該高興了。」臉上突然掠過一縷險詐的得色。

展身越過一度山峯，來到了一處山洞，收起短刀，挺身走進。

忽然洞內有一人說道：「褚偉，你回來了嗎？」

褚偉答道：「是的，師父！」

那人蒼老聲音又道：「取得狼心了嗎？」

褚偉行近，已見洞內一具石床上，躺着一位蓬頭散髮，髮已灰白的老人，面前却放着一個火爐，爐上一個大鍋正在煉着丹藥。

他走上前，提起手中狼心，道：「師父，這是第一百顆狼心了。」

老人臉如風乾的橘皮，佈滿了皺紋，展開一縷笑容，道：「褚偉，你是個好孩子，終於幫師父取得一百顆狼心，眼看狼心丹卽可煉成，師父這風癱病，也可以治好了。」

褚偉道：「但願師父早日脫離病魔。」

老人道：「褚偉，快把狼心放入鍋，再煉一個時辰，卽可大功告成。」

褚偉依言，掀起鍋蓋，放入狼心，又在火爐中添了兩根乾柴，就坐在老人的身旁，道：「師父，弟子追隨您老人家有十年了，可是師父的名諱，却一直沒有告訴弟子，今天狼心丹已快煉成，師父的病，將可治癒，敢請師父把名諱示知。」

老人道：「褚偉不要急，師父不是早就告訴你了嗎？我病一好，就會把一切告訴你。」

褚偉閃起一個不悅的神色，但很快的平淡的道：「難得今天一個好日子，弟子三天前沽了一壺好酒，我去拿來孝敬師父。」

老人一向嗜酒，喜道：「快去拿來。」

褚偉穿入另一個山洞，不久取出一具葫蘆，遞上給老人，道：「師父，您請隨便罷！」

遞過去，人却走開七、八步。

老人拔來蓋子，一陣酒香撲鼻，勾起腹中酒虫，半坐着仰起頸子，大喝一口。

褚偉却斜視着老人，暗自竊喜。

老人喝了一口酒，道：「眞是好酒，褚偉，你過來，師父有話跟你說。」

褚偉猶豫一下，走了過去。

待他靠近老人時，倏地老人出手如電，扣住他的手腕脈門，張口噴出一道酒泉，直往褚偉的身上射去。

那道酒泉，含有老人深厚的勁度，射在身上，穿透衣衫，痛得褚偉慘叫不已，肌膚像蜂巢一般，裂出無數小洞，沁出血珠。

老人怒道：「畜牲，敢來害我，是誰指使你在酒中下毒？」

褚偉痛得說不出話來！

老人道：「還不快說！」

褚偉望了一眼老人冷峻的眼光，把要說的話，又畏懼的吞下去。

老人冷哼一聲，道：「除了風娘子外，我想再沒有別人了，快說，是不是風娘子指使你的。」

褚偉怯怯的道：「是一個很美麗的婦人，她沒有告訴我是誰。」

老人道：「她給了你什麼好處，竟敢酒中下毒，來害師父，畜牲，你太沒有人性了！」

褚偉惶恐地道：「她誘惑我，弟子把持不定……」

老人怔然道：「太無恥了，那淫婦竟然以色誘你……」

氣得怒目而視，驀地揚起一掌，拍向褚偉天靈蓋。

褚偉手腕被扣，那裏閃避得開，登時慘叫一聲，腦漿迸裂，死在當場。



老人猶自忿怒的道：「風娘子，妳太無恥了，比一匹狼還不如。」

突然，鍋子一陣滾動，老人爬身前進，掀開蓋子，探手抓起拇指大小的一粒丹丸，笑道：「狼心丹，狼心丹，老夫可以再度重臨中原，奪取武林盟主的地位了。」

當下張口把狼心丹吞下，就坐在地面，調氣運息。

盞茶時刻，藥力已經生效，老人蒼白的臉色泛起一層紅潤，頭頂冒出一縷白烟，裊裊上升。

又過了半個時辰，老人睜開眼來，兩道烱烱的目光，暴射出來，突然身子飄起，在半空中旋轉一個觔斗，宛如一條青龍那樣矯捷。

老人掀起了笑容，驀地一怔，喝道：「洞外什麼人，鬼鬼祟祟的……」

洞外揚來一陣輕笑，道：「死鬼，那麼緊張幹什麼？」

是一個女人的聲音，老人一聽就辨出是風娘子，立刻轉身把褚偉的屍體抱進左邊一個山洞藏起來，返身又躺在石床上，用一條狼皮氈子蓋住下軀。

這些事，說來話長，老人却祇不過在一刹那之間，就做完了，他把聲音變得蒼老些，道：「妳來幹什麼？」

風娘子婀娜的扭着柳腰，走進來，照着老人微微一笑，道：「哦，有事就不能來嘛？死鬼，你怎麼變得兇巴巴的，一點兒也不惜香憐玉。」

她那種騷態，老人看了心底直發毛。

風娘子又道：「死鬼，搬了地方，也不打個招呼，害我把色隆拉山都找遍了，今天才找到，死鬼，你眞叫我想死咯！」

老人問道：「眞的？」

風娘子嗲聲道：「人家對你是一片死心，你却還不相信人家……」她撒起嬌來，眞比一位十七、八歲的姑娘，還要有勁多了。

老人道：「好好，我相信妳。」他用力移動一點身子，又道：「最近我風癱症發得厲害，兩隻腿酸痠得很，妳能不能替我搥兩下。」

風娘子喜道：「好呀！能爲你效勞，那是我的榮幸。」說時，一撩身上輕衫，飄出陣陣幽香，欵欵的移步到石床旁。

當她甫行走近，老人驀地躍起身來，出手如風，快得令人掩身不及避雷的去扣風娘子的右手門脈。

但是，風娘子狡猾得比狐狸精還靈，老人一出手，她已翻身倒退七，八步，搶着想衝出山洞。

在她一轉身時，老人已飄到她的前面，快得不能再快的探出右手，扣住風娘子的手腕脈穴。

風娘子嫣然一笑，道：「死鬼，你這是什麼意思？」

老人怒道：「什麼意思？妳自己心裏明白，風娘子，妳想在我鬼影子面前要花樣，那是吃錯了藥。」

原來這個老人，就是十年前威震武林的鬼影子席天雷，難怪有那樣快的輕功。

風娘子裝佯的道：「死鬼，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席天雷道：「妳以色誘我徒弟，在酒中下毒……」

風娘子辯道：「你徒弟是誰？我連見都沒見過面，別寃枉我。」

席天雷道：「那畜牲已被我殺了，還有妳剛才趨近我時，撩衣散毒，還以爲我不知道，這下子，妳可沒話說了罷！」

風娘子知道狡賴不了，不由掉下眼淚，哭泣的道：「我錯了，都是那殺千刀的左非凡叫我來害你的，死鬼，你就原諒我……」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得好傷心。

席天雷一怔，問道：「姓左的也來了？」

風娘子飲泣的道：「若非是他，還有誰能威脅得我，幹這種沒良心的事。」

席天雷出神的道：「十年前的老賬，可要算一算清楚了！」

突然，風娘子趁得入神之際，左掌貫足掌力，猛向席天雷胸前拍去。

她出手快，席天雷比她更快，右手一用勁，震斷她的脈穴，左掌疾起如風，反揚過去，直把風娘子劈出五，六尺，慘叫一聲，死於非命。

席天雷冷冷的看一眼，道：「妳這隻騷狐狸，專門去幹一些下流無恥的事，死得不足爲惜。」

說罷，揚起頭來，往洞外大聲喝道：「左非凡，你給老子滾進來吧！」

喝聲甫落，洞口人影一閃，飄進來一條人

影。

席天雷一怔，因爲那人並不是左非凡，而是一個赤裸上身，熊腰虎背的少年。

那少年冷冷的問道：「你就是鬼影子席天雷嗎？」

席天雷聳動眉頭，道：「老夫正是席天雷，你小子是什麼人？」

那少年突然從腰間取出兩隻菱形的鏢，一大一小，揚了一揚，又問道：「這暗器你可認得嗎？」

席天雷心頭一震，道：「不錯，那是老夫秘密使用的菱鏢，你從那裏得來？」

那少年道：「一隻是從你的徒弟褚偉身上得來；另一隻却是在十年前，從一個八歲的小孩身上取下來的……」

他話還未說完，席天雷巳經變色，狂喝道：「兔崽子，你就是白滄波的兒子……」

那少年截口道：「不錯，在下就是十年前，傷在你的菱鏢，被狼救去的小孩白狼，今天特來討取滅門的血債。」

席天雷想起十年前，與一批黑道人物，聯手夜襲白家，殺盡白滄波一家人，後來看到一個小孩，他出手射出一隻菱鏢，後來小孩却被一羣狼咬走，他一直認爲小孩不死在他的鏢下，也一定做了狼羣的腹中物。

可是萬萬沒想到，那小孩並沒有死，却巳練成一身驚人的武功。

但席天雷心頭也沒有半點懼意，他不相信眼前這個野小子的武功會高過他，況且他的風癱症，服了狼心丹不僅病狀痊癒，武功更是增進不少。

席天雷冷冷的道：「你是來送死。」

白狼却問道：「當年參與屠殺先父的，還有些什麼人？」

席天雷道：「你勝了老夫，再告訴你！」

白狼冷笑着道：「你不說，自然會有人說的……」

席天雷道：「誰？」

白狼道：「左非凡，那菱鏢也是他告訴我的，是你使用的暗器，蒼天有眼，才使我能找到仇人。」

席天雷不敢相信的又問道：「眞是姓左的告訴你的？」

白狼道：「他說你的鏢毒，心却比鏢更毒，當年滅門血案的元兇就是你。」

席天雷精神一震，道：「兔崽子，你上了他的當。」

白狼道：「物證人證俱在，你還想狡賴！」

席天雷道：「不錯，當年老夫曾參與行動，不過元兇禍首却是左非凡。」

白狼冷冷的道：「左非凡說得不錯，你是個心黑手辣的老狐狸。」

席天雷道：「兔崽子，你不相信，老夫就把十年前的血案，前因後果告訴你罷！」

白狼道：「你說說看！」

席天雷道：「十年前，也就是第九屆武林大會前一年，黑白兩道的人雖然個個想奪得武林盟主的崇高地位，可是又懾於白滄波神奇的刀術，後來左非凡邀約五十幾名黑道高手，計謀夜襲白家，也來邀請老夫參加，老夫本不欲參與此事，左非凡却以幫助老夫登上武林盟主爲條件，老夫才被說動。」

白狼插口道：「你爲了一點虛名，太不擇手段了。」

席天雷繼續說道：「當時，老夫想除掉白滄波，天下再沒有一個人是老夫的敵手了，那左非凡的劍術比起老夫的武功，還差那麼半截，於是就在一個黑夜裏，圍殺白滄波全家……」

白狼問道：「可是，事後你却未登上武林盟主的位子，反而是左非凡奪得第九屆武林盟主。」

席天雷嘆聲道：「這就是左非凡狡詐的地方，在圍殺白滄波成功之後，左非凡却突然發掌從背後傷了老夫一掌，當時他以爲老夫巳死，才得意的離去，想不到老夫命大，這一掌雖然傷得很重，却沒有死，一陣昏迷之後，從雪地裏甦醒過來，但是，寒冷的雪氣巳侵入肌骨，從此老夫就罹了風癱症，腰身以下完全不能動彈。」

白狼上下打量一下，道：「可是你却完好得很。」

席天雷道：「後來，老夫收了一名徒弟，授他武功，也幸賴他爲老夫張羅飲食，才能活下去，老夫又命他採取深山草藥，配以一百顆狼心，煉成狼心丹，終於治好風癱症。」

白狼這時才明白那褚偉爲什麼專門殺狼剖心，仇憤不禁更增一層。

席天雷道：「你明白了嗎？左非凡爲人城府極深，狡詐非常，而且僞善爲惡，是個陰險毒惡的人物，老夫聽說參與圍殺白滄波的五十幾名黑道人物，都一一爲左非凡暗殺而死，今天他挑撥你來向老夫尋仇，也祇不過想借刀殺人罷了，無論你或老夫死了，都爲他除掉一大仇家。」

白狼這才明白，人心險惡，眞是比狼更甚，不過席天雷也是絕不能放過的仇人，怒道：「我先殺了你，再去找左非凡報仇！」

席天雷道：「不管誰殺了誰，左非凡害得老夫癱瘓十年，也絕不會輕易放過他的。」

白狼劍眉一聳，道：「好，請你出手吧！」雙掌護胸，蓄勢待發。

席天雷淡然的道：「以老夫的身份，豈能先動手，讓你先出手！」

其實席天雷的掌法，完全以靜制動，待對方出手，才覷準破綻，制得先機，何況他對白狼的招法拳路，諱莫如深，豈能輕易先攻。

白狼却也不推讓，一心祇想爲父報仇，緩緩的舉起右掌，不徐不疾的拍去。

他自從服了大元菓，眞元大增，巳到了隨心而發的境界，這一招看似平淡無奇，却含着莫大的玄機。

席天雷一看他出手，暗中冷哼一聲，道：「看他出手，完全是一般練武的把式，並無奇特的地方，老夫也把他估計得太高了。」

心念着，雙掌交叉，準備等對方攻到之時，立刻給予攻勢，但白狼右掌甫將接近時，突然加快速度，一變而改取席天雷的天靈蓋。

這一變化，席天雷不禁大大驚駭，那份輕視之心，也全盡掃，但他被稱爲鬼影子，輕功極爲了得，一挪身之下，巳退出五步。

可是，白狼似巳預料他有這一着，身形亦隨着疾趨，如影附身，改拍爲點，戳向他的左肩。

這一招，完全把狼的狡變，模仿到了極點，含有三個變化，把對敵的心理，抓得一淸二楚。

席天雷待發現第三次變化時，想要閃避巳經來不及了，左肩被重重戳了一下，感到一陣痲痺，痛澈心脾，不覺霍然變色，右掌奮臂攻出。

其實，席天雷的武功，巳達出神入化的地步，一則他癱瘓十年，雖然新癒，身法巳大受影響；再則，一交手，他就對白狼生出輕敵之心，所以在第一招就被攻到。

他一發怒出手，含着呼嘯的掌風，凌厲而出。

白狼不敢大意，反手相搏，展開狼形掌抵抗。

狼形掌的絕妙處，乃在觀察狼的形態，平

常我們知道狼是最聰頴狡黠的動物，所以狼在撲身攻擊的時候，每一招至少含有三層以上的變化，一層落空，他巳變化第二層的攻勢，第二層再失手，緊接着第三層的詭異招式又出，而且三層變化，連綿不絕，完全一氣呵成。狼形掌巳得此絕奇奧妙，白狼運用起更是超凡入聖，比狼更勝一籌。

席天雷對手三招，巳駭於他的掌法，尤其是那種變化更是一般武技所無，很難捉摸得住，搶得先機。

因此，過了三十招後，席天雷先機盡失，全部在白狼的攻勢之下，勉強拒招。

席天雷被稱爲鬼影子，鬼之一字，當然形容他鬼計多端，善用心機，眉鋒一輕，突地虛幌一招，搶身奔向洞口而去。

白狼豈容他逃走，大喝道：「那裏走！」撲身追去。

席天雷未及洞口，陡地折身，右手一揚，射出幾點寒星，迎面撲來。

兩下距離又近，要想閃開他突如而至的暗器，那眞是難上加難。

可是白狼十年與狼爲伍，早巳習得狼性，狼每在攻擊的時候，巳先設下防備之策，因此席天雷驀然射出菱鏢，白狼却早防備這一着，雙掌如飛劈開這些暗器，身手之快之巧，巳是爐火純青。

席天雷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個少年，竟練成這般高奇的武功，他雖是一代魔頭，也被驚得冒出一身冷汗，所以這時祇想逃出山洞，人更加速撲去。

白狼痛憤他的毒惡陰狠，雙掌貫足掌力擊去。

席天雷身形疾快，將要躍出洞口，驀地竄出數十匹狼，蜂湧而上，竟然堵住洞口。

兩下撞擊，狼被席天雷一擊，登時嘷聲立起，死了七八匹狼。

可是，席天雷衝身之勢，也因而受挫，倒退了兩步，在他倒退時，白狼的強勁掌力巳至，那力道足以摧碑碎石，席天雷那受得了這一擊。

「哎唷！」慘聲立起，席天雷枯瘦的體形，巳被拋出洞外，重重落地，死在當場。

假如不是狼羣擋住席天雷的去路，白狼武功縱然再高，但想殺此一代魔頭，還沒這般容易。

白狼摸一摸身旁的狼，感激的道：「謝謝你們幫助我殺了他！」

那一匹狼却神色焦急的向他比一比脚，疾快的往西奔去。

狼羣隨着撲去。

白狼心知必有急難，也跟着展身追去。

不多時，轉過一個山峯，忽聞叱喝之聲，巳見在山坵上，大約有四、五百匹狼包圍住左非凡和月冰冰，中間却狼屍遍地。

那左非凡和月冰冰正在交手相搏，打得十分劇烈。

雖然左非凡殺死了許多狼，身上也被狼咬傷多處，一身衣衫破碎，鮮血染紅全身。

可是他手中一柄長劍，寒芒森森，一片劍光罩住月冰冰，正在危急時，白狼暴喝一聲，騰身飛至，一掌攻取左非凡的背後。

左非凡一劍直取月冰冰的咽喉，眼見就要將她刺死，但覺身後掌風蕭瑟，若是不收劍閃避，固然可將月冰冰殺死劍下，但他自己也必要傷在白狼的掌下。

倏地，左非凡左手收劍，斜斜飄開丈外。

白狼這一掌出手，救了月冰冰，道：「冰冰，妳退下讓我來對付他。」月冰冰悄然退到一旁。

左非凡道：「小子，怎麼去而復返，老夫不是告訴你，席天雷是你的仇人嗎？」

白狼怒道：「席天雷巳死在我的掌下，不過他也告訴了我一切眞象，你才眞是陰狠的罪魁……」

左非凡桀桀大笑地叫道：「你既然明白了，老夫今天就將你殺了！」他聲如梟叫，入耳難聽。

白狼道：「不要把話說得太滿，今天鹿死誰手，猶未定也！」劍眉倏展，揉身而上。

左非凡劍如龍吟，幻起一道銀芒，斜斜刺到。

白狼身輕如絮，忽左忽右，一雙掌使出狼形掌，也是奇詭之至。

兩人在場上攻至十餘招，猶不分勝負。

左非凡吃虧在先與狼羣攻擊，眞氣耗出大半，身上又負了數處傷痕；另一方面白狼服下大元菓後，眞氣大增，直如山中猛虎，縱撲矯捷。

白狼掌影，巳將左非凡罩住；但是左非凡左手的長劍突然使出他最厲害的「神州一劍」，銀光暴射，直向白狼胸前劃到。

同時間，白狼右掌一招「狼子野心」，也探取左非凡的胸口。

兩人拚命一搏，眼見如不撤劍收掌，那勢必要落個兩敗俱傷的局面。

倏地，狼羣中的壯壯縱撲而出，宛如一個黑色的彈丸，其快如電，射向左非凡的劍下。

剎那間，身形一分，羣狼不禁驚訝不止。

原來壯壯一衝，身子被長劍劃過，背上留下尺長的劍痕，傷得很重，倒在地面，月冰冰和狼羣很快的圍上去救他。

虧是壯壯一衝，才救了白狼，但他胸前也被劃了一道劍痕，不過很輕，連血都沒有流出來。

但左非凡却「啊唷」的叫了一聲，胸中重重地受了一擊，身子顫抖一下，退了四，五步，「哇」地吐出一道血劍，臉色都變成灰白。

白狼却毫不放鬆，雙掌交接而出，一掌緊似一掌，直如雷雨交接的打在左非凡的身上。

左非凡受傷極重，左手勉強揮劍，巳成強弩之末，那傷得了白狼，反而又受了三掌，噴血滿地，人巳顫抖立身不穩。

此刻，狼羣一見壯壯受傷，都憤怒的圍攻上來，縱撲到左非凡的身上。

左非凡傷痕遍身，左手無力地滑落長劍，剎時間被狼撕成碎片，巳無完屍。

白狼走到壯壯的身旁，抱起牠道：「壯壯，你太偉大了，犧牲自己來救了我……」

壯壯眼睛一睜，表示出一點也不在乎的樣子。

月冰冰道：「壯壯這種俠義之風，比起武林中強取豪奪自命俠義的人，要更勝上幾千萬倍。」

白狼點一點頭，道：「冰冰，我們同去吧！大仇巳報，我的心情反而像失落些什麼？」

月冰冰問道：「你不想去中原爭奪第十屆武林盟主嗎？」

白狼歎了一聲，道：「武林盟主有什麼用，還不是一個虛名，我想永遠在餓狼谷，和這些可愛的狼，厮守在一起，要比和武林中人相處，來得幸福愉快多了。」望了月冰冰一眼，忽然問道：「冰冰，妳願意和我在一起嗎？」

月冰冰垂下頭，微微點了一下，臉頰巳佈滿了緋紅。

白狼得意的笑了，笑得那麼開朗。

溫煦的陽光，直照在他們的身上，一旁响起了一陣狼聲的呼歡。

大地變得很平靜，陽光也更祥和！

（續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曹若冰・文
盧令・圖

劍胆琴心

（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夏大先生等大俠所乘之馬車越過了鳳陽，及近至蚌埠時，又有化子前來對師仁傑報訊說：午前一刻馬車經巳北折，原來這叫化也是姬嫣紅等着其僞裝，其實馬車在黃昏時巳經過了鳳台，他們由於獲知安徽大別山黑虎寨主羅定遠經巳與幽九宮結盟，孔翠娟立即建議謂，姬冷香曾有爲期三個月，誘我等到祁連山九幽宮救人之約，看來井大俠三人目前並無危險，不如就近前往黑虎寨一查究竟，在雙方見面之下，里虎寨主羅定遠婉言說出本寨實力難與「九幽宮」抗衡，且關係上該寨千名弟兄的性命，迫不得已……

大義感草莽　正氣壓邪魔

師仁傑笑道：「這麼說，總寨主左右必是有『九幽宮』人了！」

羅定遠與身後四護法身形俱都微微一震！羅定遠隨即凝目道：「師大俠這話怎麼講？」

師仁傑淡淡道：「除非總寨主身邊有『九幽宮』人監視着總寨主的一行一動，否則便是彼此親熱親熱，又何懼人知？」

羅定遠道：「『九幽宮』耳目衆多，消息靈通，羅某不敢拿『黑虎寨』基業與上千兄弟的性命試驗……」

師仁傑含笑截口道：「總寨主可是不認爲身邊有『九幽宮』人？」

羅定遠道：「羅某不敢認爲身邊有，不過，那也很難說，『九幽宮』神秘詭譎，無所不在，也許有，羅某只是不知道罷了！」

師仁傑凝目道：「總寨主難道就任由他們長此潛伏左右麼？」

羅定遠神情顯得無可奈何地說道：「既難發現他是誰，就只好由他潛伏了！」

師仁傑道：「師仁傑願稍盡棉薄，協助總寨主查出那潛伏左右之人，不知總寨主意下如何？」

羅定遠搖頭淡淡說道：「好意心領，羅某至爲感激，不敢有勞大駕！」

師仁傑道：「總寨主難道仍懼懾於『九幽宮』淫威？」

羅定遠道：「事實如此，羅某不想否認！」

師仁傑道：「恕我直言一句，總寨主可曾想到異日之後果？」

羅定遠道：「那是異日，至少目前可平安一時！」

師仁傑皺眉道：「但求目前苟安，總寨主這種想法何異飲鴆止渴？」

羅定遠神色淡漠地道：「倘不飲鴆，全寨上下只怕即刻就要渴死！」

師仁傑雙眉倏地一挑，道：「總寨主，『無敵金鐺』當世英豪，似乎不應該說這種話，也不應該是這麼個人！」

羅定遠淡淡地道：「師大俠該知道，事實上羅某不能不顧利害，不得不說這種話！」

師仁傑道：「總寨主爲當今天下綠林盟主，『九幽宮』掌握了『黑虎寨』，就等於掌握了中原武林之一半，總寨主可曾想到這一點？」

羅定遠點頭說道：「想到了。」

師仁傑道：「如此，總寨主何以還要『飲鴆止渴』？」

羅定遠道：「羅某巳經說過，羅某身爲總寨主，不得不爲『黑虎寨』基業與上千弟兄着想！」

師仁傑道：「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九幽宮』倘若掌握了中原武林，『黑虎寨』又何能獨免？」

羅定遠目光倏然凝注道：「師大俠以爲『九幽宮』會成功麼？」

師仁傑道：「那要看怎麼說了……」

羅定遠接口說道：「羅某不以爲『九幽宮』會能成功！」

師仁傑道：「我請問總寨主這『不以爲』之理由？」

羅定遠道：「武林既有師大俠等諸位在，『九幽宮』絕不會成功！」

師仁傑揚眉笑道：「總寨主太高抬師仁傑等人了，俗語說：『獨木難撐大厦』，討賊必須同仇敵愾，倘若武林中人人自危自私，目光短視，不肯出頭，都如總寨主一樣，師仁傑等人縱有三頭六臂也是不夠的！」

這番話說的夠重，夠令人受不了的！

「鐵心婆婆」等人心中早就氣怒非常，此刻聞言不由暗大呼「痛快！」衆料羅定遠必然色變十分難堪！

豈料事實大謬不然，羅定遠竟是神色不變，若無其事地淡淡說道：「師大俠，那不該怪他們自危自私，目光短視不肯出頭，要怪該怪他們的本身實力太弱，一些個衞道之士又不足以使他們仰賴，他們只得屈於淫威暫求自保了！」

這話，聽來似乎說的是「理」，但却是話裏有話，也是針對師仁傑所言，以牙還牙！

師騰雲，關浩然與「鐵心婆婆」三人聽得全都不由勃然色變，便是深受「雙聖」敎誨薰陶，修養功深的荀玉玫姑娘也挑起了一雙黛眉！

「鐵心婆婆」性情最是火爆，忍不住突然一聲冷笑，說道：「總寨主，除魔衞道，人人有責，不能單靠那些個有胆識，有熱血，不畏事，不怕死之人！」

羅定遠淡淡道：「侯前輩這話說的雖然不錯，但他們有心無力，不得不追求苟安自保，而且，事實上，武林中各大門派至今猶閉着門戶，以各大門派之雄厚實力，尙且畏縮不前，閉門觀望，以求自保，區區『黑虎寨』又怎敢與人頡頏？」

「鐵心婆婆」白眉陡地一挑，怒笑道：「看來，耳聞是虛，眼見才是實，羅定遠你好不令人失望！」

羅定遠神色冷淡地道：「倘如此，羅某不敢留客，侯前輩自可請便！」

他眞够大胆的，竟敢對這位昔年威震武林，人人聞名驚胆的「女煞星」下了逐客令！

「鐵心婆婆」倏然仰天大笑，滿頭白髮根根豎立，笑聲激盪，震得「聚義廳」爲了幌動！

羅定遠與身後四護法均皆微有不安之狀！

「鐵心婆婆」笑聲一落，方待離座站起，耳邊適時响起孔翠娟那柔和的傳音說道：「侯婆婆，事有蹊蹺，絕不單純，他正巴不得咱們早走，婆婆請暫且作小忍，千萬別上當，『無敵金鐺』絕不是這種人，妳不見師大俠正在費盡心機，一再相試麼？」

「鐵心婆婆」心中刹時明白，怒態倏然一斂，哈哈一笑，道：「總寨主，我老婆子有個怪脾氣，你越是想我老婆子走，我老婆子就越不走，你弄巧成拙了！」

羅定遠臉色一變，尙未接話。

師仁傑巳含笑說道：「總寨主，看來你比我師仁傑胆子都要大，爲何獨對『九幽宮』震懾懼怕若此，這我實在不懂！」

羅定遠神情一呆，道：「師大俠這話何指？羅某不明白！」

師仁傑笑道：「你對侯婆婆下逐客令，便是我號稱宇內第一的『琴劍書生』都不敢，總寨主你居然敢，你既連侯婆婆都不放在眼內，爲何獨對『九幽宮』這般畏懼？」

羅定遠淡淡地說道：「那不難解釋，羅某開罪了侯婆婆，侯婆婆縱然要殺也不過殺的是我羅某一個，而『九幽宮』却要羅某寨毁人亡，鷄犬不留！」

這解釋是理，也是實情！

師仁傑淡然一笑，道：「這麼說，總寨主之逐客，是故激使我等離去的了？」

羅定遠道：「不錯，羅某不想否認，諸位早走片刻，羅某便早放心片刻，『黑虎寨』也就自然早安全片刻！」

師仁傑默然了刹那，道：「總寨主如眞要我等早片刻離去，那不難，只要總寨主答應我個不情之請，師仁傑等人便立刻告辭！」

羅定遠道：「但不知師大俠有何不情之請？」

師仁傑道：「請總寨主把貴寨那五位巡監召來與師仁傑等一會！」

羅定遠心中一震！道：「師大俠認識他五人？」

師仁傑笑道：「彼此同是武林人，相見何必曾相識！」

羅定遠道：「師大俠，這，羅某難以從命！」

師仁傑道：「這是爲何？」

羅定遠道：「他五個生性孤僻，不願見生人，再說，他五個職司巡監，自然不會常待在總寨中，此刻只怕巳出去了！」

師仁傑道：「那並不難，前者有總寨主令諭，他五人該是不敢不遵，再說師仁傑等又不會吃人，至於後者，只要總寨主一道令諭，召回他五人也該不是難事！」

羅定遠搖頭道：「羅某雖然身爲總寨主，但這等事却不願相强於人，至於後者，他五人出外巡監是公事，羅某也不能爲着這種事隨便下令把他召回來！」

師仁傑笑道：「看來，他五人固然怕見師仁傑等人，而總寨主似乎更怕他五人與師仁傑等人相見，這是爲何？」

羅定遠聳肩攤手道：「師大俠如要這麼想，羅某便莫可奈何了！」

師仁傑笑了笑道：「既如此，師仁傑

不敢令總寨主爲難……」

羅定遠心中暗暗一鬆，道：「多謝師大俠！」

師仁傑深望了羅定遠一眼，說道：「總寨主先別謝得那麼早，師仁傑尚有後話呢！」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他五人既不願見生人，總寨主又不願把五人召回，那麼，師仁傑就捨遠取近，跟總寨主身後四位護法談談，可以麼？」

四個幪面黑衣人身形立時微微一震，下意識地齊皆向後退了一步！

羅定遠有點不自然地搖頭道：「這，羅某很想從命，但却無法從命！」

師仁傑微一揚眉，道：「爲什麼？」

羅定遠道：「一是因爲他四人不願跟外人交談，二是他四人天生啞……」

師仁傑笑道：「哦！原來如此，有道是『十聾九啞』，凡是有口不能言之人，十之九九都是聾子，可是他四位之聽覺相當好嘛！」

羅定遠道：「羅某不敢欺瞞師大俠，師大俠若是不相信，羅某……」

師仁傑含笑接口道：「便莫可奈何了，是不是？」

羅定遠點頭道：「羅某句句實言，師大俠明鑒！」

師仁傑淡然一笑，道：「總寨主既然這麼說，師仁傑怎好信不過總寨主，强人所難，那就算了！」

話落，有意無意地曲了曲小指！

羅定遠聞言心理剛鬆了口氣，他身後四名護法中那居左的一個，不知怎地，竟突然發出「哎呀！」一聲痛呼，雙手捂上了肚子！

羅定遠心中霍地一驚，連忙回顧。

師仁傑適時長身站起，驚喜地說道：「總寨主，這豈非天意促成，這位護法居然能開口說了話，眞是既可喜，又可賀，看來該是我師仁傑的運氣……」

羅定遠刹時漲紅了一張老臉，「鐵心婆婆」等人却暗暗失笑！

這是怎麼回事？羅定遠等人不是傻子，不會不知這是師仁傑暗中的搗鬼，可是不知爲什麼，他幾個竟隱忍未予揭穿！

師仁傑接着又道：「總寨主，如今我可以跟他四位談談了麼？」

羅定遠神情有點兒窘迫不安地道：「這個……自無不可，只是他四位不願跟外人交談，師大俠……」

師仁傑接口說道：「那不要緊，只要總寨主點了頭，我自有辦法讓他四位開口，而且樂意跟我談談！」

羅定遠默然了稍頃，無奈地强笑道：「那只有任憑師大俠了！」

師仁傑微微一笑，道：「我先謝謝總寨主了……」

語鋒一頓，轉向四名護法，道：「四位好！」

四個幪面黑衣人只目光冷然投注，沒一人答話。

師仁傑笑了笑，又道：「四位高姓大名？大號如何稱呼？」

四個蒙面黑衣人仍沒有一人開口！

師仁傑雙眉微皺地轉望着羅定遠說道：「果如總寨主所言，他四位確實不願跟外人交談……」

羅定遠勉强地乾笑道：「只要師大俠認爲羅某沒有謊言相欺就好！」

「豈敢！」師仁傑道：「我這一問，可否請總寨主代爲答覆？」

羅定遠道：「這當然可以，他四人乃一母同胞，姓米單名龍、虎、豹、彪！」

師仁傑皺眉道：「恕我直言，他四位的姓名我似乎從未聞聽說過！」

羅定遠道：「這自然難怪師大俠，『黑虎寨』中，俱都是些藉藉無名的江湖小卒，師大俠自是……」

師仁傑倏然截口道：「總寨主何乃忒謙，以我師仁傑看，他四位一身所學功力，俱皆當世一流！」

羅定遠道：「師大俠誇獎，在師大俠面前，那只怕是微不足道……」

師仁傑搖頭道：「那不見得，搏鬥不能全靠力，倘若他四位聯手，再加上一些霸道的獨門暗器，我便絕不是他們四位的敵手！」

這話，聽得四護法身形不由又是微微一震！

羅定遠道：「師大俠太自謙了，羅某認爲除非是師大俠相讓，否則便是再加上一倍……」

師仁傑笑道：「性命攸關，我豈會相讓，單他四位或者稍嫌不够，但是如再加上二位，情形便不同了，我非敗不可！」

四護法不知怎地，竟往後退了一步！

羅定遠神情十分不安地笑了笑，沒有接話！

師仁傑目光轉注四護法，問道：「四位進『黑虎寨』榮任要職有多久了？大概有不少時日了吧？」

四護法全都默不出聲，沒有答話！

師仁傑雙目灼灼地逼視着四護法，那目光似乎要看透四護法的心肺，只看得四人的心弦繃得緊緊的！

倏然，師仁傑搖了搖頭，說道：「以我看，四位不該穿黑衣，應該換上黃衣，那才相稱，而且，倘若再加上二位……」

羅定遠陡地一笑站起，說道：「師大俠這交談怎麼說起笑話來了！」

師仁傑搖頭道：「我這不是說笑話，而是實情，他四位本該穿黃衣，也本該是六位，不姓米……」

他話未說完，四護法已悄無聲息地閃動身形，撲向後窗！

然而，他四人身形剛動，師騰雲與關浩然已雙雙騰身掠起，落在後窗之前，擋住去路！

羅定遠變色說道：「師大俠，你這是何意？」

師仁傑道：「總寨主是眞不知道，還是明知故問裝糊塗？」

羅定遠吸了口氣，搖頭說道：「羅某是眞不知道，不過，他四位是羅某的護法，縱有什麼得罪師大俠之處，尚請看我薄面，高抬貴手……」

師仁傑抬手一擺，道：「總寨主且聽我說明他四位的身份來歷再說，他四位是我師仁傑多年故交，一向居於『星星峽』，人稱『黃衣六狠』！」

「鐵心婆婆」雙目寒芒突然電射，直逼四人，冷笑說道：「眞想不到，原來是你四個匹夫……」

她話音未落，四人已同聲厲喝，八掌齊揮，直朝師騰雲與關浩然撲去！

關浩然長眉一挑，道：「匹夫，你等找死？」

話聲中，與師騰雲四掌電出，迎着四人的撲勢擊去！

「砰！砰！」連聲巨响大震中，「聚義廳」爲之幌動，師騰雲與關浩然冷然併肩卓立，身形未動分毫！

四護法却各吐悶哼，身形蹌踉暴退兩步，八道驚駭的目光直逼二人！

師仁傑倏揚輕喝道：「關大哥，雲兒，不必傷人，擒下他四個即可！」

關浩然與師騰雲剛自應聲，四人已再次聲發厲喝撲向二人，八手齊揚，烏光電射二人！

關浩然勃然色變，喝道：「幼主小心，這是『化血狠刺』，十九年前恩主便是傷在此刺之下！」

師騰雲一聽乃父十九年前便是傷在此刺之下，幾乎功力盡失，雙目立射殺機，閃電出手，比關浩然還快，勁氣山湧，身前烏光倒射回襲，兩名護法首當其衝，慘吼聲中，身軀往後便倒！

師騰雲雙掌再遞，「砰！砰！」兩聲，兩名護法皆被掌力擊實，痛上加痛，傷上加傷，倒地寂然不動，再也活不成了！

師騰雲這裏掌斃一雙，關浩然那裏也已克敵奏功，另兩名護法悶哼聲中，身軀倒地，昏死當場！

刹時間雲消霧散，四個黑衣蒙面護法躺下了兩雙，二死二傷，一個也未幸能脫身！

四護法雖已二死二傷，但是師騰雲與關浩然却未歸座，依然併肩卓立後窗之前，而「鐵心婆婆」却連人帶椅的移坐在廳門之旁。

「聚義廳」內有着刹那的沉默！

「無敵金鐺」羅定遠似乎被嚇呆了，半晌之後方始語音苦澀的說道：「師大俠，你這麼一來，可害苦了『黑虎寨』上下了！」

「鐵心婆婆」白眉一軒，方要發話責叱，師仁傑已帶笑說道：「總寨主大概還不知他們是『九幽宮』人吧？」

羅定遠苦笑說道：「羅某知道他四人是『九幽宮』中人，只是不知他們是『黃衣六狠』！」

師仁傑道：「總寨主可是怕『九幽宮』知道了此事之後會報復？」

羅定遠點頭道：「他四人是『九幽宮』派駐敝寨監視羅某之人，這一來『九幽宮』豈會饒過羅某？」

師仁傑道：「人是師仁傑等人下的手，與總寨主何關？」

羅定遠道：「但是師大俠幾位下手處，却是在『黑虎寨』的聚義廳內，又是當着羅某之面！」

師仁傑笑道：「看來總寨主是被『九幽宮』嚇破了虎胆了！」

羅定遠神情赧然道：「羅某爲的是這創之不易的一片基業與上千名弟兄！」

師仁傑道：「如此，何不就『一不做，二不休』，在消息還未走漏之前，立刻傳諭召回五巡監，索性把他們一起收拾掉好了！」

羅定遠身形一震！睜目道：「怎麼？師大俠認爲五位巡監也是……」

師仁傑道：「不知總寨主知不知道，他五個也是『九幽宮』人，而且是武林成名二十多年的邪道人物，『邙山九鬼』之五！」

此言一出，不但羅定遠大驚失色，身軀暴顫，便是「鐵心婆婆」，荀玉玫姑娘與師雲騰，關浩然等人也神情猛震，霍然色變，雙目暴睜！

「鐵心婆婆」蓦地長身站起，激動地道：「師大俠，那五個東西眞是？……」

師仁傑點頭道：「我們適才不是認爲那五巡監之一的話聲極熟麼？自當年至今，『黃衣六狠』只餘其四，『邙山九鬼』僅賸其六，我既發現四護法便是『四狠』，仔細想想，再一忖摸那極熟的話聲，我終於想出了他是『九鬼』中的老五，既知其一，其餘的四人當必是『九鬼』中人無疑！」

「鐵心婆婆」點頭大笑道：「師大俠不愧宇內第一，由來高明，如今我老婆子這才明白，怪不得那東西只敢隔得遠遠的答話，不敢露面，咱們進了寨，他却龜縮不出，躲得沒有了人影，這眞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語聲一頓，轉向羅定遠道：「如今已經全明白了，你羅總寨主還等什麼？」

羅定遠微一猶豫，目注師仁傑問道：「師大俠，你沒有料錯？」

師仁傑淡然一笑道：「既有『黃衣六狠』之四在此，總寨主就該知道我絕不會料錯！」

羅定遠輕嘆了口氣，說道：「四明五暗，『九幽宮』實在神秘詭譎，手段厲害，若非師大俠今天識穿，羅某還不知要被矇騙到什麼時候呢！……」

「鐵心婆婆」說道：「羅老兒，別說無用的廢話了，你趕快下令吧！」

羅定遠遲疑了一下，竟淡然一搖頭道：「請諸位恕罪，揭穿了四護法，羅某已恐『九幽宮』報復，倘若再擒五巡監，『黑虎寨』必將化爲灰烟！」

「鐵心婆婆」冷笑道：「羅老兒，四護法已被揭穿，你還想……」

羅定遠截口說道：「揭穿四護法，那是諸位下的手，事不關羅某，或可倖免，再擒五巡監，那無異是羅某親自下的手，絕難僥倖！」

「鐵心婆婆」不禁怒火突然上冲，滿頭白髮根根豎立，威態懾人地道：「羅定遠，我老婆子可沒想到，你竟然如此胆小畏事！」

羅定遠道：「這何必要我一再說明，『黑虎寨』的基業創之不易，上千弟兄生命並非草芥！」

「鐵心婆婆」道：「你何必不說這是爲了你自己？」

羅定遠道：「侯前輩該知道，羅某本身頭可斷，血可流！」

「鐵心婆婆」還想再說，但她口才一張，師仁傑已接口說道：「這麼說，總寨主是絕不下令召回他五人了？」

羅定遠訕訕一笑道：「請師大俠原諒

羅某實在不能拿上千弟兄的生命試驗！」

師仁傑默然沉思了刹那，說道：「總寨主既這麼說，師仁傑說不得只好罷了，『邙山九鬼』當年逞凶縱火殺人，我可以只找元兇，不問其他，但是他們不知悔改，如今已投身『九幽宮』為虎作倀，助紂為虐，我不能輕易饒過他們……」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總寨主既然有所顧忌，不願召他五人回來，那我就再來個捨遠求近吧，據我所知，『邙山九鬼』已賸六鬼，五巡監既是五鬼，還有一鬼不知現在何處，總寨主能賜告麼？」

一句「捨遠求近」聽得羅定遠臉色不禁一變！隨又神情一鬆的笑說道：「羅某只見其五，未見其六，不知那一個現在何處？」

師仁傑目光凝注，含笑道：「總寨主眞不知道麼？」

羅定遠搖頭道：「羅某焉敢欺瞞師大俠，確實不知道！」

師仁傑淡淡地道：「總寨主既然確實不知道，那麼我就告訴總寨主好了，我知道！」

羅定遠心中暗暗一震！道：「師大俠知道？」

師仁傑點頭道：「我不但知道他現在何處，而且知道那五巡監都是誰，他又是誰？」

羅定遠有點兒胆戰心驚地笑道：「師大俠既然知道，又何必要問羅某？」

師仁傑淡淡笑道：「總寨主，以我推測，那五巡監乃是『九鬼』中之三、四、五、八、九五個，那另一個乃是老大步長青，不知對也不對？」

羅定遠神色不安地強笑道：「師大俠當世宇內第一，所測自無不中之理……」

師仁傑微微一笑，又道：「那五巡監我不知他們現在何處，但却知步長青的踪跡！」

羅定遠倏然站起身子欠了欠身，旋又坐下，勉強地笑笑道：「師大俠請說！」

師仁傑目光忽地一凝，笑問道：「總寨主何事驚慌不安？」

羅定遠暗吸了口氣，搖頭道：「師大俠說笑了，羅某那有什麼驚慌不安了？」

師仁傑笑道：「本來也是，此時此刻，總寨主怎可驚慌不安，否則豈不令師仁傑心中……」雙目倏又一凝，詫異道：「咦！總寨主臉上怎麼竟戴有人皮面具？」

羅定遠心神猛地一震！下意識地抬手往臉上摸去。

師仁傑日中寒電飛閃，朗聲大笑道：「總寨主，現在我敢斷言了，步長青他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孔翠娟端坐未動，「鐵心婆婆」與荀玉玫姑娘却霍地站起，師騰雲與關浩然則雙雙閃身掠了過來！

羅定遠不禁魂飛魄散，心胆俱裂，猛地長身站起！

但是，他還未來得及有任何行動，師仁傑已抬手環指了「鐵心婆婆」等人一下，冷聲說道：「步長青，你先自己估量看看，眼下這幾個你能是那一個的敵手？」

羅定遠身軀機伶伶打了個寒顫！僵立着未敢動！

這用不着「估量」，他心裏非常明白，眼下這幾個的功力所學無一不高過他，無一不是他的要命閻羅！

師仁傑輕聲一笑道：「有道是『識時務者為俊傑，知進退才是高人』！」

話聲中，單掌電出，一閃即回。

師仁傑手中多了一張鬚眉眼耳，口鼻宛然，精巧絕倫的特製人皮面具。

而羅定遠已變成了一個臘黃臉孔，灰白短髭的步長青，同時，他的一個下巴也已然脫落！

步長青身形暴顫，目射狠毒之色！

師騰雲雙眉一挑，道：「爹，他便是『九鬼』之首步長青？」

師仁傑剛一點頭，師騰雲目中已射殺機的沉聲說道：「老賊，血債血償，你得替我岳父與我師家下人償命！」

話落掌起，就要擊出！

「雲兒住手！」師仁傑突揚言輕喝。

師騰雲聞聲一震！疾地沉腕收掌，目注乃父，道：「爹！……」

師仁傑抬手擺了擺，道：「雲兒且退，爹自有主張！」

師騰雲應了一聲，後退了一步。

師仁傑目光轉向荀玉玫姑娘，說道：「玫兒，這是妳殺父兇手，妳怎麼說？」

荀玉玫姑娘滿面正氣，美目神光湛湛地說道：「您老人家知道，玫兒藝出佛門，二位恩師教誨玫兒的是上體天心，慈悲，寬恕，家母也教導玫兒說『冤仇宜解不宜結』，玫兒請您老人家以大局為重！」

師仁傑目含讚許地深看了荀玉玫一眼，擺手道：「如此，大家都且坐下！」

荀玉玫姑娘恭恭敬敬地應了一聲，跟「鐵心婆婆」同時坐下。

師仁傑目光轉向步長青，肅容道：「步長青，你有什麼感受？是羞？是愧？」

步長青低垂着頭，看不見他臉上的表情，也無法猜料他心中的感受！

師仁傑淡笑了笑，又道：「不要以為落在我等手中必是死路一條，唯有你執迷不悟，助紂為虐，幫人害人，他日才會遭致死無葬身之地！」

說話間，伸手托上了步長青的下巴。

步長青雖然仍是低着頭，也沒有開口說話，但却未有自絕的意圖！

師仁傑語音平和地問道：「步長青，那『無敵金鏞』羅定遠怎麼樣了？」

步長青雖是仍未抬頭，却開口答了話，說道：「他還活着，沒有死，也無毫髮損傷！」

師仁傑道：「他人現在何處？」

步長青猶豫着，沒有立刻答話。

師仁傑微一挑眉道：「步長青，只要你誠實答我問話，我保證絕不難為你！」

步長青倏然抬頭，道：「師大俠這話當眞？」

師仁傑揚眉正容說道：「你什麼時候聽說過我師仁傑說話不算數了？」

步長青深望了師仁傑一眼，說道：「已經被姬嫣紅帶走了！」

師仁傑道：「和夏大先生他們三位一起走？」

步長青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師仁傑又道：「你幾個竊據『黑虎寨』有多久了？」

步長青道：「三個多月了。」

師仁傑道：「以你幾個與『黃衣四狠』的力量而論，奪取『黑虎寨』的基業，取而代之，那該是易如反掌，為何要假扮容貌？」

步長青道：「羅定遠手下，『黑虎寨』內三堂外三堂上千弟兄，個個剛烈，不掩人耳目，恐怕難以服衆！」

師仁傑道：「此事難道竟無一人知道麼？」

「有！」步長青道：「唯一知道此事眞相秘密之人，是內三堂之第三堂主萬重培！」

師仁傑一怔！道：「別人不知，何以他一人獨曉？」

步長青道：「那是因為我幾人在對付羅定遠時，被他撞見了！」

「哦！原來如此。」師仁傑道：「他還能活到如今，我實在為他慶幸！」

語聲一頓又起，問道：「你怎麼未殺他滅口，難道不怕他洩露？」

步長青道：「萬重培身為內三堂之主，是羅定遠心腹得力部屬之一，我等奪取『黑虎寨』之初豈可殺之，羅定遠掌握在我等手中，為了這層顧忌，我等諒他絕不敢輕易洩露出去！」

至此，衆人這才明白，萬重培為何似有難言之隱，會有那異樣神情，言詞閃爍不定！

師仁傑點頭笑了笑，問道：「步長青，你幾個為何奪取『黑虎寨』？」

步長青道：「奉我等老主人之命！」

師仁傑道：「何時奉得他的令諭？」

步長青道：「三個月前。」

師仁傑道：「當時他可曾告訴你，奪取『黑虎寨』之用意何在？」

步長青微一遲疑，道：「未曾。」

師仁傑雙眉微微一揚，道：「你幾個奪取了『黑虎寨』以後，他可曾出面過，授命你幾個該做些什麼？」

步長青道：「在我幾個奪取『黑虎寨』之前，老主人經常出現左近傳話授命，但自奪取了『黑虎寨』以後，便再未出現過！」

師仁傑突然一聲冷笑，道：「步長青，事到如今，你還能好好的站着說話，猶敢欺我？」

步長青身形一震！道：「我句句實言，未敢相欺！」

師仁傑冷笑道：「那麼我問你，是誰讓你幾個歸附『九幽宮』的？」

「這……」步長青窒了窒，道：「是老主人事前交待我幾個……」

「步長青！」師仁傑截口說道：「我早料到你會有此一着，所以我適才問你那老主人有沒有告訴你奪取『黑虎寨』的用意何在？你該記得你說『未曾』！」

步長青不由頭一垂，但旋又抬頭說道：「那是事後，『九幽宮』派人手持老主人的手諭前來……」

師仁傑道：「這越發是欺人之說了，不過，你既這麼說，我也不能完全不信，如今手諭何在？拿來我看看！」

步長青道：「師大俠是存心跟我為難，手諭看後當即焚燬掉了！」

師仁傑淡笑道：「這下更好，我要是不相信你，便成了成心與你為難了，只是，步長青，我不以為你幾個是那種糊塗人，你幾個連老主人之面都未見過，竟會見着片紙隻字便聽命於人，別說是我，這話你說給誰聽也不會相信！」

步長青道：「我說的確是實話，也是事實，你要不信……」

師仁傑雙眉一軒，道：「步長青，你也是個有血有肉有人性的漢子，昂藏鬚眉，我師仁傑這般對你，你還要執迷不悟自毀麼？」

步長青面有羞愧之色，默然地緩緩低下了頭！

師仁傑又道：「說起來，你們九兄弟與我師家毫無怨嫌，當年之事，你可以捫心自問，那錯究竟在誰？我對你九兄弟又如何？至於十九年前，你九兄弟率領人手黑夜縱火焚燒我師家山莊，殺我荀二弟下屬十二人，這是一大筆血債，論理，我該向你討還，你也罪當該死，可是，現在你仍好好的站在我面前，我不但未替我荀二弟與十二位下屬報仇，並且還向你保證不難為你，你自己想想看，你對得起我師仁傑麼？」

步長青身形暴顫，一顆頭垂得更低！

未幾，他猛地一抬頭，咬牙毅然說道：「步長青昂藏七尺，豈是人間賤丈夫，你『琴劍書生』不愧宇內第一，令我羞慚汗顏……」

語鋒微頓，方要二次開口！

驀地，師騰雲倏揚沉喝道：「匹夫，你敢施暗算！」

步長青口中發出一聲慘呼，身軀一幌，砰然倒地，寂然不動！

步長青這裏身子才倒地，師騰雲那裏已身如閃電地向廳中撲了出去，關浩然連忙也緊跟着掠身撲出，及至師仁傑等人定過神來，師騰雲與關浩然已撲出廳外不見了影子！

「鐵心婆婆」與荀玉玫姑娘方要也閃身出廳，師仁傑却抬手一擺，說道：「侯婆婆，玫兒，有關大哥與雲兒足夠應付那人了！」

「鐵心婆婆」與荀玉玫姑娘立即停身未動，師仁傑前跨一步，俯身伸手翻過步長青的身子略一察看，頓時皺起了雙眉！以他的一身武學造詣，明明確確地知道步長青已然中了暗算，氣絕身死，但是，他在步長青身上竟找不到一絲傷痕！

孔翠娟見狀，問道：「傑哥，可是看不出他傷在什麼暗器之下？」

師仁傑默然點頭不語。

孔翠娟略一遲疑，與「鐵心婆婆」同時走了過來，她二人又把步長青渾身上下也察看了一遍，結果自然和師仁傑一樣也未能看出什麼！

適時，廳外人影電閃，掠回來了師騰雲與關浩然！

師仁傑一見二人四手空空，不由問道：「怎麼？雲兒，未見來人？」

師騰雲搖頭道：「來人輕功身法奇高，雲兒只看見了一個背影，追了一陣，仍被他逃脫了！」

師仁傑道：「這麼說，你也未能看清楚他是誰了？」

師騰雲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師仁傑也未再開口，低頭沉思。

關浩然道：「恩主，可要老奴告訴『黑虎寨』的弟兄一聲，要他們來……」

師仁傑搖頭擺手道：「不忙，關大哥，我們先談談再說！」

語聲一頓，抬手一指地上步長青的屍首，說道：「雲兒，爹未發現警兆，你是怎麼發現的？」

師騰雲道：「雲兒也並不是發現廳外來了人，而是發現一種暗器由外射入，襲向了步長青！」

師仁傑道：「爹等怎未發現有什麼異響與破風之聲？」

師騰雲道：「這種暗器細如牛毛，無光無色無風，名叫『無影透骨神芒』！」

師仁傑目光微凝道：「雲兒，你是怎麼知道那樣清楚的？」

師騰雲道：「不敢瞞爹，這種暗器乃是雲兒師門三絕暗器之一！」

師仁傑道：「雲兒，你身上也有這種暗器嗎？」

師騰雲搖頭道：「恩師曾說此物太以歹毒霸道，所以未曾賜交雲兒！」

師仁傑點點頭，皺眉道：「這就奇怪了，我怎未聽說過『逍遙聖手』身懷此種歹毒暗器？」

師騰雲道：「那就非雲兒所知了！」

孔翠娟含笑接口說道：「傑哥怎也糊塗一時，他有什麼難道一定要都非告訴你不可麼？」

師仁傑點頭一笑道：「娟妹說的是，怪不得我們找不出步長青的傷痕所在！」

師騰雲說道：「爹，步長青的傷痕在後腦頭髮內，他是被『無影透骨神芒』打入後腦致死，身上是找不出傷痕的！」

「哦！」師仁傑道：「原來如此，這就難怪了！」

「鐵心婆婆」接口說道：「師大俠，如今事情已經明朗了，我們該走趟『逍遙谷』當面找他，看他有何解釋說詞？」

師仁傑搖頭說道：「那沒有用，他不會在『逍遙谷』中等着我們的，去了也是白跑！」

「鐵心婆婆」道：「那麼依您看他可能會到什麼地方……」

師仁傑道：「很難說，除非是他來找我們，我們要想找他只怕很難很難！」

「鐵心婆婆」白眉一皺，道：「難道說他不打算和我們見面了？」

「那倒不至於。」師仁傑搖頭道：「只是，只怕他不會以『逍遙聖手』的身份和我們見面了！」

「鐵心婆婆」道：「師大俠以爲他會以什麼身份和我們見面？」

師仁傑沉吟地道：「這就更難預料了，也許會以『九幽宮主』的身份和我們見面也說不定！」

「鐵心婆婆」白眉一軒，道：「他就是以天皇老子的身份出現，我老婆子也要揭下他一層皮來！」

師仁傑笑道：「侯婆婆怎麼又妄動無名殺心了！」

「鐵心婆婆」老臉不禁一紅，道：「多謝師大俠棒喝，我老婆子心裏實在氣不過他那種陰毒詭詐的手段！」

師仁傑笑了笑，轉向關浩然說道：「關大哥，拍醒那未死的兩條狠中的一個問問，我們該走了！」

關浩然應了一聲，大步走過去，一掌拍下，不但未見動靜，未曾應掌睜眼，連動也未動！

關浩然一怔，連忙俯身查看一探鼻息，這才知道已經斷了氣，再查看另一個，也已經沒有了氣息。

師仁傑見狀已明白這兩條狼也已死去了，立即說道：「關大哥，既然已經死了就算了，就麻煩大哥去請萬重培他們三位堂主來一下，我們交待之後就走！」

關浩然應了一聲，大步出廳而去！

「鐵心婆婆」突然問道：「師大俠，另外那五鬼怎麼辦？」

師仁傑含笑反問道：「以侯婆婆高見認爲呢？」

「鐵心婆婆」微一沉吟道：「我老婆子認爲應該除惡務盡！」

師仁傑笑道：「這話說的是，可是既已『東窗事發』，他五個怎敢還留在這兒，只怕早就逃得沒有影子了，我們到那兒找他們去？」

「鐵心婆婆」道：「萬一他五個還躲在這附近，等我們走了再回來呢？」

師仁傑搖頭道：「我想他五個大概還不至於有那麼大胆，縱然有，步長青已死，四條狠也已斷魂，憑『黑虎寨』的內三堂堂主以及一衆香主跟手下弟兄，也足能應付，他五個絕難逞兇！」

說話間，廳外脚步聲響動，關浩然與萬重培三位堂主，身後跟着十多名青衣勁裝漢子快步走了進來。

師仁傑連忙拱手相迎，而萬重培等人走進廳內卻一語不發地，突然推金山倒玉柱般一起跪了下去！

師仁傑神情一愕，連忙閃身跨步躲開，雙手又搖又扶地說道：「諸位這不是要折煞我師仁傑麼，快快請起！」

隨着師仁傑的話聲，萬重培等三位堂主與一衆青衣勁裝漢子一拜挺身站起。

接着，萬重培肅容開口說道：「師大俠，大恩不敢言謝，從此『黑虎寨』聽命於『琴劍書生』，倘若有所差遣，但憑片紙隻字，『黑虎寨』弟兄雖赴湯蹈火，肝腦塗地皆在所不辭！」

眼見「黑虎寨」上下人人忠義，豪情感人，師仁傑不由衷心十分感動說道：「謝謝諸位，諸位盛情豪義，師仁傑衷心至爲感激！」語聲微微一頓，目視萬重培問道：「萬堂主已把眞相告訴諸位了麼？」

萬重培點頭躬身說道：「是的，在下已將一切全都說明了！」

「如此甚好。」師仁傑點頭說道：「據步長青說，羅總寨主已與夏大先生他們三位被姬嫣紅一起帶往祁連『九幽宮』中去了，此事師仁傑義不容辭，這就前往『九幽宮』一會姬冷香，當將羅總寨主救回，諸位只管安心好好守住這座『黑虎寨』，別再讓人陰謀所乘就行了！」

萬重培等衆人，都深知「琴劍書生」不但所學功力高絕，當世宇內第一，而且劍胆琴心，素重信諾，一言九鼎！

師仁傑既然這麼說，萬重培等人當然不會有什麼異言，當即齊聲說道：「在下等敬遵師大俠諭令！」

師仁傑笑了笑，又道：「另外還有那

五巡監乃是步長青的五個弟子，步長青與四條狠已死，他五個可能不會敢回來了，但不防一萬，却不能不防萬一，諸位必須嚴加謹愼戒備，他五個萬一回來，諸位盡管全力出手搏殺，不必再存顧忌，諸位只管放心，只要『黑虎寨』一天沒有完全落入『九幽宮』的控制掌握，姬冷香她絕不敢輕動羅總寨主的！」

萬重培等衆人再次躬聲應「是」。

師仁傑交待完畢之後，這才向衆人告別，率領着愛妻愛子，關浩然與「鐵心婆婆」，荀玉玫姑娘離開「黑虎寨」而去！

× × ×

這是一片百丈寬闊的大廣場，地點是祁連山中的一處谷地。

穿過這塊谷地，便是建築得氣勢巍峨壯麗，有如禁城的「九幽宮」。

夜，初更將半。

大廣場的週圍，每隔十丈距離就插着一支人高的松子油火把，每支火把的前面都排立着五個腰懸佩劍的黑衣蒙面人。

廣場當中，成品字形擺着三張桌子。

左邊一桌，是「琴劍書生」師仁傑夫婦愛子師騰雲，「鐵面生死判」關浩然，「鐵心婆婆」侯九姑與小師妹荀玉玫。

右邊一桌，是一個身材高大，長像威猛懾人的紅袍老者與一個杏眼桃腮的黑衣中年美婦人；正是名震武林的「九指神魔」冉天敖，「千毒夫人」喬玉珍夫婦。

在他夫婦身旁，左邊是其獨子「武潘安」冉士杰，右邊是冉士杰那未過門的嬌妻「天香魔女」姬嫣紅。

正中的一桌，只擺着兩張椅子，目前尚還空着，但照這情形看，那顯然是「九幽宮主」夫婦的主座。

三張桌子上，牙筷，銀壺，玉杯，飲食用具都非常攷究，極盡豪華氣派之能事，猶勝帝王之家！

每一張桌子上，成梅花狀地擺放着五隻精緻的上好細瓷大海碗，每一隻大海碗上都有一個蓋子蓋得密密的，不知內盛何物？但由那用具之攷究，陳設之豪華氣派，可以想得到那十五隻大海碗中盛的，必然都是山珍海味，冠絕天下的美餚佳饌！

主人未出，客人自然未便動筷，便是那陪客也是一樣，兩張桌上的人，全都靜靜地坐着，既無人動，也沒有人開口！

別看偌大一片廣場，人數也有五六十人，可是却靜悄悄地不聞一絲聲息，不見一絲兒動靜！

尤其是那每支火把前面站着的黑衣蒙面人，就如同木雕泥塑的一樣！

靜！靜！整個廣場中的空氣，如同凝結了般地靜寂，沉悶！靜寂得令人不安，沉悶得令人感覺窒息！

星移斗轉，月影漸高，已是二更。

驀地，一聲低沉的鐘聲劃破了凝結的空氣，靜寂的廣場！

鐘聲，响自那建築巍峨的「九幽宮」內，廣場中，左右兩張桌子上靜坐着的客人與陪客，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九幽宮」那兩扇緊閉着的大門！

「九幽宮」的大門緩緩打開了，燈影閃動，步聲輕响，走出了一隊人來！

前面是八個黑衣蒙面人，手執孔明燈分兩排左右各四，隨後是一男一女二人。

女的走在右邊，是個嬌靨如花，眉目含煞的中年紅衣宮裝美婦人，正是那艷名四播，兇名昭彰，邪惡淫蕩狠毒，昔年的「九幽宮主」，而今竟降格爲「宮主夫人」的姬冷香！

男的走在左邊，是個身穿紫袍，身材頎長，白面無鬚，貌相英俊的中年人！

只看此人雙目犀利陰鷙森寒四射，顧盼之間，隱隱生威神態，就知是個心智深沉，極富心機的當代梟雄人物！

此人既與姬冷香一同出現，走個併肩不用說，他必然就是那久已聞名却難得一見，神秘，詭譎，陰狠，毒辣，一直在隱身暗中施弄詭謀的「九幽宮主」無疑了！

他二人身後，是一前八後九個黑衣蒙面人，緊緊跟隨身後，緩緩而行，想必是他二人的貼身護衛！

這時，陪客桌上靜坐着的「九幽神魔」冉天敖夫婦，「武潘安」冉士杰與「天香魔女」姬嫣紅全都站了起來，個個神色恭謹地躬下了身。

師仁傑等人是客人，在禮貌上，自是也不便不起身相迎，有失禮數風度！

八個執燈的黑衣蒙面人一直走到那主座之前，身形霍然分開，左右各四的分站在主座兩旁。

姬冷香連看都未看身前兩席一眼，旁若無人般逕自嬝娜地坐了落！

紫袍人則傲立右邊的椅子前，並未立刻落坐，那九個黑衣蒙面人則仍是一前一後，侍立在二人的椅後。

紫袍人神色淡漠地先向師仁傑等人抬了抬手，淡淡說道：「諸位請坐！」

在師仁傑等人落坐之後，紫袍人神色立刻一變倨傲地朝「九指神魔」冉天敖夫婦冷然擺手示意坐下，但却未開口！

「九指神魔」冉天敖夫婦恭謹地坐下後，紫袍人也就大刺刺的坐了下去。

他剛坐定，侍立椅後那爲首的一個黑衣蒙面人轉向「九幽宮」內揚聲沉喝道：「來人！」

喝聲甫落，「九幽宮」門內閃身走出六名體態妖嬈，婀娜多姿，風情萬千的絕色少女，三名雙手空空，三名手中各捧着一隻銀壺，兩兩成對地嬝嬝地走向一席。

走到席前，雙手空空的少女伸出纖纖玉手掀開了五隻大海碗的碗蓋，手捧銀壺少女則皓腕輕抬，爲每人斟上一杯美酒！

菜，果然是色香味俱佳，名貴的山珍海味！

酒，色是鮮紅，既稠又濃，不知是什麼酒，腥氣撲鼻，令人怵目驚心！

師仁傑，孔翠娟，關浩然三人視若無睹，神色泰然安詳。

「鐵心婆婆」與荀玉玫姑娘，師騰雲三人却臉色微變，挑起了雙眉！

適時，紫袍人面含陰森笑意，舉杯邀客說道：「諸位遠道光臨，『九幽宮』深感榮寵，本人忝爲地主，無以爲敬，權以一杯千年蟒血聊表寸心，於此並先作聲明，彼此雖然敵對，將作生死之搏，但本人尚不屑酒宴之上動什手腳，酒菜均無毒，請諸位放心飲用，本人當先乾爲敬！」

話聲沙啞，頗爲難聽，話完，引杯就唇，一仰頭，盡乾一杯「蟒血」，點滴不剩！

（下期續完）

武林軼事

駝仔三招殺拳王

賴嚴霜

說到中個的功夫，確是有許多特色的，並非亂拳打出，靠氣力取勝，清代光緒年間，新會縣城之內，就發生過一件奇事，當時有一名拳師姓陸，喚做秀山，綽號新會拳王，他的武館設在縣城近郊之處，門徒頗衆，這傢伙非常粗壯，馬步堅實，照理是很難打輸的，但却喪生在一個識功夫的武林高手之下，這不算奇，奇就奇在把他打死的那一個男子，身高不過三尺多些，背後有一塊肉，行動起來好像駱駝，稱做駝仔。

照道理說，駝仔為了體型上吃虧，就算跟普通的壯健男子相鬥，必輸無疑，何以會打贏一個身高六尺，拳大如斗的師傅呢？確是一件奇事。

當時駝仔在新會縣城的郊外擺賣小食檔，所賣的無非白粥油炸鬼之類食物，還有些燒餅，他整天從早忙到晚，煲粥，切餅，做糕，樣樣都親力親為，所獲得的只是蠅頭微利，實在值得憐憫。

駝仔自幼就雙親逝世，一個人過活，並無負担，故此，收入雖微，仍是活得很舒服，問題是他體型渺小，看來太過古怪，不但沒有女友，甚至朋友亦少，簡直是一名小丑，經過他檔口的人隨意侮辱他，口出狂言，他也無可奈何。

至於陸秀山的門徒，更加喜歡欺負他，經過他的糕餅檔，就大吃一頓，吃完分文不付，初時駝仔以為僅吃一次半次，不成問題。

後來發覺那批人輪流到來白食，血本無歸，難免有點憤恨，有時口出怨言，指責陸秀山是個大名鼎鼎的教頭，竟然容許門徒欺負一個小販，並非英雄的舉動，那知他無意中說出那些話來，有人把它向陸秀山的臉前轉達，還加以挑撥，陸秀山盛怒之下，便率領門徒去駝仔的粥檔，質問駝仔，何以說他不是英雄。

駝仔無言可對，兩個門徒動手把駝仔按在地上，還說他生壞把口，跟着陸秀山就把駝仔之口看做尿缸，就地小便，迫駝仔飲尿然後離去。

駝仔無法抵抗，陸秀山率衆走開之後，駝仔看見他的檔口已被搗毀，身上有許多處給人打傷，隱隱作痛，而且被迫飲尿，內心極為痛苦，不敢居留在該處，便向左隣右里打聽，如何才能够醫治傷勢。

其中一個街坊對他說知，新會城外的圭峯山有一個奇人，綽號奇僧，武功精湛，醫治跌打以及奇難雜症，極有經驗，駝仔聽了此言，毫不考慮即時去圭峯山找此奇人。

因他已經受傷，再走了兩天的路，到達圭峯山，向圭峯廟找尋奇僧，當面哭訴，奇僧看見他的傷痕，還聽到他說陸秀山的罪狀，非常憤怒，說：「陸秀山身為教頭，居然恃着武功欺負殘廢的小販，確非英雄所為。」

他讓駝仔留在廟內，用心醫理，一來他的跌打藥確有奇效，二來駝仔的受傷之處，並非特別嚴重，只是皮外之傷，不過扭着筋骨而已，奇僧經過半個月後，便把駝仔的傷勢醫癒，藥到回春，駝仔非常喜悅，不在話下。

那時駝仔在圭峯廟內居留，閒來無事，向寺中僧人交談，獲悉奇僧以前也是一個教頭，受到刺激，然後削髮為僧，本領高强，他便心生一計，當奇僧對他說傷勢告痊，可以下山之際，他就向奇僧哭訴，自稱無意中得罪了陸秀山師傅，此後不敢再在新會城內走動了，無家可歸，即使留在廟內做牛做馬，尚可活下去，且望奇僧教他武功，將來如果碰着陸秀山，也可應付一下，免得給他打死。

奇僧看見他的身世可憐，處境困難，便答應收他為徒，並吩咐他在寺內幹些雜務。

駝仔喜出望外，從那天開始，便在山中住宿，雖然蓄髮，却以僧人的姿態出現，晚上在廟內睡覺，供寺僧差遣往來奔走，奇僧每日叫他到山下買菜，並且叫他回來之際買豆腐，但要把買的豆腐分別放在兩隻手的掌心上面，還要掌心向天，伸直為止，然後登山。

駝仔以為此事易辦，不料眞的照做却又覺得非常辛苦，原因是兩手伸直得時間太長，雙臂幾乎酸痛到痲痹，那雙脚一陣陣發痛的，根本上伸直兩手逐步登山，走七百級石堦，已經非常吃力，何况掌心之內還要承放豆腐呢？當然更加困難。

如果他走動時身體稍為傾側，豆腐就會打爛，他非常吃力然後做得到，登山之後豆腐並無裂痕。

如是者過了一個時期，駝仔天天下山，照例用手掌托着豆腐上山，習慣了就輕而易舉，有如空手走路，其後，奇僧又吩咐他每隻手多放一塊豆腐，每隔一些時日，多放一塊，一直做到兩手各放五塊豆腐，有如徒手一般，走完七百級石階，到達院內，豆腐全無碎裂，奇僧看見他如此苦心，非常高興，跟着叫他盡量把胸部挺直，雖是駝背，仍要照做，那雙手却從掌心向天，變成掌心向地，在掌背上面仍是各放五塊豆腐。

第一次練習登山，捧着豆腐，用的是陽力，那時便用陰力，也是一個難題，駝仔蓄意報仇雪恨，終於完成了這種工作，並且每天一早一晚兩次買豆腐，後來他還依着奇僧的吩咐，不管陽手或陰手承放豆腐之後，仍要快步登山，不消說，那雙脚更加吃力了，但却心裏快活，他知道奇僧叫他這樣做必定有作用，但却不想開言詢問。

駝仔有時下山買豆腐，半途跟陸秀山門徒相遇，那些人看見他伸直兩手托着豆腐，形容古怪，趨前捉弄，駝仔總是逆來順受，忍氣吞聲，向他們說：「小本經營生意，一定要回到新會城裏，才有得撈，

得罪了陸師傅，不敢回去，故此，只能在山上做些雜工，請各位高抬貴手。」

那些門徒看見他不斷的認罪，氣也平了，沒有難為他。駝仔如此捧着豆腐上山落山，一年之後，奇僧就對他說知，每天叫他下山買了豆腐之後，伸直兩手托着豆腐登山，目的是練習臂力和脚力，兼且使他的駝背略為伸直，果然有效，駝仔似乎突然之間高了幾寸，那雙手臂也粗壯許多，脚力比前更加强健，到了那時，奇僧就叫他每天到寺院之後的蕉林，抱住一條蕉樹，盡量發力把它連根拔起。

蕉樹不同蔗樹，比較竹蔗粗壯得多，駝仔有何本領抱着蕉樹連根拔起呢？當然是相當困難的。

但是，奇僧不斷的在旁鼓勵，叫他切勿灰心，他便繼續苦練，看見蕉樹，立刻趨前，雙手抱住它使勁一壓，跟着一拔，過了半年之久，終於給他發覺，經常抱着的一株蕉樹，內部枯萎，皮色變黃，伸手可以拗斷，便把此事告知奇僧，問他還要學些甚麼。

奇僧叫他選擇另外一株蕉樹，仍是如法泡製，每天只是在蕉樹上面做兩種行徑，不是抱就是拔，每次抱樹盡力把它搉實，拔的時候不管有無氣力把它連根拔起，仍是照做。

不知不覺又過一年，他的抱力和拔力都比較以前進步得多，任何一株蕉樹，給他又抱又拔，不過半個月，就弄到外邊的樹皮脫落，蕉樹之內枯萎，而且給他連根拔起來。

就在那時，奇僧對他說：「你的仇恨就快可以報了，但仍缺少一招，那是抽捶。」練習抽捶之法比較簡單，只要把一袋沙包掛在樹上，低垂下來，沙包的下邊跟地上距離三尺，便於抽擊，到時他每天用右拳向沙包抽打，打完右拳再打左拳，沙包的重量初時只有十斤，後來逐漸加上，半年之後，增至四十斤，那麼沉重的沙包，居然給駝仔一拳由下至上抽打，整個沙包飛開。

有一天，奇僧在旁看見他打沙包，認為他的力度已增，召他到禪房之內，細心解釋，說：「陸秀山的功夫非常出色，腰馬穩健，臂力沉雄，落地生根，變招極多，如果你依照普通拳脚跟他交手，再學十年，亦非他的敵手，故此，你必須出其不意的襲擊，儘管如此，你仍要在兩人交手之際，有把握取勝，否則，等於送死。因為你又矮又駝背，很難把他搬動，除非你的馬步跟他同樣堅實，而且一抱一拔，都有功夫，運用內勁，才可以使他雙脚離地，任何拳師最怕兩脚離地的，因為雙脚離地之後，就無法發揮本人的氣力，任人拳打脚踢，故此，我教你用托豆腐的一招練腰馬之力，同時在蕉樹方面又抱又拔。最後的一招就是抽打，現時我認為你大功告成，可以下山跟他一決雌雄。」

跟着奇僧還把抽打最重要的手法詳盡的指點給他，駝仔聽了，喜出望外，立刻辭別奇僧，回到新會城，依照奇僧的指示去做。

駝仔回到原處，仍在那間破屋居住，而且重操舊業，過了幾天，凡是出城遊玩的人，便看見駝仔仍在原地擺賣小食，包括粥檔和燒餅，看來跟以前一模一樣，並非乾瘦如柴，似乎略為高些，當時陸秀山的門徒認為可欺，看見他又來擺檔，便上前質問，駝仔說：「我回來擺檔是得到陸師傅准許的，請你們不要向我為難。」

既然他這樣說，陸秀山的門徒便把這番話轉達，陸秀山一直都沒有看見過駝仔，聽見他斗胆回來開檔，已經憤怒，還聽說駝仔撻他的朶，更加怒火攻心，立刻就叫門人帶路，前去找駝仔算賬。

陸秀山怒冲冲的走到駝仔的檔口，相距不遠，站定脚步，開口就罵駝仔何以斗胆開檔，還說已經得到他的允許。

駝仔故意嘆息一聲，搖頭擺腦，似乎很傷心的模樣，離開粥檔，走前兩步，說道：「陸師傅，你忘記了，你確是允許我的。」

他料定陸秀山聽了必然火起，立刻動手打他，如果對方的一雙手剛剛提起，正好乘機襲擊，果然不出所料，陸秀山向前連走兩步，正想伸手打他，怎料駝仔忽然俯衝過去，雙手抱住了他的腰部，把他整個提起來，好像兩個摔角手互鬥的招式一樣。

駝仔苦練一年過外的抱功，愈抱愈緊，因為陸秀山雙脚已經離地，兩體貼近，被他抱住抽高，失去重心，無法把他的拳脚施展出來，還因駝仔逐漸發力，愈抱愈緊，跟住用本身的胸骨向前頂高，便使陸秀山呼吸困難，臉色蒼白，似乎就快暈倒，駝仔看見時機已到，便把左手仍然抱住他，騰出右手來，突然施展抽捶，向他下體打去，連抽三下，其中有一次抽擊，打中陸秀山的腎囊，登時一聲慘叫，就此倒地昏迷。

腎囊不堪一擊，給撩陰腿踢爆，或給抽捶打爆，都是很要命的，陸秀山就此身受重傷，醫治幾天，仍是無法告痊，終於魂歸地府。

他的門徒看見駝仔如此厲害，不敢尋仇，反而畏懼駝仔找他們算賬，紛紛離開新會城，改到別處謀生。

因為陸秀山是個惡霸，一向欺負良民，那時慘死於駝仔手上，街坊獲悉此事，都願意替他證明，說是兩人毆打誤殺，官方沒有追究。

事後駝仔照常賣粥品，跟他未上山學武時一樣，此後不但沒有人敢欺負他，還有些喜歡練武之人，拜他為師，學習這種絕招。

可是，不管他們怎麼樣練習，總是無法像駝仔打得那麼出色的，原因是他們並非從頭做起，沒有練習過托豆腐走石級，也沒有抱蕉樹和拔蕉樹，甚至沒有用抽捶打沙包，手脚都缺少那種內勁，徒然學習到一些招式，虛有其表，故此，這一派拳脚，一直沒有人能够如法打出，而且打得好，後來駝仔去世，更加沒有人繼承他的衣鉢，只是隱約記得起駝仔曾經以搉、攬、抽，這三招打死一個教頭而已。

上述的故事雖然平凡，但却含有一種道理在內，世上沒有一個拳師能够雄霸天下的，以駝仔如此微小的人，居然可以攻其無備，把一個大名鼎鼎的教頭打死，可見中國功夫確有特色，苦練一招，有時會發生極大威力，不易招架。（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大地飛鷹

（九）

前文提要： 上書說至小方由獨孤痴處出來，走在街上，突見一高大身材大漢，伸出一雙血紅的掌心，心想！這一定是密宗大印手，向小方逼來，小方背靠大樹，退無可退，突然想起心劍，拗下枯枝向掌心刺出，血紅手掌立被洞穿，第二劍向前一送，又瞎了一隻眼睛，倒下時露出一角袈裟，原來他就是布達宮高僧普松，取下金佛着小方往見噶倫喇嘛。噶倫着他往殺波娃，他沒有殺，一出禪房，便見噶倫在院中樹下等候，並無交手，噶倫衝入禪房欲殺波娃，突然背後一劍飛來……

千里成友好　眨眼變仇人

▲大漠之夜

（一）

陰暗的禪房，雪白的窗紙，窗戶半開，劍自窗外飛來，人呢？

「魔眼」釘入橫樑時，噶倫喇嘛已穿窗而出，小方只看見一道碧綠的劍光飛虹般穿出窗戶。

他的人已不見了。

他枯瘦的身子已溶入劍光中，他的人已與劍相合，幾乎已到達傳說中「身劍合一」的無上妙境。

他的「赤松」也是劍中的神品。

卜鷹如果還在禪房外，用什麼來抵擋這一劍？

× × ×

小方忽然躍起，去摘樑上的劍，希望能及時將這柄劍交給卜鷹。

他的手還沒有伸出去，橫樑上的屋瓦忽然碎裂，一隻手從破洞中伸下來，攫去了這柄劍。

一隻瘦削而有力的手，指甲修剪得非常整齊乾淨。

小方認得這隻手，他也曾緊握過這隻手。

來的人果然的卜鷹。

卜鷹爲什麼要來救波娃？是爲了小方？還是爲了另一種至今還沒有人知道的原因？

小方還沒有想到這一點，外面又響起了一聲龍吟。

「赤松」與「魔眼」雙劍再次相擊，龍吟聲還未停歇，小方也已到了禪房外。

暮色已深沉。

小方看不見卜鷹的人，也看不見噶倫，只看見兩道劍光遊龍般盤旋飛舞，森森的劍氣中，古樹上的木葉蕭蕭而落，小方的衣袂也已被振起。

這是小方第一次看見卜鷹的劍術。

他練劍十餘年，至今才知道劍術的領域是如此博大。

他痴痴的看着，也覺得手是冰冷，心也開始發冷，直冷到趾尖足底。

這一戰誰能勝？

碧綠的劍氣看來彷彿更盛於「魔眼」的寒光，飛旋轉折間彷彿也更矯捷靈動。

但是小方却忽然發覺勝的必然將是卜鷹。

因爲「赤松」的劍氣雖盛，却顯得有焦燥急進。

急進者必不能持久。

他果然沒有看錯，「赤松」劍上的光華雖然更鮮艷翠綠，風中却已沒有那種凌厲的殺氣了。

忽然又是「嗆」的一聲龍吟，雙劍三次拍擊。

龍吟聲歇，漫天劍光也忽然消失，古樹木葉已禿，禪院中忽又變成一片死寂。

噶倫喇嘛不知何時已坐下，盤膝坐在落葉上，暮色中，又變得和小方第一眼看見他時那麼平靜陰暗衰弱。

赤松已不在他手裏。

他的掌中無劍，心中也已無劍。

他已經不是剛才那位能以氣摧劍殺人於眨眼間的劍客。

他放下他的劍時，就已重入禪院，又變爲一位心如止水的高僧。

他心裏的戾氣和殺機，情與仇，愛與恨，却已隨着他的劍氣盆洩而出，就在小方覺得他劍風中已無殺氣時，他心中的禪境又進了一層。

× × ×

卜鷹靜靜的站在他面前，靜靜的看着他，神色嚴肅恭謹，眼中充滿尊敬，忽然合什頂禮。

「恭喜大師。」

「爲何恭喜？何喜之有？」

「大師已在劍中悟道，」卜鷹道：「恭喜大師的修爲又有精進。」

噶倫喇嘛微笑，慢慢的闔上眼睛。

「您好，」他從容揮手，「你去。」

卜鷹還沒有走，噶倫喇嘛忽又張開眼，大聲作獅子吼！

「爲何要你去？爲什麼我不能去？」

這兩句話說出，他陰暗的臉上忽然露出一層祥和的神色。

卜鷹再次合什頂禮，噶倫喇嘛已踏着落葉，走入深沉的暮色裏。

夜空中忽然有星升起。

（二）

「赤松」還留在地上，光華碧綠的劍鋒，已變得黯淡無光。

名劍正如劍客，也是不能敗的。

卜鷹目送噶倫的背影消失，忽然輕輕嘆息。

「他沒有敗，」卜鷹道：「就算敗了，也不是敗在我的劍下。」

「不是？」

「絕對不是，」卜鷹道：「他敗，只因爲他根本沒有殺我的意思，只不過想用我激發他的劍氣，洩出他心中的戾氣與殺機。」

卜鷹慢慢的接着道：「他根本沒有勝我之意，又怎麼能算是敗？」

小方明白他的意思。

安忍多年的高僧，忽然發覺心中竟有激情無法抑制時，往往在一瞬間就會墜入魔刦。

「魔」與「道」之間的距離，也正如愛與恨一樣，僅在一綫間。

現在劍客已敗，高僧却已悟道了。

× × ×

卜鷹凝視着小方，眼中又露出欣慰之色，他看得出小方能够明白他的意思。

小方的心却很亂。

他有很多話要問卜鷹，他已覺察到波娃與卜鷹之間，也有種至今還沒有人知道的神秘關係。

他沒有問，只因爲他不知道應該如何問？

卜鷹沒有說，是不是也因爲不知該如何說？

× × ×

半開的窗戶已闔起，禪房裏沒有燃燈，也沒有動靜，只有波娃一個人靜坐在黑暗中。

她爲什麼還要留在這裏？

卜鷹慢慢的轉過身，面對夜空中第一顆升起的星，沉默了很久，才慢慢的說：「我知道你心裏還有一個打不開的結。」

小方承認。

卜鷹又沉默了很久：「如果你眞想知道其中的秘密，就跟我走，可是我勸你，有些事還是不知道的好。」

× × ×

這次小方沒有接受卜鷹的勸告。

他跟着卜鷹走了，走向東方的小星。

（三）

星光在沙漠中看來彷彿更明亮，他們已經在沙漠中奔馳了三天。

小方想不到卜鷹爲什麼又將他帶入沙漠來，他也沒有問。

他相信卜鷹這次一定會給他一個明確完整的答案，讓他能解開心裏這個結。

他們快馬奔馳，休息的時候很少，這三天中他們走的路，已經比上一次十天中走得更多。

無情的沙漠還是同樣無情，第三天的黃昏，他們又回到那一片風化的岩石間。

小方永遠忘不了這地方，因爲這裏正是他初遇波娃的地方，也正是衞天鵬他們駐紮地，現在那帳篷雖然已不知到那裏去了，在那帳篷中發生的事，却是小方這一生永難忘懷的。

卜鷹已下馬，和小方分享了一塊乾牛肉和一袋乳酪酒。

這三天他一直很少開口，但是每當酒後，小方就會聽見他又在低唱那曲悲歌，那種男子漢的情懷，那種蒼涼中帶着豪邁的意境，總是比酒更令人醉。

「我們什麼時候再往前走？」

「我們不再往前走了，」卜鷹回答：「這裏就是我們的地頭。」

「你帶我到這裏來幹什麼？」小方又問。

這裏既然是他們的目的地，難道所有問題的答案都在這裏？

卜鷹還沒有把答案給他，却從馬鞍旁的一個革囊裏拿出了兩把鐵鋤，拋了一把給小方。

他要小方跟他一起挖地。

難道他已將問題的答案埋藏在地下。

× × ×

夜漸深。

他們挖得也漸深，已經挖過了一層鬆軟的沙礫，又挖了一層風化的岩石，忽然

間，「叮」的一聲響，小方忽然感覺到自己手裏的鋤頭挖到了一層堅硬的金屬。

然後他就看見了岩石之中有金光在閃動。

是黃金！

這一片岩石間，地下全都是黃金。

卜鷹拋下鋤頭，面對小方：「現在你總該明白我爲什麼要帶你到這裏來了，」他的聲音還是很平靜：「富貴神仙呂三失刦的那三十萬黃金，全都在這裏。」

「是你埋在這裏的？」

卜鷹道：「是我，我就是貓盜。」

小方雖然早已想到這一點，却還是不能不吃驚。

卜鷹凝視着他，慢慢的接着道：「我們那隊伍裏，每個人都是貓盜，他們才眞正是久經訓練，百戰不死的戰士，衞天鵬屬下那些人跟他們比起來，只能算是初學刀劍的孩子。」

他聲音中並沒有譏誚之意，因爲他說的是事實：「衞天鵬找不到這批黃金，因爲他想不到我們根本不想把這批黃金運出沙漠。」

「永遠都不想運出去？」

「永遠！」

卜鷹的回答極爲肯定，小方却想不通了。

他們費盡苦心，盜刦這批黃金，雖然是爲了黃金的價值。

如果把黃金永遠埋在地下，黃金豈非也變得和砂石塵土無異。

卜鷹不等小方問出來，已經先回答了這個問題。

「我們並不想要這批黃金，」卜鷹道：「我們刦走這批黃金，只不過因爲我們也不能讓呂三他們利用這批黃金去對付別人。」

「別人？」小方忍不住要問：「別人是些什麼人？」

「就是這兩天你天天都能看得見的那些人，」卜鷹道：「也就是波娃，班察巴那他們的族人，和姐妹兄弟。」

「呂三爲什麼要對付他們？」小方又問：「準備怎麼樣去對付他們？」

卜鷹先要小方將挖掘出的砂石重新埋好，才開始敍說這件事：「他要推翻藏人們已信奉百年的宗教，要刺殺他們心目中的活佛，要在這裏建立他自己的宗教。」

這是個極龐大驚人的計劃，呂三不擇手段來做這件事，只因爲——

「他信奉的是拜火教，他的父親是波斯人，是個狂熱的拜火教徒。」卜鷹道：「所以他要用拜火教去取代喇嘛在西藏中的地位。」

他的態度極嚴肅：「但是這種宗教信仰已在藏人心中根深蒂固，所以呂三計劃如果實現了，西藏境中必將永無寧日。」

「所以你們不能讓他的計劃實現。」

「絕不能，」卜鷹說得更堅決：「爲了阻撓他，我們也不擇手段，不惜犧牲一切。」

小方沉默，卜鷹又道：「第一個犧牲的就是波娃，」他說：「犧牲最大的就是她。」

「他才是班察巴那說的那個爲了族人而犧牲自己的女人？」小方問：「不惜犧牲一切潛伏到呂三組織內部去做奸細？」

「不錯，她是的。」

卜鷹道：「這秘密我們絕不能讓別人知道，所以在那不祥的『黑羽之帳』中，我只有讓你誤會她，在『死頸』外那一戰中我們也絕不能讓她走出第三頂轎子。」

小方也已漸漸明白。

「所以噶倫才肯讓她住在布達拉宮裏，所以你才會去救她。」

「因爲我絕不能讓她死在噶倫手裏，也不能讓噶倫抱憾終生！」卜鷹道：「爲了噶倫的宗教，她的犧牲已太大。」

他聲音中忽然充滿悲傷：「她非但不惜自己，甚至不惜犧牲她們所愛的人。」

——波娃最愛的這個人是誰？

小方沒有問，也不必再問。

呂三當然要爲自己的獨生子報仇，爲了取得呂三的信，波娃只有犧牲小方，她自己不忍下手，只有要普松去替她做這件事。

一個女人，爲了一種更偉大的愛和信仰，竟不惜犧牲自己心愛的男人，雖然這個男人是完全無辜的，她也置之不顧。

她這樣做，有誰能說她錯？

× × ×

小方什麼話都沒有再說，只有慢慢的躺下去，靜靜的躺在星光下。

遙遠的星光，寒冷無情的大漠之夜，如果他有淚流出，也一定結成了冰。

他沒有流淚，經過這件之後，他這一生恐怕都不會再流淚。

（四）

卜鷹並沒有解釋爲什麼要將這秘密告訴他，「因爲你是我的好朋友」，這種話是用不着再說第二次的。

「現在我已將我的事全都告訴你，」卜鷹只簡單的說明了一點：「你可以考慮，只留下來跟我們在一起，還是走？」

「我會考慮。」小方說。

「隨便你要考慮多久，但是你決定的時候，一定要先來告訴我。」

小方答應。

星光遙遠黯淡，夜色寒冷悽清，他們彼此都看不見對方臉上的表情。

過了很久，小方才說：「你做事一向極謹愼，可是這次却做得太冒險了。」

「冒險？」

「你不怕有人跟踪我們到這裏來？不怕別人發現這裏的藏金？」

卜鷹沒有說話，黑暗中却傳來一陣笑聲：「他不怕別人跟踪，因爲他知道這一路上我都在你們的附近，就算有條狐狸想跟踪你們，我也已抓住了牠，剝下了牠的皮。」

這是班察巴那的聲音。

小方躍起時，班察巴那已站在他面前，距離他已不及五尺。

這個人的行動遠比沙漠上最巧黠的狐狸更難被人發現，他的動作比風更驟，他的眼睛比夜色更深沉，他凝視着小方。

「他當然也不怕你會洩露他的密秘。」班察巴那淡淡的說：「從來沒有人能洩露我們的密秘。」

× × ×

他在笑，但他的笑容却像是這悽涼的大漠之夜一樣神秘冷酷無情。（本章終）

▲抉　擇

（一）

他們又回到了拉薩，燦爛的晴天，躍動的生命，和那美麗開朗的「藍色陽光」都在等着他們。

卜鷹又將小方交給了她。

「他要到那裏去，你就帶他到那裏去，」卜鷹吩咐：「他要什麼，你就給他什麼。」

聽到他說的話，想到班察巴那冷酷的笑容，使人很容易聯想到一個死刑犯在臨刑前，無論作什麼要求都會被答應的。

他將這絕不容任何人洩露的秘密告訴了小方，在某方面說也是無異宣判了小方的死刑。

× × ×

小方沒有這麼想，他好像什麼都沒有想。

「陽光」還是笑得那麼愉快開朗，她絕不問他這幾天到那裏去了？只問他；

「你想要什麼？想要我陪着你到那裏去？」

三天之後，小方才回答他這問題。

「我要一萬兩銀子。」小方說：「我要到一個你絕不能陪我到的地方去。」

這三天裏，他們幾乎朝夕都在一起，她陪着小方去做一切別的女人不肯陪男人做的事。

她陪他豪賭，陪他痛飲，有時喝醉了，他們甚至睡在一起。

有一天小方酒醉時，發現她竟睡在他身旁。

她睡着的時候遠比醒時更溫柔，更美麗，更像一個女人，她的身材柔美，皮膚雪白，氣味芳香。

宿醉初醒時那種烈火焚燒般的强烈慾望，使得小方幾乎忍不住要佔有她。

他忍住了，他用冷水沖淋了將近半個時辰，他們之間還是淸白的。

可惜他們的淸白非但沒有人知道，可能沒有人相信。

「陽光」却竟全不在乎，不管別人對他們怎麼想，她却不在乎。

這種事本來是一個女孩子最在乎的事，除非她已準備接受那個男人，陽光不在乎，是不是她已準備接受他？

但是三天後，小方却忽然提出這要求，而且還要她答應：「你絕不能問我要到那裏去？更不能在暗中跟踪我，否則我說不定會殺了你！」

這要求多麼不近人情，他說的話多麼絕，連他自己都認爲陽光會生氣的。

她沒有生氣，她立刻就答應了：「你去，我愛你。」

（二）

小方要的這一萬兩銀子，竟然是準備給獨孤痴的。

他絕沒有忘記他的諾言，他又回到那女孩子帶他去過的鳥屋。

鳥屋仍在，屋簷下的鳥籠也仍在，但是鳥籠却已空了。

籠中的飛鳥已被斬落在地上，每一隻都被一劍斬成了兩半。

地上的血漬已乾，屋裏寂無人聲。

小方忽然覺得手足冰冷。

上一次他來的時候，難道已經有人跟踪他到這裏？

他本來一向自信耳目都極靈敏，無論誰要跟踪他都很難，但經在那大漠之夜裏，班察巴那忽然出現在他眼前之後，他的信心已動搖。

——是誰跟踪他到這裏來過？是誰以這種狠毒的劍法斬殺了這些無辜的飛鳥？獨孤痴和那個孩子是不是也已死在他的劍下？

× × ×

陳舊的鳥屋，一走上去，木板就會被踩得「吱吱」發響。

小方走上去，推開門。

屋裏沒有人，也沒有屍體，只有一幅圖畫，彷彿是用鮮血畫成的圖畫，畫在迎門的木板牆上，畫的是一個魔女，在吮吸着一個男人的腦髓。

魔女的容貌是波娃。

被她吮吸着腦髓的男人赫然就是小方自己。

× × ×

只有這幅圖畫，沒有別的字。

但是小方却已完全明白它的意思，彷佛忽然又回到那陰森沉鬱的廟宇中，又回到那彎形石窟的壁畫前。

他耳畔彷彿又聽到那孩子的聲音：

「……如果你違背了誓言，終生都要像這個人一樣，受盡了羅刹鬼女惡毒的折磨。」

× × ×

小方並沒有違背他的誓言，也沒有洩露過任何人的秘密。

但是他也沒有殺死波娃。

獨孤痴一定已查出了波娃沒有死，一定以爲小方將他出賣了，所以立刻帶着那孩子離開了這鳥屋，被斬殺的飛鳥，壁上的圖畫都是他特地留下來給小方看的，特地要讓小方知道他的仇恨和怨毒。

——他還有一隻手，還可以握劍，還有斬殺飛鳥的力量。

他這個人本來就充滿了一種令人永遠無法預測的可怕潛力，何況「仇恨」本身也是種可怕的力量！

現在他第一個要殺的人已經絕對不是卜鷹了，而是小方！

× × ×

小方靜靜的站在這幅壁畫前，站了很久，慢慢的將他帶來的一萬兩銀票放在地上。

然後他就大步走了出去，走到藍天之下。

天氣雖然還是同樣晴朗，可是他心裏却已有了個驅不散的陰影。

他知道獨孤痴絕不會放過他的。

從今以後，他這一生中，時時刻刻都要提防着那致命的一劍刺來。

他第一次見到獨孤痴時就知道了，他們彼此間，遲早總有一個要死在對方手裏的。

× × ×

「陽光」果然還在等着他，他看到她之後，第一句話就說：「卜鷹現在那裏？」小方道：「我要去見他？現在就要去見他！」

（三）

寬大潔淨的廂房，新鮮充足的陽光，每一樣東西都是精選過的，既不會有多餘，也不會缺少什麼。

酒是甜美醇厚的波斯葡萄酒，盛在透明的水晶杯裏，閃動着琥珀色的光。

卜鷹倒了一杯給小方，自己低斟淺啜，喝完了小半杯，然後才問：「你是不是已決定要走？」

「是！」

小方的回答還是和以前他回答的問題時同樣簡單明確，好像根本不知道這問題比他以前回答過的任何問題都嚴重得多。

卜鷹沒有再問，也沒有再說什麼，他們都沒有再開口。

遠處的白雲在天，風在樹梢，積雪的山巔在晴朗的藍天下，平凡的人在爲自己的生活掙扎，不平凡的人在爲自己的生命奮鬥。

可是這些事都距離他們很遠，屋子裏安靜得就像是一個死人的心臟。

然後暮色就漸漸來臨了，就像是一瞬間的事，夜色忽然就已籠罩大地。

屋子裏有燈，可是誰也沒有去點燃它，兩個人靜靜的坐在黑暗中，窗外有星升起，有月升起，直到星光月色照入窗戶，卜鷹才開口。

「我很瞭解你，你已經決定了的事，就絕對不會更改的。」

「我已經決定了。」小方顯得出奇平靜：「我非走不可。」

卜鷹並沒有問他「爲什麼」？卻忽然問：「你還記不記得班察巴那說過的那句話？」

「我記得。」小方道：「他說，從來都沒有人能洩露你們的秘密。」

「我相信你絕不會洩露別人的秘密，但他不同，他從不相信任何人，」卜鷹道：「他總認爲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

小方的手握緊：「你呢？」

卜鷹沒有直接回答這問題，只告訴小方：「有些事，我也不能做主的。」他慢慢的接着道：「譬如說，你要走，我也沒法子留住你。」

小方忽然明白卜鷹的意思了，因爲他忽然想起了卜鷹說過的兩句話：

——不是朋友，就是仇敵。

——對付仇敵，絕不能留情。

× × ×

朋友變爲仇敵，擁抱變爲搏擊，鮮血像金樽中的美酒般流出。

奇怪的是，在這一瞬間小方所想的並不是這些，不是殺戮不是死亡不是毀滅。

在這一瞬間，他忽然想到了他的故鄉江南，寧靜美麗的江南，杏花烟雨中的江南，柔櫓聲裏多橋多水多愁的江南。

卜鷹的聲音也變成在江南般遙遠。

「我早就知道你要走的，」卜鷹說：「你回到拉薩，沒有再去看波娃，我就已知道你決心要離開我們，因爲你自己知道你永遠無法瞭解我們，也無法瞭解我們所做的事。」

他忽然打斷他自己還在說的話，忽然問小方：「你在想什麼？」

「江南，」小方說道：「我正在想江南。」

「你在想江南？此時此刻，你居然在想江南？」

卜鷹的聲音裏沒有譏誚驚異，只有一點淡淡的傷感：「你根本不是我們這一類的，你是個詩人，不是戰士，也不是劍客，所以你才要走，因爲現在你居然還在想着江南。」

小方抬起頭，看着他：

「現在我應該怎麼想？想什麼？」

「你應該想想嚴正剛，想想宋老夫子，想想朱雲，想想他們是些什麼人。」

「我爲什麼要想他們？」

「因爲他們絕不會讓你走的。」卜鷹道：「如果世上只有一個法子能留住你，他們一定就會用那個法子對付你。如果他們認爲一定要割斷你的咽喉才能留住你，他們的刀就絕不會落在別的地方。」

「他們都是這種人？」

「他們都是的。」卜鷹道：「他們不但能把人的咽喉像割草般割斷，也能把刀鋒上的血當做水一樣擦乾。」

小方凝視着他，過了很久才慢慢的說：「你該知道有時候我也會這樣做的。」

卜鷹的銳眼中忽然透出「魔眼」般的寒光，掌中的水晶杯忽然碎裂，忽然站起來，推開窗戶。

「你看那是什麼？」

從窗子裏看出去，可以看到一根很高的旗竿，旗竿上已掛起一盞燈。

「那是一盞燈。」小方說。

「你知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小方不知道。

卜鷹遙望着遠處高掛的紅燈，眼睛裏忽然露出一種從來未有的痛苦之色。

「那意思就是說，他們也知道你要走了，已準備爲你餞行。」

他忽然伸手，彈指，彈出了一片水晶杯的碎片，急風破空聲尖銳如鷹嘯。

二十丈外的紅燈忽然熄滅，卜鷹眼中的寒光也已消滅。

「所以現在你已經可以走了，」他沒有回頭再看小方，只揮了揮手：「你走吧。」

（本章終）

▲餞 行

（一）

小方走出門時，就看見了「陽光」。

「陽光」正站在院子裏一棚紫籐的陰影下，臉上那種陽光般開朗愉快的笑容也不見了。

她雖然還在笑，笑容看來却已變得說不出的陰鬱哀傷。

小方走過去，走到她面前：「你也是來爲我餞行的？」

「我不是。」她忽然握住小方的手，她的手冰冷：「你知不知道他們準備用什麼來爲你餞行？」

小方笑了笑：「用我的人頭？還是用我的血？」

他也握住「陽光」的手：「你要說的我都知道，可是隨便你們要用什麼，我都不在乎。」

「陽光」吃驚的看着他：「你不在乎？眞的不在乎？」

「反正我已決心要走了，」小方道：「隨便用什麼法子走都一樣。」活着也是走，死了也是走，既然已決心要走，就已沒有把死活放在心上。



「陽光」終於放開了他的手，轉過頭去看花棚陰影下一枝枯萎了的紫籐。

「好，你走吧！」她指着角落裏一個小門：「你從這道門走，第一個要爲你餞行的是嚴正剛，你要特別注意他的手。」

小方看見過嚴正剛出手。

在那懸掛着黑色鷹羽的帳篷中，在那快如電光石火的一刹那間，他就已卸下了柳分分的魔臂。

他用的的左手。

「我知道。」小方說：「我會特別注意他的左手。」

「陽光」的聲音忽然壓得很低：「不但要注意他的左手，還要注意他的另外一隻手。」

「另外一隻手？」小方道：「右手？或……」

「不是右手？」

難道嚴正剛也有另外一隻手，第三隻手？

小方還想再問時，她已經悄悄的走了，就像是日暮崦嵫時陽光忽然消失在西山後。

只不過太陽明日還會升起，小方這一生都可能永遠見不到她了。

（二）

無論你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看見嚴正剛，他看來都好像是在廟堂中行大典一樣，衣着整齊潔淨，態度嚴肅恭謹。

現在他看來也是這樣子的，當他一刀割斷別人咽喉時，態度也不會改變。

小方走過去，連一句不必要說的話都沒有說，一開口就問：「你準備用什麼替我餞行？」

「用我的左手。」

嚴正剛的回答也同樣直接乾脆：「這裏的盜窟，入了盜窟，就像是入了地獄，想離開只有再世爲人，你要走，我就只有殺了你，用我的左手殺你。」

他一直將他的左手藏在衣袖裏。

「我從來不用武器，我這隻手就是殺人的武器，」嚴正剛道：「江湖中善用左手的人，出手絕對沒有比我更快的，所以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我見過你出手，我當然會注意的，」小方問：「可是我不懂，你既然要殺我，爲什麼要提醒我注意？」

「因爲我要你死得心服口服，」嚴正剛道：「我要你死而無怨。」

小方嘆了口氣：「嚴正剛果然人如其名，剛直公正，絕不肯做欺人的事，所以你如果偶而做一次，誰也不會懷疑的。」

嚴正剛的臉色還沒有變，眼神却已變了。

小方又接着說：「如果我眞的全神貫注，注意你的左手，今天我就死定了。」他忽然煞笑了笑，「幸好我還沒有忘記柳分分。」

「柳分分？她怎麼樣？」

「連她都沒有懷疑你，連她都上了妳的當，何况我這個初出道的小伙子？」小方道：「你能做宋老夫子的第三隻手，當然也可以用他的手做你的第三隻手，用第三隻手來殺我。」

他又嘆了口氣：「那時我死得雖然心不服口不服，心裏就算有一肚子怨氣，也發不出來了。」

嚴正剛的臉色也已改變了：「想不到你居然還不太笨。」

他已準備出手，他的眼睛却在看着小方身後的那道小門，宋老夫子無疑就在小門後，只要他一出手，兩人前後夾擊，小方還是必死無疑，江湖中幾乎已沒有人能避得開他們的合力一擊。

小方却又笑了笑：「還有件事你一定也想不到。」

「什麼事？」

「我另外也有隻手。」小方道：「第三隻手。」

嚴正剛冷笑：「你也有第三隻手？我怎麼看不見？」

「你當然看不見，你永遠都看不見的」小方道：「但是你絕對不能不信。」

「爲什麼？」

「因爲你的第三隻手，現在已經被我的第三隻手綁起來了。」小方悠然道：「如果你不信，不妨自己去看看。」

× × ×

嚴正剛當然不會去看的，他笑了。

他很少笑，有時終月難得一笑，可是這次他眞的笑了。

因爲這件事眞的很好笑，他從來都沒有遇到過這麼可笑的事。

一個初出道的年輕小伙子，居然想用這種法子來騙一個像他這樣的老江湖。

他少年時就已成名，壯年時縱橫江湖，殺人無算，中年後雖然被仇家逼得改名換姓，亡命天涯，智慧却更成熟，經驗也更豐富。他怎麼會上這種當。

就在他開始笑的時候，他藏在衣袖裏的手已閃電般擊出。

他出手時，宋老夫子也一定配合他的出手的。

他們並肩作戰多年，出生入死，身經百戰，他們的配合從來未有一次出過意外，從未有一次失過手。

這一次却是例外。

× × ×

嚴正剛已出手，門外的宋老頭子却完全沒有反應。

他一擊不中，再出手。

門外還是完全沒有動靜。

嚴正剛不再發出第三擊，竟然淩空躍起，掠出那道小門。

宋老夫子呆然在門外，却已倒在牆角下，只能看着他苦笑。

× × ×

嚴正剛笑不出了，他終於發覺這件事一點都不可笑。

(三)

小方已經走了。

他確信嚴正剛絕不會再追，擊倒了宋老夫子，就無異也擊倒了嚴正剛。

他當然不是用他的「第三隻手」擊倒宋老夫子，他沒有第三隻手。

可是他有第二雙眼睛——「陽光」就是他的第二雙眼睛。

如果不是「陽光」的暗示，他絕不會想到宋老夫子會躲在暗處等着和嚴正剛前後夾擊。

「陽光」說的雖然並不太明顯，却已使他想起了他們聯手對付柳分分時所用的詭計。

他先找到了宋老夫子，先用客氣的微笑，有禮的態度穩住了宋老夫子，就在宋老夫子已經認爲他已完全喪失鬥志時，他忽然出手了，以最快的手法，點住了宋老夫子三處穴道。

宋老夫子不是他的朋友，是他的仇敵，對付仇敵是可以不擇手段的。

小方對自己這次行動覺得很滿意。

× × ×

下一個要爲他「餞行」的人是誰？

他記得卜鷹曾經對他提過「朱雲」的名字，也記得朱雲就是「鷹記」商號的總管，是個非常誠懇，非常規矩的年青人。

小方從未想到他也是個身懷絕技，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但是卜鷹提到他名字時，却好像把他的份量看得比嚴正剛還重，要掌管「鷹記」商號，也絕不是一個普通人所能做得到的，如果他沒有特別的武功和才能，卜鷹也絕不會將這麼重要的職位交給他。

小方相信卜鷹絕不會看錯人，他對朱雲已經有了戒心。

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朱雲。

× × ×

朱雲看來還是和平時一樣老實規矩，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手上多了一柄劍。

一柄很普通的青鋼劍，劍已出鞘。

朱雲雙手抱劍，劍尖下垂，向小方恭敬行禮。

「晚輩朱雲，恭請方大俠賜招。」

小方笑了笑：「我不是大俠，你也不是我的晚輩，你不必太客氣。」

他剛才對宋老夫子的態度和朱雲對他同樣客氣，現在宋老夫子已倒在牆角裏。

這些日子來，他又學會了很多事。

他也明白朱雲的意思——晚輩求前輩賜招，就不必太公平了，前輩的手裏沒有劍，晚輩也一樣可以出手的。

朱雲果然已出手。

× × ×

他的出手並不快，招式間的變化也不快，事實上，他的招式根本就沒有什麼精妙複雜的變化，只不過每一招都用得很實際，很有效。

這種劍術雖然也有它的優點，可是用來對付小方就不行了。

小方雖然赤手空拳，可是施展開每個練武者都必學的「空手入白刄」功夫，應付這柄劍已遊刄有餘。

他甚至已經在懷疑，卜鷹對朱雲是不是估計得太高了些。

朱雲是不是還沒有將眞功夫使出來？

小方正想增加壓力，逼他使出全力，朱雲却已經後退十步，再次用雙手抱劍，劍尖下垂，向小方恭敬行禮：「晚輩不是方大俠對手，晚輩已經敗了。」

現在就認輸未免還太早，卜鷹屬下，本不該存這種人的。

卜鷹屬下都是戰士，不奮戰到最後關頭，絕不會輕易放棄。

朱雲忽然笑了笑：「方大俠一定會認爲晚輩還未盡全力，還不該放手的。」

小方承認這一點。朱雲微笑道：「晚輩不願再戰，只因爲晚輩已不忍與方大俠纏鬥下去了。」

小方忍不住問：「你不忍？爲什麼不忍？」

「因爲方大俠已中了奇毒，已經絕對活不到半個時辰了。」朱雲道：「如果晚輩再纏鬥二十招，方大俠的毒性一發作，就必死無救了。」

× × ×

小方也在笑。

朱雲說的話，他根本就不信，連一句也不信。

「我中了毒？你看得出我中了毒？」

措施，黎嘉在表演跳傘時也不喜歡有親人在飛機上的。他必須能够集中精神，專心一意。

司馬洛從飛機的頭部走回來了。他身上雖然是穿着那臃腫飛行員衣服，但看上去却是那麼瀟洒漂亮的。這是他令黎嘉佩服的另一點。

他永遠能保持着那麼瀟洒的外表，衣着是那麼光鮮的。

「我們差不多到了，」司馬洛嚴肅地說。

黎嘉點點頭：「我已經準備好了！」他抬頭望望窗外，機翼上的冰又沒有了，那是因爲外面雪已停了，空氣與機翼磨擦所生的熱力就馬上把餘下的冰溶掉。

司馬洛伸手與黎嘉相握，說：「祝你幸運！」

「謝謝你！」黎嘉與他握了手。

接着機艙頂上一盞紅燈亮起來了，一閃一閃的，表示最後時限已到。

於是黎嘉站起來。揹了一身的裝備很笨重，使他步覆不大靈活，這與他慣常的跳傘是頗有不同了，他走到飛機艙的門口，門「」開，他可以望下去。雖然是晚上，却並不很暗，下面形勢看得相當清楚。

下面的各物都小得比玩具更小，事實上屋子也像火柴頭一樣而已，看下去就像在看一幅地圖，尤其是地面有皚皚白雪，更顯得清楚，總之，從這裏望下去，下面的形勢，一如黎嘉所看過的地圖一樣，也像司馬洛他看過的照片一樣。雖然黎嘉還是第一次到這裏來，但是他已經覺得很熟悉了，因爲對這形勢早已研究得很熟。

有一些薄雪在機腹的下面掠過。

「看清楚一點吧！」司馬洛在他的身邊說，「我們現在繞一個圈子，再回來的時候你就要下去了。」

黎嘉點點頭，在那微細的景物之中，有一塊比較大的，那就是高來堡所在的高原了，由於這高原比地面高得很多，所以看上去當然是比較大的。黎嘉的心到了此時就忽然大跳起來了。

這個地方，可能是他證明自己的英雄氣概的地方，亦可能是他葬身的地方。

飛機飛行着，下面的景物很慢地移動，最後過去了。飛機繞了一個大圈，又飛回原處，然後，黎嘉便跳下去了。一離開了飛機之後，便一切生疏的感覺都不見了，因爲跳傘是他的專長。高來堡是在他的略左方，高度仍然是很充足的，因此他並不急。他祇是向左揮動手臂，讓身子向那邊飄過去。

然後，當高度適合了時，他便拉動降傘的拉帶，一朶灰色的降傘吐出來了。因爲天堂是鐵灰色的，這樣，從地下望上去，便不容易發現那朶降傘的所在了！

那座高原是相當大的，有如是高山上的一座小島。黎嘉準確地降下了高原後部那積雪的樹林裏……

×　×　×

運載黎嘉那架飛機是從很遠的地方飛來的，不過放下了黎嘉之後，它却不再回程了，它祇是在接近高來堡的一個小圍牆的機場裏降落。當司馬洛從飛機上下來時，姬廸已經在那裏等着他了。姬廸是乘另一架飛機去的，她那架飛機用不着跳傘，所以自然是早到了。

司馬洛爬上了她駕駛的那部大汽車。

「順利嗎？」姬廸問。

司馬洛點頭：「我們看着他降落在堡後的樹林裏。人們都睡着了，應該沒有人會知道的！」

姬廸把頭靠在車座的沙發上，閉上眼睛，嘆了一口氣。「謝謝天！」她說，「我希望上帝會帮助他完成任務。」

司馬洛沒有做聲。

「假如他給發現了呢？」姬廸問。

司馬洛搖頭：「別担心吧，他不會失手的，姬廸！」

「假如他失手呢？」姬廸堅持着問。

司馬洛嘆口氣：「女人就是女人，老是在杞人憂天！」

「假如他失手了，」姬廸焦急地說，「他會受不住嚴刑拷問的。他會把一切招供出來的，那麼以後，我們要再進行，就很困難了。」

「他不會的，」司馬洛臉上忽然露出一個詭譎的微笑，「即使他給捉住了，他也不會供出什麼來的。」

「爲什麼？」姬廸從照後鏡中奇怪地看着司馬洛，「你怎能肯定呢？」

「別問，」他說，「我祇是肯定。」

「爲什麼？」姬廸嚴厲地問，顯然她不得到答案是不肯罷休的。

「很簡單，」司馬洛說，「他的皮帶裏是有機關的，我已經吩咐過他，千萬不要把皮帶脫下來，而事實上，在這樣冷的天氣裏，他也沒有理由會解下皮帶的，是不是？」

姬廸忽然不做聲了，祇是把持着車子，讓司馬洛繼續說下去。司馬洛得意地吃吃笑着說下去：「假設黎嘉被捉住了，他們首先會做什麼呢？當然是搜他的身，而搜他的身，就必須解開那條皮帶。」

「爲什麼這皮帶那麼重要呢？」姬廸仍然平靜地問，不過這却是暴風雨前後的平靜了。

「祇有我能解開這皮帶，」司馬洛說，「任何人企圖解開，都會引起爆炸，一切都會炸掉的。」

「司馬洛，」姬廸忽然尖叫着，就轉身向司馬洛撲過去，正在行駛中的車子她也不管了。

「姬廸，小心，」司馬洛大聲叫着，連忙伸手去扶住軚盤。

姬廸的雙手已經捏住了他的喉嚨，使他無法呼吸，他也强忍着急着。同時，他的另一隻手則一伸伸出去，把手掣推下，硬把車子煞住。

這時姬廸已經把他的頸子捏得很緊，使他的舌頭也突出來了。司馬洛的兩手一穿穿進了姬廸的兩臂之間，然後向外分開。姬廸的雙手也不得不放開了。

「司馬洛，」姬廸仍然尖叫着撲向他，「我要殺死你！」

司馬洛左手把她推開，右掌摑在她的臉上，姬廸跌回車門上，一時呆住了。

「你瘋了嗎？」司馬洛瞪着她。

忽然，姬廸嗚咽着哭起來了：「你不能這樣對他，這樣是不公平的！」

司馬洛執住她的兩肩，把她搖動起來。「姬廸，鎮定一點，聽我講！」

「你不能這樣對他的，」姬廸仍然搖着頭在哭着。

「理智一點，姬廸，」司馬洛搖着她，「有什麼分別呢，假如他給捉住了，總之是死的，是不是？我祇帮助他死得快一點而已！」

「問題就在這裏，」姬廸說，「假如你不炸死他，至少他可以活得久一點，活着就有一綫機會！」

「也痛苦得久一點！」司馬洛咬着牙，大聲叫道：「假如他在那上面被捉住，我們是不能救他的，不要忘記。你寧可他早點死還是寧可他多受點苦才死呢，他這樣死，起碼他們也有不少人要陪他死。」

姬廸低下頭來，仍然捧着臉，嚶嚶啜泣着，提起黎嘉的死亡她就要傷心了。死就是死，什麼方式死，實在可又有什麼大關係呢？

「爲他祈禱吧，」他終於低聲說，「爲他祈禱吧！」

× × ×

不過，黎嘉此時是距離死亡尚遠的。他這時才剛剛在堡後的林中把降傘收好。

雪又在下了，所以他亦懶得把降傘埋起來，祇是把它放在那裏，讓雪落下來把它蓋着就是。而且他也不敢停留。他要趁雪還在下着的時候走過去，這樣，一面下着的雪就會把他的脚印遮蓋，而堡內的人就不容易察覺他的來臨了。

沉重的背包他已在林中放下，放在一個短期內不會被雪花埋葬的地方，而他就帶着輕輕的身子接近堡壘。

大雪天裏，任何一座屋子都是把所有門窗關好的，要潛進去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不過，假如你明瞭這屋子的形勢，那又不同了。這明瞭會給你很大的帮助。

黎嘉胸有成竹地到達了堡壘後面的牆脚下，從腰間拔出一隻小小的圓筒，有點像脚踏車所用的那種氣泵。但是當他扭動它的機掣時，這東西却不是噴氣，而是吐出一條白色的金屬。這條白色的金屬拖着一根白綫，直向屋頂飛上去，一面上升便一面散開，成爲一隻三叉鈎子。最後，上升之力消失了，它便下墮，墮在屋頂。這時那白綫也散開了，原來是兩股，之間還有橫綫。這就成爲了一道小型的繩梯，可以一格一格地向上爬。這比較拉着繩子扳上去要省力得多了。

黎嘉拉拉繩梯。鈎子在上面巳經緊緊扣住了。於是他便沿着繩梯扳上去。

那條白色的繩梯掛在蓋雪的牆壁上，與雪的顏色相同，因此就像根本不存在似的。

很快，全身白衣的黎嘉便到達了屋頂。白衣的人爬着白梯上白雪，可是在黑夜裏，稍遠一點的人也不會察覺的。

何況，大雪還在下着。他並不遲疑，馬上就沿着那傾斜的屋頂奔跑，奔到左邊的第一座塔。

那座堡壘是一座標準的老式古堡，雖然不是古老時留存下來，却是仿照老式的堡壘改建的。總之，它的頂上有好幾座尖塔型的閣樓，而這些閣樓到現時純粹作裝飾用了，可以儲物的地方多着，而現代也不像古時那樣需要儲物的地方，因此可以保證裏面是沒有人的了。而這個鐘點，更加不會有人上來走。黎嘉肯定沒有人，因爲他巳經清楚研究過屋子的形勢；沒有人有需要到這上面來的。

黎嘉走到玻璃窗子外面。那玻璃上巳經凝結了相當厚的冰雪。他並沒有作掩飾聲音的企圖，他祇是一脚踢在其中一塊玻璃上。那玻璃「丁當」一聲碎了，黎嘉的靴子踢了進去。他小心地把脚抽回出來，然後伸手進窗內，摸到窗門，把窗門拔了起來，於是窗子便打開，黎嘉踏了進去，再關上窗子。

裏面是一座木的閣樓，不算很舒服，不過乾而暖，與外面的冰天雪地比較起來則簡直是豪華了。

一如黎嘉所料，閣樓的門是牢牢地關着的。一度厚厚的木門，剛才擊破玻璃的聲音就是再响，也不容易傳到下面去。

雪花從玻璃窗的洞飄進來。

黎嘉從閣樓內找到一塊木板，拿到窗前，把那破洞堵住，而馬上他就巳經覺得溫暖起來了。當然，這堡壘是全座都有暖氣設備的，閣樓雖然屬於屋子的一個末端，暖度沒有那麼高，但是和外面比較起來，則巳有很大的差別了。

黎嘉動手把身上外層那件又厚又大的禦寒大衣脫下來。在裏面，他穿的是一件相當薄的黑色衣服，很輕很軟而顯然又很禦寒的。也很貼身，這對他的動作有很大的方便。

他在腰間那條重要的寬大皮帶上一拔，便拔出了一條細細的天綫，然後他又按了一顆按鈕，於是收音機內便傳出了司馬洛的聲音了。

「怎樣了，黎嘉？」司馬洛問。

「我巳經進來了，」黎嘉回答，「現在我是在第一號站。」

「有什麼困難嗎？」司馬洛問。

「我看沒有，」黎嘉說，「整座堡壘的人都睡着了，我看沒人知道我進來！」

「你似乎相當輕鬆，」司馬洛說。

「事實是我並不像預期中那麼緊張，除非有人告密，否則，沒有理由會有人找我的，是不是？」

「我很高興你這樣鎭定，」姬廸的聲音接上來，「你以爲你會成功嗎？」

「我不知道，」黎嘉說，「但如無意外，我應該在天亮前就可完成任務了！」

「我們會在崖下等着你的！」司馬洛說。

「很好，」黎嘉說，「現在，我得開始工作了，再見！」

「祝你好運！」姬廸的聲音也在說。

黎嘉把無綫電關掉了，然後就拔出一把手槍，走到那閣樓的門口，扭開門，向外窺望一下。門外是一條走廊，走廊蜿蜒地通向下面，每隔一段就有幾級梯級。站在門口是看不見走廊的盡頭的。但是黎嘉知道走廊盡頭有些什麼，由於他是研究過屋子的形勢圖的。他那雙軟而舒適的鞋子的鞋底踏着走廊的地面，沿着走廊而行，轉了幾個彎，走廊便走完了。他到了另一度門。

這度門的外面便是堡壘正中的樓梯了，通到每一層樓去，而這座堡壘是共有五層樓之多的。

黎嘉的槍伸在前面，不過並沒有遇到

什麼人阻攔他，因爲正如他所講，堡壘中的人巳經睡熟了。眞的，原來這裏是甚至連巡夜的人都沒有的。這也難怪，住在這裏的人，怎能不充滿了安全感呢？

高原本身就是一座天然的堡壘，來這裏要乘飛機，也要乘飛機才能離開。空投一個人下來是可以的，但怎樣逃走？他們當然做夢也想不到，竟會有一個人能不乘飛機而逃出這裏的！

很可惜，黎嘉要找的東西乃是在屋子的樓下，假如從樓下進去，很快就可以到達，但是從屋頂下去，就要經過很多層樓，也即是說，要經過許多重危機。黎嘉深吸一口氣舉步下樓，一面緊執着槍。從這裏開始，他就沒有把握控制局面了，因爲隨時會有人出來，他不能制止的。原則上，這個時間，當然是應該每一個人都睡着了，但是假如有人剛好失眠，要出來散步一下，或者只是有天然之急，要到洗手間去一趟，他也是沒有辦法防範的。

慢慢地，他下了第一層樓，然後是第二層，都沒有碰到什麼人。跟着再下了一層。忽然之間，一度門打開的聲音。黎嘉亡命地一跳，撲到牆角，躲在那裏。

這樣，走廊內的人是不會看見他的。但假如出來樓梯上，就可以看見他，那時他就非動手不可了！

黎嘉靜靜地貼着牆壁，站在那裏等着。他不希望需要動手，因爲一動手之後就要留下一具屍體或者一個暈倒的人，而這對他的工作是有很大的障碍的。一個暈倒的人或者一具屍體都必須收藏起來，以逃避別人的注意。黎嘉的血脈緊張地奔騰起來。這是他第一次私用他學到的搏擊術去眞正與敵人對敵。以前他雖然是傘兵，但祇是受過訓練，並沒有機會眞正作戰。不知道他學得好不好，能不能制敵呢？

又一度門打開了，再關上，然後脚步聲便沒有了。似乎那人是進入了另一間房間之內，暫時不打算出來。黎嘉鬆了一口氣，離開了那裏，繼續沿着樓梯而下，急急地。很快，那幾層樓都下完了，他到了樓下。

樓下的梯口盡頭是一座大廳，大廳入口處，兩扇門緊緊地閉着。黎嘉試推一推。那門是鎖上了的。他取出一串鎖匙。成串都是差不多的鎖匙，由於他不是一個開鎖專家，而開鎖的本領，不是三兩天之內就可以學成功的。他們對內面的一切巳相當清楚，連門上的鎖匙哪一類的鎖也知道。現在黎嘉就是帶來了一串同類的鎖匙。假如這一串鎖匙之中沒有一條能打開這鎖的話，那麼就無話可說了。這一套鎖匙乃是由專家製造和選擇的。

黎嘉小心地逐條鎖匙試開。這又是教他心驚肉跳的一刻。假如現在忽然有任何人忽然從任何一層樓出現，他是更難走避了。他祇能希望自己的運氣不會背棄自己。好在，可以肯定的是，樓下不會有人出來，因爲樓下是沒人睡的。他小心地把鎖匙一條一條插進匙孔裏，試一試又拔出來。最後，那鎖匙終於被他扭動了。而就在此時，在四樓，也忽然有一度門打開，有脚步聲走出來。黎嘉那條鎖匙雖然巳經把鎖扭動了，但仍然不是絕對合適，還是有一點艱難之感，不能够很快速地馬上把鎖打開。但是要拔出來也是巳經太遲了。

他祇好繼續用力。樓上那是皮靴的聲音，漸漸到達了樓梯。聽起來，這個穿皮靴的人似乎是要下樓來了。黎嘉終於把鎖扭開了，連忙閃身而入，把門再關上，然後把匙插入匙孔中扭動，把鎖再鎖上了。隔着門，他可以聽到那皮靴的聲音仍然在响，而且沿着樓梯一直下來了。黎嘉不禁好奇地彎下身，把眼睛凑在匙孔上，向門外張望。

脚步聲終於來到樓了，他可以看到是一個打手，腰間束着一條皮帶，皮帶上連着一隻槍袋，槍袋裏插着一把手槍。

這人一直向黎嘉這度門走過來。

黎嘉吃了一驚，連忙跳開，貼身在門邊。門的扶手給搖動了幾下，然後皮靴聲又走開了。黎嘉鬆了一口。這不過是一個巡夜的人而巳。原來這裏是有人巡夜的，並不是完全不設防！如果黎嘉遲了一分鐘，那就很庛煩了。黎嘉不禁鬆了一口氣，舉起衣袖抹抹額上的汗。樓下是沒有地方可躲的，遲一分鐘，他就非動手把那人制服不可了。

那人在門外的小空間走來走去，扭扭門，推推窗，試試有什麼不對，而心裏却早巳斷定不會有什麼不對了。試過了之後，那人的皮靴聲便又繼續上樓而去了。

黎嘉轉身，看看自己進入了的這個地方。那祇是一座前廳，相當大，中間放着一張大桌子，桌面擦得亮亮的，而桌子的周圍放着十二張的椅子。

這桌子應該是一張大餐桌，不過相信在這裏進餐的機會是不多的。黎嘉知道這一定是一張桌子，因爲沒有理由在這麼重門深鎖的地方進餐的。這間廳子的周圍的牆壁都懸掛着厚厚的黑色天鵝絨窗簾，把牆壁及窗子都全部遮掉，成爲天鵝絨的牆壁了。一盞玻璃吊燈在天花板中央亮着。爲什麼亮着燈呢？這裏面應該是熄了燈的，既然沒有人在這裏，那還開燈幹什麼？

黎嘉聳聳肩。他總不能因爲亮燈就離開這裏的。於是他再望清楚大廳的盡頭，兩簾中間空出了一度門，這一度又是鎖上了的。不過所用的也不是甚麼了不起的鎖，也祇是一種很普通的門鎖而巳，這門的鎖匙，黎嘉亦巳經帶來了。

似乎，這堡壘中的人是完全不顧慮到會有人進來偷東西的，這些鎖祇不過是爲了防備屋裏的人自己亂闖進來而巳，黎嘉又掏出一串鎖匙，動手去開那門。可是一大串同型的鎖匙，相信裏面總有一條是適合這度門的，這兩大串鎖匙，本來重量相當可觀的，不過好在這些鎖匙並不是普通的鎖匙，而是用一種輕而硬的金屬特別製造的，所以並不重，差不多等於是用木頭製造的重量而巳。

大約花了十五分鐘，黎嘉便把這鎖開了，也把門推開，門內那間房間却是黑暗的，只是一間小小的房間，沒有外面的廳子那麼大，房裏好像有幾隻銅的文件櫃，而最末端靠牆的地方則是一座入牆保險箱的門，很老式的保險箱。不過，對於黎嘉而言，老式或新式的分別是不大的。

黎嘉不是一個開鎖專家，即使是孩子用的那種鐵皮保險箱他也沒有把握能够打開來的。

黎嘉走到保險箱的面前，蹲下來看一看，不錯，他的最終目的就是這座保險箱了。祇要打開保險箱，取出他所要的東西，任務便完成了，於是，他又從身上取出另一種用具了。

這一次取出來的用具，模樣像是一把手槍，但却顯然不是一把手槍，他在「槍」咀上裝上了一根鑽咀，於是這東西的用途就很明顯了。這是一隻電動鑽，顯然，黎嘉這個不懂得開鎖的人，是索性要把那保險箱上的鎖鑽破，把那鎖毀掉了，就可以打開門了。假如鑽咀够硬，這件事是不難做的。

但聲音方面又如何解決呢？

這一點司馬洛也早已爲他作了準備了。他從腰間拉出一塊摺疊着的橡膠，抖開來，原來是一隻鐘形的膠罩，他把鑽槍伸進膠罩裏，再扳動機掣，那槍發出的聲音本來是相當响亮的，但是在膠罩的掩護之下，就幾乎連黎嘉自己也聽不見了。

黎嘉把膠罩罩在門上。

這樣，有那膠罩的罩住，當鑽咀鑽入夾萬門裏面的時候，即使發出更大的聲音，這聲音也逃不出罩外了，隔着罩子，黎嘉小心地調整好角度，準備動手。此時，他就聽到了一陣奇怪的聲音，來自窗外，那是直升飛機的聲音。一架直升機正在飛來。黎嘉一時呆住了，他應不應該繼續進行呢？這直升機的來臨，會不會對他有所影响？

黎嘉考慮着時，直升機就來得更近了，他終於暫時放下了鑽槍，走到窗前去，揭起窗簾，向外張望。外面那雪地上，一部直升機正在降落，那片雪地在圍牆之內，堡壘的院子之內的，距離屋子不會太遠，因此飛機的聲音就十分刺耳了。

有幾個人已經在那裏等着迎接。奇怪，怎麼他看不見這幾個人起床的呢？他們很可能是住在堡壘的另一個部份，從另一個門口出去了的。

黎嘉看着，外面雪花還是在飛舞着的，而在直升機那巨大螺旋槳的擊打之下，那些雪花好像子彈一般四射，使那幾個接機者要舉着手去擋隔。很快，螺旋槳的轉動慢下來了，機門打開，六七個穿了厚衣服的人，從機內出來。一種奇怪的感覺告訴黎嘉，他最好暫時不要進行他所進行的事。他首先得明白這些人是來幹甚麼的，然後他要肯定他們是睡着了，才能繼續動手。

於是，黎嘉離開窗子，把他那套用具都收起來了。然後他就蹲在門口的旁邊，等着。大約五分鐘之外，外面那廳子的門就開了。黎嘉忙就着匙孔向門外窺望。不能看見全廳，好在門對着的就是門，他可以看見有七個人陸續走進來，最特別的是先進來的兩個，一個是頭光如鏡的老頭，一隻眼睛夾着一片單眼鏡，另一個則是一個金髮美女，很年輕，很漂亮，很健美，鼻子上架着一副圓形的茶色新潮眼鏡，其餘幾個則是一些商人模樣的人物，絕對不會是打手，由於他們都是相當斯文的，而且衣着名貴麗都，不過，他們亦決不會是甚麼好人，因爲好人是不會到這樣一個地方來開會議的，這裏是會議室，他們既然進來，那當然是參加會議了。

他們各就各位，然後就有一個打手托着托盤進來了，托盤上托着的是酒，黎嘉所在的匙洞是看不到會議桌那邊的，因此他看不到那邊的人是正在做甚麼。他也看不到那個禿頭的人正向他這度門走過來。直至鎖匙的叮叮聲响在耳邊，而一條鎖匙塞住了匙孔。

這時，黎嘉才醒覺到原來是有人要開門進入他所住的房間裏來。大汗從全身暴出，他連忙一撲撲到了牆邊，鑽進簾後，一面用手輕輕推住簾子，以使它的幌動快點停止。

黎嘉不知道簾子在外面看來如何，但從裏面看，則似乎是已經靜止了，接着外面的門終於給打開了，有人踏進來，好奇心使黎嘉鼓起勇氣，就着兩簾之間的縫隙向外窺望，他看見進來的原來就是那個禿頭的老人，他正拿着一條鎖匙，走到保險箱的前面，蹲下來，把匙插進去，去開那保險箱，黎嘉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慶幸自己並沒有動手，假如他已經動手，他是沒有時間完成任務的，他們一發現保險箱上有了鑽孔，一定馬上就驚覺起來，於是他就會給捉住。被捉住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了。

那禿頭的老人把保險箱打開了，從裏面拿了一些文件，又走出去了，並沒有把保險箱關上，顯然他這個會議是需要保險箱裏那些文件的，而會議結束之後，那些文件又會給放回保險箱內了。

之後，會議便在外面開始了，由於門開着，黎嘉聽到他們的聲音，然而他却無法聽到他們在說甚麼，他們正用一種他所不懂的歐洲語言在說話，似乎是德文，黎嘉懂得法文，但是德文他却是從未學過。

既然他們正在開會議，一時大概是不會再進入這會議室中來的了。

於是黎嘉從簾後鑽出，走到保險箱的面前，看一看，不錯，他要的東西就是在保險箱裏，那隻黃色的鷄皮紙袋中，當然他不能馬上就拿過來，那人來開保險箱也許會發覺的，黎嘉祇好又躲回簾後，他知道東西是在那裏面，心裏也舒服多了。

忽然，他記起了一件東西，那邊一隻木架子上的是甚麼？一副錄音機！對了，一副錄音機。他再鑽出來看，一副打開了的錄音機，祇要按掣就可以用，而電綫就通到簾後，逕到一隻插進牆脚的插頭中。

黎嘉伸手出去，按了掣，錄音機就轉動起來了，沒有聲音的轉動，但會議中的聲音都給錄下來了，黎嘉覺得他這樣做是很有價值的，因爲他們不論是在討論甚麼，總之所討論的一定是相當重要的事情，他走時把錄音帶帶走就行。既然他要帶走保險箱裏一件最重要的東西，那麼就是多帶走一卷錄音帶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

那會議進行了大約一小時，在這一小時中黎嘉不斷望天空，他是必須在天亮之前離開的。他不能够再躭一夜，因此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假如這會議一直開到天亮的話，那就眞是糟糕之至。

結果，會議在大約一小時之後就結束了。

人們紛紛離座，黎嘉拔了錄音機的插頭，這樣，錄音機就停止了轉動，而那個禿頭的人進來時也不會注意到錄音機有古

怪了。

會議結束，那些人紛紛起座，有人開門，他們向主人道別，黎嘉聽得很清楚，很好，他們並沒有躭到天亮，那麼他是仍然可以依照原定計劃，做完他要做的工作的。

參加會議的人都出去了，爲甚麼那禿頭的人却還未進來關上保險箱呢？黎嘉希望他快點完事離開。

外面仍然有人在走動的聲音，接着一個女人的聲音說話了，她是用英語說話，所以黎嘉聽得懂的。

她在說：「還有幾個鐘頭才天亮，我們做些甚麼事情打發時間呢？」

原來還有那個女人留下來。

「我們可以做愛。」那個禿頭的老人坦白地說道。

「做愛？」那女人笑起來：「你是那麼老，我是那麼年輕，你怎能滿足我？」

那禿頭的老人一點也不顯得慚愧，他說：「我雖然老，但我是一個精力充沛的人，而且我的身體一向都保養得很好，你可以試試我的。」

「好吧。」她笑起來：「反正也沒有別的事情好做。」

黎嘉皺起眉頭，這裏雖然是歐洲，但這女人似乎還是大胆得過份一點了，即使沒有別的事情好做，也不見得就要用做愛來打發時間的吧？

「我們何不用一個吻來開始呢？」黎嘉聽見那個禿頭的老人在說。

以後就靜下來了，他們兩個人顯然是以行動代替了說話。

黎嘉等着，心中頗有尷尬感。跟着他的眼角注意到了一些動作，是來自窗下那院子中的。是那些剛剛開過了會議的人，他們並不在這裏停留，他們正在回到直升機上，會議結束，他們就要乘直升機離開了，祇有那個女人却留下來。爲甚麼，顯然她還有一些事情是要等天亮時辦的。

在這裏等到天亮？這是黎嘉不能容忍的事情。他可不能就在這簾子後面等到天亮的，爲甚麼他忽然覺得那麼熱呢？

直升機的引擎發動了，一時之間吵得要命，把一切聲音都遮蓋掉，黎嘉痛苦地咬牙皺眉。這樣一來一去，全屋的每一個人一定都給吵醒了，他希望他們很快就能再睡着。

直升機升起，飛走了。

黎嘉又可以聽到外面的那雙男女的聲音。

他知道他們正在做甚麼，他們正做的事情假如受着衣服的阻隔會很不方便，因此他們一定是把溫度開到很高。

不過他聽到的聲音又是相當古怪的，好像咀巴在吸吮，又似乎是有人正在舐着和吃着甚麼，好奇心使他離開了簾後，過去窺看一下。

他所見到的使他的臉紅了起來，而且他也明白爲甚麼那麼熱，果然溫度計的掣是已經扳盡了，因此溫度也給提到了最高，那個禿頭的老人和那個女人的衣服已經全部棄在地上，而那個女人現在正躺在桌子上，兩腿大大地張開着，而且是正正對着黎嘉的這邊，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黎嘉差不多可以看見她的全部，祇有一個最重要的部份他看不到，因爲給那個禿頭遮住了，那個禿頭正在運動，可以說他是正在接吻，不過這是另一種接吻了，假如他的精力够的話，這就是他用以補償不足的方法了。

那個女人顯然是很享受他的服務的，她的腿在顫動着，喉嚨間發出着低低的呻吟，那男人服務得起勁，黎嘉神往地看着，他的一生都是相當刻板的，他並不是一個浪漫的人，在女人的方面，他並沒有甚麼征服，也不大有經驗，這種做法，看起來倒是全新的。

黎嘉神往地看着，他的前奏服務達到了最高潮，然後他才也爬上了桌子，眞眞正正地爲她服務了。

他倒也並沒有誇口，他的體力是保養得相當好的，他精力充沛地衝擊着，呻吟的聲音愈來愈高了。

大約十五分鐘之後，他們才在一次劇烈的抖顫之後靜止下來，好像死屍一樣癱在桌上。

黎嘉對於這回事雖然不是很有研究，不過他也並未至於太過一無所知，聽聲音，他就知道他們是在甚麼時候完事，而當他們完事時，他是早已準備好了，他就在這個時候把拿在手心的一顆藥丸丟出去，丟到了桌子的底下。

那顆藥丸發出一陣沒有顏色的輕烟，當然是一種有痲醉性的烟了，這是最適合的一刻，因爲在這時候，桌上那雙男女正是慵倦欲死，祇要給他們一點點的帮助，就可以令他們入睡了。

他們正閉着眼睛在那裏休息着，而且正深深地吸入空氣，以補充那失去了的體力，就可惜他們所吸入的並非純粹的空氣，而是大部份滲雜了黎嘉那顆痲醉藥丸的氣體的，因此他們很快就睡着了。

黎嘉等着，當他們顯然是熟睡了之後，他就輕輕關上了兩房之間的那度門，他不想那痲醉性的氣體透到這邊來，把他自己也迷倒。

跟着他就從錄音機上取下了錄音帶，放進衣袋，走到保險箱的前面去，從保險箱中取出了那隻黃色的大信封，也放進衣袋，他這衣袋當然是特殊的衣袋了，袋口是有拉鍊的，這樣，他放好了東西之後再拉上拉鍊，袋裏東西就很難跌出來了。

要拿的東西已經拿到手了，黎嘉便從衣領裏拉出一副口罩，把口鼻都罩住了，現在，他就暫時不怕那甚麼痲醉性氣體了，他匆匆走進去，拉開那度門，走出會議室中，那雙男女仍然躺在桌上，就像已經死去了似的，經過的時候，黎嘉禁不住再多看那女人一眼，美麗的女人總是值得看的，這是男性的本能，而這個女人的確是很美麗，即使這樣不知人事，好像一團死肉的躺在那裏，她還是很具吸引力。

黎嘉實在也不能多花時間去看她了，因爲那面罩也不一定是很保險的，那些痲醉氣體祇要有時間，就能漏走去。

他匆匆走到門口，門外那個打手張大了眼睛，也張大了咀吧，以爲出來的是那個禿頭漢，想不到竟是黎嘉這個幪面人。

這時，黎嘉在受訓時學到的本事就用得着了，在那人能張口叫喊或者做甚麼聲音之前，黎嘉就一手執住了他的手腕，把

他拖進來，另一隻手掌便併直成鏟形，劈在他的喉嚨上。

那人的喉嚨發出一陣格格的聲音，倒在那裏掙扎了一會，便不動了。

咽喉是一個要害，雖然不死，一擊之下也很容易暈倒的。

黎嘉再閃到門口，向外面望望，好，現在外面再沒有別一個人了，他把那個被擊倒的打手也拋到桌上去，讓他呼吸一下那些麻醉性的氣體，這樣，他就又難醒過來了。

然後黎嘉便走到門口，閃出去，再關上了門，轉左，那裏是有一段走廊的，他走進走廊裏，走到盡頭，到了一度關着的木門的前面，這一次黎嘉不用鎖匙了，因爲這門上的鎖複雜得多，他祇是拔出手槍，在槍咀上裝上了滅音器，對那鎖放了兩槍，槍聲給滅音器吸收掉了，不過子彈把鎖擊破的時候，聲音還是很響的。

聲音雖然響，黎嘉却不太担心，因爲這條走廊是長而窄的，又沒有岔口，聲音是逃得不遠的。

這門內亦不會有人聽着，這一點黎嘉是肯定的，因爲他知道那裏不是一個適宜活人的居留的地方。

門開了，黎嘉踏進去，首先是一度石階，直通下地底大約五十呎深的一座地下室，而當他一踏進去，他就給一陣刺骨的寒冷包藏住了。就因爲這地下室是沒有暖氣設備的，黎嘉拾級而下，到地下室中。

那裏面的設備很古怪，祇有幾隻玻璃箱子放在那裏，而用幾盞紫色的射燈照着，很像水族館，不過玻璃箱裏的並不是甚麼水族，而是豐滿的墨綠色液體。

黎嘉肯定這裏不適宜活人逗留，那是因爲，這些玻璃箱裏的墨綠色液體是一些細菌，正在那玻璃箱裏給培養着。這些是一種很危險的細菌，在接近零度的溫度中，它們就陷入冬眠狀態，但是如果在溫暖的氣溫裏，它們却繁殖得很快，假如把這些細菌散播，那是會成爲一種極端危險的疫症的，這就是爲甚麼它們會給養在這積雪的高處，因爲在這裏，它們是不會失控制的，這些就是堡壘中人最近買的細菌。

黎嘉這時就忙起來了，他從腰間的袋子裏拔出一根又一根長圓形的東西，很近似一支一支小型的鉛筆的。

這些「鉛筆」本身就有膠黏性，黎嘉把它們放到每一隻玻璃箱的底下去，按一按，它們便黏住在那裏了，佈置下了二十條這種古怪的東西，之後，黎嘉便離開了，走到門口，又在門邊停下來，這一次，他掏出另一些奇怪的東西來，是一管牙羔一般的，而裏面擠出來的東西當然也是像牙羔，不過，當這東西一黏在牆壁上之後，便很快乾了，而乾了之後就變成透明。

黎嘉在門口的兩邊以及門楣上都擠了一圈這種奇怪的軟羔，直至整筒都擠空了，然後又掏出一隻很小很小的無綫電控制訊管，棄在門邊地下的角落裏，這之後他便離開了地下室，回到地面，沿着樓梯迅速地向樓上跑回去，因爲任務已經完成了，現在是離開的時候。

他希望沒有人制止他！

他成功地走了四層樓，到了五樓時就出了岔子了，一個人從五樓的第一個門口出來，手上是拿着槍的，可幸這個人並不知道黎嘉正在走上來，當他看見黎嘉的時候，黎嘉已經拔槍放槍，那人的身子一陣抽搐，撲面倒在地上，不動了，通過了滅聲器，黎嘉的槍聲是並不刺耳的。

黎嘉停在那裏，等着，再沒有人出來，他便過去把那人拉起來。

這人已經死了，不會呼吸也不會反抗，但他的屍體留下來，則仍然是一種很大的威脅，別的活人看見了屍體，就知道是有所不對，知道有人來過，所以是必須把他收藏起來的。好在這人也並沒有流很多血，穿那許多衣服，已經把流出來的血吸收掉了，所以抬起來之後，地上就再也沒有留下甚麼痕跡！

黎嘉抬着那人一直上了頂樓，回到了那條走廊之中，走完了走廊，他便到達了那座塔頂。也就是他進來時的那一座了！

沒有甚麼異樣，那破了的窗門仍是給那塊木板遮住，雪花正從縫隙間飛進來！

黎嘉把那人丟了下去，又扭開腰間的無綫電，與司馬洛方面聯絡，他一發出召喚，司馬洛就馬上回答了，「我們已經等了很久。」司馬洛說：「你也應該成功了吧？」

「我已經成功了。」黎嘉得意地說：「現在我正要動身下來。」

「黎嘉。」姬廸的聲音插進來叫道：「你眞本事！」

「別浪費時間。」黎嘉聽見司馬洛在旁怪責他，「黎嘉，馬上下來吧。盡快，我不想等到天亮！」

黎嘉點點頭：「我現在趕着，留心看天空吧！」他把無綫電關熄了，然後動手披上他那件大衣！

幾分鐘之後，黎嘉便又恢復了來時的模樣，從那塔的窗子跨出去，到了屋脊上，迅速地跑向屋背的邊緣。雪花還在飛舞着，而且似乎比先前更密了，他跑到了他爬上來的地方，發覺他那條繩梯仍然搭在那裏，於是他就沿着繩梯下去，回到了下面的雪地上，仍然沒有人阻止他。

於是他就知道，他是不會受到阻止的了。

以後，情形就進行得很順利，他很輕易地到達了堡後的樹林找回了他那隻背包，現在，地上的雪又加厚了。

黎嘉的背包是收藏在一個不會被雪花遮蓋的地方，因此很容易找回來，携着這背包，他直向高原的邊緣走去，仍然順利地到達了目的地，然後，他就花了相當多的時間把背包在背上縛好，這一步是很重要的，他須多花時間，因爲這背包裏的是他的降傘，他是要賴這降傘而活命的，假如稍有差池那麼一番努力就完全白費了。

黎嘉縛好了背包，又開了無綫電，說：「我來了。」

「小心一點。」司馬洛的聲音應道。

黎嘉走到高原的邊緣，向下望去，那下面是一片灰暗，甚麼都看不見的，因爲正在下雪，雪花把視綫擾亂了，雖然居高臨下，也不能看清楚下面的景物。

風是來自黎嘉背後的，風勢相當疾勁，不過在山崖之下，氣流就是平靜的了，由於有那高原遮着，風吹不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早已經研究過了，假如風是迎着崖壁吹過來，他就根本不能跳下去，因爲風會把他推回崖壁上來，即使不把他撞死，他也會緊貼着崖壁滑下去，結果還是要跌死的，假如風向逆轉的話，黎嘉就根本不能跳傘，而要被困在這裏了，不過現在還好，風並沒有變，一切都依照他的原定計劃，祇是雪下得大一點吧了，黎嘉從來未曾在這樣大的雪中跳過傘，那零下的溫度使一切都結了冰，包括降傘那些繩子，這會不會使降傘的張開受到影响呢？他不知道。不過這一點他則是早巳預計過了的，降傘所用的每一條繩索都是最上佳的尼龍索，依理不會因爲結冰變硬而斷掉。

在那疾風之中，黎嘉站好了姿勢，然後伸手到背後去，一拉那裏的一條拉索。

一聲低低的爆炸，他的身子便凌空飛起，好像一支火箭一樣，向崖外的空間直飛出去。因爲，在他的腰背後面，那裏裝着的是一隻短程噴射筒。把他推出去了大約一百呎之後，噴射力就完了，於是黎嘉便像一塊石頭似的直跌下去。由於已經離開了崖壁五十呎，任何突出的石對他都不會有危險了。現在，黎嘉要做的事情，祇是及時拉掣使降傘張開。這也是一件要計算得極準確的事情，因爲他並沒有很多時間跌下去的。

差不多在剛剛能定下神來時，他就伸手拉開降傘的拉掣。他的心在狂跳着。繩子不能够因爲結冰而斷掉的，不然他就完了，爲什麼拉了掣之後還是什麼都沒有發生呢？

難道眞的是——？

但是跟着，一朵灰白色的降傘便吐了出去！而開始把他急劇下降着的速度拖慢了。

黎嘉吃驚地發覺下面的地面已經很接近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那麼接近。而他仍然是以相當高的速度直掉下去。似乎，降傘的張開是遲了一點了，他下跌的速度不能及時拖慢到安全的程度！雖然天氣是那麼冷，他的身體仍然變得滾熱。這是恐懼帶來的滾熱。他現在是毫無辦法的。下降的速度無法減慢。沒有人能與地心吸力抗衡的。

那一大片雪地急促地向他迎上來。他覺得更熱了。經驗告訴他他的確是遲了一點，一點點！在他能够慢下來之前，他會跌死的！

跟着他就到地了。

他的經驗沒有錯。假如那是硬地，他會跌死的。但那是雪地，非常厚的雪，而雪是軟的，最有吸收震盪的能力。

他降落在雪地上，整個人插進了那軟軟的厚雪之中，被雪埋葬了，整個人插進了雪堆裏面，頭頂比雪面還低了幾呎。一時，他動彈不得了。雪雖然是鬆的，但也並不太鬆，周圍大量的雪逼往他的手脚，又使他動彈不得了！這雪救了他的命，吸收了他跌下去的衝力，使他不致於跌死，然而却也把他困住了！

黎嘉掙扎了一下，沒有用。姿勢太狼狽了，他的兩手是高舉着的，有雪在兩旁碍着，就放不下來了。

不過呼吸倒還不受影响，因爲雪裏是有空氣的，他在一段長時間之內都不會窒死。不過，假如這樣下去，他是終於會冷死的。沒有運動，衣服雖然厚，但是埋在雪堆裏，體內的溫度很快就會被吸去，那時他就會冷死了。

假如司馬洛他們沒有看見他降落，那豈不是很糟糕？他埋在雪內是很難找到的，而且留在上面的降傘又與那雪一樣，同是白色。

再者，雪是仍然在下着的，很快，就連那白色的降傘也會給埋掉，於是便一點痕跡也沒有了。

黎嘉現在沒有覺得冷，而祇是覺得熱。那是因焦急而生的熱。他拚命扭着頭，總算把頭部周圍的空間弄得大一點了。然後他便放開喉嚨大叫：「救命！」

在那小小的空間裏，聲音逼回他的耳朵內，幾乎要使他的耳膜破裂似的。他不能够連續地作這種叫喊，而且他也不相信他的叫喊能傳得多遠！

鬆鬆的雪正是最好的吸聲材料，更大的聲音也能吸掉的。着地而不跌死那一陣高興，現在是完全沒有了！他的腦筋在飛快地轉動着，結果把自己轉得頭昏眼花也未能想得出一個辦法來。這種訓練他並沒有受過，並沒有料到會有這種遭遇！

不知過了多久，當他感到完全絕望時，他就聽見有人來了。那鬆鬆的雪倒是很能傳音的——對於埋在雪中的人來說。

他可以很清楚地聽見有人踏着雪跑近。「喀察喀察」，那是雪鞋把雪踏碎的聲音。跟着他聽見司馬洛的聲音在說：「黎嘉，你還好嗎？」

「還好，」黎嘉叫道，刺痛着自己的耳膜，「但再遲幾分鐘我就要死掉了！」

有人扯動降傘的繩子，把他扯上去，同時有人用鏟子在挖掘雪地，又是「喀察喀察」的聲音。黎嘉鬆了一口氣，感到飄飄然。他雖然不怕死，但在雪裏活活悶死可就不值得了。

這之後，他就給慢慢地拉上去，人終於冒出了雪面之外。外面那兩個人就是司馬洛和姬廸。他們都是穿着白色的衣服，在雪花飄飄之中幾乎是隱形。姬廸正在用鏟子把雪鏟開，而司馬洛則是在拉繩子。

這時，姬廸就馬上丟下了鏟子，而向黎嘉伸出一隻手。黎嘉執住她的手，姬廸便把他拉上去了。黎嘉仆在雪地上，喘着氣道：「司馬洛，我還以爲你不會找到的了！」

「別這麼担心吧，」司馬洛微笑，「像你這樣一位英雄人物，我們怎會丟下不理呢？」

黎嘉喘氣了好一會，才終於轉身坐起來，姬廸則遞給他一雙皮鞋：「穿上這個吧，我們走！」

那種皮鞋的鞋底有點像網球拍，最適宜在厚雪上行走，因爲那寬大的鞋底使他們的脚不會深深地插進雪中。脚踏得太深是很難走動的。

黎嘉把那雙雪鞋穿上了，司馬洛就動手給他解開了裏面腰間那條腰帶。

「這究竟是幹什麼的？」黎嘉問道，「爲什麼一定要你動手解開呢？」

「這是解除危險吧了，」司馬洛微笑，「我不想你在我們的身邊爆炸掉！」

「我——不明白你是在說什麼。」黎嘉奇怪地說。

「我們走吧！」姬廸拉拉黎嘉的手臂。於是他們便踏着雪離開了那裏。黎嘉的降傘及腰帶，他們都已棄下來了。這些是用不着加以毀滅或者收藏起來的，那些鬆鬆地降落的雪花自然就會把它們遮蓋起來的。

他們走了一段相當長的路，忽然之間就到達了一部車子。

眞的是忽然間發現的，由於那是一部白色的車子。一部白色福士汽車，一部白色的汽車在這種天氣裏及這種環境之下，當然是很難看得見的了。假如不是車輛上有黑色的雪鍊，就簡直是完全隱形的了。

「我們上車吧。」司馬洛說。

他們上了車，離開了那風和雪。車中的發熱爐使他們感到舒服得多了，雖然也有點悶。

「現在，我們進行爆炸吧！」司馬洛說。

司馬洛從雜物架內取出了一隻古怪的儀器，模樣有點像是電器中的變壓器，而其上亦有着一個扭掣，和一個半月形的鐘面窗口，窗口內有一根紅色的指針。這就是用以引爆那些無綫電訊管的感應器，而黎嘉在堡中留下的那些牙膏般的液體就是塑膠炸藥。他在那些玻璃箱下面黏着的則是强力的燃燒劑。

司馬洛先把扭掣推動而使那紅色於指針移到指住0字，說：「現在，火燒起來了！」

他們離開堡壘太遠，當然不會看見什麼或聽見什麼的，但是現在，在堡壘那地下室內，無綫電訊管爆炸，就引發了那些紅色的條子了。熊熊的大火燒起來，把那些玻璃箱包藏了。由於這些是特殊的細菌，並不是簡簡單單的爆炸就可以毀滅的，必須高溫才行。祇有火可以把它們燒死。雖然在高濕之下它們會繁殖得很快，但是當高到沸點時，它們都會燒死了。現在，這火就發揮着强大的熱力，在燃燒那一箱一箱的細菌。而且，這不是普通的火，而是一種化學火，用不着有氧氣的帮助也可以燃燒的。因此，地下室內的空氣雖然已經燒完了，那火還是一樣旺。很快，玻璃箱中那些深綠色的液體就變成黃色，而且滾沸得很快。

這時，車中的司馬洛又把鈕掣推動，使那紅色的指針移到二字的位置上。這時，門口那些炸藥便爆炸了。這一些則並不是燃燒的化學物，而是眞眞正正的塑膠炸藥。

「轟隆」一聲，那些炸藥爆炸了。這炸藥的力度不重，不足以把整座堡壘炸塌，而祇是炸破了門口，使天花板的一部份塌了下來。這一塌就把地下室的進口塞住了。如此，那些化學火就可以自由地在地下室內燃燒，而不會被人救熄了。門口已經給塞住，就沒有人能進去救火。

司馬洛看着腕錶，對黎嘉微笑：「那些細菌，現在大概已經毀滅掉了。現在，讓我再來看看你偷到些什麼吧！」

黎嘉把那隻偷來的黃色鷄皮紙信封交給司馬洛。跟着他又交給司馬洛那卷錄音帶。司馬洛奇怪地看着錄音帶：「這是什麼？」

黎嘉把經過的情形大約地告訴了司馬洛。姬廸從後座把手臂伸過來，緊緊地攬住他的頸子。「你幹得眞好！」她不斷地吻着他。

司馬洛吃吃笑着：「我不能不承認你是幹得眞妙！事實上，我自己也不能幹得更好呢！」

他把那隻鷄皮紙信封拆開，取出裏面的一疊文件，同時又取出一隻小小的照相機來，把那些文件加以拍攝。

「這些究竟是什麼？」黎嘉問。他在這件事情裏面雖然佔着如此的重要地位，他却也不知道其實他們要找的是什麼。

「這是一些合同，」司馬洛說，「上面有世界上好幾個大機構的總裁的簽名和印鑑。他們正在進行一項恐怖的計劃。」

「什麼恐怖的計劃？」黎嘉問。

「山頂上這些人，」司馬洛解釋，「如你所知，他們都不是善良的份子。他們已經說服了幾個世界性的製藥機構，進行一項恐怖的細菌散播計劃！」

司馬洛一面拍照片，就一面向黎嘉解釋這是怎麼回事。原來，山頂上這帮人就是以那個禿頭的老漢爲首的，他們正在培養的這細菌是一種新的疫菌，一種很可怕的傳染病菌。由於世人還未知道有這種疫菌存在，因此也沒有防疫苗。那是說，普通人沒有，但山頂上這帮人則已經有了。跟他們簽合約的這幾間藥廠也已經有了，而且準備大量生產。

當時機成熟的時候，這些人就會把這種疫菌散播出去。患者的症狀會是很奇怪的，那就是全身腫脹而腦筋退化，祇有注射那種特殊的疫苗可以復原，但是又必須長期注射，因爲，假如停止注射，又會舊病復發了，而這種病又是傳染得快的。可以想見，專利製造那種疫苗的藥廠可以賺進多少錢了。合同的細則就是規定藥廠方面要把百份之若干的佣金回給山頂上那帮人。

「這是一個可怕的計劃，」姬廸說，「使人噁心！我眞希望你把他們全部炸死，司馬洛，爲什麼你不把他們全部都炸死呢？」

司馬洛微笑：「我們並不是受委託去殺人，我們祇是受委託去毁滅那些細菌和取得合同與及疫苗的製法！現在我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姬廸黯然地點頭，司馬洛笑起來：「還是那麼孩子氣！爲什麼你不長大一點呢？這世界上壞人多的是，你不可能把他們全部殺掉的！因此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不要去做壞人！」

姬廸不屑地瞪他一眼：「似乎你認爲你自己是個道學家了？你是什麼壞事都不做的？」

「總之，」司馬洛說，「我們現在是幹得很好的，我們已經得到了合同，有了這證據，就可以把不少無良的野心家抓起來，而且，我們又得到了疫苗的方子，那麼，他們即使再培養一批細菌，計劃也不能實行了！」

「噢，」黎嘉苦笑，「原來我救了世界一命！」

× × ×

在山頂高原上那高來堡中，那化學火仍在繼續燃燒着。爆炸當然已驚動了堡中的人了，但他們也無法把火弄熄，因爲走廊塞住了，不能進去。到他們終於把亂石搬開的時候，火已自動熄滅了。已經燒完了。

連那些玻璃箱也已經燒熔，在地上凝結成一塊，那些細菌當然不可能在經過了這樣高熱之後還能生存着了。

等到堡中那些人把走廊搬通了之後，那個禿頭的老人也醒過了。跟那個女人一起醒過來。黎嘉那迷藥並不是藥性十分嚴重的，嗅了之後雖然會暈過去，但祇是淺淺的暈而已，就差不多等於是昏昏沉沉的熟睡，假如够吵，還是會醒過來的。

這人是一個奧國人，名叫加漢。加漢醒過來之後，頭很痛，雖然有點懷疑，但不大相信自己是中了迷藥，由於他認爲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發生在這裏的。他和那個女人是給敲門聲吵醒過來的，堡中人發現有變，當然就是連忙去通知主人了。他們也敲了好久的門才能使加漢醒過來。

加漢和那個女人在桌上一驚而醒，發覺自己是衣衫不整的，便狠狽地跳起身，穿好衣服，然後加漢匆匆過去隣房把保險關上了，才去開門。衝進來的那些打手們告訴他發生了什麼，加漢緊皺着眉頭下樓去視察。

到這時，閣樓上那具屍體也給發現了，於是加漢就知道曾經有人潛進來。他是一個很狡猾的人，機智而狡猾。腦筋一轉動，他就醒起了。最不對的地方就是他睡得那麼熟！他沒有理由睡得那麼熟。顯然，他的房間裏也是發生過一些不尋常的事情了！

加漢匆匆回到他的房間去，再打開保險箱來看看。不見了那隻黃色信封！保險箱一點沒有撬過的痕跡，偷東西的如不是開保險箱的高手，就是根本用不着開，祇趁他打開了的時候取去了信封。而且，他相信是後一種可能性較高。他的眼睛兇狠地向每一個人掃視一遍，低聲咆哮道：「找！找！有人潛進來，沒有飛機是逃不出去的！」

那些打手們全部出動，細細找尋高來堡的每一個角落，以及外面高原上的那些雪地及叢林。加漢的眼睛陰鷙地看着那個女人：「露露，你得祈禱他們找到幹這事的人！」

露露恐懼地抖一抖：「爲什麼？」

「因爲，」加漢說，「你是這裏的唯一外人，我不相信有可能有人闖進這裏之後又離開。沒有人有這樣的本領的。這裏沒有來路，也沒有去路！」

「但——但——」露露吶吶着說，「他們不是說閣樓的窗子已經打破了？並且有一度繩梯——」

「那可能是故佈疑陣，」加漢說，「屋內的人也可以這樣做的！」

露露緊閉着嘴唇，聳聳肩：「我不害怕，我知道我是無辜的。」

大規模的搜索進行到中午，堡壘的每一個角落和高原都給搜過了，但是沒有結果，不可能有一個外人躲在高原上面而不被他們發現的。

「你現在願意招供了嗎？」加漢問那女人露露道。

「我還是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她仍然是那麼强硬地。

加漢的眼睛一轉：「我不想對一個美麗的女人用刑的，我眞的不想，所以希望你別逼我，露露！」

「你也最好不要逼我！」露露强硬地說，「假如我不能安全離開這裏，有人會不肯干休的！」

「例如說？」加漢問，「是誰派你來做這件事的？」

「你知道是誰派我來的！」她圓睜着眼睛，「但我並不是來做這件事，我是一個代表，我是來跟你商量合作另一件事，你也知道的！」她的神情是那麼嚴肅，而態度又是那麼理直氣壯的，使加漢也不敢懷疑她是說謊了。

「好吧！」加漢嘆口氣，「那卷映片就是最佳的證據，我們等那卷映片吧，希望它能告訴我們一些事情！」

他們也用不着等很久，大約十五分鐘之後，就有人把一隻活動放映機推進來了。那人到一邊牆壁把一張早已放着的銀幕拉下來。

「這是什麼？」露露奇異地看着加漢，「我們不是看電影嗎？」

「是的，」加漢微笑，「很有趣的電影，你看着好了！」

燈光黑暗下來，那個推映機進來的打手把一切都弄好了，然後離開了那房間，並且把門關上了。

加漢開了放映機的掣，放映機便開始放映了。放映的並不是什麼有趣的電影，祇是昨夜會議時的情形而已。很顯然，這會議的過程是由一部活動電影機錄映下來了的，現在放映出來，他們就可以從電影中看到剛才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了！

露露相當鎭定地看着。她的鎭定是有道理的；她根本沒有做過這件事，何必要害怕呢？

那部電影的開頭當然是很悶的，由於會議上並沒有什麼動作，也沒有特殊的變化，每一呎都是一樣的。由於攝影機是正對會議桌的，並沒有映到隣房，所以黎嘉在隣房的保險箱附近的活動，就一點也沒有紀錄到了。那個會議毫無異狀地進行着，從頭進行到尾，之後便結束了。

「沒有看出什麼不對！」露露說。

加漢吃吃笑：「還沒有完呢！我們繼續看下去吧，放映機本來到此是應該停下來的，但是，我想，也許我們的活動是値得紀念的！」

跟着，放映機放出來的就是加漢和露露在桌面上親熱的鏡頭了。加漢從電影中看到自己是那麼落力，也不禁有點臉紅了。他吃吃笑着：「以我這年紀來說，我算是活力很充沛了，對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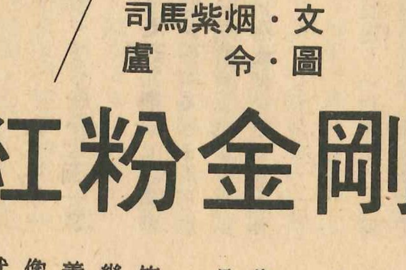
「還好，」露露也微笑着，「你的强壯使我感到意外！」

他們的努力拍演在銀幕上終於告一段落了。

「也沒有什麼不對，」露露說，「你可以看到，我是跟你一起睡着的，我一直沒有離開過你的身邊！」

「看下去！」加漢揮手叫她別吵，「我沒有機會關上攝影機，看看以後會再發生一些什麼吧！」

（未完）



俠艷奇情小說

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紅粉金剛（二十）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俊躲在車廂夾層內，避過忘憂香瑯琊十八魔上車搜查，並無發現，因此十八魔約好破廟齊集，馬車則由另一人駛至小路，在無人發覺之下把她們殺掉，詎料在小路上正要行兇時，南宮俊突起發難，脅持馭者駛回小廟，南宮俊遂下車追去，瑯琊十八魔的人竟乘機包圍馬車，一場惡鬥展開，瑯琊十八魔先後死了九人，形勢此消彼長，更無心戀戰，花十七見風轉舵，能放能收，居然想若無其事，就此收場，但東方英說沒這麼便宜——

棋局未勝負　硬闖莫愁莊

花十七微微一笑道：「東方女俠，我混了那麼多年的江湖了，看事情還會走眼嗎？現在是優勢操在我們手中，所以這進退之勢，也操之在我，妳別不服氣，如果妳們不肯罷休，咱們也可以硬拚下去，未必是我們吃虧呢！」

東方英正待開口表示要拚到底，南宮俊道：「英妹！南宮世家的處事第一誡就是戒意氣用事！」

一句話就把東方英壓了下去，花十七笑道：「少主不愧高明，以前我們遇到的幾個南宮家人，就是缺少了這一份忍的修養，所以才會遭殃，大丈夫當能屈能伸，像我們瑯琊十八魔，一看風聲不對，立刻就收篷轉舵另作打算，所以我們才能混了這麼多年而沒有被人挖掉……」

東方英又忍不住道：「也就是到此爲止了，今後你們再也別想幹這種血腥買賣，賺這種血腥錢了！」

花十七一笑道：「這個不勞芳駕提醒，我們也知道，瑯琊十八已去其半，今後就是不散伙也不行，我們另招伙伴，就是另起爐灶，妳再找我們也找不到了！」

南宮俊沉聲道：「如果你們從此洗手，我可以放過你們，如果再給我碰上你們怙惡不悛，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花十七一笑道：「我們會記住的。」

轉身而行，那個名黑衣人攔住了道：「花娘子，你們打算就此擱手了。」

花十七一笑道：「是啊，二位從始至終都在看着，我們的確是盡了全力，事情辦不成，可不能怪我。」

黑衣人冷冷地道：「我們可是預付了一大半的定銀。」

花十七道：「是的！我們都收到了，還有剩下的尾數，二位如果方便，就請賜下，不然，指定一個地方，我們明天派人來取。」

黑衣人慍然道：「什麼！你們還要收餘款。」

花十七道：「當然要了，我們拚了命，就是爲的錢，當時議明的是我們這邊若傷一人加銀一萬兩，現在眼睛看得見的，已經死了六個了，還有三個在山上想來也凶多吉少了，不過那三萬兩等以後抬了屍體再來收錢，我們做買賣一向是硬碰硬的，童叟無欺。」

那黑衣人怒道：「可是你們並沒有完成交易。」

花十七冷冷地說道：「第一次這三個女的跟一個車夫都着了道兒，你們是看見的。」

「可是並沒有南宮俊在內。」

花十七道：「不錯！這就是你們的錯，你們提供的消息是說南宮俊一定在車上，如果他在車上，一定逃不出我們的算計，交易已完成了。」

黑衣人倒是被她的言詞蓋住了，花十七道：「正因爲你們消息錯誤，漏了個難惹的南宮俊，所以才害得我們洩了密，造成如此大的損失，這責任不該我們負。」

黑衣人道：「可是現在點子都在這兒，你們也佔着上風，爲什麼又要半途撤手呢？」

花十七冷笑道：「你們自己的勢力很大，高手也很多，爲什麼你們自己不幹，要化重金來請我們呢？」

「這個……我們出錢，你們拿錢辦事，無須解釋吧。」

花十七道：「原來我也不太清楚，南宮俊一說，我才明白了，你們是想套出南宮俊的殺手劍式，叫我們去送死，難道你們一直反對用這憂香，要我們以全力狙擊，朋友，你弄清楚，我們賣的是人命，可不賣武功！」

「你們也沒有把人命交出來。」

「六條人命就是送在你們的錯誤上，那還不够。」

黑衣人剛要開口，花十七道：「你只要說一句不付，咱們就走着瞧，瑯琊十八魔是可不怕人賴賬。」

旁立的一個瘦子始終沒開口，這時才開口道：「計全，你少開口，不會說話就別亂說，你作得了主嗎？」

花十七道：「計老大，一切都是你接頭的，早就該你開口了，儘讓那個二愣子在滿口嚼咀。」

計老大用眼色止住了計全的發作，拱手道：「花娘子，以前都是跟辛老大接頭，不知道妳的精明，計泰在這兒向妳陪個不是，希望妳別跟我家老二一般見識。」

花十七笑道：「這還像句話，計老大如何交代呢？」

計泰道：「聽花娘子的理由，果眞是我們的錯失呢。」

計全忙道：「老大，這怎麼能算是我們的錯失呢。」

計泰瞪了他一眼道：「你能不能不開口。」

計全悻然退後，計泰才笑道：「花娘子，既是責任在我，我們自然要把尾數付清，而且你們的人員，撫卹的銀兩更應該照優給付。」

花十七笑道：「到底是計老大懂事理，那就謝了，計老大就請賜下，我們好走路辦後事。」

計泰道：「兄弟沒帶在身上，明天在徐州奉上。」

花十七笑道：「計老大，你是有名的笑面虎，吃人不吐骨頭，臉上還是帶着笑容的，怎麼跟老娘也來上了，我們既然稱爲瑯琊十八魔，又豈是好給人吃的。」

計泰道：「花娘子，這是什麼話！兄弟絕無此心。」

花十七道：「你沒有此心，我倒是有點害怕，明天到了你們徐州的老窩，只怕是有進無出。」

計泰道：「寃枉，寃枉，兄弟是因爲身上沒帶銀子，而且花娘子自己也說過，明天可以指定一個地點的。」

花十七笑道：「那是要你們承認責任的話，既然你承認了，反正是要付的，何必留在明天呢。」

計泰道：「兄弟實在是沒帶。」

花十七笑道：「如果我們今天順利交貨，你們是否也打算拖到明天呢？計老大，我們交易不止一天了，規矩你都清楚，都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計全說道：「可是，你們今天沒有交貨。」

花十七道：「沒交貨，可交代了責任，如果是我們的錯失，沒第二句話，那怕我們死剩最後一個，也一定要將收的銀子退給你，現在是你們的消息錯誤才出的岔，我們不求賠償，已經够客氣了，該給的一個也不能少。」

計泰道：「實在是身上沒有帶着。」

花十七笑道：「計老大，如果你眞是沒帶，立刻把衣服給我脫下來，我負責另外送兩套新衣服給你們，然後我們的賬就算清了如何，兩身衣服賣幾萬兩銀子。」

計泰臉上浮起了一陣乾笑道：「花娘子，別開玩笑。」

花十七冷冷地道：「你妹子才跟你開玩笑，計老大，是你自己付，還是脫衣服，還是由我們動手替你脫，我講在前面，輪到我們動手，剝了衣服，我還是不認賬的。」

計泰道：「花娘子，實不相瞞，兄弟身上帶着的銀票只够付尾數，六位貴友的卹葬費用却沒有準備，因爲你們一向無往不利，從沒有像今天這個樣子。」

花十七道：「沒關係，先把尾數付了，另外那些銀子暫存，那天我們遇上再算好了，拿來吧。」

計泰道：「花娘子，這個由於事情發展出乎意外，兄弟必須要請示一下，否則難以交代。」

花十七笑道：「你帶出多少銀子來，可是早經請示過的，計老大，你也知道老娘面前沒過好打，拿來吧。」

計泰道：「花十七，妳要這樣子說，我也沒辦法，已付的定銀我要不回來，還不知該如何交代呢，餘下的尾數是在我身邊，但是付錢的條件不對！」

花十七一笑道：「很好，你說說什麼條件才對！」

計全又插嘴道：「就是你們把議定的

人頭交來！」
　花十七道：「這恐怕要另外談生意了，我們一次完美的計劃，叫你們自己給弄砸了，害我們蒙受了不少的損失，這趟生意我們已經賠得不少，不再打折扣了！」
　計泰道：「那兄弟就無法作主，只有回去請示，花娘子明天到徐州去，當面解決不好嗎？」
　花十七道：「計老大！好得很，你大概是看我們今天被人家殺得七零八落，就認爲瑯琊十八魔垮定了，居然跟我們談價錢，殺斤量起來了……」
　計泰道：「花娘子，妳可要弄清楚，在我們頭上想來硬的，你們可是打錯了主意！」
　花十七冷笑一聲道：「瑯琊十八魔既然幹了這一行營生，還會在乎狠主顧，姓計的，有種的你再迸個不字兒！」
　計氏兄弟對看了一眼，然後兩個人轉身前行，腰間劍已出鞘，小心翼翼地走着，花十七冷笑一聲，打了個眼色，忽地人影急閃，攔在計氏兄弟前面。
　計泰厲聲叱叫道：「你們眞的想蠻幹麼！」
　花十七飄身落地，笑笑道：「計老大，好話說過了！」
　計全埋頭忽地出劍，却被一枝三截棍架住了。棍子的後半截神龍擺尾，電疾無比地兜上去，只得一招，就在計全的下巴上重重的一擊，把他打昏過去。
　花十七出手更快，上面右手雙龍搶珠，計泰用劍去削時，她的手突地縮回，左手的七首已經一下子點在他的喉嚨上，刀尖入肉分許，沉聲道：「計老大，你怎麼說？」
　計泰嘆了口氣，伸手入胸，取出一張銀票遞了過去，花十七一把攫住，計泰道：「花娘子，妳們會後悔的！」
　花十七一手攫去了銀票，看了一看，收入懷中笑笑道：「計老大，我們還算够意思的，沒把你放平了留下給南宮俊，抗上你的寶貝弟弟走吧，我們送你一程！」
　計泰彎腰抗起暈倒的計全，快快地走在前面，其餘的人也把地上的屍首整理好了，揹上隨行。
　花十七向南宮俊道：「對不起，少主，實在很抱歉，阻了你的行程，我們的價欵已經收訖，因此前途不會再找你們麻煩，你可以從容安心上路了！」
　語畢扭轉身追上同伴去了，一行人雖多，而且都是步行，但是去勢之速，却難以想像，瞬間已走得乾乾淨淨，倒把西門姣姣看得呆了道：「他們的武功眞高呀，怎麼跟我們打起來就不起勁了呢！」
　東方英也道：「是啊，那個使三截棍的漢子，看去貌不驚人，也沒有動過手，可是一出手就是妙着，他那一棍，如果換上了我，恐怕也很難逃得過！」
　南宮俊道：「乍然一見面，那一式神龍擺尾的確是淩厲無匹，但是只要有戒心，也就沒什麼了！」
　東方英道：「那當然，可是我們以前也不知道呀，他爲什麼不對我們使出這一招呢！」
　南宮俊道：「因爲他們只是受雇殺人，所以不肯拿出眞功夫來，那是他們救命的本錢，不是用來賺錢的！」
　東方英一愕道：「救命的本錢，這是怎麼個意思？」
　南宮俊微笑道：「這些做殺手的人，幹的是搏命的買賣，尤其是他們專門接受江湖人的委託，搏殺的對象，也多半是江湖高手，自然需要一身很不錯的武功爲本錢！」
　東方英道：「豈止是很不錯，簡直就是很高明了，我認爲他們比橫江一窩蜂還强呢！」
　南宮俊道：「他們既是以江湖人爲搏殺的對象，有時可能遇上了絕頂高手，對付不了，所以他們每個人，一定需要有一兩手最拿手的絕招妙式，平時絕不使用，在萬分無奈，本身性命受到威脅時，才拿來作救命之用，我們一直沒有把他們逼到那個程度，所以他們也沒機會施展！」
　東方英道：「剛才他施展那一招殺手，也非必要呀！」
　南宮俊笑笑道：「那兩手是使給我們看的，他們急於脫身，却怕我們不肯放鬆，緊追不捨，所以才借機會漏了一手，意在嚇阻我們追趕，同時也是向我們賣個交情。」
　「賣交情？這又有什麼交情可賣呢？」東方英似乎忘記自己，比南宮俊多跑了幾年江湖，反而處處向他請問了。
　南宮俊道：「他們這一次狙殺失敗，以後是怕南宮世家追殺他們，所以他們特地亮出這一手，向我們示意，要我們知道，他們並沒有拿最狠的殺着出來！」
　西門姣姣嘆道：「如果他們眞施展了那些招式，我恐怕還招架不住呢！」
　南宮俊道：「西門姑娘，妳不是也有一兩手絕着沒有施展嗎？妳不會吃虧的，最多落個兩敗俱傷。」
　西門姣姣說道：「南宮兄你怎麼知道的？」
　南宮俊道：「這是姑娘自己告訴我的，有關於江湖殺手的內幕，我都是在車上聽姑娘說的！」
　西門姣姣一笑道：「我竟忘了自己跟他們是同行了，只不過我很奇怪，爲什麼會有人要買兇殺我跟巧娘呢？」
　西門巧道：「那個叫計老大的傢伙，就是雇我們來暗算的事主，大概是怕我們洩漏機密……」
　西門姣姣道：「不對，那個人跟我見過幾次面，我認得，絕不是他們的樣子，他們弟兄倆一個太矮，一個太瘦，而跟我接洽的人，是個身材適中的男人，長得還不錯，只是有點女人氣，身上還搽得香香的，鼻樑上有三顆紅痣……」
　東方英一怔道：「鼻樑上有三顆紅痣，那是十九妹甘鳳姑，她是個女的，怎麼會是男的呢！」
　西門姣姣道：「我說的那個男人有點女人腔，很可能是女人改扮的，東方姑娘認識這個人！」
　「是的，這個長相的人不多，我想很可能就是甘鳳姑，那是紅粉姊妹中的一個

，武功很高，刀法也很精，她應該可以爬得更高的，但是她似乎無意進取。」
　南宮俊道：「她是後來才進去止水山莊的嗎？」
　「是的，不過進來也有五六年了，她是已婚婦人中的領班，跟姑姑身邊的費婆婆最接近，做人很陰沉，我不太喜歡她，有次跟我頂嘴，被我摑了兩耳光，她拿刀跟我拚命，居然跟我不相上下，還是大姐來了，才把她喊住了，着令她跪下跟我磕頭賠罪，我想她一定是挾恨報復……」
　南宮俊笑道：「英妹，妳也想得太好了，別說紅粉金剛不准私自行動，就算准許，她也不可能有那麼多錢來！」
　西門姣姣道：「是的！他出的代價是五百両黃金！」
　南宮俊道：「五百両黃金固然不算多，但是叫一個江湖中的二手人物拿出來是不可能的事，除非是受到了門戶中的命令，或是受到別人的授意才有可能！」
　東方英道：「要說大姐要殺死我，我絕不會相信！」
　南宮俊道：「當然不會是慕容姑娘，否則她也不會叫你離開紅粉姊妹的行列了，可是慕容姑娘之上還有人！」
　「那就是姑姑了！她會殺死我嗎？」
　「她應該是最有理由的人，既不願意出來，洩漏紅粉金剛刀法之秘，又不能直接下令殺死妳而使其他姊妹寒心，便只有買動職業兇手來行事了！」
　東方英低下了頭，她從馬成的口中，知道了自己的姑姑是出身於西方魔教之後，對姑姑的盲目敬仰已經大爲改變，南宮俊的話使她無從辯解，但她的心情總是沉重的。
　西門姣姣道：「現在小妹也想提出一個問題，就是什麼人會在瑯琊十八魔那兒出錢，買我們的人頭？」
　南宮俊道：「妳不是已經看見嗎？」
　西門姣姣道：「那兩個人只是來接觸的，却不是主使人！」
　南宮俊道：「他們在徐州落脚，必然是百花宮徐州分宮的人，主事者也必然是百花宮的人！」
　西門姣姣道：「百花宮對南宮兄不利還可一說，對我跟巧娘，却沒有理由出重金買人頭！」
　南宮俊一笑說道：「西門姑娘。妳的事情最爲單純，因爲妳沒有跟別人接近過，也沒有跟別的人有什麼利害衝突，唯一能從妳的死亡得到好處的就是你的姨娘西門媚！」
　西門姣姣道：「我當然也想到她，殺了我，她就可以獨占蛇谷了，可是怎麼又會是百花宮中的人出面呢！」
　南宮俊道：「那只有一個解釋，就是西門媚已經跟百花宮連成一氣，或者她根本就是百花宮中的人……」
　西門巧說道：「這倒是很可能，因而西門娟做了谷主之後，千蛇谷慢慢就變了個樣子，她引進了一些人，漸漸把谷中的人都先後地更換了，而那些人對故主都是十分忠心的。
　她如果不是重用那些老人的馴蛇技術，恐怕早就把他們全部殳除了，對少主也是一樣，如果不是因爲谷中三位長老的，支持她也不會讓少主活下去了！」
　西門姣姣說道：「我姨娘會對我如此嗎？」
　西門巧道：「她雖然做得不太明白，但是我多少總有點知覺的，所以我只跟三位長老商量，把一些厲害的毒蛇馴役之法，秘而不宣，這樣才能保全少主。」
　「妳以前怎麼不告訴我知道呢？」
　西門巧嘆道：「如果少主知道了，一定沉不住氣，恐怕就難逃她的毒手了，我們大家容忍着，只希望等到少主滿二十五歲，那時她必須將暫攝的谷主蛇杖交出，由少主任谷主，再說也就沒有關係了！」
　南宮俊道：「妳眞傻，妳想她到時候會把谷主蛇杖乖乖地交出來嗎？」
　西門巧道：「她不交也不行，千蛇谷分內外兩谷，谷內才是毒蛇的棲留區，也是千蛇谷的眞正實力所在，除了我與少主外，她的人根本不敢進入半步！」
　南宮俊道：「那她這個谷主呢？」
　西門巧道：「西門媚自然是可以的，因爲她是攝理的谷主，不過她也只能進來看看，三位長老所驅役的毒蛇，她仍是無法控制，因爲三位長老對少主忠心耿耿，絕不會將役蛇之法傳給她的，要等少主滿二十五歲後，傳給少主的，除非在一個情形下，才能輪到她！」
　南宮俊道：「那就是西門姑娘在二十五歲以前死去！」
　西門巧一怔道：「南宮大俠怎麼知道的！」
　南宮俊道：「我不是說過嗎，西門姑娘的生身父母生前與我南宮世家極爲莫逆，已經答應我家的武士了，只是後來未曾來踐約而已，對千蛇谷的事，我多少也知道一點，那三位長老在谷中終身不出，每人馴養一種天下至毒的奇蛇，然後再交給谷主驅使役用！」
　西門巧道：「是的！是這麼回事，主母因爲那三種蛇太過歹毒，不肯輕易使用，所以也沒有作那種要求，主母跟主人死後，少主應該是第一個繼承人，因爲年紀太少，才由西門媚所攝，俟少主成人後，還要交回的，所以三位長老不肯把驅蛇法教給她，只有在少主死亡的情形下，千蛇谷再沒有繼承人了，才可以由她接任！」
　南宮俊道：「這麼說來，她應該早就下手，除掉西門姑娘了，怎麼以前沒有採取行動呢？」
　西門巧道：「少主幼年時，一直都在內谷，她無從下手，等到少主長成，武功已有基礎，而且身邊有好幾種蛇兒護衛，尋常人很難能傷害她，連暗算都很難…」
　南宮俊想到在古廟中，四處都是蛇兒的情形，也覺得的確是很不容易，如果不是自己身邊有着那一塊千載雄精，制得住那些蛇兒，要接近西門姣姣是很難。
　西門巧道：「還有一項規定是谷主或少主被害時，繼任者必須爲死者盡力追兇，一直等到復仇後，才具有繼承資格，她如果傷害了少主，就得殺了自己爲少主報仇，自然更沒有繼承資格了！所以她不會

那麼做的!」

南宮俊哦了一聲，忽然道：「這次生意是妳們接的!」

西門巧道：「以前我們不管這種事的，這次因爲谷主有事情外出不在谷中，少主才爲了好玩，接下了一筆生意，却沒有想到加害的人是東方女俠!」

西門姣姣道：「我就是知道東方姑娘，也是會接下這一次生意的，因爲我以前對江湖上的事毫不知悉，而姨娘告訴我，要維持千蛇谷是多麼不易，要養活那麼多的蛇，每個月要化很多錢，我以後接任谷主，就得學會賺錢!」

南宮俊道：「這次妳却上當了，假使妳成功了，我就會殺了妳，而西門媚又雇了瑯琊十八魔殺了我，算是替妳報了仇，而西門媚又雇了瑯琊魔殺了我，算是替妳報仇，妳沒有成功，而且在我的勸告下，跟我反敵爲友，她才叫瑯琊十八魔把妳們也算計在內，然後再把瑯琊十八魔也除去幾個交差，目的都在要奪去你的基業，我想連這筆生意都是她策劃的!」

西門巧道：「婢子先前還感到惑然不解，聽大俠如此一說，倒是全都明白了，一定是這麼回事!」

西門姣姣道：「姨娘這又是何苦呢，我根本就不想跟她爭這個谷主，那爿基業我已經打算放棄了!」

西門巧一怔道：「少主打算放棄千蛇谷了?」

西門姣姣道：「是的!以前我是不懂事，自從聽南宮兄爲我曉諭之後，我就準備放棄了，本來也是，一個女孩子整天跟些虫蛇混在一起，失去了自己的生活，有什麼意思，以前我是以爲離開了那些蛇就無法生活了，可是南宮兄殺死了我身上的那些蛇兒之後，我發現沒有牠們，我可以活得很好，我是個人，人應該跟人一起生活，不能跟蛇過一輩子的!」

西門巧道：「少主，妳不能這樣，那會使很多人傷心的，他們把一些的希望都寄在少主身上……」

西門姣姣道：「沒有多少人了，就不過是內谷的三位長老，跟一些蛇奴!」

西門巧道：「她們爲了千蛇谷，犧牲了一生，犧牲了雙目，爲了使耳朶的聽覺特別靈敏，便於聽見蛇的嘶叫聲，她們自幼就刺瞎了雙目，就像婢子一樣……」

西門姣姣道：「巧娘!妳是瞎眼睛了，才不知道我過的是什麼生活，不穿衣服，身上爬滿了蛇，別人見了我就嚇得發抖，除了有限的幾個人之外，我無法跟別人說話……」

西門巧道：「有些毒蛇是必須要跟牠們聲息相通，才跟她們合成一體，指揮役使牠們的!」

西門姣姣大聲道：「巧娘!你應該從小也把我的眼睛刺瞎的。如果我看得見，就不能再忍受那種生活，以前我很少見到外人，以爲人的生活都是那個樣子的，直到這次出來，我見到許多眞正的人，才知道自己是多麼醜惡的一個大怪物，現在我想到谷中的生活就感到害怕!」

西門巧低頭不語了。南宮俊道：「巧娘，西門姑娘的話也不錯，一個人脫離了正常的生活去與蛇虫爲伍，那是走火入魔了，妳雖然從小就過那種生活，但是妳已經嫁人生子，過過正常人的生活。」

西門巧悲切地道：「是的，我雖然嫁過人，生過兒子，可是我的丈夫見了我就害怕，因爲我們的屋子裏，隨時都會冒出一條毒蛇來，他最後是受不了那種生活，逃出千蛇谷去了，我的兒子則是在十個月時，因爲我不在身邊，他抓起一條毒蛇，以爲是吃的東西，放在口中去咬，結果反而被蛇咬死的。」

南宮俊不禁惻然道：「是的，這種生活就是一個錯誤，過去西門前輩就是想到這種生活的不正常，她準備回去結束千蛇谷的，那知道一去就沒有再來。」

南宮俊說道：「西門媚是在什麼時候來的?」

「主人與主母回到谷中沒有三天就被人殺死了，一直就沒有查出兇手是誰?」

「主人與主母雙雙暴斃後七天；她由南疆回來，就應谷中人之請，暫攝谷主之位，那時少主只有五歲，現在一幌已十五年了，千蛇谷中，人事也有很多變遷!」

南宮俊道：「千蛇谷在什麼地方?」

西門巧道：「不知道，只有外谷的人才曉得!」

南宮俊道：「這麼多年來，你連住在那兒都不知道!」

西門巧道：「我因爲目不能見，根本就很少出來，只知道千蛇谷的內谷外谷而已，這次出來，是事主用車子帶我們出來，至於是怎麼走的，我也無法知道……」

南宮俊道：「你怎麼回去呢?」

西門巧苦笑道：「原來是由事主送我們回去的，現在沒辦法了，大概只有等谷中派人來接了!」

南宮俊想了一下道：「西門姑娘，妳遽爾如此放棄千蛇谷也是不行的，至少妳要作個交代!」

西門姣姣道：「我要怎麼樣才能交代呢?」

南宮俊道：「妳可以把千蛇谷讓給西門媚，但是不准她以後把毒蛇用來作爲殺人的工具而從事職業殺人者的行業，更不准以役蛇來危害威脅別的人。」

西門姣姣緩緩說道：「那也得要她聽才行。」

南宮俊道：「她只是暫攝，妳却是當然的繼承人，妳可以對千蛇谷的行事，提出一個準則的。」

西門巧道：「那也要等到少主滿二十五歲之後，才能接下谷主之位，現在仍然是她的攝理權。」

「西門姑娘今年幾歲了?」

「二十，還差五年呢!」

南宮俊沉吟片刻才道：「不能等那麼久，看樣子需要動用我南宮世家的名義，出頭干預這件事了!」

東方英道：「俊哥!那行嗎?南宮世家不能干預到人家門戶中的事情，否則人家會說是仗勢凌人!」

南宮俊道：「這件事我們倒是絕對有理由干預的，第一是兩位前輩都是我南宮世家的待聘武士，對他們的生死，南宮世家自然要關心過問!」

西門姣姣道：「南宮兄要爲我父母追兇報仇?」

南宮俊道：「追兇是必須的，對兇手施以懲誡，却不是報仇，南宮世家只維護武林正義，却不替人報仇!」

西門姣姣道：「找出兇手，施以什麼的懲誡呢!」

南宮俊道：「那要看他殺人動機了，如果是爲了行俠仗義，自然沒有罪過!」

「我父母不會做壞事的!」

南宮俊道：「我並沒有說二位前輩有何失德之處，只是在說明南宮世家的行事準則，如果是爲了報仇而殺人，則視其情節而斟酌，如果是爲了侵佔掠奪而殺人，則殺人者死，武林自有公義。」

西門姣姣道：「事隔十五年了，還能查嗎?」

「也許有點困難，但是小心查證，追索當時的情節，我相信一定有蛛絲馬跡可循的!」

西門巧道：「那也得找到千蛇谷才行呀!」

南宮俊道：「找得到的，別人能找去委托殺人，我們亦就可以找到，而且我想用不着我們去找，千蛇谷自己也會來找我們的，現在我們可是眞要快點趕路了，已經過了我跟馬成他們約定的時間了。」

於是南宮俊跟東方英騎了馬，西門姣姣駕車，車上坐了西門巧，一行四個人，向前疾快而去。

花十七說的沒錯，他們倒是一點阻礙都沒有，到了徐州城，來到指定的客棧裏，馬成跟山海日月四童都已經等得十分心焦了，馬成迎着他們道：「少主!你們再不來，我就準備回頭找過去，叫日童去打聽消息，他們也說不知道，我想以少主跟東方姑娘的武功，不應該有問題才是。」

南宮俊一笑：「在路上遇到兩起伏擊，躭誤了下來。」

「伏擊，居然有人敢對少主動手，是誰那麼不長眼。」

西門姣姣低下了頭，南宮俊笑着把她介紹了，馬成道：「原來姑娘是千蛇谷少主，十年不見，居然亭亭玉立了。」

西門姣姣微怔說道：「馬先生你認識我。」

馬成道：「十年前在下曾經爲了配製幾種毒藥，到千蛇谷去討取幾條毒蛇，有幸見過姑娘一面!」

南宮俊道：「馬先生到過千蛇谷?」

馬成道：「是啊!千蛇谷位置偏僻，知道的人不多，我却是僅有那少數之一，而且是千蛇谷主邀請我去的，因爲她也需要我的毒藥來作爲對某些蛇藥的解藥。」

西門姣姣驚道：「毒藥可以作爲解蛇毒之用嗎?」

馬成道：「有許多種厲害無匹的毒蛇，都可以用毒藥去解除，這也是以毒攻毒之意，我在十年前到千蛇谷作客半個月，大部份時間，就是在作這種研究，試出了谷中九十九種毒蛇的解藥，只有兩種蛇，一時還未能找出解法。」

西門姣姣道：「不錯!千蛇谷中的毒蛇，共計一百另一種，馬先生，是那種蛇還未能得到解法呢?」

馬成想想道：「好像是碧玉杵跟金錢王兩種，因爲需要三條以上的蛇才能作一次完全的研究。而據說這兩種毒蛇爲數極微，一時無法供應我那麼多……。」

西門巧道：「這正是三位長老所控制的十大毒蛇裏的兩種，本來這十種毒蛇都是絕對秘密，不肯出借或出讓的，而西門媚居然能把其他八種弄到手，研製解藥，果然是不懷好心了，而且據奴婢所知，這兩種毒蛇的數目還較多一點，比其他八種都要方便取得，她却對馬先生說無法供應，看來也不是老實話。」

馬成道：「這就奇怪了，她幹嗎要騙我呢?」

南宮俊道：「那只怕是她自己另找人，研製成了解藥，所以才不必借重馬先生，因而才作此說。當然也是要保留一手。以免馬先生盡得千蛇谷毒蛇之秘!」

馬成道：「她也太以小氣了，我用毒蛇她養蛇，根本就兩不相干，她防着我一手幹什麼呢?」

南宮俊道：「她的毒蛇如果對馬先生都不成威脅，對她而言，豈不是太危險了嗎?」

馬成道：「她無須把我看成威脅，我對她的基業一點也不感興趣，而且那麼多的蛇，我也無法豢養……」

南宮俊道：「她自然是有道理的，馬先生如果知道其中內情後，就不會感到奇怪了!」

於是叫西門巧再把西門媚意欲奪權霸產的企圖，以及她如何去接替谷主的前後經過再說了一遍。

馬成這才恍然道：「那就難怪了，我也奇怪，在南疆時我已經認識西門媚了，她好像很潦倒，不但受着一些白道人士的追殺，連黑道中人，也對她不懷好感……怎麼回到中原，她竟然是一門之長了!」

南宮俊道：「馬先生，她是不是跟百花宮有連繫?」

馬成想了一下道：「應該是有的，她在南疆實在站不住脚時，曾經托庇在百花宮中請求保護，不過回到中原後，倒是不大聽說，不過我想她如果跟百花宮沒關係，就不會把我邀到千蛇谷去，那個地方十分秘密，除了她自認爲可靠的人，絕不會容許進入千蛇谷的!」

南宮俊道：「這個等以後再慢慢追查吧，等我們追討鏢銀的事情了後，還要煩請先生帶路，上千蛇谷去一次!」

馬成道：「可以，其實千蛇谷離金陵並不遠，就在城郊的采石磯，臨江的一片荒山中。」

南宮俊不禁愕道：「就在江南怎會沒人得知!」

馬成道：「不過是那兒的地形選得好，再加上人工的掩蔽得法，四面都布置得如同絕地，沒人能找了去，這個辦法是最上策，因爲大家都以爲千蛇谷必然在深山大澤之中，沒在平原荒郊中去想，小隱於市，大隱於朝，他們是深體隱身之道……

少主，究竟是什麼耽擱了你們？」

南宮俊把經過的情形說了一遍，馬成詫然道：「屬下沒聽說過有瑯琊十八魔這一伙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日童却目泛異采道：「少主，小的去調查，相信在不久就可以給您一個確實的答案的！」

南宮俊知道他又是想用百寶齋的力量去探索，或者是替百寶齋去網羅這一批隱名的高手，於是道：「不必了，我已着令他們就此解散，改邪歸正，如果他們聽了，我就不能毀諾，又把他們給抖出來！」

日童道：「這批人的毛病我知道，絕不會從此安份的！」

南宮俊沉聲道：「日童，你是否認爲你知道的事情比我多，所以要來指點我如何行事了！」

日童聽了神色一驚，連忙道：「小的不敢，小的沒有這個意思，小的只是說出自己的忖測！」

南宮俊道：「南宮世家的行事準則跟別處不同，我們不能以忖測之想來强人入罪，我們重視的是事實，在未能證實瑯琊十八魔故態復萌之前，我們絕不採取任何傷害他們的行動，眞到了他們怙惡不悛，重操舊業時，我們再去對付他們也不遲，那時就是格殺勿論了！」

日童道：「是！小的遵少主吩咐！」

南宮俊語重心長地道：「日童，我不輕易發令，但是我說出來的話，就不容許打半點折扣的，我不准採取行動，還包括不准把這件事傳之江湖，告訴任何人！」

日童道：「是的！小的一定記得少主的命令！」

南宮俊又朝山月海三童道：「你們三個人也聽見了，不但你們要遵行我的命令，而且還要代我監視日童的一切，他如有違背，你們可以對他立加制裁，不得徇私包庇，否則的話，你們這四個人就同罪受罰！」

嚇得三童面色惶恐，盯着日童直看。

南宮俊知道已經把他們鎮住了，想來不敢再陽奉陰違，才笑問道：「金陵方面，是否有人前來連絡！」

馬成道：「沒有，因爲時間還有一天，才是約定的會合之期，宗主指示過，事前絕不作任何連繫的，因爲這次對百花宮的行動，是以我們這些人爲主，老夫人他們只是在必要時才加以支持，以俾明暗齊進之效。」

南宮俊道：「問題是只有一天的時間，我們趕得到嗎？」

馬成道：「趕得到的，百花宮的金陵分宮是在莫愁湖的虞氏故第，此湖因古美人虞氏莫愁而得名，分宮主人也自名虞莫愁，我們可以由小路抄捷徑前去，大半天就到了，少主還可以在這兒歇一下！」

南宮俊道：「不歇了，我們這就動身，寧可到了那個地方再去休息，而且我還有些事要準備！」

一行人立刻就上路，却把西門巧給留了下來，因爲她眼睛既看不見，武功又不行，帶着她反而誤事！

西門姣姣是堅持要跟着去的，否則也把她留下了，她的理由很充足，自己既然要走出千蛇谷，另渡新的生活，就必須要歷練一下，多接觸一些人世間的事！

這個理由並不充分，要想歷練人世生活，也不該是打打殺殺的江湖生涯，不過她就是不甘寂寞，大家也不去說穿了，何況南宮俊也表示過，爲了對她的父母未能加入南宮世家的遺憾加以彌補，準備向藍雲鳳請求聘她爲武士。

大家都騎着快馬趕路，只有西門姣姣還不習慣，因爲她從來也沒騎過馬，只好由南宮俊與東方英輪流帶她一陣了，他們兩人的馬較爲神駿，不在乎多載一個人。

日童他們對這一條路很熟，因爲百寶齋的總店在金陵，他們多次出入，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快道小徑！

所以他們趕到金陵城外的時候，不但恰好趕上了日程，還有將近三個時辰的餘暇，南宮俊把日童跟海女找來，派他們先去探一下動靜，這是一個暗示，日童是知道的，是要他去與百寶齋連繫一下，看看就他們的了解，南宮世家有多少人來到了，是那些個人！

南宮俊特別聲明，這是對百寶齋的一個測試，看看他們對武林動態深入的情形如何，以定今後的合作程序，如果沒有一個能令人滿意的答覆，那麼南宮俊對魔教總壇的合作，也就沒多大興趣了。

兩個人去了一個半小時回來後，交給南宮俊一紙名單，南宮俊看了就去到一個地方。

那是清涼門外的一個小茶樓，也是南宮俊約定跟他祖母會面作最後磋商地方。

他找了一副座頭，坐下後才要了一壺茶，兩樣點心，就看見靠牆的一張桌子上，坐着總管歐陽敬，桌上放了一枰棋秤，牆上貼着一張字條，寫着棋擂兩個字，下面是手談潤例，入局者付銀一兩，負五子之內者，奉還潤例，平手時，奉上采金五兩，勝得台主者，奉采五十兩。」

這口氣太狂了，南宮俊看得好笑，他知道歐陽敬的棋藝不錯，但是經常輸給自己，現在居然敢擺下這個擂台，金陵國手如雲，怕不要賠出上千兩銀子才怪！

他不急着過去，把堂倌先叫過來問道：「那邊的棋擂擺了有幾天了？那台主的棋藝如何？」

堂倌笑嘻嘻地道：「公子，莫非您老也喜歡這個？」

南宮俊道：「略會一二，不太高明就是了！」

堂倌道：「要是公子的棋藝很高的話，下場穩輸，倒是不太高明的對手，還能勝他一兩局！」

南宮俊道：「那有這種事？」

堂倌笑道：「就是有這種事，他擺了三天棋擂，倒是輸了好幾十兩銀子出去，不過都是輸給了那些二等棋手，小店有幾位第一流的棋手，想來揀個便宜，結果都一個個大敗而回，所以大家都對這位擂主莫測高深！」

南宮俊一笑道：「這麼說來，我倒是要請教一下！」

堂倌道：「公子如果要試，就請到櫃

上繳一兩銀子，然後到棋室相候，擂主自然會去的！」

南宮俊道：「怎麼，不是在這裏下的嗎？」

堂倌道：「不！小店好棋的客人太多，所以特闢了一所棋室，可以靜坐對奕，免得看棋的人七嘴八舌地插嘴評述，影響棋思，公子是否眞有興趣！」

南宮俊拿了一塊三兩多重的碎銀交給他道：「麻煩你到櫃上替我登記三局。」

堂倌道：「請公子示下尊姓大名，以便寫牌子！」

南宮俊道：「怎麼還要什麼牌子！」

堂倌道：「小店的往例，在棋室落奕的人，都需掛出牌子，每落一子，都有人立刻轉述給外面的人，布在另一副大棋盤前，讓外面的人評賞，同時也好照情況投注……。」

南宮俊道：「還可以投注的嗎？」

堂倌道：「是的，在七十手之前，客人都可以自己落注，邀人對賭勝負，七十手以後，大局初定，棋力高低，一望卽知，那時除非是兩個棋力相當的對手，客人才有興趣繼續增注，否則卽是塵埃落定了，勝負已決了！」

南宮俊笑道：「若有個棋手先弱而後盛，初看時很不濟，大家認定他必輸，可是等到七十多手之後，反敗爲勝，又待如何呢？」

堂倌道：「那時就由小店負責把彩注賠出，而先前初判押在勝方的人也照領彩金不誤！」

「爲什麼要由你們店家來賠償呢？」

「因爲勝負之預判，都是由小店的東家來評定的，他的法眼很高，不到七十手後，多半已經看出來了，如果他不作宣布，那就是二人棋力相當，可以延到一百八十手之後，所作的宣判一定準確無誤，所以才敢定此店例！」

南宮俊道：「這個我倒是更感興趣了，這樣吧，我在外面也賭一下，三盤棋，我賭三局都是勝棋，每局五十兩。」

堂倌道：「公子這賭注太大了吧！」

南宮俊道：「怎麼，難道五十兩也賭不起？」

「不是這麼說，經常一局棋，雙方各自增注，到上千兩的都有，不過公子還沒有下，就賭自己全勝，這可由不得公子的，如果賭三局全負，還可以故意讓兩手，所以公子這五十兩不是白白丢掉了嗎！」

南宮俊道：「我自然有必勝信心！」

堂倌道：「公子！這位擂主可不是等閒，金陵的名棋手都敗在他的手下了！大家都準備給他上國手的頭銜！」

南宮俊笑道：「剛才你不是說過了嗎，棋藝高的人都輸了，反是不太高的人還能勝他個兩盤！」

「這我想是擂主存心相讓，可不是眞的不如人，棋道是最踏實的，一分火候，一分本事！」

南宮俊道：「我有多少本事你也沒見過，那位擂主有多高，我也不知道，未分高下之前，誰也不能說孰高孰低，你怎麼就把我看作輸定了呢！」

堂倌見南宮俊有點生氣了，這才不敢多說，替他到櫃上去掛了號，同時也宣佈了他的賭注！

這一來立刻吸引了店中其他的人，這些人自然都是對棋很感興趣，或是輸給歐陽敬的好手！

聽說有個年輕人居然敢連挑三局，而且在每一局都另投了五十兩的賭注，紛紛都對南宮俊注意起來！

南宮俊仍是從容而坐，沒有多久，歐陽敬已經先進去了，堂倌也來請南宮俊入棋室對局！

這家茶樓的主人是個胖胖的中年人，一張斯文之相，端坐在棋枰的横側，南宮俊進來後，各施一禮，相對坐下，只說了幾句客套話，隨卽開始着手。

雙方原是熟識的人，但是南宮俊見歐陽敬一直沒有主動地提出談話，就知道必有不便之處，遂着意在棋盤上下功夫，他對歐陽敬的棋路本來就很熟，再加上年輕，思路靈活，而且棋藝也比歐陽敬高，出手就是妙着。

兩人絕少思索，落子如飛，到了五十多手後，雙方布局已定，開始作短刀相接，南宮俊只是東攻兩手，西應兩手，一直到第一百二十手上。

茶樓的主人爲南宮俊的棋路看得入了迷，他發現南宮俊有些棋子下得簡直如同個不會下棋的人初着一般，全無章法，給歐陽敬搶了好幾次先手！

可是慢慢應下來，那幾步閒着都發揮了無窮的妙用，跟其他的棋子串連上了，原本比人短兩口氣的，這一來却反比對方長一口氣，使得歐陽敬的幾條大龍都活不成了。

當棋局進行到七十手上，茶樓主人已經宣布了南宮俊落敗，外面的那些賭徒因爲對南宮俊不清楚，也賭他輸的人很多，而且把賭注的比數提到三對一！

下到第二百十三手，南宮俊投下一個黑子笑道：「承讓，承讓，這一局在下倖先二子。」

棋局已經很明白，該活的活，該死的死，只要塡上空就行，原本看起來，南宮俊似乎還落後一點，可是他那最後一子，落在最巧妙，而又不爲人注意的地方。這一子落下，全盤皆連，把自己所佔的空位算上去，已經是先二子的中局勝了！

歐陽敬直搖頭，茶樓主人也萬分不服氣地出去向人改變他先前的判決，這一來由勝爲敗的人自然不服氣，拖住他把理由說出來，他只得一一地講述棋局的變化，而歐陽敬與南宮俊才得到說話的機會！

南宮俊道：「歐陽叔叔爲何以這份姿態出現？」

歐陽敬道：「我們到了這兒，發現了一件事，就是虞莫愁故宅中人人好奕，連虞莫愁本人也特好此道，經常在此找人對奕，所以我才用這個方法介入！」

南宮俊哦了一聲道：「這間茶樓的主人是否與他們有關？」

歐陽敬道：「不知道，他姓陸，叫陸長元，開設這個店已經多年了，看來似乎無甚異狀，但是他跟莫愁莊的人來往很密

，又不能說沒關係。而且此人看來莫測高深，似乎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我們要小心些。」

南宮俊道：「莫愁莊有什動靜呢？」

歐陽敬道：「他們已經準備到你要來了，最近這一兩天似乎很緊張，不斷地有人前去，而莊上的人，却不出來下棋了，少主延遲了這麼久才來，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南宮俊把路上發生的事又說了一遍，這時那個陸長元又進來了，笑笑道：「南宮大俠的棋藝的確高明，敝人解釋了半天，才算被大家明白了大俠的妙着，因此後面的兩局，敝人已經可以代爲對局，大俠如果要辦甚麼事，由後面悄悄離去倒是個很好的機會。」

南宮俊不禁一怔，陸長元又笑笑道：「大俠不必懷疑，在下是百寶齋的人，在此地落脚多年，責任就是監視莫愁莊的行動，有關莫愁莊的一切，在下已經着人交給山童了，目前尚有幾名莫愁莊的耳目在此，大俠如果悄然離去，由在下代爲對局，還可以使對方措手不及！」

南宮俊心中微驚，覺得百寶齋的行事隱密，消息之靈通，尤爲驚人。

陸長元直接對他說明身份，可見他們對歐陽敬的身份也已瞭如指掌了，想了一下才道：「原來陸先生是百寶齋的人，早知如此，我也不必費這麼大的事了！」

陸長元道：「不！大俠安排絕佳，南宮俊三字已在他們的注意中，還有兩局棋，至少能爭取到兩個時辰，此刻抽身前往莫愁莊，還可佔個先，攻其措手不及！」

「他們知道我來了，自然已經早經防備了！」

陸長元一笑道：「有些防備是一年到頭都不撤消的，這些防備多半是機關，削器之類，對大俠大概還不足以構成威脅，何況詳細的布置及圖則，在下已交給山童了，最怕是一些臨時爲大俠而設的陰謀陷阱，大俠提早兩個時辰前去，就能叫他們籌措不及了！」

南宮俊道：「承教！承教！陸先生居然能够把莫愁莊內的機關圖都取到手，眞的是神通廣大了！」

陸長元一笑道：「在下居此十幾年，如果連這點都探聽不到，在這裏就沒有意思了，莫愁分宮中，宮主虞莫愁的功力很高，手下有四大天王，俱非庸手，不過這對大俠而言，都不算威脅，所憾者爲最近來的那些人，來歷及深淺都莫測高深，不過他們都不是百花宮中的人！」

南宮俊道：「不是百花宮中的人？」

陸長元道：「是的，據在下所知，百花宮因爲本門的武功不是受到大俠的尅制，就是已爲大俠所深知，先天氣勢上就吃了虧，所以他們重金禮聘了一[illegible]名的高手，準備來對付大俠，這些人名不見經傳，却個個都有一身絕技！」

南宮俊笑道：「這一說倒是要見識見識了，多承先生相助，那我就告辭了！」

陸長元笑道：「大俠儘管去好了，這邊的事在下會向歐陽先生再作交代的！」

南宮俊心中一動道：「陸先生可知是什麼事嗎？」

陸長元一笑道：「山童曾經來要一份名單，是南宮世家到達金陵人員的名單，大俠爲南宮世家少主，隨行來此的人員，大俠自然知道的，此舉大概是要考驗一下百寶齋的消息靈通的程度，敝主人爲了能使大俠滿意，又加強查探了一番，除了由山童轉交的名單外，又補充了十幾名，在下會向歐陽先生交代清楚的，敝主人相信這份名單，雖然不能完全包容，至少也能有九分的正確性了！」

南宮俊祗有點頭笑笑道：「好！好！等我百花宮這邊的事情告一段落後，就去拜見貴主人！」

陸長元道：「主人久思與大俠一晤，所以對大俠金陵之行十分重視，在下居此十餘年，爲了大俠，也打算公開了，今天之後我在莫愁莊的任務勢必要放棄了！」

南宮俊一笑道：「事實上今天之後，莫愁莊很可能也不再存在了，陸先生既是爲了莫愁莊而居此，也可以跟着撤遷了，只不過對於貴主人的一番好意，我還是感激的。」

陸長元沒想到南宮俊的言詞如此犀利，一時想不起什麼話來回答，而南宮俊已經由後門飄然出去了。

歐陽敬笑道：「來！來！陸先生，你倒是眞行，哄了我兩天了，我非要在棋枰上殺你兩盤作爲報復不可。」

南宮俊出了棋室後，一逕回到東方英與馬成等人落脚的地方，立刻就催促大家去向莫愁莊。他還是老規矩，叫日童持帖明訪，不過却另外叫東方英帶了西門姣姣與月女，海女，由暗中隨後潛入。

因此眞正登門的只有四個男的，門上出來一個老蒼頭，拿了名帖看了一下道：「對不起，公子是第一次來？」

日童道：「老頭兒，你是剛做門房，還是從沒幹過怎麼的，自然是第一次來，才遞帖子，要是以前來過，現在就是熟人了，還用得着這一套！」

老蒼頭道：「你這小孩子說話怎麼這樣的，一點禮貌都不懂，你我同是下人，但是我的年紀却比你大上很多，你就是稱我一聲老公公也不爲過……」

日童一笑道：「我是想稱你老公公的，但是怕你生氣，何況又不像，我看見的老公公都是沒鬍子的！」

老蒼頭道：「有些年紀大的人還年輕，所以剃掉了鬍子，看起來年輕一點，這也沒什麼！」

日童道：「我說的宮裏的太監，從來不長鬍子的！」

老蒼頭慍然道：「你這小孩子怎麼出口傷人呢？」

日童笑道：「那是你自己找的，你自己是下人，却不該狗眼看人低，把我也當作下人了！」

老蒼頭道：「你那身打扮，難道還不是下人！」

日童道：「我這身打扮那一點像下人，只有你靑衣羅帽，才是標準的奴才相，少嚕嗦了，快把帖子送進去，叫你家主人出來迎接！」

（未完）

東瀛技擊

希華·文
盧令·圖

威震東京的武士道



武士懷絕技　英名世代垂

中國古時有許多武俠，飛簷走壁，但在日本這方面說，却重視武功勝過古代的中國，直到現在，那邊仍有「武士道」這個名詞，充份表現出用武功取勝的人，屬於高級的人士，值得崇拜。

日本的武術，至今仍有飛劍，飛槍，過火山，爬刀山，以及飛簷走壁之類的絕技，各派高手曾經在日本皇帝御前表演，並非純然是小說上面刻劃出來一種功夫。

稍爲懂得日本武士道的人，都知道日本最出色的就是三種武功，即是柔道，空手道，以及劍道，在銀幕上看到的日本劍比較中國的劍沉重得多，長也長了些，看來有點像刀，這些長劍出手就非常陰險毒辣，很少像中國的刀和劍那樣子，雙方決鬥了一個時期，然後定出高下來，故此，在銀幕上看見的日本武士，剛剛發招，便有人變成了刀下鬼。

柔道就是日本傳統性的摔角，至今仍是列入男女學生的體育功課之一，有許多學校指定學生必須學習柔道。

另有一種柔道是比較特別的，世界各地沒有一處像它那樣子，參加這種柔道的人，起碼有二百十磅重過外的體重，因此必須大肥佬才有資格學習，這種柔道仿照北海道的白熊相撲而成，並非發拳出脚擊倒對方，而是互相擁抱，壓倒對方之後用自己的身體壓住他，使他無法掙扎站起來，這種功夫必須體重靠近二百磅，原因就在這裏。

這一類的柔道在日本自成一格，稱做相撲，剛剛開始學習，就要專家指導，而且看清楚學習相撲的人是否有資格做這種運動，相撲的高手往往把頭上僅有的頭髮結成一個小髻，看來好像舞台上的紅伶。

由於相撲是日本的古風之一，有許多遊客欣賞，故此，在舞台劇上經常有這種相撲的武士道參加表演。

日本的另一派摔角跟羅馬摔角相似，並非柔道，它就稱做日本摔角，現時最負盛名的一個摔角高手豬木，照他們稱述，那是日本名聞的世界摔角冠軍，曾經跟拳王奇利交手，不分高下，日本人一向極端崇拜英雄的，他們把豬木看做現代活着的神，在若干學校或者浴室之類的公共場所之內，有高大的人像塑造此人就是豬木。

「豬木」身型高大，每天吃八餐，他的手掌特別長，看來相當英俊，臉孔很長，下頷兜起，如果他穿了古代日本武士道的衣裳，就像是三百年前生長的英雄人物，日本人極端崇拜古風，豬木就在這些地方佔了上風。

儘管時代不同，現時仍有許多日本人喜歡練武的，年輕的一代，最喜歡的是空手道，所謂空手，表示這種武功能够不帶武器，只憑一拳或一掌亦可殺人，不過，眞正有資格一掌殺人的空手道，起碼有七段過外，日本就有這種奇怪的事情發生，

凡是給空手道本門最高的首領或負責人宣佈，某一個弟子列入七段之後，這傢伙就要到警方領牌，此後不准在公共場所交手，否則，看做犯人，原因是他能夠空手殺死任何一個普通人，屬於危險人物。

儘管如此限制，日本人仍以進升為七段的高手屬於無尚的光榮，事實上日本人鼓勵空手道的新進份子，不遺餘力，那邊有這種規定，凡是有資格進入空手道黑帶第三段，如果失業，可以向政府領取按月安家費，使他繼續學習，天天苦練，因此之故，在日本居民來說，黑帶空手道三段的人非常多，至於五段過外，就不會很多了，必須眞的懂得搏鬥。

空手道是以劈空掌著名的，即所謂掌刀，練習既久，能夠把一瓶可口可樂豎高在枱面之上，單掌劈斷瓶子的中段，可口可樂直噴出來，那個人的手掌完全沒有損傷，這種汽水瓶比較厚，體積細小，不易劈斷，比較劈斷啤酒瓶困難得多，凡是有黑帶四段過外的空手道的人，大多數能夠當衆表演這種驚人的掌刀，如果拿這樣子的掌刀劈在一個人的頸子上面，恐怕一下子就把對方的頸骨劈斷，眞的可以殺人。

空手道未必能夠掌刀殺人，要是日本劍，那就根本上屬於殺人的武器，更多後輩學習了，照現時查出的日本劍術派別來說，從古到今，一共有四千三百六十六派，各派所用的長劍，形式不同，手勢，步法，或者拔劍的方式，完全不同，由於派別複雜，同門的師兄弟，永不決鬥，故此，每一派日本刀的高手，總是在第一招就顯示出本門的特徵來，免得同類相殘。

最著名的是新陰流派，那些人習慣了把派字說是流字的，應該稱做「新陰派」，另有武藏流，馬庭念流，甲賀流，竹內流，香取神道流這幾種俱是以劍取勝的。

新陰流是柳生家族的傳家寶，傳到第十四代「柳生嚴長」，更加出色，柳生的劍擊術在日本極有名氣，多次在日皇的御前表現，獲得獎金，兼且柳生設有很大規模的劍術教練場，分別設於名古屋以及京都等地區，柳生劍術最特色的地方就是揮刀準確，用力非常精細，柳生嚴長的劍術精微之處，實在令人驚異，他曾經在日皇裕仁的面前表演過下面這種絕技，先把一個蘋果放在二十尺外的一張方桌上面，他右手握着長劍的劍柄，左手握着劍套閉目養神兩分鐘之後，疾衝過去，瞬即拔劍砍劈。那個青色的蘋菓捱了一劍，看來完全沒有異狀，但巳分為兩邊，奇怪的是蘋果的最後一截，仍然有皮相連，故此，蘋菓看來就像是沒有給劍砍劈，劍快如此，用力的精微如此，實在使人驚異。

另外一次在御前公開表演，那一次柳生嚴長所砍劈的就不是劈蘋菓那麼簡單了，所劈的是銀元。

桌上放下五十個銀元，高約五寸半，他閉目揮劍斬下，嘩啦一聲，五十個銀元完全沒有分散或裂開，但却全都劈為兩邊，能夠一劍劈落銀元，把它分為兩截，即時抽劍而起，銀元沒有倒下來，這種功夫，確非平凡之輩所能想像得到，故此，柳生嚴長的一生中，沒有一個人斗膽向他挑戰。

後來日本有不少青年男女拜門，不過，他們都無法獲得柳生的絕技。

柳生五歲就巳入山學劍，一共學習過三百多招，一直活到八十多歲，仍是一劍壓天下，此外，還因他在皇室教劍，更加沒有人向他挑戰，究竟他的劍法高到甚麼程度？很難估計。

並非所有武士都腰間僅掛一劍的，有些武士掛着雙刀，這種刀比較長劍略短，大概短一英尺，當地稱做「二刀流」，最出色的是武藏流雙刀，在日本明治維新的西南大戰時，西鄉隆盛軍就因使用雙刀獲勝，這種雙刀並非左右兩手握刀正面出擊，有如中國的雙刀一樣，它是左右各自為政的，能夠飛左右兩邊殺敵，左手用刀跟一個高手作戰，右手可以單刀跟另一高手作戰，如果要突圍而出，整個人像風車似的轉動，雙刀殺出，由於兩手伸到盡，兩把刀長達一丈過外，刀光閃閃，所到之處，紛紛走避，故此，武藏流的雙刀，最適合軍隊使用，至今仍是軍中教練所喜歡教授的一種刀法。

日本刀的高手極多，有一個高手叫做青木，他也是雙刀出名的，他是藩王的後裔，六歲開始學劍，最擅長的刀法叫做「烽火雙刀」，七年之前，在日本金峯山頂上的一間神廟，四周有高樹生長，神廟想擴充大殿，必須把一千株大樹斬去，當時那些人就想請二十名木匠把它斬除，但却要花半個月的時間，料不到青木知道此事，僅向神廟的方丈請示、一夜之間，他用雙刀削伐，竟把一千株高樹全部斬斷，此事震驚了日本所有懂得用劍的高手。那時柳生嚴長巳經謝世，如果這兩個高手碰頭，展開龍虎鬥，實在不知道誰勝誰負。

青木有一次到台灣的洪館遊玩，跟門徒交談，看見芭蕉樹上生長了一梳梳的蕉子，他覺得有幾十梳黃色的蕉特別熟，另外一些青色的蕉却仍未全熟，一時興到，便在門徒的臉前表演刀法，雙刀齊出，飛身而起，但見刀光閃閃，巳經黃熟的蕉子紛紛跌落，又青又綠的蕉子仍然留在樹上，簡直是懂得魔術一樣，這種功夫可以反映出他的刀法如何快速，落刀如何準確，不止是腕力驚人那麼簡單。

另外一種劍屬於飛刀飛劍那一類，以馬庭念流為主，顧名思義，可知道此道的祖師叫做「馬庭念」，流者等於派別，至今日本高崎市通口馬氏家族的男女十七人，都授得飛劍殺人，至於由這一派教懂的高手，共有三十三人，全日本各大城市都有馬庭念流的劍術教授，除了普通的握劍決鬥之外，還要懂得飛劍，經常可以在一百尺內抛出短劍，白光一閃，便即揷中目標。

馬庭念的高手既然懂得飛劍，如果對方用飛刀飛劍撲擊，他不但可以用飛劍擋格，還有辦法空手接劍，馬庭念本人更加厲害，可以張開嘴巴用口咬住對方飛來的短劍，不會割傷嘴唇。

另外有一個人追隨馬庭念流巳久，叫做「通口昇」，通口昇不但懂得馬家的刀劍飛躍斬殺各種絕招，而且能夠使用木劍

跟眞劍決鬥，絕不吃虧，至今在日本仍有一派叫做木劍道，主張以木劍鬥眞劍，那是通口昇流傳下來的一種武功。

他的木劍能够飛擊到一百五十尺之外的大樹，有一次，他公開表演，各國駐日使大臣都在旁參觀，看了讚不絕口，當時通口昇飛出二尺長的木劍？居然聽到沙沙之聲，那一柄木劍揷入一根相當闊的大樹裏面，深度竟達一尺，可見他的腕力如何厲害了，至於他用木劍跟眞劍決鬥，能够獲勝，那是一個「滑」字，這種木劍塗以白蠟，故此，滑不留手，眞劍跟它較量，未必能够把它削斷，但却很容易給它滑開，一旦滑開，持了眞劍的人，就不一定佔上風了，故此木劍仍有資格跟眞劍相鬥。

改談忍術，這種功夫又稱做隱術，以甲賀流為主，兼擅劍道，日本人認為這種人物屬於夜行人的一類，飛簷走壁，可以變成俠客，亦可變成江湖大盜，凡是學習隱術的門徒，通常穿着渾身黑色的衣裳，還用黑布包裹頭部，僅露兩隻眼睛，這種人所穿的鞋子墊着棉花，飛簷走壁之際，絕不發出聲音，這種人往往帶備硫磺彈或袖箭，又或五爪金龍，碰着較高的地方無法躍登，便把繩子繫着鐵勾的東西飛上高處，以便攀登，這種武器就叫做「五爪金龍」。

日本的忍術共有三十四種，甲賀流只是其中的一種，另外的一些忍術，各有特徵，不過，學習忍術，首先要懂得忍受痛苦，而且可以隨時遁形，否則，任何一種門派都是無法壓倒強敵的。

甲賀流的門人，夜間行動敏捷如飛，即使在屋頂之上，仍可跑來跑去，碰着橫街窄巷，縱身飛躍，有如猿猴。

甲賀流正統十四代的一名高手叫做藤田西湖，藤田西湖身輕如箭，從小就躲在深山，向名師學習，能够赤手空拳衝過火網，在刀山逐步扳登，他能够從五十尺高的地方跳落地面，隨即奔走如飛。

東京至東都之間，距離一百三十公里，甲賀流從太陽剛剛初升，便即奔走，在日落之前，他能够來回一次，即是說，一天之內，他可以疾走二百七十公里，普通人望塵莫及。

日本人認為忍術屬於較高級的武功，故此這一類學徒甚衆，至於專教忍術的一種武館，也非常之多，東京由藤田開的「劍道忍術館」，門徒竟有二千多人。

藤田本人，身懷絕技，幾乎可以說他來無踪去無跡，有一次他在上野公園舉行表演，千餘人看見他猛力聳身一跳，忽然之間連影子也不見，怎料轉頭看看，他却坐在東照宮神社的屋頂之上，原來他一跳就轉身向背後飛躍，故此，並非忍術中人看了莫測高深，這樣子飛簷走壁的絕技，現時日本當中僅有三人而已。

竹內流的劍術在日本也是享有盛名的，正統巳傳至十三代，有名的高手叫做竹內藤一郎，竹內流使用短劍短刀，不管刀或劍，它的絕招就是橫掃腰部。竹內藤一郎巳經有七十多歲，對於短劍的使用非常高深，隨時從腰間拔出短劍向前橫掃，不止是百發百中，而且可以順着氣力的大小而斬劈，恰到好處，有一天，竹內看見一隻小蒼蠅停在樹幹上，瞬即拔劍斬去，不多不少，剛剛把蒼蠅分為兩截，樹幹無傷，甚至樹皮也沒有劈裂的跡象，可見他的劍法神妙無比。

竹內這一族人是相當繁旺的，開枝散葉，共有一百人，俱是精於竹內流短劍，由於祖先傳落這種劍術不准傳給外族的人，故此，現時日本人當中精於腰間用短劍橫掃兼飛劍之法高手，必是竹內的家族。

竹內流除了劍術之外，還有一套看家本領，叫做「迅繩術」。

「迅繩術」有點像是美國西部片的繩套，但却不相同，繩套只能把一個人套住，甚至套住一隻馬，使牠無法活動，却非整體綑綁起來，至於迅繩術，本身就是十多個繩套結集的，把繩子拉出，向對方抛去，剛剛套住，使勁拉緊，立刻把那個人做成五花大綑，無法動彈。

這種功夫一定要手脚够快，而且指掌有力，照竹內流高手稱述，起碼要苦練二十年，然後有此功力。

另一門派叫做香取神道流，這個門派的歷史很悠久，傳說是香取神宮的廟祝遺留下來，距今巳經有四百年過外。

奇怪得很，在上述各種劍術當中，中等以上學校的男女生，全都要學習健身兼自衞的劍術，就是香取神道流之劍。

這種劍術除了眞的用劍砍劈刺殺，還可以健身，無怪它會傳到學校去。

日本的劍術非常複雜，門派極多，如果兩人相鬥，那就除了柔道，空手道之外，另有一種拳擊，叫做合氣道，手力強大，專打骨節，碰頭便即一招取勝，令人難以相信，這種功夫最出色的一個老頭子，現年七十七歲，叫做「植芸」，這個老頭能够一拳劈斷櫻花樹，普通的電燈桿，他隨時一手把它擊斷，年齡那麼高，仍有這種氣力，確是難能可貴。他的成功就是全靠朝夕苦練，日本人一直都是自誇自大，稱做「大和魂」，還把喜歡練武的人叫做「武士」，以為各種武功都是武士道，特別是柔道，劍道，以及忍術這三種，更加受人注意，的確有許多人苦練。

戰後有一部份日本人練習西洋拳和摔角，但却少得可憐，因為日本人的保守性很強，對於柔道和劍道，認為它是古代傳下來的功夫，故此特別專心研究，別種功夫，不過徒具形式，無法跟這兩種日本武功相提並論。

在日本學校有許多人學習各種日本的武功，各大都市也設立「講道館」，以及「武藝館」，名目繁多，專家認為日本人舊日曾經派遣專人到中國留學，無意中學到中國的功夫，又有一部份功夫是中國人的武林高手到東京無意傳授下來。

我國舊日武功，極為深奧，高手林立，當然功夫勝過現代日本的武術，嚴格說來日本各種劍道柔道之類的功夫，跟中國功夫必然是同一源流的，因為這些武功的形式跟西洋拳西洋劍截然不同，如果談到亞洲功夫，那就無疑的是中國與日本兩種武藝合流。

——完——

新派武俠長篇

鶴高飛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桑羽青與小猴兒追踪宏心道士未得結果後，這一次又在那片密林見聲法與另一老道，因此引起桑羽青的懷疑再次追踪，結果給老道發現了，如是小猴兒便與聲法小道士動上了手，聲法給猴兒點了穴道，坐在地下，給他講解列國。其時，桑羽青與老道亦交上了手，各以三招決出勝負後，桑又再跟踪到白嬋的居處，雖在黑夜間，他仍能淸晰看到白嬋的絕代容華，冰淸玉潔，可惜時在深更，拜訪實有不便，天微亮，桑羽青踱步艙外，突聞一曲美妙簫音傳來，掀起了他一番思潮……

追逐江流上　技壓衆三淸

昨夜燈下，霧中，美人如玉……這一切都深深的打動了桑羽青的心。

良久，良久，桑羽青一直想着白嬋，突然之間，一個聲音說道：「小爺！水燒好了，可要洗臉？」

桑羽青驀的驚覺過來，面上一陣發紅，忖道：「這是怎麼了？一個女人怎麼會令我如此發痴？眞是太沒有出息了！」

他暗自警惕着，洗漱已畢，天光也不過是初亮，他推開了艙門，見小猴兒睡得很是香甜，便不叫他。

桑羽青隨便吃了些東西，把「青光劍」繫好，對舟子說道：「少時我兄弟醒了，你說我上岸逛逛，不久就回來，叫他可別亂跑！」

舟子滿口答應着，桑羽青下了船，沿着水邊向左走去。

不知不覺間，白嬋的影子，又飄入了他的腦際。

他忖道：「這個姑娘武功超羣，品貌蓋世，偏偏身世又是如此不幸，眞造化弄人了！」

他一路想着，不覺走出了二三十丈遠，抬頭之下，雙目所見，不禁大吃一驚！原來前夜失去的那隻小船，又靠泊在原來的地方了！

桑羽青好不驚訝，忖道：「葉劍瀛又回來了？……」

想到葉劍瀛，桑羽青心中不禁一緊，那個年青人，是他所遇到的唯一的一個勁敵！

雖然桑羽青與他只不過匆匆一面，並未正式交手，但是他的氣度，眼神，談吐……無一不是上乘，並且有一股危險的力量，隱伏在他的體內。

桑羽青望着那隻船，發了一陣怔，忖道：「我乾脆去看看他……」

才想到這裏，身後有輕微的脚步之聲，耳旁已聽得一個爽朗的聲音說道：「朋友！可是找我麼？」

桑羽青很快的轉過了身，只見正是葉劍瀛。

他一身藍衫，含笑而立，清秀英俊的面上，看不出一絲惡意。

桑羽青含笑說道：「原來是葉兄，這一日來，到何處去遊玩了？」

葉劍瀛笑道：「出門不吉！前日身體不適，一直睡在船中，今天方才好些，出來逛逛，不料就遇見了仁兄，小弟眞個高興得很！」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難道他睜眼說謊不成？」

想着便道：「昨夜我有事，想請教葉兄，誰知遍訪不着，不知葉兄寶舟往何方去了？」

葉劍瀛睜大了眼睛，顯得非常詫異的說道：「怎麼？小弟一直在船中養病，仁兄尋不着我麼？」

桑羽青道：「你是說你從未離開過此地？」

葉劍瀛連連的點頭道：「是的！我的船動也沒動，你怎麼會找我不着呢？」

桑羽青聞言，心中很是不悅，但是他臉上絕不露出，微微一笑，說道：「啊！既然如此，想必是夜霧太重，沒有找着你的船吧！」

葉劍瀛點頭道：「或許是的，這兩天的霧太重了！」

桑羽青哼了一聲，忖道：「這種當面裝糊塗的人，我還是第一次遇見！」

停了一下，葉劍瀛又道：「你找我有什麼事呢？」

桑羽青回答道：「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事。」

桑羽青神態冷漠，所以葉劍瀛便不再提此事。

二人沿着江邊緩步，葉劍瀛笑道：「方才那曲簫音，眞個悲切感人，可是你吹的？」

桑羽青搖頭道：「小弟一向笨拙，那裏有此絕技？吹簫者另有其人吧！」

葉劍瀛稱奇道：「怪了！這荒江野地，什麼人有這等神技？」

桑羽青搖頭不語，二人停在了葉劍瀛的小船前。

葉劍瀛笑道：「可要上船來坐坐？」

桑羽青心中一動，答道：「好吧！」

於是與葉劍瀛一同上了船，葉劍瀛對船頭的舟子道：「馬三！泡盃香茶來！」

桑羽青道：「不必費心了，我少時就要走。」

葉劍瀛已經推開了艙門，說道：「請吧！」

艙中燃着一盞小小的白油燈，發出了銀輝，這盞油燈是特製的，因爲一般行船小舟，那裏準備有這等昂貴的油燈？

艙中佈置得井井有條，一塵不染，炕上也舖着雪白的被單，牀頭放着一本半開的綫裝書。

書案之上，文房四寶都很整齊的排列着，可以看得出，葉劍瀛是一個極度潔身自愛的人。

桑羽青心中暗暗驚訝，抬頭望時，艙壁上掛着一口古劍，用藍色的絲套套着，但是由露出的劍柄看來，必然不是凡物。

由於桑羽青自己用劍，所以很感興趣，笑着對葉劍瀛說道：「葉兄也是使劍的麼？」

葉劍瀛笑道：「我只是胡亂耍着玩的，倒叫仁兄見笑了！」

桑羽青道：「單由這把劍看來，便是數百年以前古物，葉兄若非有驚人之技，豈能擁此名劍？」

葉劍瀛臉上有一層得意之色，笑着道：「你果然好眼力，這把劍倒確實是把名劍！是八百多年前的遺物，可要看看？」

桑羽青生平最愛寶劍，聞言正合心意笑道：「如果使得，小弟想瞻仰瞻仰！」

葉劍瀛笑道：「你是個中好手，還要請你給些褒貶呢！」

說着由牆壁上把那古劍取了下來遞給了桑羽青。

桑羽青連忙用雙手接過，覺得分量很輕，便知不是凡品，說道：「鐵械至輕，兄台這口寶劍入手幾無分量，不待觀看就知不是凡品了！」

聽桑羽青這麼一說，葉劍瀛顯得很是高興，說道：「你果然是個行家！」

這時桑羽青已然由綢套中抽了這把寶劍，只見劍長三尺，劍鞘是用革皮製成，其上藍鱗點點，耀目生輝，極是名貴。

桑羽青讚嘆一聲道：「藍鱗寶鞘金石不入，至寶也！」

葉劍瀛含笑在旁觀看，心中很是驕傲，不覺向桑羽青背後那把劍望去，但是桑羽青那把寶劍，除了青絲綢套以外，連劍柄也用青絲包紮，所以由外形看，却看不出什麼出奇之處。

這時桑羽青右手輕輕握住劍柄，向外一抽，只聽「嗆——」的一聲龍吟，悅耳動聽，一柄藍森森的寶劍，已經呈現在眼前。

這柄劍通體晶芒，劍身較寬，寒光刺目，映着二人眉髮都有些發藍。

桑羽青用中指在劍身上輕輕彈了一下，只聽「嗆——」一聲脆响，良久不絕！

桑羽青心中忖道：「這柄劍雖然只是八百年前遺物，可是很多千年至寶也比它不上呢！」

可是這晶芒之中，稍有駁光，若非眼光特佳的行家絕難看出。

桑羽青又忖道：「這口劍可惜鑄劍的人功力稍差，不然眞是一口毫無疵議的寶物了！」

葉劍瀛問道：「你看這把劍如何？」

桑羽青笑道：「體若虎掌，聲如龍吟，乃是『寶劍』的極品，只可惜光澤略駁，是爲美中不足，但已算得是江湖武林中的珍奇異寶了！」

葉劍瀛聞言很是驚異，說道：「你果然是慧目法眼，江湖少見，我葉劍瀛能與你相識，眞是三生有幸了！」

桑羽青忙道：「小弟孤陋寡聞，胡亂說來，還望不要見怪！」

說着把寶劍收好，交還了葉劍瀛。

葉劍瀛掛好了寶劍，轉身道：「你用的劍必然也不是凡品，是否可容我過目一下？」

桑羽青面色微變，但是很快的恢復了正常，笑着說道：「不是小弟敝帚自珍，實是方才見過兄台的珍品後，小弟這口凡鐵，實在難以出鞘！」

葉劍瀛笑道：「你太客氣了，必是什麼千古奇兵吧……」

說着出手如電，快若閃電般向羽桑青肩頭劍柄抓去！

桑羽青面色一變，他的反應更快，雙手輕輕一扶書案，身子如同一陣風似的，已經飄開了去！

葉劍瀛雖然出手極快，却仍然抓了個空，他俊面通紅，不悅道：「怎麼？難道你這把劍見不得人麼？」

桑羽青自知理虧，但是「青光劍」關係着他的血海深仇，他從不輕易示人，怕的是萬一有人看出來歷，自己尋仇的消息就走漏了。

葉劍瀛俊面通紅，雙目揚輝，注視着桑羽青！

桑羽青面上一紅說道：「小弟一向好强，方才看了兄台的奇兵，自己這口自認珍貴的凡劍，實在抽不出來，請葉兄切莫見怪！」

葉劍瀛很爽朗的笑了起來，說道：「你太多心了，君子不强人所難，我葉劍瀛豈能這麼不講理？請快入座吧！」

這時舟子送進了兩盃香茶，桑羽青重新落坐，葉劍瀛已道：「請用茶吧！這是我自帶的茶葉。」

桑羽青稱謝飲了一口，果然芳香可口，心中暗暗稱奇，忖道：「這葉劍瀛不但武功高強，看來還是公子哥兒一流呢！」

葉劍瀛突然說道：「方才聽你品評我這口劍，是個十足的行家，不知你可猜得出這口劍的名字？」

桑羽青隨石塵子學藝之時，曾經聽他把古今各種奇兵異寶都談過。

方才觀看這口寶劍時，便覺得似乎曾聽過，經葉劍瀛這麼一問，便道：「容我想想看……」

由於葉劍瀛這口劍是「寶劍」，這種名劍在江湖中很是有限，桑羽青便思索起來。

突然之間，他想到了一柄名劍，不禁「啊！」了一聲。

葉劍瀛很是驚訝，問道：「你猜到了麼？」

桑羽青微笑道：「如果我猜得不錯的話！這口劍應該是『藍松』劍吧？」

桑羽青此言出口，葉劍瀛不禁大吃一驚，一雙俊目怔怔的望着他！

他想不到，桑羽青竟能一口說出了這口劍名。

桑羽青見狀就問道：「不知我猜得可對？」

葉劍瀛這才說道：「仁兄果然見多識廣，如今識得這口劍的人，江湖中恐怕還不足五人！」

桑羽青一笑道：「我也不過是胡亂猜中，仁兄過獎了！」

葉劍瀛面上驚訝之色未退，又問道：「難得你如此淵博，我一生所好的，就是寶劍，據你所知，現在江湖上，還有那些名劍？」

桑羽青略為沉吟，說道：「傳說中的『龍泉』，『莫干』，『紫郢』，『青索』！……這類萬古奇物，從來無人見過不談，據我所知，大半有『金極』，『玄龜』，『綠眞』，『玉彩』，再加上你這口『藍松』了！」

葉劍瀛連連點頭，說道：「不錯！不錯！可是你還漏掉了一口名劍！」

桑羽青心中一動，故道：「據我所知就是這些，葉兄所說還有一口名劍，却不知是那一口了！」

葉劍瀛笑道：「這一口劍比你剛才所說那四口，以及我這口『藍松』還要好得多！」

桑羽青心中已經猜着了些，故道：「啊？有這等好劍，我怎會不知道呢？」

葉劍瀛接着道：「這口劍叫着『青光劍』！」

雖然桑羽青早已想到，但仍然不禁一震，暗忖：「啊！他居然也知道我這口劍，難道……」

葉劍瀛接道：「據說這口劍乃是西周之物！光華青淡，芒尾盈尺，脫手飛舞，自有靈性！」

桑羽青心中生疑，打斷了他的話道：「這口劍如此之好，不知落在誰手中？」

葉劍瀛道：「聽說落入一個姓桑的人手裏！」

桑羽青極力鎭定着自己的情緒，緊問道：「桑什麼？」

葉劍瀛道：「桑雲從！」

桑羽青只覺一陣神搖，說道：「他……他在那裏？」

說完之後，桑羽青發覺自己問得太緊，語氣急促，立時假裝咳嗽了兩聲。

葉劍瀛嘆了一口氣道：「唉——或許是寶物多不詳，十餘年前，聽說他滿門遭禍，臨去之際，那口劍竟然脫空飛去，眞個是神物通靈了！」

桑羽青驚於他竟知道這麼多，又問道：「殺害桑雲從的都是那些人？」

這時葉劍瀛似乎發覺桑羽青追問不已，他搖了搖頭說道：「這就不知道了，總之，不知何時，這口劍才再會出世呢！」

桑羽青強忍着悲慣，作出平靜之狀，心中却忖道：「這口劍已經出世了！」

他們又談了些寶劍和其他兵器之事，桑羽青道：「打擾過久，我要回去了！」

葉劍瀛也不挽留，笑道：「好在前途再見，請隨時過船聊聊！」

桑羽青心中有數，說道：「好！再見吧！」

說罷之後，才下船去，很快的往回走去，心中充滿了疑惑不寧。

他忖道：「葉劍瀛怎麼會對這件事知道得清清楚楚？莫非他與這事也有關？」

但是轉念一想，又不可能，忖道：「依他的年齡看來，那時他至多不過七八歲，絕不可能參與，可是他怎麼會知道這件往事呢？……莫非是他的父兄？……」

想到這裏，桑羽青似乎又多了一條尋仇的綫索，因為當初慘害他滿門的確實人數，他到現在還是不知道呢！

桑羽青回過了頭，望了葉劍瀛的小船一眼，咬緊了牙，自語道：「若是你與此事有關，就有機會瞻仰我這口『青光劍』了！」

說完了這句話後，他很快的回到了船上。

小猴兒剛吃過飯，說道：「師哥，我正要去找你呢！」

桑羽青道：「你起來多久了？」

小猴兒答道：「快一個時辰了！」

桑羽青指了一下前面的小船道：「那裏有什麼動靜？」

小猴兒道：「別的沒什麼！只有那小道士——」

說到這裏却不說了，桑羽青問道：「小道士怎麼樣？」

小猴兒這才接道：「只有小道士在船頭上拉了一泡大便，別的什麼事也沒發生了！」

桑羽青聞言，氣得狠狠的瞪了他一眼，搖頭不語。

小猴兒吸了一下鼻子，說道：「師哥，你到那裏去了？」

桑羽青用手向後面指了一下道：「你看！」

小猴兒一看之下，氣道：「咦！他怎麼又回來了？他媽的！他要是再追我們，看我不把他的船燒了……」才說到這裏，趕緊住口不語，原來桑羽青凌厲的目光瞪在他的臉上。

桑羽青哼了一聲道：「你也不小了，算起來也有十七歲了，怎麼還是這麼孩子氣？」

小猴兒道：「誰叫他跟踪我們？」

桑羽青氣道：「你管得了？告訴你，葉劍瀛不是一個平常人物，你可別自找苦吃！」

小猴兒嘴上不言，心中却忖道：「哼，那我早晚要會會他！」

桑羽青進艙之後，坐在窗下，把窗戶放下一半，遙望着前面的白嬋那隻小船。

他一面想着葉劍瀛方才講的話，却是很難猜透他的身份和來意。

正思忖間，見宏心道士匆匆的下了船，向寒林之中跑去。

不一會的工夫，法聲小道士也出了艙，向桑羽青這邊張望了一下，然後又一頭鑽進了艙中。

桑羽青忖道：「看樣子他們可能快啓帆了！」

想着便叫了舟子道：「準備着，前面的船一動，要立刻跟着走！」

舟子連聲答應而去，桑羽青突然覺得眼前一亮，宏心道士已將白嬋引了來。

她一身白衣，迎風而來，更顯得婀娜多姿，引人入勝！

桑羽青雖然一向豪氣萬千，可是面對着如此神奇的人兒，也不禁興起了汛思。

白嬋已經很快的由跳板走上了船，她站在船頭上，回身向桑羽青這條船張望了一下，與宏心道士談論着。

由於兩下相距太遠，所以聽不見他們說什麼，但是毫無疑問的，他們必然在談論着桑羽青。

桑羽青心中忖道：「這姑娘為什麼與這些道士在一起，眞是叫人想不透啊！」

白嬋在船頭談了一陣，轉身入艙而去，宏心道士也很快的跟了進去。

這時小猴兒突然跑進來，叫道：「師哥，這姑娘已經回船了！」

桑羽青點頭道：「我知道了！」

小猴兒這才知道，原來桑羽青已經看了半天，笑着道：「哇！原來你在這裏看了她半天，都不叫我一聲！」

桑羽青被他說得俊面微紅，叱道：「別胡說，叫他們準備，前面那隻船快啓程了吧！」

小猴兒道：「我早就吩咐了，只要前面的船一動，我們立時跟上！」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很好！出來這一年多，你也學會辦事。」

小猴兒不服氣的道：「這點事算個屁？你等着看，我出力的時候還沒到呢！」

小猴兒的話，說得桑羽青笑了起來，道：「好吧！我就等着瞧吧！你剛才在船尾，可注意到葉劍瀛的船有什麼動靜？」

小猴兒道：「那小子不知懷什麼心眼，一看見白姑娘上船，他立時叫人掛船，也要準備開船呢！」

桑羽青點了點頭，劍眉微鎖，心中猜度着葉劍瀛的來意。

小猴兒倒在炕上，枕着自己的胳膊，說道：「師哥，後面那個姓葉的，到底是幹什麼的？」

桑羽青搖頭道：「現在還不知道！我想再有幾天的工夫，就可以看出來了。」

小猴兒道：「依我看，這小子八成也是為了白姑娘！」

桑羽青心中一動，未曾答話，這時船身突然移動了！二人向窗口望去，原來白嬋的那隻船，已然趁風而去。

桑羽青由窗口向後望去，葉劍瀛的那隻船，果然也揚帆而來，緊追在後。

這三條小船，各相隔三十餘丈，在江面上向前滑進，由於掌船的人技術差不多，所以彼此之間，始終保持着這個距離。

一個時辰過去，江面上的水霧已經退盡，雖然寒風依舊，但是景物清晰。

整個的天空灰濛濛的，不見一絲雲，可是江風頗大，他們的船正好順江而下，航行的速度很快，在江面上劃出了一長條波動的水紋。

桑羽青及小猴兒在艙中無聊，便搬了兩把椅子，坐在了船頭。

恰好有一個舟子，雙手抱着膝，坐在船板上無聊，桑羽青心中想到件事，便含笑道：「小哥，我給你打聽件事可行？」

舟子笑道：「客人請講吧！」

桑羽青道：「你可知道這靠江一帶，有個道觀叫『白雲觀』的麼？」

舟子凝目想了一下，說道：「嗯——這幾百里以內，我不曾聽說過有這麼個道觀！」

桑羽青思忖一下，又道：「那麼附近有什麼別的觀院沒有？」

舟子笑道：「大概再兩天水程，有個道觀叫『莫難觀』，倒是不小，另外這一路有不少廟庵，不過都是很小的，沒有什麼好玩！」

桑羽青稱謝暗暗記在心中，忖道：「恐怕那『莫難觀』就有名堂吧！」

想到這裏，轉身望時，葉劍瀛也坐在船頭，望見了桑羽青，遙遙招了一下手。

桑羽青假作沒有看見，把目光移開，心中忖道：「在最近幾天內，我一定要把他的來意查明，不然讓他跟在後面，總有些提心吊胆的！」

小猴兒懶洋洋的靠在了椅子上，與划船的舟子，東南西北的扯着閒話，桑羽青則坐在那裏沉思，無論何時何地，他似乎總有着想不完的問題。

這時候，一切都顯得平靜無事，但是平靜之中，却有一種暗伏的危機，桑羽青似乎意識到，不久又將有兇殺的事情發生了。

× × ×

夜，又很快的降臨了，這三艘夜船都燃上了燈，由於白嬋那隻船一直沒有停，所以桑羽青及葉劍瀛船也只有跟着航行。

桑羽青及小猴兒早已用過了晚飯，在船艙中下着圍棋，只聽得點點叮咚之聲。

他們二人落子都非常的快速，似乎根本不曾思索，但是由盤上佈子看來，正在爭取中腹重地，殺得非常激烈。

二人已在聚精會神下棋之際，突聽一聲極尖銳的口哨之聲，隨風傳了過來。

由於夜深人靜，荒江無人，所以這一聲口哨之聲，顯得特別刺耳。

桑羽青及小猴兒同時抬起了頭，對了一下目光，桑羽青道：「把棋收起來！」

小猴兒料着有事要發生，不禁精神大振，匆匆的收起了棋盤。

桑羽青把牀頭的劍繫在背後——每當他離開船艙時，便帶上這口劍……說道：「我們到外面看看去。」

說罷推門而出，與小猴兒二人很快的

繞到了船頭。

前面的那隻小船，燈光一閃，由後艙中鑽出了一個人，向着岸邊叫了幾句。

由於夜風極大，相隔又遠，所以聽不清他說些什麼，但是可以聽得出是法聲小道士的聲音。

岸邊有人答應着，天色已暗，水霧又起，所以桑羽青用盡目力也看不見。

緊接着一陣划水之聲，似乎有人由岸邊划着小船而來，靜夜之中，聽得非常清晰。

這陣水霧又漸漸濃厚，雖然寒風猛烈，仍然吹之不散。

前面那隻船的風燈，時隱時現，觀之不清，所以很難推斷出兩船之間的距離，也看不出那隻船是否停了下來。

那陣打水之聲，非常清晰的傳了過來，劈劈拍拍，不一會的工夫就停止了。

濃霧之中，傳來一陣陣低沉的談話之聲，聽得不甚眞切，緊接着又是一陣划水之聲。

桑羽青對小猴兒道：「看樣子是送了什麼人上船去了。」

小猴兒點頭道：「一定是接應他們的人到了！」

二人正說着話，突聽前面船上，傳來一個響亮的聲音，喝道：「喂！你們想幹什麼？撞船呀？」

原來前面的船早已停了，但是水霧太濃，桑羽青等根本就看不清，小船仍然向前航行，如果不是前面的人大叫，來到近前都不知道。

桑羽青這條船上的舟子，趕緊下帆收槳，小船划出了好幾丈才停了下來。

這時兩條船之間，相隔不過只有五六丈遠了。

桑羽青這條船上的舟子，趕緊跑到船頭，連連的說道：「對不起，對不起！霧太大了！」

桑羽青見兩船相隔如此之近，不願意這麼快就與他們正面衝突，便對舟子道：「等他們走了我們再走！」

說罷轉身對小猴兒道：「走！我們進艙去！」

小猴兒叫道：「爲什麼？」

話未說完，便被桑羽青拉着袖子，拖進了艙中。

小猴兒奇怪的問道：「師哥，爲什麼要躲開他們？」

桑羽青道：「若是見了面，難免又是衝突，我不願這麼快就跟他們打遍了！」

二人正在談着話，突聽白嬋船上一個響亮的嗓子又喝道：「怎麼還不讓？你們眞想找死呀？」

小猴兒不禁由牀上跳了起來道：「他媽的！他們罵人！」

桑羽青一把拉住了小猴兒道：「由他們罵去！你不准多事！」

這時聽得舟子道：「現在風大不能啓帆，啓了帆就要撞上了，勞駕請你們先走，對不起，對不起……」

話還未說完，那人又劈口罵道：「放你媽的屁！你既然知道會撞上，你瞎了眼死往前面開船？」

小猴兒怒道：「師哥，你聽！他罵起來沒完了！」

桑羽青卻道：「本來是我們不對，再說這是他們舟子之間的事，與我們沒有關係，我們何必出面？」

那人說完之後，又罵了一大堆髒話。

便聽舟子叫道：「咦——道爺，我又沒撞上你，你怎麼開口就罵人？這條江又不是你的，你還能管着我怎麼行船呀？」

小猴兒聞言道：「是個道人！不是他們划船的人！」

桑羽青劍眉微鎖，說道：「此人的聲音沒有聽過，想是剛剛上船來的。」

才說到這裏，那道人又大罵道：「混蛋王八旦，你還敢回嘴？道爺火起來不把你餵王八才怪！」

舟子也被他罵火了，回罵道：「放你的屁，你才餵王八呢……喲……」

才說到這裏，一聲大叫道：「好！狗老道，你敢打人！……」

小猴兒立時又跳了起來，叫道：「他媽的！他敢動手！……」

桑羽青按住了他道：「跟我來，不准你亂說話！」

說着他推開了艙門，匆匆的來到了船頭。

這時船頭已經吵成了一片，原來那舟子頭上中了一塊木頭，打得頭破血流，仍在跳脚大罵。

另外一個舟子也在大罵：「好狗道士，你敢把船靠過來？」

對面船上的道士狂笑道：「不知死活的東西，我要靠過去你還有命？」

桑羽青尋聲望去，只是對面船頭，昏燈之下，站着一個年青的道士。

他年約二十七八歲，生得甚爲碩壯，昂立在船頭，一副威武之狀。

桑羽青轉身對小猴兒道：「你看看他的傷！」

這邊舟子見桑羽青等出來，便停止了吵鬧，用手摸着頭道：「不要緊！少爺，這算得什麼！」

小猴兒道：「我給你上點藥就不流血了！」

奇怪的是，這邊如此吵鬧，而對面船上，除了幾個舟子外，白嬋及宏心，法聲都不曾出來觀望。

那道人見桑羽青等出來了，笑道：「這才是打了孩子，準有大人出來！」

不料小猴兒一面與舟子包着傷，一面回頭大罵道：「放你媽的個屁！待會跟你王八旦算賬！」

桑羽青已然回頭喝止了他，轉向對面的道人道：「黑夜行船，難免有個差錯，道兄出手傷人，不嫌太過分了麼？」

那年青道士被小猴兒罵得滿頭火，正要回嘴反駁，却被桑羽青這幾句話給堵住了。

他怔了一下，說道：「你大概就是那個青燕的吧？」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不錯！道兄怎麼稱呼？」

那道人答道：「我叫法行！」

這時小猴兒已經爲舟子包好了傷，匆匆跑到了船頭，雙手插着腰張口就要罵。

桑羽青已經很快的攔住道：「小猴兒，不准罵人！」

小猴兒嘴張得大大的，被桑羽青一攔

，只得把嘴合了起來，要罵的話嚥了下去，覺得好不難受，只好「呸！」的一聲，向江水中吐了一口口水。

桑羽青已經向法行說道：「由於夜深霧重，舟子難免有疏忽之處，好在並未驚擾道兄，此事就此了結了吧！」

法行道士冷笑一聲道：「哼！說得倒容易，你們黑夜行船，到底是安的什麼心意？」

桑羽青不禁頗爲生氣，小猴兒早已忍不住，破口大罵道：「放你娘的清秋大屁！你他媽又不是龍王爺，管這麼多事？」

法行氣得臉上變了色，才一張口，小猴兒又接着罵道：「王八旦！你敢回罵，看我不刮了你！」

法行道士氣得哇哇大叫，跳起來道：「好小子，我倒要會會你！」

一言甫畢，他雙臂一振，便要向桑羽青這條船飛來！

但是他身子才起三尺之時，桑羽青突然一聲斷喝道：「算了吧！省省力氣！」

只見桑羽青右掌微揚，法行的身子，正要向這邊飛來，好似有一股莫大的阻力，擋在了他的面前！

只見他的身子，突然向後一仰，雙足已然落地，一連退了兩步才把身子站穩！

這一來不禁把法行嚇得說不出話來，兩下相隔五六丈遠，桑羽青只是這空手一招，竟把他偌大的身子逼退！

桑羽青揮掌之後，喝道：「道人！你若是再不講理，可是自取其辱了！」

法行道士那肯甘休，只聽他連連冷笑着，說道：「哼哼！……好小子，這麼一來，我更不肯甘休了！」

這時小猴兒大叫道：「師哥！別攔他！叫他過來！」

桑羽青一掌之後，便感到這個道士功夫有限，似乎比法聲還不如，心中很是詫異，忖道：「怎麼派來接應他的人，會反倒不如他？」

這時聽小猴兒一說，桑羽青心中忖道：「反正事已經惹出來了，這個道人也確實可惡，讓他吃點苦也好！」

想到這裏，便不攔阻他了，小猴兒雙手扶着船舷，叫道：「狗老道，你過來還是我過去？」

那法行道人好燥的性子，他跳了起來道：「道爺這就來取你狗命！」

這一次他小心多了，一連用了兩個假動作，第三次才騰空而起，向桑羽青這條小船落來。

桑羽青見狀，心中好笑不已，暗想：「我如果眞攔了你，這幾個假動作又有何用？」

思忖之際，法行道士已然凌空飛來，看他身法和架式，倒也不是等閒之輩。

法行道士落在桑羽青及小猴兒之間，他不理會小猴兒，却衝着桑羽青說道：「我可不願意跟他小孩子見識，你要……」

才說到這裏，小猴兒早已大怒，只見他身子一轉，已經到了法行的面前，罵道：「別臭美了！」

小猴兒說着，伸手就是一掌，向法行道士迎面打來，出手快疾，掌風凌厲！

法行嚇了一大跳，拚命向後一閃，才把小猴兒這一掌讓開。

他雖然讓開了這一掌，但是小猴兒的掌風，由他的面頰掃過，也使得他的面頰，感到一陣生疼。

法行道士好不驚駭，他獰笑道：「好小子！你既然撒野，我便教訓你！」

他一語甫畢，雙掌疾如閃電一般，以極快的速度，向小猴兒的前胸擊到！

桑羽青看見他們打了起來，便閃向一旁。

法行道士憤怒之下，這雙掌之力，可是非同小可，只聽得掌風赫赫甚是驚人！

小猴兒却怪叫道：「來得好！」

隨着這聲大叫，小猴兒身子猛然一扭，全身側了過來，讓得雖險，却是恰到好處。

就在法行道士雙掌由小猴兒胸前過滑的一剎那，他突然一聲斷喝：「看你往那裏逃？」

原來他是一招兩式，就在這極短暫的一剎那，他雙掌突分，化擊爲抓，五指大張，如同鷹爪一般向小猴兒的心窩抓去！

他換招極快，小猴兒不禁吃了一驚，百忙之中，背向後面一躬，整個胸腹突然吸了進去，右掌飛快的沉了下來，二指如電，向法行的右手腕上便敲！

小猴兒這一招，變化得眞個是神速驚人，出乎法行意料之外。

在這種情況下，法行不得不撤招了，只見他雙掌向後猛一撤，身子也退出了三尺。

小猴兒摸了下頭，吐着舌頭道：「哇！他媽的！你這個道士還想吃人心麼？」

法行道士氣得臉上變了色，喝道：「小子少逞口舌之利！」

他二次撲了過來，右掌突出，二指合併，以極快的速度，向小猴兒的「眉心穴」點來！

他們二人之間立時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打鬪！

夜深霧重，濛濛的燈光下，只見兩條閃耀不定的人影，時高時低，時分時合！

法行攻得非常猛，掌大力沉，赫赫有風，震得船頭的那盞昏燈，不住的搖晃。

小猴兒則是一身巧功，只見他人如鬼影，才前又後，倏左忽右，圍住法行的身子團團打轉。

他大部份都是左躲閃，但是抽不出冷子也偶然出幾下重手，弄得法行道士心驚膽戰！

他心中暗忖：「想不到這個小孩子都有這身功夫，法聲的話果然不錯，……」

正想着，突覺腦後生風，小猴兒的二指，以極快的速度，向他耳根點到。

雖然相隔尚遠，但是風力驚人，法行已覺耳鼓震動，心中好不吃驚。

他來不及思索，本能的把頭一低，但是耳旁聽得一陣風響，猛覺頭頂一涼，心中大吃一驚。

耳朵已聽得小猴兒哈哈大笑道：「讓你涼快涼快吧！」

說着把手一揚，一件黑忽忽的東西，落入了江心！

法行用手一摸，這才知道自己頭上的帽子，已經被小猴兒丟入了江中！

這時法行不禁驚怒到了極點，他狂叫道：「小雜種，我與你拚了！」

他大叫着，雙掌拚命向小猴兒心腹要害擊來，如同瘋狂了一般。

小猴兒一聲斷喝：「你少撒野！」

只見他身子一側，緊跟着一個旋轉，已然到了法行道士身後，右足一抬，便向法行的屁股踢了過去！

法行急怒之下，用力太猛，整個的身子向前衝去，這時身後小猴兒的右足又到，在這種情況下。他已經沒有閃躲的餘地，只有借着衝力，拚命向前跑！

雖然他僥倖躲過了小猴兒這一足，但是由於用力過猛，差一點衝下江去，一直到船邊上，才拚命用兩手扶着船舷，把身子停了下來。這一來可眞把法行嚇得面無人色，轉過了身，怔怔的望着小猴兒。

小猴兒笑吟吟的說道：「怎麼？你眞的想餵王八麼？」

船上兩個舟子，見法行這等狼狽，都不禁鼓掌笑了起來。

桑羽青則是靜靜觀戰，一言不發，他全力注意着法行道士的每一招式，但是却始終看不出他功夫的派別來。

法行道士獰笑道：「好！好！你今天惹對了人了！」說着蓄勢又要撲過來，小猴兒却厲聲道：「道人！你要是再不知死活，我可不留情了！」

法行已然氣昏了頭，聞言道：「誰要你留情？……」

法行語甫畢，身如猛虎一般撲了過來，小猴兒不禁動了眞怒，他竟直挺挺的站在那裏等候！

桑羽青一見情形不對，忙道：「小猴兒！手下留情……」

一語未畢，便聽法行道人一聲大叫，原來小猴兒的雙手已經扣住了他的「肩井穴」！

小猴兒正要施重手法，聽到桑羽青一說，便把發出的勁力放鬆了些，法行這才喘過一口氣來。

小猴兒喝道：「餵王八去吧！」

桑羽青欲待攔阻已自不及，只見法行偌大一個身子，如同斷綫風箏一般，被拋出了兩三丈遠，「砰！」的一聲落入了江心。

那兩個舟子見狀好不驚駭，又是高興又是駭怕！

所幸小猴兒並未點他穴道，所以法行還能在水中撲打着，口中哇哇怪叫！

這時對面船上，艙門推開，一連走出了好幾個人來！

桑羽青注目望去，只見艙中一連出來三個道士，除了法聲及宏心外，另有一個中年道士。

這中年道士生得枯瘦矮小，形狀猥瑣，看來非常怪異，可是雙目開闔之間，精光畢露。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看來這個道士才是高手呢！」

那中年道士左右看了看，對宏心說道：「把他撈上來！」

宏心道士很恭敬的回答道：「弟子遵命！」

桑羽青見狀，忖道：「原來他高上一輩！」

這時法行道士還在哇哇怪叫，宏心操了一根撐船用的長篙，伸入江中，費了半天事，才把法行搭上了船。

他混身水濕，凍得不住的發顫，大概也喝了好幾口水，所以只見他張嘴，却說不出話來。

那中年道士皺着眉頭道：「還不滾進去！」

法行「唔」了一聲，在宏心的攙扶下進入了艙中。

這時法聲對那中年道士道：「大師哥，就是這兩個人！」

桑羽青聞言忖道：「如此看來，宏心比法聲還晚上一輩呢！」

中年道士向桑羽青等望了望，走近了兩步，單手打着問訊道：「無量佛！貧道法仁有請！」

桑羽青走到了船頭，拱手還禮微笑道：「不敢，道長有何指示？」

法仁挺直了身子，停了一下才說道：「敢問二位，方才是那一位照顧舍弟下水的？」

小猴兒把胸一挺，吸了一下鼻子道：「老道，是我！我姓侯，外號小猴爺！」

法仁聞言不禁皺眉，借着船頭的燈光，細細的打量着小猴兒。

他一直看了半天才不說話，小猴兒笑道：「怎麼樣？有些威武吧？」

聽小猴兒如此說，桑羽青不禁氣笑不得，叱道：「小猴兒！不許多說，由我與這位道長答話！」

小猴兒道：「寃有頭，債有主，好漢作事好漢當……」

他欲待還要說下去，桑羽青面色一沉道：「怎麼？你可是不聽話？」

聽桑羽青這麼一說，小猴兒可不敢再逞強了，只得退向一旁。

桑羽青這才說道：「道長！法行道兄落水，固然是舍師弟的不對，可是法行道兄出言不遜在先，動手傷人於後，自持技高，過船騷擾，這到底是誰的不是呢？」

桑羽青的話，說得法仁道士啞口無言，遲疑着道：「這……這個……」

一旁的法聲却道：「師哥，你問他們爲什麼一路跟着我們？」

法仁正在無話可說，聞言立時道：「方才舍師弟的話，二位必然也聽見了，還請二位見示！」

桑羽青冷笑道：「道長這麼說可就差了，山川河流原是無主之物，我兄弟二人遊山玩水，難道也犯了你們三淸教的忌諱不成麼？」

小猴兒在一旁擊掌說道：「對！問得好……」

法仁不禁變了個大紅臉，他原不擅口舌，這時更是結結巴巴說不上一個字來。

法聲見狀連忙又道：「他們放帆緊追，方才若不是三師哥叫，他們不是撞上了麼？問他們是何居心？」

法仁聞言道：「對！你們到底是何居心？」

桑羽青見狀心中好笑，忖道：「這等道士也眞是少見啊！」

桑羽青想着便道：「夜深霧重，行船那能百無差錯？再說這條江道就這麼寬，你們突然停船，却不通知後面的船隻，其過在誰？」

法仁道人立時又傻了，急道：「這……

……這……」

他臉漲得通紅，支吾了半天，最後火道：「管他媽的過在誰，你縱容小輩凌辱我三淸弟子，難道幾句話就拉倒不成？」

桑羽青聞言頗爲生氣，忖道：「怎麼這些道人都是些下三濫的江湖混子？」

桑羽青想着沉聲道：「那麼道長要怎麼樣？」

法仁道士哼了一聲道：「很簡單，要闖禍之人，得過船來賠禮認罪……」

話未說完，小猴兒已破口大駡道：「賠你媽個屁！你是什麼東西？」

法仁瘦小的身子，猛然的晃了一下，用手指着小猴兒，可是他天生拙舌，一個字也駡不出來。

桑羽青回頭對小猴兒道：「你不要再開口駡人了，這個道人我自會教訓他！」

小猴兒也看出了這個道人功力非凡，極欲與他一鬭，可是有桑羽青攔着，也無可奈何。

這時法聲湊在了法仁耳旁，低語了幾句，法仁立時昂着頭，大聲道：「好，既然你們這麼不知死活，本道爺倒要見識見識你們有什麼驚人的功夫！」

桑羽青長袖一甩，冷笑道：「任憑尊便！」

說罷之後，走到了船舷邊，雙目如電，注視着法仁道士，靜待下文。

法仁道士冷笑一聲道：「哼，叫你們知道，三淸教中沒有好惹之人！」

一語甫畢，身如巨鳥一般，凌空飛渡而來。

他速度極快，姿態優美，濃濃江霧之中，如同一個鬼魅一般，御風而來！

船頭上兩個舟子，嚇得紛紛閃開，法仁已然撲到了桑羽青身前。

他雙掌一分，欲待進招，桑羽青已冷笑一聲，喝道：「去吧！」

語聲未竭，只聽「忽魯！」一聲大響，桑羽青一隻長袖已然甩了出去。

法仁身在空中，正想以極厲害的招式，把桑羽青逼退搶地而落，桑羽青長袖甩出，勁力如牆，直向他逼了過來。

法仁不禁大吃一驚，他百忙之中，雙掌猛然向左空推，身子就借着這一擊之力，向右盪出了三尺。

桑羽青本可趕過去，逼他落江，但是他並沒有這麼作，所以法仁才搭上了船邊，翻落下來。

縱然如此，法仁也吃驚不小，他一雙精光四射的小眼睛，上下望了桑羽青好幾眼，說道：「唔！果然你有一套，你且把門派報出來！」

桑羽青淡淡一笑，說道：「那有這麼多廢話？你到我船上欲待何爲？」

法仁道士道：「要你還我個公道！」

小猴兒在一旁越看越氣，喝道：「他媽的！過來了還不動手？」

法仁大怒，雙掌一錯，便向小猴兒撲了過去，口中喝道：「媽的，先斃了你小子再說！」

小猴兒挺身便要迎上，但是桑羽青比他更快，身形一晃，已然攔在了法仁的身前，單掌一揮，喝道：「道人！什麼事找我！」

桑羽青雖然輕輕一掌，但是法仁却感到一陣山岳般的重力壓了過來，他不得不撤掌閃開。

這時他才感覺到，這個年青人的功夫可眞是不可思議，心中有些忌諱，說道：「看你出手，可是『華山派』的？」

桑羽青心中暗笑，叱道：「少拉關係！若是認輸就回去！」

法仁道人不禁漲紅了臉，喝道：「小輩，我當眞怕了你不成？」

一語甫畢，身如旋風一般，向桑羽青撲了過來，他雙掌乍分，分別向桑羽青的面門及前胸按到！

他一出手，果然比法行，法聲都高明得多，只見他身靈力猛，招式淩厲，很有些高手的味道。

桑羽青容他雙掌快到，身子略爲晃動，欲待還招，但是法仁這一招乃是虛招。

只見他倏的收回了雙掌，乍合又分，兩隻鳥爪般的枯掌，如雷霆萬鈞之聲，向桑羽青的脅下抓來。

他這一招換得既巧妙又迅速，頗有些出人意料。

但是桑羽青是何等人物，豈會中了他的道兒？

他那邊才一撤招，桑羽青便知道了他的心意，右掌猛然下沉，五指彈出，以「金蘭指」的功夫，發出了五股銳不可當的勁力，分別向法仁的雙腕射去！

法仁正暗喜自己招式變得神妙，突覺雙腕奇痛，不禁大吃一驚，顧不得思索，足跟用力，身子又退出了三尺以外。

他驚駭的望着桑羽青，似乎想不透這個青年人，怎麼會有着這麼高深的功夫？

桑羽青則很是失望，搖了搖頭，說道：「道人，你實在差得遠，我看你還是回船吧！」

法仁羞憤交集，叱道：「小輩休狂，我定要分個高下！」

說罷之後再次進身。

桑羽青手下放鬆了些，法仁才得近身，二人戰在了一處。

法仁雖然有着一身高超的內外功夫，但是與桑羽青比較起來，顯然差了許多。

桑羽青只是輕鬆的應付着，可是法仁却盡了全力，這種情形本人不覺得，外人則看得非常淸楚。

小猴兒見狀，忖道：「怎麼遇見的都是些膿包？下山之後，就沒有打過一次過癮的架！」

那邊船上的小道士則開始担心了，想不到大師兄在人家手下顯得這麼無能。

這時他們已經交手了十招以上，動手的速度可謂快極，小猴兒在旁叫道：「師哥，這等膿包，還不快把他打發了？」

桑羽青却是不言，他心中却在詫異着，忖道：「白姑娘眞好耐性，她居然不聞不問……」

這兩船之間，發生了糾紛，到現在爲止，白嬋始終沒有露過面。

法仁道士久戰無功，不禁有些着急了，他找了個空檔，「刷！」的一聲，抽出了一柄鋼劍，喝道：「小子亮劍！」

他口中如此喝着，但却不給對方緩手的功夫，鋼劍一擺，「刷」的一聲，向桑羽青頂門砍了下來！

桑羽青一笑道：「你也用劍？」

他身形微晃，駢二指「巧點燈」，右手食、中二指，以極快的速度，向法仁道士的右腕「脈[illegible]穴」點了過來。

法仁一驚，長劍飛快的帶回，身子猛然一轉，口中喝道：「再看我第二劍！」

鋼劍在寒風之中，發出了一陣輕嘯，寒光閃閃，反向着桑羽青的後腰砍來。

桑羽青見他劍上功夫不弱，不禁招式加緊了些，向前搶出半步，右掌以「小天星」的內家掌力，向法仁道士肩頭便按！

法仁一劍落空，桑羽青淩厲的掌力又逼到身前，他只得再次撤退，心中不禁充滿了憤怒。

他大喝道：「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

他大叫着，身形一緊，右臂運揮，只聽得「刷！刷！刷！」三聲破空之聲，一連串三劍砍了過來。

這三劍雖然來得猛急，但是桑羽青仍然很輕鬆的躲了過去。

法仁不禁打出了火來，只見他運劍如龍，把桑羽青團團的圍住。

那邊船上的法聲，見狀面上露出了笑容，因爲他發現桑羽青已陷於劣勢。

這道士的劍上功夫果然非凡，一口劍生龍活虎一般，進退都神速已極。

有了這把劍，法仁好似長了很多胆子，只見他執劍如飛，每一招式都狠毒已極，全朝致命處下手。

一刹那的工夫，已然是十餘招過去，桑羽青突然喝道：「道人！你若再不知進退，我可不留情了！」

法仁道人見桑羽青落入敗勢，心中好不高興，反而把劍勢一緊，笑道：「跪地求饒，道爺放你一條生路！」

桑羽青一聲冷笑，說道：「你是在作夢了！」

一語甫畢，分開了法仁的劍勢，二指如電，向法仁道士的「天突穴」點去！

桑羽青招式突緊，法仁不禁又是一驚，他慌忙向後面退出，一順鋼劍，向桑羽青的手腕砍了下來，口中冷笑道：「困獸之鬥……」

話還未曾說完，突然一聲驚呼，緊接着桑羽青發出一聲長笑，二人倏的分開。

法仁滿面驚惶，寶劍已然脫手，用左手扶着右肩，好似受了輕傷。

他那口明光閃閃的鋼劍，卻握在桑羽青手中。

桑羽青微微一笑，把鋼劍丟在船板上，說道：「道人，我不折辱你，快些回去吧！」

法仁驚怒交集，一張枯瘦的臉臊得通紅，把鋼劍拾起入鞘，口中一連串的說着「好！好……」

桑羽青又道：「長江水道，人人可走，以後切莫再無理取鬧了！」

這時小猴兒也接上說道：「今天我們兄弟給你們一些小小的教訓，下次再遇見你，可就沒有這麼容易了！」

法仁含羞帶愧，點了點頭道：「好！今天的事，我法仁永不忘記，有道是青山長在，綠水長流……」

才說到這裏，小猴兒已罵道：「流你的頭！還不快滾？」

法仁道士氣得直翻白眼，卻也無可奈何，他飛越到自己船上，立時與法聲一同入艙而去。

這邊兩個舟子，早把桑羽青及小猴兒圍在一起，奉若神明一般。

桑羽青道：「等他們開船之後，我們還是跟着！」

兩個舟子連聲的答應着，桑羽青扶着船舷，向後面張望了一下。

只見葉劍瀛那隻船停在二十丈外，對於這邊發生的事，好似無所知曉。

小猴兒道：「師哥，我們乾脆回去，把那小子也揍一頓！」

桑羽青瞪了他一眼，問道：「爲什麼呢？」

小猴兒臉上一紅，說道：「這……他爲什麼跟着我們？」

桑羽青淡淡一笑，說道：「長江水道，人人可行，難道你忘了麼？」

小猴兒紅着臉答不上話，桑羽青又道：「回艙吧！」

二人入艙之後，小猴兒往炕上一躺，顯得很無聊的說道：「唉！想不到這些道人如此膿包，眞是差勁，還不如我們練功夫有意思呢！」

桑羽青正色道：「小猴兒！我就怕你有輕敵之心，這些道人的功夫，在湖中也算得上是高手了，像方才法仁道士與我動手，短短時間，竟能連攻數十招，普通人辦得到麼？」

小猴兒一怔，說不上話來，桑羽青又接着說道：「與我們動手的這些人，只不過是『白雲觀』中的第三代弟子，他們的師尊和掌門人均未出面，又焉知是些什麼人物？」

小猴兒說道：「馮道人你不是見過了麼？」

桑羽青點頭道：「不錯！馮道人並無什麼特別的驚人之技，不過越厲害的人物越晚出面，這個道理你都不知道麼？」

小猴兒只好不說話，桑羽青笑了笑，說道：「你不要怪我太小心，因爲我們此行的任務太重要，本來以你這身功夫，很可以在江湖中炫耀一番，原用不着我這麼小心，不過我只是希望你不可輕敵，輕敵之人早晚總要吃虧，希望你能記住！」

小猴兒點頭道：「我知道啦！」

他心中却想道：「他比師父還厲害，二十歲出頭，就這麼老氣！」

桑羽青也看出了小猴兒的心意，不禁輕聲嘆了一口氣，說道：「這不能怪你，如果你是有着這身血海深仇的，你也就不會……」

說到這裏，一陣黯然，停了下來。

小猴兒翻起了身，忙道：「師哥！都是我不好，惹你傷心！」

桑羽青苦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道：「沒有你的事，我並未傷心……」

小猴兒還要說話，桑羽青搖手道：「不必多說，你休息吧！」

小猴兒只好躺了下來，桑羽青獨坐窗前，把燈光撥小，寒涼的風吹着他，使他有一種莫明的空虛，無法開脫愁懷。

小猴兒望着他的側影，見他劍眉微鎖，俊目之中，有一種令人看不透的憂慮，可是睫眉之間又有一種不可一世的豪氣。

但是他臉上又有着幾分稚氣，充滿了青春的活氣，而把一切的憂悒和痛苦，都藏在了雙目之中，若隱若現。

小猴兒搖了搖頭，忖道：「眞是看他不透，怪人！怪人……」

這時聽得一陣水聲，想是前面那隻船已然啓程了。

桑羽青心中一動，正想出艙囑咐舟子，却覺得船身也搖動起來，已經隨風前進了。

這時恰好舟子由窗前走過，桑羽青道：「小哥莫跟得太近了，省得惹痲煩！」

舟子笑道：「小爺不用操心，我們隔着好幾十丈呢！」

桑羽青笑道：「很好，今天晚上兄弟們辛苦了，明天靠了岸，我給兄弟們打酒喝！」

那舟子連連的笑道：「小爺千萬不要照顧我們，像這種夜工我們時常做，算不了什麼！」

這時江風甚猛，所以小船的速度很大，在水面上很快的滑行着。

桑羽青由窗中探出了頭，向後望去，只見葉劍瀛那隻小船，也是吹飽了帆，在二十丈外，緊緊的跟隨着。

桑羽青對於這個年青人，也實在想不透，心中總是一個疑困。

這葉劍瀛的跟踪，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他愛慕美色，追踪白嬋，再就是另有目的，而追踪桑羽青了。

桑羽青張望了一下，忖道：「明後日我一定要試探他一下！」

船行甚速，一陣陣的冷風，由窗戶吹了進來，小猴兒在炕上打了一個寒顫，說道：「師哥，把窗戶關上吧，怪冷的！」

桑羽青微微一笑，說道：「恐怕你睡不成覺了！」

對於這一方面，小猴兒倒是敏感得很，他一骨碌爬了起來，睜着一雙大眼兒道：「怎麼？可是又來了毛老道了？」

桑羽青向窗外指了一下，說道：「你自己來看吧！」

話才說完，小猴兒已經撲了過來，由窗口中望去！

只見漆漆黑夜之中，很遠的江面上，有幾盞昏黃的燈光，搖搖幌幌迎面駛來。

小猴兒興奮的叫道：「哇！這一次來得不少呢！」

才說到這裏，突覺船身一震，感覺到船立時慢了下來。

緊接着一個舟子推門進來道：「小爺！前面那條船又停了，我們可要停船？」

桑羽青由窗口向外望了望，見兩下相隔約有二十丈左右，當下點頭道：「好吧！我們也停！」

舟子答應而出，立時把帆收了下來，反槳打住。

桑羽青對小猴兒道：「我們到外面看看去！」

小猴兒就等着桑羽青這句話，聞言早已出了艙門，桑羽青也連忙跟在身後。

二人又到了船頭之上，只聽水面上一陣陣的口哨之聲，很是刺耳。

小猴兒皺着眉頭道：「媽的！這些老道準都是賊！」

桑羽青站在船舷之上，一手拉着篷索，遙遙的張望，只見遠處有一隻大船，正向白嬋那條船駛來，另外有兩條小舟，分左右而來，分別掛着兩盞紅色的風燈，在江面上疾馳如飛。

那兩盞紅燈在重霧之中搖搖幌幌，煞是好看。

桑羽青微微一笑道：「這才來的該是些厲害人物了！」

小猴兒道：「好啊！越厲害越好！」

桑羽青見他這等模樣，實在氣笑不得，說道：「好吧！少時若是動手，我便交給你辦！」

小猴兒聞言大喜，說道：「好！這可是你說的！」

那兩條小船划得很快，不一刻的工夫，就接近了白嬋那條船，可是他們談了幾句話，那兩條小船又很快的划了回去。

那條迎面而來的大船，早已下了帆，豎着一根高高的桅桿，兩條小船靠近之後，一條人影飛越而上，進入艙中。

不一會的工夫，又是好幾條人影，分別的上了那兩條小船，却向桑羽青這條船划了過來。

桑羽青由船舷之上落了下來，笑道：「大概是正主子來了。」

小猴兒則早已擦拳磨掌，興奮得不知怎麼才好，口中一直嘟嚷道：「媽的！這一次來的可別是膿包！」

正說之際，兩條小船已經划近了，相隔約有五六丈遠！打槳停了下來。

隨聽一人叫道：「船上那位答話？」

桑羽青高聲答道：「有何見教？」

那兩隻小船，濃霧之中，搖搖幌幌，兩盞紅燈之下，可以隱隱看出，每隻船頭都掛着一面小白旗。

那兩面小旗不住的幌動，所以桑羽青也看不清上面是些什麼玩意兒，看來派頭倒是不小。

桑羽青問過之後，船頭有一黑衣人大聲的說道：「白雲觀五大長老中玄黃，玄清兩位道爺在此，船上的知道了麼？」

桑羽青聞言心中一動，注意看去，果然兩隻小船上，各坐着一個白鬚老道，二人均是一樣裝扮，各人背後插着一把拂塵，看來倒是有些威武。

桑羽青正在打量着他們，不料小猴兒已經叫道：「知道了，怎麼樣！」

小猴兒的問話，倒把小船上的黑衣人問得一怔，不知如何回答。

在他發怔的當兒，一個高瘦的老道站了起來，單手打着問訊道：「貧道玄黃，船上那位答話？」

桑羽青望了小猴兒一眼，低聲道：「不准胡亂說話！」

說着便道：「道長有何見示？」

玄黃道長隔着老遠，把桑羽青打量了好一陣，才拖着沙啞的嗓子說道：「就是你們這兩個小輩，把我門下弟子盡情折辱的麼？」

桑羽青微微一笑說道：「貴派弟子出手相逼，原是較技，何言折辱？」

玄黃道士聞言冷笑了一聲，說道：「哼！孩子！我看你年紀青青，雖然有些武功，恐怕還不知道厲害，貧道也不過分爲難你，只要你當面致歉，並把師門人物報出，我便放你過去，這筆賬我自會找你師門人物去算？」

（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胡逢春，田伯烈，白眉大師等在研究春秋筆之事，因在這山野間，糧，水皆缺，於是羣雄以獵取山豬野兎等充作乾糧，就在這時，楚小楓再問薛依娘爲何又要混來作內應，又是何人指使，只要她說出，便可離開，薛依娘表示並沒人指使，再問薛寒假扮了她的兄長難道她也不知道，薛依娘說：游三奇假扮薛寒，他就是自己的丈夫，他們是屬於大先生的組合的，預料不出三個月，大先生便要動手——

羣雄走捷徑　崖下鬥驕人

楚小楓笑一笑道：「這就勿怪了……這……」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游夫人，妳現在，是不是很爲你丈夫的命運擔心?」

薛依娘道：「用不着替他擔心，他是個很有能力的人。」

楚小楓道：「游夫人，也許，你們和大先生有着特別的交情，所以，心中很踏實，也許，你丈夫，自覺着留下你，可以代替他完成一些什麼，所以，他才很放心，但現在，妳也暴露了身份，這一點，只怕是出了他的意料之外。」

薛依娘道：「楚小楓，我已經說了很多，你究竟要怎麼樣，是不是想改變想法，準備留下我了。」

楚小楓道：「不是，在下答應的事情，決不反悔。」

薛依娘道：「哦!那我現在是不是可以走了?」

楚小楓說道：「可以，游夫人你請便吧!」

薛依娘道：「楚小楓，你問了我很多話，我可不可以問你幾句話。」

楚小楓道：「可以，夫人請說?」

薛依娘道：「你是無極門中的弟子，你那批手下的人，除了無極門中的人之外都是由排教，丐帮中選出來的，是麼?」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這個夫人自己去想吧?」

薛依娘道：「不過，我們覺着奇怪的是，這一批人，很少在江湖上走動，而且，年紀都不大，武功却很高明，江湖上，很少見到他們的人?」

楚小楓道：「夫人如是想從在下口中得到一個證實，只有一個辦法!」

薛依娘道：「什麼辦法?」

楚小楓道：「無極門是不是毀在你們手中?爲什麼要對付我們?我那幾位背離師門的師兄，是不是你們的人?」

薛依娘道：「這些問題，我沒有法子回答。」

楚小楓道：「那就請夫人上路了。」

薛依娘笑一笑道：「攆我走。」

楚小楓一揮手，道：「夫人不走，在下告退。」

轉身而去。

薛依娘望着楚小楓的背影，臉上泛現出一股很奇怪的神色。

薛依娘很機警，很快的發覺，兩側都有人包抄過來。

如若再不走，就很難走脫了。

心中念轉，忽然一個長身，飛騰而起，懸空一個跟斗，翻出了三四丈，雙足一着實地，立卽飛馳而去。

她輕功相當的高明，一眨眼間，人已消失於林木之中。

簡飛星迎上了楚小楓，道：「楚兄弟，你放她走了。」

楚小楓道：「留下她也沒有用。」

簡飛星笑道：「兄弟，她有沒有告訴你一些事情。」

楚小楓道：「有，她是眞的薛依娘，游三奇的妻子。」

簡飛星道：「游三奇的妻子?」

楚小楓道：「咱們沒有猜錯，那個冒充薛寒的，就是游三奇。」

簡飛星道：「這就行了，咱們既然知道了他們的住處，咱們就可以找他了，要不要通知黃帮主一聲。」

楚小楓道：「暫時不急……」

語音一頓，接道：「不過，他們也已經把我的底細摸清楚了。」

這時，胡逢春也行了過來，道：「剛才有兩個人告訴我，他們知道一條捷徑，只要兩天，就可以到映日崖了。」

楚小楓道：「日夜趕路。」

胡逢春道：「正確的時間，只要八個時辰，咱們用兩天時間走，不用趕路，也不用起早趕路。」

楚小楓道：「對，走的穩紮穩打。」

胡逢春笑一笑道：「不錯，楚老弟，前一天，我還一直希望彼此不要碰上了，免再鬧出一場兇殘的搏殺，但現在，我的想法却有了很大的改變。」

楚小楓道：「什麼改變?」

胡逢春道：「倒是希望早些碰上他們，大拚一場，生死由命，也好早些弄出一個水落石出。」

楚小楓道：「胡老，那個神秘的組合，只不是披上一層薄紗罷了，目下，已經呼之欲出，只不過，咱們還沒有知曉他們是何許人?」

胡逢春道：「是啊!咱們這麼的拚命，目的，不就是想查出他們的身份麼?」

楚小楓道：「他們是誰?似乎是已經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的用心何在?」

胡逢春笑一笑道：「找出他們的身份，其用心就不難大白於世了。」

楚小楓笑一笑，未再多言。

第二天，日上三竿時分，羣豪在依序出動。

簡飛星，楚小楓，田伯烈，譚志遠，時英，何浩波，胡逢春，七個人走在前，白眉大師和十二金剛走在後面，成中岳帶着七虎四英走在中間。

楚小楓不願他們太出風頭，他帶的一批人，才是眞正可用於搏殺的主力，他們年紀不算大，但却是由幼小開始，每個人的武功都練的很紮實，很堅强。

他們名不見江湖，但成就比成名於江湖的一流高手，有過之而無不及。

自然，他們也無法和武林中那些特級成就人物相比。

但那些人物，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

那帶路的人，叫作陳明，就是生長在映日崖獵戶之家。

這些捷徑，十分隱密，但並太兇險。

太陽快下山的時間，已經走了十之七八的行程。

陳明停下了脚步，道：「胡前輩，咱們趕一下，天色入黑，就可以到了。」

胡逢春道：「這樣快。」

楚小楓道：「如若咱們天亮再走!要多少時間，可以趕到。」

陳明道：「快一些，一個時辰。」

楚小楓道：「胡老，在下之意，咱們趕到映日崖不遠，再停下休息，天一亮，就到映日崖。」

胡逢春道：「楚老弟，爲什麼?」

楚小楓道：「距離春秋筆出現之日，還有幾天。」

胡逢春算一算，道：「六天。」

楚小楓道：「咱們要盡兩天的工夫，在映日崖佈置一下。」

胡逢春道：「佈置什麼?」

楚小楓道：「在下也說不出來，不過，要佈置不着痕跡，使人瞧不出來。」

胡逢春微微一笑，道：「老弟，你是不是對那春秋筆，仍很懷疑?」

楚小楓道：「胡老，我們多化點心思，總會有些收獲的。」

陳明突然接口說道：「映日崖，忽然間進去這麼多人，決無法瞞得住人。」

楚小楓道：「陳兄的意思呢?」

陳明道：「距離映日崖三四里處，有一座很隱密的山谷，谷中住有七八家獵戶，他們常常存有一年的食粮，咱們人數雖然不少，但住上十天，半月，還可以應付的……」

楚小楓微微一笑，接道：「陳兄帮忙，那就更好了。」

胡逢春一皺眉頭，道：「楚老弟，你究竟要幹什麼?」

楚小楓很簡單的說出了自己的計劃。

胡逢春點點頭，道：「好！好，咱們得用一點心計才行。」

楚小楓道：「胡老，這件事，咱們要好好的準備一下。」

胡逢春道：「對！不但要好好的準備一下，而且，還要嚴守機密，不可洩漏出去。」

楚小楓道：「胡老德高望重，這些事，要你胡老出面才行了。」

胡逢春道：「隱密行踪，宿住雜務，有我負責，你好好策劃這件事吧！」

楚小楓點點頭，道：「在下遵命。」

所謂映日崖，是一座高聳的山峯，一面尖滑的石壁，斜度不大，成了一片天然平坦石坡。

距離春秋筆出現之日，還有三天的時間，此刻，山谷中一片幽靜。

一個肩着木柴的樵夫，緩緩的步行了過來。

他把一擔木柴，放在崖壁下面，站起身子，輕輕吁一口氣，取出一條布巾拭着臉上的汗水。

這人正是楚小楓所改扮。

他打量了映日崖一陣，心中忽然大爲震動。

表面上看去，這個峽谷很平坦，但事實上的形勢，却是十分險惡。

如若這座峽谷兩面一堵，映日崖就變了一片絕地。

楚小楓暗暗忖道：春秋筆怎麼選擇這樣一個地方，作爲他出現江湖之地，不知用心何在？

他是不是眞的是春秋筆。

或者，春秋筆一直掌握着江湖上的變化。

他心中對此事，有着太多的懷疑。

此刻，却一一湧上心頭。

這映日崖的形勢，又增加了他心中不少的懷疑。

忽然間，一條人影，在日光下出來，緩緩向楚小楓行來。

楚小楓早就發覺了，但他裝作沒有看到。

慢慢的聽到了脚步之聲，很快的行到了身側。

只聽一聲輕咳，傳了過來，道：「此地無樹無柴，採樵人何以到此。」

說的很爲文雅，似乎是一個讀過書的人。

楚小楓緩緩轉過身子，回顧了來人一眼，只見他身着藍衫，手執摺扇，果然是一個讀書人。

揮揮手，楚小楓緩緩說道：「採樵人也粗通文墨，很欣賞此地的風景。」

藍衫人淡淡一笑，道：「閣下由讀轉樵，可是別有用心而來？」

一開口，就點穿了楚小楓的身份。

楚小楓拱手說道：「閣下是……」

藍衫人道：「在下麼，聞子樵。」

楚小楓道：「原來是聞兄。」

聞子樵冷冷接着道：「你和我稱兄道弟。」

楚小楓道：「在下不够這個身份，是麼？」

聞子樵道：「不錯，除非你肯說出你眞正的姓名，而又使在下覺着，你可以和我平行論交。」

楚小楓道：「我如眞是一個山野樵人呢？」

聞子樵道：「爾不聞，余之名乎？」

楚小楓道：「你的名字？」

聞子樵道：「余姓聞，名子樵，個中玄機……」

楚小楓接道：「在下愚昧，想不出一個人的名子裏，還含有如此多的玄機？」

聞子樵冷笑一聲，道：「樵子，子樵，說！你究竟是什麼人？」

楚小楓笑一笑，道：「聽口氣，你這聞子樵的名字，也是假的了？」

聞子樵道：「少給我打馬虎。」飛身一躍，人已到了楚小楓的身前。

楚小楓吁一口氣，道：「朋友，你這是什麼意思？」

聞子樵道：「想要你說實話。」

楚小楓道：「我說的就是實話。」

聞子樵道：「我不信。」

楚小楓道：「閣下不信，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聞子樵道：「有辦法。」

楚小楓道：「請教高明。」

聞子樵道：「最好的辦法，不管你是誰，我把你殺掉，那就一了百了。」

楚小楓道：「要殺人？」

聞子樵道：「這地方，除了殺人之外，似乎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了。」

楚小楓道：「朋友，有一句俗話說，殺人一千，自損八百，你要我，第一，爲什麼？第二，我不會束手待斃，一定會出手反擊，想想看，萬一你殺我不成，被在下殺了，那豈不是偷鷄不着蝕把米了。」

聞子樵冷笑一聲，道：「本來，我只想斬下你一條手臂一條腿，現在，你死定了。」

楚小楓道：「斬下一條手臂一條腿，那還不如死了的好……」

臉色一寒，接道：「不過，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你是不是能够殺得了我。」

聞子樵道：「在下已經殺了一百一十四人，加上你一個，也好湊够一百一十五人之數。」

楚小楓笑一笑，道：「那麼，你閣下動手吧！」

聞子樵道：「你這人倒有意思，好像很願意死？」

楚小楓道：「在下不願意死，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是人？」

聞子樵說道：「但是你找死的勇氣很大。」

楚小楓道：「閣下錯了，不是我的勇氣，而是我覺着，你殺不了我。」

聞子樵道：「有這種事？」

右手一探，點了過去。

楚小楓身子一閃，避了開去，反手一掌，拍向了聞子樵。

聞子樵左掌疾翻，迎向了楚小楓，道：「看來，你的身手不錯。」

蓬然一聲，雙掌接實。

兩個人，勢均力敵，彼此之間，身子

都搖了一搖。

楚小楓道：「客氣，客氣，你也不賴啊！」

兩人在談話之間，又動手了十餘招。

雖是空手相峙，但兩人的距離很近，伸手之間，就可及對方的要害，掌、指封擋，極盡詭異變化之能。

交手到十七招上，聞子樵不自主的向後退了一步。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聞兄，承讓了。」

口中說的輕鬆，心中却是暗暗吃驚，忖道：這人武功之高，手法之快，不在一流高手之下。

聞子樵的臉色一變，道：「你究竟是誰？」

楚小楓道：「不用管我是誰，但閣下已經證明了一件事！」

聞子樵道：「什麼事？」

楚小楓道：「你殺不了我。」

聞子樵道：「在下確是技遜一籌，告辭了。」

楚小楓冷笑一聲，道：「站住。」

聞子樵人已轉過身子，向前行了兩步，聞言又停了下來，道：「你要怎樣？」

楚小楓道：「閣下就這樣想走了。」

聞子樵道：「你要留我？」

楚小楓道：「至少，閣下要有一點交待。」

聞子樵臉色一變，道：「你要留下什麼？」

楚小楓道：「話，幾句話，也就是回答在下幾個問題！」

聞子樵道：「那一定是很難回答的問題了。」

楚小楓道：「試試看，第一，在下是什麼等級？」

聞子樵道：「等級？」

楚小楓道：「你們應該有等級的？」

聞子樵道：「人都有等級？不過，我還是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楚小楓道：「好！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你認不認識游三奇？」

聞子樵道：「游三奇，不認識。」

楚小楓道：「薛依娘呢？」

聞子樵道：「聽說過這個人，不過，我不認識。」

楚小楓道：「閣下到此地來，用心何在？」

聞子樵道：「查看一下！」

楚小楓心中一動道：「查看什麼？」

聞子樵道：「看看像閣下這樣的人，有好多？」

楚小楓說道：「你是來巡視映日崖的了。」

聞子樵道：「不錯。」

楚小楓道：「閣下發現了什麼？」

聞子樵道：「你！」

楚小楓道：「這和春秋筆有關麼？」

聞子樵道：「春秋筆是天下武林最受敬佩的人物，在下如何能攀得上關係。」

楚小楓說道：「你和春秋筆毫無關係麼？」

聞子樵道：「無關。」

楚小楓道：「好！那就留下一隻右手再走！」

聞子樵神情一變，道：「不覺着太過份了麼？」

楚小楓道：「那就和我再打一百招，如是你能勝過我，盡管請便，如是敗了，閣下就留下一隻右臂。」

聞子樵道：「剛才，咱們還沒有眞正分出勝敗？」

楚小楓道：「我對自己的藝業，很有信心，聞兄，一百招打下來，你受到的損失，不會比留下一條手臂少。」

聞子樵道：「至少，我可以放手去一搏。」

楚小楓道：「聞兄既然要打，那就請出手吧！」

聞子樵吁一口氣，道：「想不到，兄弟在此地，竟然遇上了閣下這樣的一個勁敵。」

摺扇一揮，削了過去。

楚小楓吸一口氣，疾退了兩步，道：「動兵刄。」

反手拍出了一掌。

聞子樵摺扇一收，疾快又劃了出去，削向楚小楓的脈門。

對聞子樵這個勁敵，楚小楓絲毫不敢存大意之心，他極力在思索，用什麼樣子的武功，才能一舉間，擊敗此人。

所以，一上手，楚小楓就用出了最奇厲的掌法。

無極門的拳招，劍法，雖然不錯，但却算不得是武林中精萃之學，用來對付聞子樵這樣的人物，實在無法制勝。

看馬的老陸，送給他那本無名劍譜上，不但記述了精奇的劍招，而且，也記載着不少拳法指掌功夫。

丐帮的黃帮主，也曾傳了他的四招奇學。

還有拐仙黃侗，這個才慧絕世，但却不取正道的人物，也傳了他不少奇幻的武功口訣。

這些武功，都是拳法，劍招中的精華，威力强大，但它招招獨立，沒有連貫性，完全要想臨機應變，看敵來勢，採取的應付之法。

楚小楓已把這些互不相關的武功，練得十分熟悉。

左一掌「天外來雲」，右一拳「乾坤一擲」，上一招和下一招之間，完全沒有脈絡可尋。

聞子樵從來沒有遇上過這樣高手，沒有見過這樣的武功。

勉强接下了三招，第四招，再也無法接下，被楚小楓一掌拍中右肩。

這一掌，楚小楓用了五成勁力，聞子樵右臂立刻脫臼垂了下來。

聞子樵呆住了，一鬆手，丟了摺扇，道：「閣下，用的什麼拳法？」

楚小楓道：「怎麼？還要我說出拳法，才肯認輸麼？」

聞子樵苦笑一下，道：「我和當世第一流高人動過手，接下他六十三招之後，才敗在他的手中。」

楚小楓道：「那人是誰？」

聞子樵道：「少林高僧白眉大師。」

楚小楓笑一笑，道：「撇開別人的事不談，現在，你準備留下什麼？」

聞子樵道：「命！」

楚小楓哦了一聲，道：「我沒有要你的命啊！」

聞子樵道：「不用你要，我自己會留下來。」

楚小楓道：「千苦艱難唯一死，聞兄爲什麼一定要死呢？」

聞子樵道：「我在你手下四招落敗，我這個人活在世界上，還有什麼味道⋯⋯」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不過，你的拳路，有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全無跡象可尋，老實說，我敗的很茫然，很糊塗，雖然，我心中有些不服氣，但總是敗了，既然敗了，應該認命。」

楚小楓點點頭，道：「如若在下不希望聞兄死呢？」

聞子樵道：「你留下我一條手臂，使我終身殘廢，那還不如死了的好。」

楚小楓道：「聽閣下口氣也是性情中人，唉！在下倒不知該如何處置你了？」

聞子樵道：「在下既然敗了，任憑⋯⋯你⋯⋯」

楚小楓突然一呆，揚手一指，點中了聞子樵的穴道，一把挾了起來，奔到一處巨石之後，放了下來。

聞子樵身雖難動，口還可言，望着楚小楓，道：「你這是幹什麼？」

楚小楓道：「想和你好好的談談。」

聞子樵道：「哦！你要說什麼？」

楚小楓道：「我要知道實情？你來這裏看什麼？奉何人之命而來。」

聞子樵沉吟了一陣，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楚小楓道：「楚小楓，聽過麼？」

聞子樵說道：「聽過，你們都到齊了麼？」

楚小楓說道：「你對我們的行踪却很瞭解？」

聞子樵說道：「你們怎麼會早到了兩天？」

楚小楓道：「捷徑，有一條通來此地的小徑。」

聞子樵道：「我已得到指令，說你是一個很難對付的人，想不到，今天竟然叫我碰上了。」

楚小楓道：「難得你們看得起我⋯⋯」

聞子樵接道：「看得起你，並不是什麼好事，已有死亡殺手，出動對付你，唉⋯⋯人算不如天算，想不到你竟然找到了一條，連我們也不知道的捷徑？」

楚小楓道：「殺手就是殺手，爲什麼叫作死亡殺手。」

聞子樵道：「死亡殺手的意思，就算毀滅，他們準備死亡，和你同歸於盡。」

楚小楓心中一動，忖道：稱謂死亡殺手，想來，必是和一般殺手不同之處，個中之秘，必得打聽一下才好。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聞兄，我相信，我這份藝業成就，可以自保！」

聞子樵道：「不能，死亡殺手，具有的毀滅能力，決不是個人所能抗。」

楚小楓道：「他們有些什麼可怕的技藝呢？」

聞子樵道：「這個恕不奉告。」

楚小楓道：「好！不談這個，咱們換一個題目說，你和游三奇，是不是一個組合中的人。」

聞子樵沉吟了一陣，道：「這一個，我也不能回答。」

楚小楓道：「成！我問你的事，你都不能回答，那麼！你找另一個題目談談如何？」

聞子樵道：「我想不出，咱們有什麼好談的，不過，你可以殺了我⋯⋯」

楚小楓道：「殺了你。」

聞子樵道：「對！你只要一舉手之間，就可以要了我的命。」

楚小楓笑一笑，突然伸手拍活了聞子樵的穴道，道：「你請吧！」

聞子樵伸展了一下雙臂，果然穴道已解。

皺皺眉頭，道：「楚小楓，你點了我的穴道，把我帶在此地，現在，又突然放了我，究竟是何用心？」

楚小楓道：「聽閣下口氣，是一位性情中人，所以，我不願傷害你，點你穴道，帶你在此，是希望保全你，我相信，在你的身後，還有監視之人。」

聞子樵呆了一呆，道：「你⋯⋯」

楚小楓接道：「我想從你口中，知道一些隱密，你卻不肯說，我又不願殺你，那只好放了你啦。」

聞子樵道：「放了我，不怕我洩漏隱密麼？」

楚小楓道：「怕。」

聞子樵說道：「那你爲什麼不殺人滅口。」

楚小楓道：「這就是，邪惡和正義不相同的地方！」

推活了聞子樵的穴道，道：「閣下請吧！」

聞子樵伸動一下雙手，雙臂，道：「不殺之恩，必有一報。」

望望山石上的柴擔，接道：「你一直要留在這裏？」

楚小楓道：「是！」

聞子樵道：「春秋筆還未出現之前，這裏充滿着兇險。」

楚小楓道：「出現以後呢？」

聞子樵道：「至少，這裏會有很多的人，那就不會有危險的了。」

楚小楓道：「不瞞你聞兄說，在下留在此地的用心，就是想看看春秋筆如何出現的！」

聞子樵沉吟了一陣，道：「那就先設法把你那一擔木柴拏開⋯⋯」

楚小楓道：「多謝指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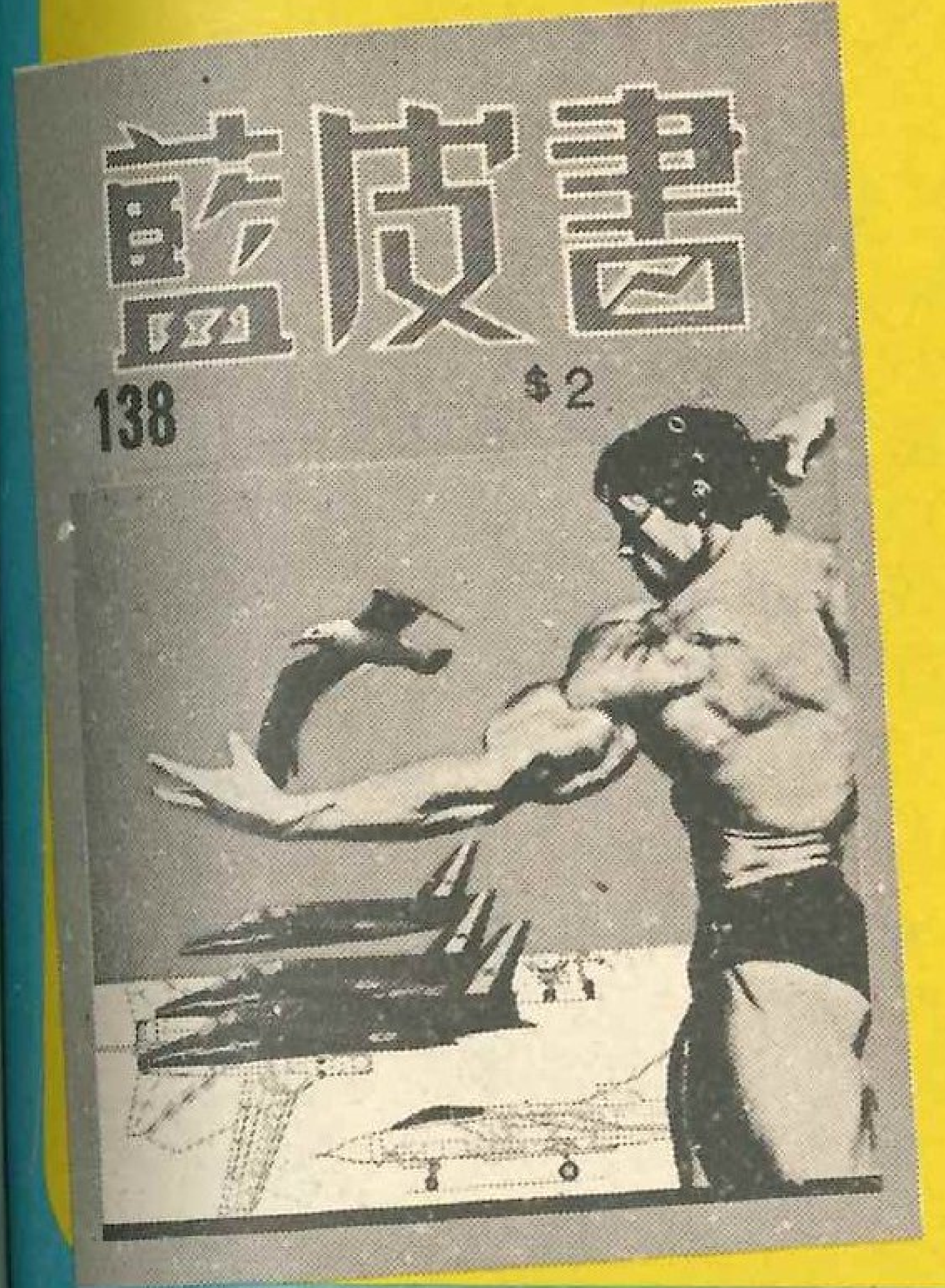
聞子樵道：「我不會洩漏你的隱密，不過，你仍然會被搜出來。」

楚小楓道：「聞兄的意思是春秋筆出現之前，這座崖谷中，還要有一次很嚴密的搜查？」

聞子樵道：「不是一次，而是很多次，你逃過的機會，實在不大。」

（未完）

訂閱 藍皮書 特價優待証



姓名：

地址：

由第　期至第　期共　期

請填寫特價優待証，連同滙票或劃綫支票，在八月卅一日（以郵戳爲憑）前，寄來香港郵箱1586號，可獲照舊價優待。

◀請沿此綫剪下▶

訂閱 武俠世界 特價優待証

姓名：

地址：

由第　期至第　期共　期



請填寫特價優待証，連同滙票或劃綫支票，在八月卅一日（以郵戳爲憑）前，寄來香港郵箱1586號，可獲照舊價優待。

看一看 有你着數

可替你節省數十元

暢銷全球，最受歡迎的兩大雜誌**藍皮書**及**武俠世界**，每本定價港幣二元，已歷八年未改售價。在此悠長歲月中，物價飛漲以倍數計，印製成本亦相應提高，環球出版社爲彌補龐大開支，迫於短期內將售價略爲調整。但爲照顧讀者利益計，亦增加篇幅及精選內容，務使讀者得回代價。

藍皮書由八月份新１４３期起，每本售價調整爲港幣二元五毫，篇幅由原有之１１８頁，增加至１３６頁。

武俠世界由八月份第９４４期起，每本售價調整爲港幣二元五毫，篇幅由原有之９７頁，增加至１１３頁。

爲優待長期讀者起見，若在今年八月卅一日前訂閱藍皮書及武俠世界，仍照舊價。

	訂閱舊價		訂閱新價	
藍皮書	全年36期	半年18期	全年36期	半年18期
本港	HK$68.00	HK$35.00	HK$82.00	HK$42.00
澳門	HK$79.00	HK$40.00	HK$92.00	HK$47.00
外埠	HK$97.00	HK$49.00	HK$110.00	HK$56.00

武俠世界	全年52期	半年26期	全年52期	半年26期
本港	HK$97.00	HK$50.00	HK$118.00	HK$60.00
澳門、台灣	HK$114.00	HK$58.00	HK$134.00	HK$68.00
外埠	HK$140.00	HK$71.00	HK$160.00	HK$82.00

不要猶疑，請立即填寫背後的特價優待証，寄來環球出版社，每年可以節省數十元！

（未完）


飲金牌馬爹利
心想事成
MARTELL
V.S.O.P
V.S.O.P
MEDAILLON
COGNAC